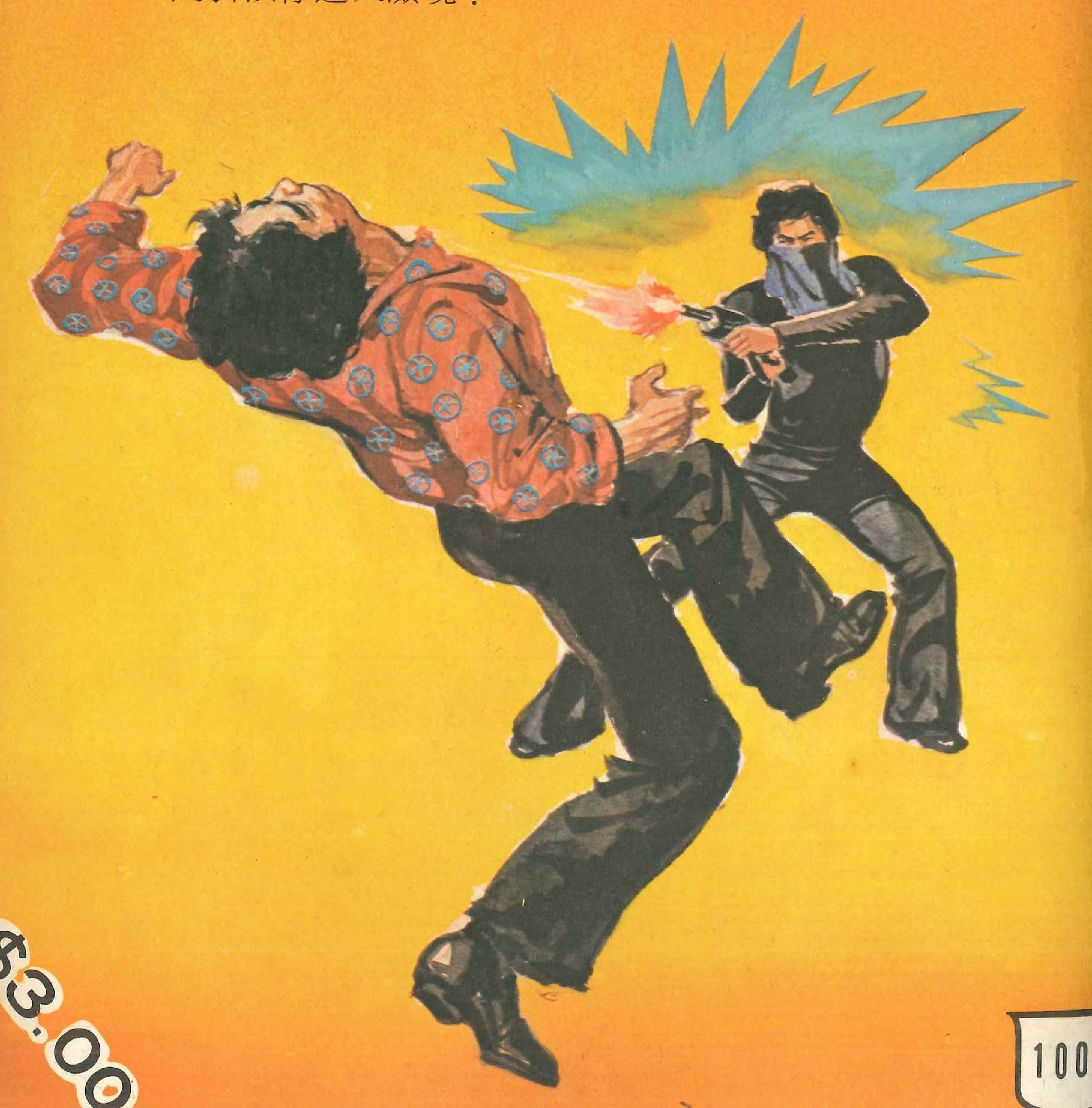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越洲刺客（國際特警故事）馬雲・著

一名青年飛越重洋到美國去殺一個人，究竟爲了什麼？

一批唐人黑帮在美洲弄得天翻地覆，令到美加治安當局也爲之束手無策。

是期的國際特警故事，將令你驚心動魄，無意間引領你進入險境！



$3.00

1002

編者話

本刊自壹仟期出版特大號後，吸引一般讀者所應需求，加上過往讀者們不斷時有所徇，紛紛要求本刊今後儘量廣擴篇幅，增強再進一步豐富內容，我們有鑑於此，在經過愼密詳思考慮下，不負各位雅意，已由上期起開始增刊十六大頁，儘將名家作品傾巢推出，以謝隆情。

然而，本刊雖然素以服務讀者爲宗旨，但處於目前我們所增不菲支銷下，迫不得已，略增售價五角，俾以彌補本刊所耗之不足，體察困衷，原有見諒！但編者敢以保証：本刊雖增售價，但物超所值

＊＊　　＊＊　　＊＊

目前，本刊內容方面，充實雋永，名家作品，琳瑯滿目，枚擧不盡，長篇連載故事有臥龍生詭異奇幻的「幽靈四艷」、諸葛青雲之莊諧並重「八仙鬥八魔」及蕭逸萬里寄情代表作「俠侶」……至於一期完巨著與中篇，我們俱是輪廻採自本港或海外名家精湛作品刊出，如秦紅、高皐、曹若冰、東方英、司馬紫烟、馬雲、馮嘉、龍乘風、伴霞樓主、隆中客……陣容鼎盛，目不暇給，敬希垂注。

＊＊　　＊＊　　＊＊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72.00
一年港幣$14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77.00
一年港幣$15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90.00
一年港幣$1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俠世界

第1002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三元・

H.K.$3.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中華偉人畫像

轉載國父紀念館珍藏



諸葛亮

（東漢靈帝光和四年—蜀漢後主建興十二年，西元一八一—二三四）

諸葛亮，字孔明，東漢末三國時人，原籍琅邪，寄居南陽。董卓亂起，亮躬耕田畝，不求聞達，時人尊之為卧龍先生。劉備聞名，三往而後得見，共謀匡復漢室。時曹操已席捲中原，亮佐劉備連孫權，敗操大軍於赤壁，復取荊、益二州，劉備稱帝，亮任丞相，封武鄉侯。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數度出師，規復中原，部伍嚴整，指揮若定。治蜀二十餘年，開誠心，布公道，嚴而有恩，蜀人敬之若神明，愛之若父母。誠為不世出之政治家、軍事家，而志節之忠貞，尤足照耀千古。

姚秀彥敬撰　宋正儀拜書

國際特警傳奇故事

越洲刺客

馬雲·文　子成·圖

歡場火併　香閨殺人

「你看見了嗎？那個傢伙又在大發謬論！」

「我怎會見不到？我正在想，你可知道我想些什麼嗎？德明。」年紀稍大的一名年青人對一名長髮青年人說。

「你想什麼我不知道，但我却恨不得殺死他。」

「由此證明你來了美國這麼久，還未熟悉美國法律，你可知道在美國殺人的後果嗎？一級謀殺，會被判處死刑，二級謀殺可能被判十多年徒刑。」

「我有辦法。」長髮青年道。

「你有什麼辦法？」

「我們不動手，但我們可以花錢去請一名職業殺手回來。」

「你認識職業殺手？」

「我雖然不認識，但是我們可以找門路。」

「傻瓜，你似乎忘記了我們是中國人，而美國所有出色的職業殺手都是美國人，同時亦不易給你找到門路搭上他們。至於那些意裔殺手就更難了。」

「嗯——難道就這樣叫我們咽下這口氣麼？」

「是的，這口氣咽不下還是另外一回事，最糟就是他的地位，可能影响美國警方對我們的立場，也會令唐人街的商戶壯起了胆子，以後我們想靠他們養我們，也就難了。」

「然則，你有什麼辦法？艮亭。」

「辦法用你剛才所講的，但人選却不同。」

「人選不同？」

「是的。」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想明白，跟我走吧。這裏不是談話之所，還是小心一些好。」

剛才對話的是兩名年青人，他們都是由香港移民到美國去的中國人，他們的年紀分別是二十三歲，以及二十五歲。

二十五歲，比較成熟的，叫費艮亭：另一個叫岑德明。長髮，新潮。

這兩個人同屬紐約唐人街黑社會組織「青龍帮」的黨徒。

青龍帮大部份黨徒都是來自香港的移民，而且都非常之年青。

這班人大都原屬鬼影帮。

鬼影帮自從被國際特警滲透之後，骨幹份子均先後落入警方的手，基層組織亦爲之瓦解。（以上情節見國際特警故事之「鬼影帮」一文。）

這是廣東會所，剛才那個發表演講的人，就是會長利大偉。

利大偉一家人早年移民美國，在唐人街甚得衆望，尤其是粵籍人仕，對他更爲尊重，因此，他任廣東會所首長已有數年之久。

利大偉四十多歲的年紀，許多唐人街父老對他也相當敬重。

利大偉剛才發表演說，目的是針對唐人街黑社會活動。

他要求唐人街的各商戶代表們不必有所顧忌，挺身而出，與警方合作撲滅帮會組織。

利大偉的言論早已引起了黑社會的不滿。他也明知這是必然的後果，但他却想不到更惡劣的後果還在後面。

剛才二名「青龍帮」黑人物並沒有聽下去，就匆匆離開了廣東會所。

×　　×　　×

唐人街內。一幢樓宇的二樓。

其實唐人街應該譯作「中國城」，較爲恰當，因這範圍之內雖然住的多是「唐人」，但却包括了許多條「街道」，例如伊莉莎白街，巴華利街，擺巴街，勿街……等等。

但是，自從老一輩的僑胞們習慣了稱這華僑聚居的地區爲「唐人街」之後，以後連國內國外的中國人也習慣了這稱呼，不明白的人好容易誤會那只不過是僅僅一條街道而已。

美國各大城市都有唐人街，除了三藩市最大之外，便輪到紐約了。

自從三藩市唐人街「金龍酒樓」發生午夜槍擊事件之後，黑帮互鬥的事件接二連三，同時亦分別在美加各大城市的唐人街展開。

紐約是美國大城，所以美國警方亦早已注意唐人街黑帮的活動情況。

以上所講的一幢樓宇二樓，正是「青龍帮」的總部所在。

這處位於伊莉莎白街。

青龍帮帮衆費艮亭與岑德明二人匆匆闖進他們的總部來。

這時候，這裏面就只有一名小厮看守着，他的責任只是聽聽電話，轉達消息等等。

費艮亭和岑德明闖進來就問小厮：「大哥呢？」

「剛有電話回來。」小厮說：「大哥叫你們切勿外出，在這裏等他。」

憑以往的經驗，這種口訊暗示着「即將有事發生」了。

費艮亭走到窗前，俯視街外情形，無意中發覺有人正在監視這裏。

他有些吃驚。

那些人是何方神聖？

不久，一輛房車開到門外，車內跳出幾個人，其中一個就是青龍帮的大阿哥范仲士。

范仲士帶了數名手下，匆匆登樓，那些在隣近監視的人並未有所行動。

范仲士等人一口氣跑了進來，費艮亭將見到的情形告訴他。

豈料范仲士却說道：「瞧你這樣子，怎配得上做青龍帮的人？那些人是警探，早已開始監視我們，怎麼你直到了現在才知道？」

費艮亭面上紅了一陣。

岑德明見狀，忙扯開了話題，將廣東會所內利大偉演講的事報告，滿以爲如此一來，可以令到他的拍檔費艮亭好過一些，想不到反而被范仲士白了一眼，道：「你聽會長演講，怎可以這樣沒有耐性？據我所知，他不止說了這麼多。」

事實上岑德明和費艮亭二人都沒有聽完該次的演講，所以他們啞口無言。

岑德明還未再說話，范仲士已經說道：「利大偉講到後來，明明白白的針對我們，你兩個一定沒有聽下去，所以一點也不知道。」

費艮亭與岑德明又是一陣默然。

范仲士道：「利大偉聲明要將我們趕出唐人街，他極力要求各商戶與警方合作，當他提及鬼影帮時，你們猜他說些什麼？他說：鬼影帮的殘餘份子比以前的鬼影帮更可惡，更不知羞恥，這分明是公開謾罵我們！」

岑德明忍不住說：「所以我們非教訓他不可？」

范仲士輕輕一笑：「難道你有這種勇氣？」

岑德明望望費艮亭。

費艮亭道：「大哥，我們並非沒有勇氣，只是目前情勢不妙，假如由我們自己人動手，恐怕會惹禍上身，連累大家就不好。」

「然則，你有什麼好方法？」范仲士問。

費艮亭道：「聽說你最近可能要避一避風頭，到外國去旅行，大哥，可有這回事？」

「這與我出外旅行有什麼關係？」范仲士又瞪了費艮亭一眼。

費艮亭道：「我提議你到香港去，一則那是我們所熟悉的地方，二則……」

范仲士也不等費艮亭講完，就笑道：「二則我們那邊有許多朋友，我們可以找他們，或者，請他們過來這邊助我們一臂之力，是不？」

費艮亭無限驚奇地瞪住范仲士：「大哥，你怎麼會知道我心裏想的事？」

范仲士笑了笑，從口袋中取出他的旅行證件和機票：「你先看看機票上的目的地再說吧！」

費艮亭接過來，翻開細看。

證件和機票上所列的，都是同一目的地：香港！

最令費艮亭感到驚奇的，就是其中一張機票竟塡上他的名字。

費艮亭吶吶地問：「大哥，你要我也去？」

「是的。」范仲士道：「你在香港認識許多人，有你同去，相信一定會比較方便。」

× × ×

香港，表面看來並無多大的改變。

也許有人說：現在的香港，多了一條海底隧道，地下鐵路仍在建設中，到處掘得亂七八糟的，諸如此類，正是「不同往日」之處。

也許有人說：現在的香港，多了一個「廉政公署」之後，一切都「正常」得多了。

無論如何，范仲士與費艮亭二人走出了啓德機場之後，總覺得香港沒有多大的改變。

范仲士早年跟隨父母移民美國，離開香港比較久，費艮亭只去了幾年，至今爲止，他仍有不少朋友在香港，尤其是黑道中的朋友。

一輛私家車在等着他們，那是費艮亭一位朋友接到消息之後，開車到機場來接載他們的。

私家車之內坐着一男一女。

男的叫劉森，他是費艮亭的好朋友，年紀也在二十五六歲左右。

女的年僅十八九，叫何美美，是劉森的女朋友。

范仲士有點不高興，因爲他事前未知道有個女人在着。

費艮亭爲他們介紹認識。

范仲士只是禮貌地一笑。

劉森開車將他們送到酒店。

時間已接近黃昏。

六七點之間也該是吃晚飯的時候。

劉森爲盡地主之誼，提議做東道主，還問范仲士和費艮亭須不須要找個女伴？假如須要的話，他的女友何美美有辦法。

到了這時候，范仲士和費艮亭二人才知道這新潮女郎的職業是伴舞。

毫無疑問，劉森是個新潮黑人物。何美美只不過是他控制下的其中一名舞小姐而已。

范仲士沒有接納劉森的好意，只提出一齊出去吃一頓飯，然後送美美上班，順便到舞廳玩一會兒。

費艮亭鑑貌辨色，知道他們的大哥似乎不大高興劉森，自然也沒有意見。

× × ×

在紅燈舞廳之內，顯得有些混亂。

這本來就不是一間高尚的舞廳，燈光昏暗得伸手不見五指。

舞池中，跳舞的人更多。

相反，在卡座裏摟作一團，嘻嘻哈哈的，却觸目皆是。

范仲士和費艮亭二人坐下之後，已感到有點不是味道。

想不到他們的舞伴還未坐到身邊來，那邊已開始混亂起來。

假如這是美國紐約，他們已拔槍在手，準備應變，或者擇路而逃，不過這兒不是美國，只是香港，而且，他們也無槍可拔。

范仲士問隣座的費艮亭：「發生了什麼事？」

「大概是査牌吧？」其實費艮亭也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他也只不過胡猜而已。

「不要走！」那邊傳來一連串的吆喝聲。

一些手電筒的光柱，正在到處掃射。

一個人影急促地走動。

在昏暗的環境底下，人影的急竄，人聲的吆喝加上光柱的追踪，造成了一片紛亂。

突然之間，「砰」的一聲。

這分明是槍聲。

與此同時，有人尖叫起來，那並非表示有人中槍，只是一些女人受驚時所發出的呼叫而已。

本來已經混亂的場面，變得更加混亂了。

吆喝聲接連發出。

槍聲又再響了一次。

有人奪路而逃，也有人在驚叫聲中絆倒。

范仲士是見慣場面的人，他示意費艮亭坐穩在卡位之內，切勿走動，否則好容易會被人誤會，也可能被亂槍擊中。

費艮亭心裏實在有點吃驚，因爲他的朋友劉森仍未回到他們的身邊來，這裏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他根本不知道。

劉森是跑開爲他們選擇舞伴的，想不到事情就在這刹那之間發生。

一股人潮湧向後面。

劉森就在這個時候，出現在他們的身邊。

劉森有點氣急敗壞地說：「走吧，我們快點離開這裏。」

費艮亭立刻離座。

范仲士也離座，但他的態度，較爲冷靜。

范仲士首先問他道：「是不是你有麻煩？」

范仲士一邊跟隨劉森離開舞廳，一邊想：假如劉森有麻煩，跟他一起走，好容易會惹禍上身，那是犯不着的。

「不！」劉森一邊走一邊解釋：「我只是担心你們惹上不必要的麻煩。」

三個男人迅速離開了紅燈舞廳，然後匆匆竄進路旁一輛車子之內。

劉森急急把車子開走。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范仲士問劉森。

劉森道：「警探追擒一名有過案底的刦匪。」

費艮亭插咀道：「香港的治安還是那麼壞？」

劉森一邊開車一邊說：「有什麼辦法？政府一手造成的。」

范仲士很出奇地問道：「政府教人打

刦？」

「不，我不是這意思。」劉森解釋道：「他們率先加租——業主只准加百分之二十一，但政府屋不但隨時可加，一加就是百份之二十五以上，加稅，加水費，總之與搶刦無異，最慘還是那些小販，人家安安定定做正正當當的小本生意，那些什麼管理隊却又拉又鎖，付了黑錢的要按時候拉，不付的更加拉，甚至一日拉一次，於是按捺不住的，便索性去做賊，反正也是拉，做小本生意的束手被拉，不如去做無本生意，後者反而未必被他們拉得到手啊！」

費艮亭輕輕嘆了一口氣：「原來還是老樣子？我還以爲有了廉政公署之後，一切都比以前好得多了，正常得多了！」

劉森笑了笑，道：「百多年以來的劣習，要一下子改巳經不易，何況香港政府本身也這麼大貪，又怎可以怪得了那些小嘍囉？」

前面就是一處十字路口。

路口有一列紅綠交通燈。

這時候，燈號轉變爲紅色——這是停車的訊號，劉森及時把車子停了下來。

車內三個人仍在不斷交談。却忘記了注意車外的環境。

突然有個人影撲到了車門外面來，迅速將前邊的車門拉開。

等到車內三個人發覺時，那不速之客巳經登上了他們的汽車。

前面座位除了劉森駕駛之外，還坐了費艮亭，范仲士則坐在後面。

那人開了車門之後，迫了上來，同時以威脅的口吻吆喝着，要費艮亭讓開少許，讓他坐上來。

假如他手中不是有槍，費艮亭不會聽他的「吩咐」。

但是他不但有一支手槍，還兇得很。

手槍指住費艮亭的腰部，車門還未掩上，他巳催促司機開車。

劉森在車廂內根本見不到他是誰，只知道前面的燈號巳轉變爲綠色——他總該開車了。雖然後面沒有其他車子催促他。

劉森想起了舞廳內發生過的事，就是想不明白，「他」爲什麼這麼快便竄到了這兒來？

劉森假定眼前的「他」就是舞廳內被警察追捕的「他」，但是，剛才那十字路口距離舞廳所在地巳有相當遠了。

「他」，如果是徒步逃去，這根本是不可能發生的事。

那麼，這個「他」可能是另有其人的了。

然則，此人的目的何在？

劉森正想開口問對方欲往何處？對方巳冲口而出：「阿森，怎麼會是你？」

這一來，差些兒令到劉森將車子停了下來。

劉森側過頭來瞥了那人一眼，意外地驚叫了一聲：「方彬，怎麼是你啊？」

車子裏的緊張氣氛，剎那之間鬆弛下來。

「對不起！」方彬把手槍收回，抱歉地說：「剛才我是走投無路才迫住出此一着。」

劉森問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那班王八蛋要趕絕我！」方彬咬牙切齒地說：「要不是老子機警……」

方彬突然頓住了。

他朝范仲士和費艮亭二人瞧了一眼，顯然是有所顧忌。

劉森會意地說：「不必害怕，這兩位是自己人，有話儘管說吧！」

方彬稍作猶疑，然後又說：「一定是有人在暗中通知他們，否則沒有人會知道我會在紅燈舞廳出現。他媽的，要不是我夠機警，要不是老子槍法厲害，一槍擊中那斯的手電筒，我一定給他們抓回去，但是擊中了手電筒之後，他們就不敢追得太貼。」

劉森笑了笑：「你槍法這麼準繩，也該感謝警察學堂的射擊教練！」

方彬呻了一口氣：「別提過去了，阿森，想辦法收容我一晚吧，看情形，他們決不會放過我！」

劉森把面上的笑容收了起來：「到底他們爲什麼要找你？」

「嗯——」方彬欲言又止：「你也知道那班膿包，抓不到做案的人，最愛找像我們這一類有過案底的去頂包。」

劉森道：「可能因爲你有槍吧？」

「也許是的，所以我更加不能讓他們抓住，否則就百詞莫辯。」方彬又嘆了一口氣！

劉森道：「但是，我那兒亦不見得安全，你還有更好的地方麼？我可以送你一程。」

方彬苦笑搖頭：「算了吧，請你就在前面將我放下來。」

方彬這一笑顯得意義深長，他顯然不高興劉森這解釋，內心覺得對方未免太不夠義氣。

劉森正待將車子煞停在路口那兒，范仲士却及時叫住他：「繼續開車吧，到我的酒店去！阿森哥。」

劉森怔了一怔。

這是頗意外的事，不但方彬和劉森二人感到十分意外，就是費艮亭也驚愕了一陣。

然而，聽范仲士的語氣却是那麼的認眞。

范仲士還担心劉森不明白他的意思，於是又說：「你的朋友就在我們的房間中過一晚，一切待明天之後再說好了。」

方彬吶吶地說：「這……這怎麼好意思？」

范仲士道：「別客氣，我們是遊客身份，相信警方不會找到酒店來吧！」

劉森道：「是的，那是一流觀光酒店，警方一定不會找到那兒去。」

方彬道：「本來我有許多地方可以躲一躲，但怕他們現在巳經開始逐處去找，逐個去問關於我的下落呢？」

車子轉眼開到了一條大街，那間專做遊客生意的第一流大酒店，就在眼前。

劉森將車子停下來，讓三人下了車，他想將車子開走。

但立即又爲范仲士叫住：「何必急急離去？請到我房間裏來讓我們喝一杯。」

劉森無可奈何，將車子停在道旁，於是一行四人走進了酒店去。

方彬第一次認識范仲士，發夢也想不

到他會對自己這麼好。

劉森也想不到。本來他跟方彬是好朋友，要幫助方彬渡過危關的應該是他。也許就是爲了這個緣故，他顯得有點不好意思。

劉森在范仲士的房間之內，只喝了一杯酒，逗留片刻就走。

方彬和范仲士，費艮亭二人談得十分投契，彷彿久別重逢的故友。

他說出自己過去的歷史，以及當晚如何「脫險」的經過。

原來當晚他離開了紅燈舞廳之後，悄悄溜到一條後街，騎着一輛電單車逃走。

但是，電單車是屬於他自己的，他知道警方只須透過無綫電通訊系統，他的踪跡隨時會被巡邏中的警車發覺。

因此，他駕着電單車逃了一程之後，便棄車躲在十字路口附近，伺機登上了劉森的汽車。

幸好警方並未及時設下路障截查，否則他即使躲在劉森的車子裏，也一樣難以脫身。

講到他的過去，更是「多采多姿」，最低限度聽到范仲士定了神。

原來他入過警察學堂，受過射擊訓練，但後來正式服務於警界之後，行爲不檢，被上司發覺，革除了職務。

劉森就是在他離開警隊之後所認識的一位黑道中的朋友。

方彬爲了生活，一直被黑道中人利用，先後犯過暴力搶刼，冒警行騙等等罪行，也曾入過獄。

由於他的身份複雜，黑白道都有仇家，所以他年前開始，巳秘密擁有一支手槍，這不但是他搶刼道具，也是自衞武器。

當晚若非他及時醒覺，闖入紅燈舞廳的警探早巳得手。

但是當時他不但及時往後門方面逃去，還施展了他的神槍絕技，在逃走中反身一槍，竟能將一名警探手中的電筒光圈擊中，當時那電筒正朝他照射着。

就憑那絕準的一槍，警探們不敢迫得太近，致令他有機可乘。

現在范仲士聽起來也覺興奮，他絕對相信方彬是個神槍手。

也可以說：由於那是靈機一觸，范仲士才將對方暫時收容下來。

范仲士心裏有許多話想說，但却沒有說。

他是個有計劃的人。

費艮亭比較了解范仲士，只有他知道范仲士的眞正企圖。

那一晚，方彬就睡在范仲士的酒店房間裏。

× × ×

翌日一早。

方彬還沒有醒過來，突然被人推了一下。

房間裏只有范仲士和方彬二人，費艮亭則睡在另外一間房。

方彬有如驚弓之鳥，所以任何動靜，都會令到他有如噩夢一樣。

范仲士以極急促而低沉的語調提出了警告：「方兄，情形有點不對啊！你快過來看看。」

范仲士輕揭窗簾，正往下視。

方彬也意會到一定有事，所以才會被他推醒。因爲時間尙早，只是上午七點未到。

「剛才我隱約聽到車聲，就感到有點兒不妙。」范仲士說。

方彬也望落街上，果然見到一輛警車和一輛私家車剛剛停下來；車上分別跳出一批軍裝警員和幾名便衣探員。

他們正指手劃脚的，顯然是部署一個有效的包圍網。

方彬巳領悟到事態不妙，急急穿衣着鞋；一邊又對范仲士道：「非常感謝你的收留，希望我們後會有期！」

范仲士也說：「是的，我眞的希望有你這樣一個朋友，祝你平安！」

方彬話也沒有多講半句，巳經溜了出去。

范仲士沒有送他出去，反而匆匆收拾房間中的一切。

然後，他迅速回到床上去，佯作倒頭大睡。

范仲士和費艮亭二人的房間都是酒店中的單人房；所以方彬只不過睡在沙發之上，蓋的也只是床冚，而不是由酒店方面「加床」。

范仲士本來想叫侍者進來加一張臨時的活動床，但被方彬阻止了。

方彬寧願睡在沙發之上。

范仲士也明白他的心意，所以也沒有把侍者召了進來。

現在方彬怎樣離開酒店?范仲士雖然不知道，但幾乎可以肯定，警方巳接到了消息，知道方彬躲在這裏。

范仲士正在思想着，他必須找個合理的藉口，以便向警方交代。

突然門外有人敲門。

「誰?」范仲士裝成剛剛被吵醒的樣子，揚聲叫道：「進來吧！」

門果然開了。

門根本就沒有鎖。

因爲范仲士是個聰明的人，他覺得這樣子比較更易向警方解釋。

進來的果然是一隊警方人員——包括了便衣警探和軍裝警員。

范仲士佯作剛剛睡醒的，由床上坐了起來！抓抓後腦：「發生了什麼事?」

一名警探走到床前，問他道：「方彬呢?」

「什麼方彬?」范仲士莫名其妙地反問。

其他警員則分頭在房間各處展開了搜索。

范仲士一邊落床，一邊若有所覺地反問面對着他的警探：「我想起你們要找誰了，是不是一個年青人，姓方的?」

「是的，他正是姓方的年青人，他在何處?」警探焦急地反問。

「昨晚他和一個朋友到我房間裏來喝酒，喝醉了就倒在沙發上睡着了。」范仲士指手劃脚地說：「但是到了今天……老實說，我也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走的。只不過，我睡到矇矇矓矓之際，聽到有人關門似的。我想，他可能就在那個時候走了吧！」

這時候，分別到浴室和衣橱去查看的警員都說找不到方彬。

那警探於是又針對范仲士問道：「他可是你的朋友?」

「你是指那個姓方的?」范仲士反問道。

「不錯，就是他。」警探又掏出了一張照片，給范仲士觀看。

范仲士只瞥了一眼，就認得照片中人正是方彬。

「對了，我見的人就是這一個，我肯定是他！」范仲士又說：「不過，他並非我朋友。」

「不是你朋友，又怎會跟你一起在這裏喝酒?」警探問。

范仲士道：「他是我一位朋友的朋友。我朋友將他帶到酒店來探我，我請他們喝酒。我只知道他姓方，却不知道他的姓名。」

「你朋友叫什麼名字?」警探一邊用記事册作了紀錄。

「他叫劉森。」

「幹什麼的?」

「等一等！」

范仲士想去打電話，但被警探制止了：「你想幹什麼?」

范仲士道：「我的旅伴就在隔隣，我想把他叫了過來。因爲他才是眞正認識劉森的人。」

警探向一名同伴示意：「讓我們一齊過去找你的旅伴。」

於是各人走出了房間，到隔壁去。

費艮亭還未起床，也給他們吵醒了。

「誰?」費艮亭聽到有人叩門，拖住疲乏的脚步出來。

當他開了門之後，發覺有警員在場，不禁吃了一驚：「發生了什麼事?」

范仲士安慰他道：「他們是警方的人，只爲了找一個人。」

然後范仲士又問他：「艮亭，告訴他們，劉森是幹什麼的?」

費艮亭抓抓後腦：「你眞考起我了，幾年前我們未分別前，他在一間桌球室工作，但幾年後今日，我也不知他做些什麼工作。」

警探於是問：「你兩位從何處來?」

「美國。」范仲士道：「趁渡假，回來看看一些舊朋友，但那姓方的，只是劉森的朋友，我們昨夜頭一次見面。」

費艮亭也問：「警探先生，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如果他是個壞人，我也要找到劉森算賬去！」

「算了吧！」警探說：「既然你二位是遊客，也難怪什麼都不知道。假如你們等會兒看看報紙，自會明白了。」

另一名警員則問費艮亭：「劉森的通訊電話在何處?」

費艮亭於是開了衣橱，從外衣口袋中，找出了一本小册子。

小册子上面寫了劉森的電話號碼，却沒有地址。

爲了表示自己淸白，費艮亭將整本小册子交給警方人員查閱。

警探只將劉森的電話號碼記了下來，然後又就地借用房間中的電話接綫。

電話接通了，但沒有人接聽。

一再試過，還是沒有人接聽。

警探問費艮亭：「你肯定是這個電話號碼?」

費艮亭點點頭：「讓我試試好嗎?」

爲首一名似乎是探長，他表示同意讓費艮亭試一試。

電話又接通了，但對方仍然沒有人接聽。

費良亭聳聳肩：「他可能出去了。」

「你可知道這電話之所在?」探長又問。

「不知道。」費艮亭道：「他只說他居住的地方十分細小，是租人家的，去探望他不大方便，要找他，最好撥電話先連絡。」

「謝謝你們的合作。」探長把電話號碼交到一名探員手中：「去查查這是什麼地方。」

范仲士還是表現得一片關心地問：「探長，我們會有麻煩麼?」

「你們只要證明不知情，當然不會有麻煩。」探長道，「但目前我們先要把你那位姓劉的朋友找到再說。」

范仲士又懇切地說：「我們還未離開香港，假如你們認爲須要我們效勞的，儘管開聲好了，老實說，早知如此，我們一定格外小心！」

探長沒有再說什麼。

他步出了房外，與其他在酒店內展開搜索的警方人員會合。

其他警方人員也同樣找不到方彬的下落。

他們問過了酒店中的男女工們，他們也說沒有人見過一個像方彬那樣的男子。

因爲酒店內附設有咖啡座、酒吧和餐室等，此外又有購物中心，所以人來人往，即使裏面的男女職員沒有注意亦不足爲奇。

警方搜索了片刻之後，也只好收隊歸去。

× × ×

范仲士和費艮亭二人正慶幸沒有給警方纏上，突然有一名侍役推門入來。

侍役手中捧了酒水，范仲士望望費艮亭：「是你叫的?」

費艮亭搖搖頭。

這時候侍役巳走到了他們的面前來，將酒水放下來，笑道：「是我請二位喝酒的！」

范仲士和費艮亭二人呆了一呆。

再定神細看，不由得獃了一陣，站在他們面前的，並非酒店中的侍役，而是方彬。

方彬穿上酒店侍役的制服，差點兒連范仲士也認不出來。

「你還沒有走?」范仲士低聲問道。

方彬小心翼翼地，將房門上鎖，然後說道：「他們包圍了這裏，我如何逃得出去?」

「那麼你——」范仲士難免有些担心，因爲他在警方面前表現得十分合作，他怕方彬巳經聽到和見到了一切，可能怪責他。

只見方彬笑了笑：「我及時更換上了這套制服，那班膿包根本看不出我的眞面目。我剛才上了頂樓，爲一個客房執床，直至他們擾攘一番之後，毫無結果地離去，我才落來。」

范仲士和費艮亭二人看見方彬面無怒容，這才舒了一口氣。

范仲士故意說：「奇怪！說起來也眞的令人莫名其妙！」

方彬一邊爲二人斟酒，一邊問道：「你指的是什麼事？」

范仲士道：「警方爲什麼會知道你在我們這裏？眞奇怪！」

方彬冷冷一笑：「你不知道，但我知道！」

他將兩杯酒分別遞給二人，又說道：「知道我在你們這裏的，只有四個人，現在我們這裏三個，決不會是通風報訊的人吧！」

范仲士吶吶地說：「你的意思，難道指……你那位朋友？」

費艮亭也說：「你指阿森？」

「除了他，還有誰？」方彬嘿嘿地說，「由他一口拒絕收留我那時候開始，我就感到有點不妥。想不到果然出事！」

范仲士和費艮亭交換着眼色，表示無限驚奇和意外。

費艮亭道：「眞想不到阿森這麼不够義氣，太豈有此理了。」

「我不會放過他的！」方彬呷了一口酒，又走到了窗前，揭簾下望。

范仲士向費艮亭遞了一個眼色。

費艮亭走了過去，對方彬道：「算了吧，可能是警方憑綫索追來的，大概與阿森沒有什麼關係吧？」

豈料方彬突然回過頭來，反問費艮亭：「你認識他多久了？」

費艮亭道：「以前是朋友，但我去了美國，也有好幾年了。」

「所以你無法比我更加了解他！」方彬又說，「靠女人生活的人，還有什麼事不可以做出來？」

費艮亭無可奈何地，回到范仲士身邊來，三個人又面面相對。

方彬忽然又問：「你們二位幾時返回美國去？」

范仲士道：「我們沒有什麼正經事情要辦，目的只是來此玩玩，幾時走都可以。什麼事？」

方彬吶吶地說：「有個問題，如果我提出來，二位可能見笑！」

「是不是你有什麼困難？」范仲士表現得十分爽快，將錢包取了出來。

但方彬輕輕一笑，用手一推，道：「你誤會了我的意思。我雖然並非富有，但也不是爲了錢才傷腦筋。我指的是我的前途；老實說，我在這裏，再也獃不下去了！唉！」

方彬苦笑搖頭。

費艮亭道：「可惜這兒是香港，如果是美國唐人街，我們也許有辦法帮你。」

方彬道：「我的意思正是：希望跟二位到美國唐人街去！」

范仲士道：「我可以說句老實話，只要你有辦法到那邊，我們一定可以帮你；你的生活保證絕無問題。」

方彬喜形於色，道：「那我首先要感謝二位。」

費艮亭道：「但是，你如何申請出外旅行的證件？」

「我自有辦法。」方彬將酒杯放下，「只要二位保證我過去那邊之後，生活不成問題，我就有辦法弄到旅行證件。」

「我絕對可以保證！」范仲士道：「我們在唐人街有許多事情須要人手，你的確是一個人才。」

方彬看看腕錶，準備離去。

臨行時，他對范仲士說：「我們隨時用電話連絡。現在我要走了；感謝你們助我渡過了危關！」

「別客氣！」范仲士道：「我們已經是朋友了，可不是嗎？」

三人會心一笑，方彬悄悄開了少許的門縫，窺看外面走廊沒有人，這才竄了出去。

范仲士也担心他「中伏」，所以一直伏耳於門後，傾聽門外的動靜。

看來一切順利；方彬的確是個有頭腦的人——范仲士心裏想。

范仲士將門上了鎖，回頭對費艮亭道：「你猜他到什麼地方去？」

「去找劉森！」費艮亭毫不考慮地說，「毫無疑問，他絕對深信是劉森通風報訊的。」

范仲士輕輕一笑，然後步至窗前，揭簾俯視街上情形。

范仲士一邊瞪住酒店門外的動靜，一邊說道：「你以爲方彬這個人怎樣？」

「絕對是個適當的人選！」費艮亭道，「他的槍法準，性格頗衝動！」

「有點頭腦！」范仲士繼續分析，「但沒有深入去想；或者應該說：他有點小聰明。」

「無論如何，這也是我們要找的人才之一。」費艮亭又說，「最重要一點就是：他在香港不受歡迎，等於斷了後路。」

范仲士道：「更加重要的應該是：他將成爲通緝犯之一！」

兩人相顧一笑！

× × ×

方彬閃身進入一間電話亭，撥了一個電話給劉森，但對方沒有人接聽。

方彬想了想，從口袋中摸出了一本小册子，找到了何美美的住所電話號碼，何美美是劉森的情婦，這點方彬也了解！

電話接通了。

對方一個女人的聲音顯得睡意惺忪。

方彬問道：「美美嗎？森哥在吧？」

何美美只「唔」了一聲，便反問道：「你是誰？」

方彬知道劉森一定在她的床上，否則她一定否認。

於是他故意用手指將攪盤撥動，又連聲「喂喂」叫了幾聲，就像電話無故發生了故障一樣。

然後，他在「喂喂」連聲之中，將電話聽筒就此掛上了。

方彬爲什麼要這樣？

范仲士也許沒有說錯，方彬這個人的確有點兒小聰明的。

他故意令對方造成一種錯覺，目的就是避免對方追問下去；因爲追問下去，如果他說出了自己就是方彬，對方必然會轉告劉森，那時劉森就會提高了警覺。

他不希望劉森有任何防範。

同時他在電話亭內，也在無意之間，發覺這兒距離何美美的家門不太遠。

方彬匆匆離開了電話亭，揮手截停了一輛在前面駛過的街車。

本來這麼近距離，根本不必要街車，但方彬却要爭取一分一秒的時間，他不能讓對方有太多的時間去想像——萬一劉森想出一些端倪，那就可能展開戒備。

街車司機有點不高興，但也無可奈何，方彬沒有理會他。

方彬下了車，摸摸腰間的手槍，然後往四下裏的環境打量了一下。

附近見不到警員巡邏，也沒有他認識的面孔。他才放心登上一幢樓宇的二樓——那是何美美的香閨所在。

他知道這小小的住宅單位之內，只住了何美美一個人；其他「住客」都是「臨時性質」的。

所謂「臨時性質」，大概是與何美美的職業身份有關。

何美美是一名舞小姐，她有許多入幕之賓，這些熟客往往就被招待到這兒來。

假如沒有熟客的話，何美美仍然是不會冷落的，劉森會來陪她。

現在，劉森是否在屋內方彬不知道，但憑他的感覺，他認爲劉森這時候正在裏面。

他伸手按鈴。

很快就有人開門，是何美美。

何美美睡態惺忪，打着呵欠問：「你找森哥麼？」

「是的，他在嗎？」方彬已經推門入去。

在這刹那間，何美美已感到不妙；她的確有點睡未醒，否則當她見到方彬之時，就會想起昨夜在舞廳發生槍戰的事。

只要想起昨夜的事，她就應該明白到方彬是個危險人物。

只要想起方彬是個危險人物，她就不應該隨便開門讓他入來。

然而現在門不但開了，方彬還順手將門關上，同時一手拔槍，一手抓住何美美的一頭秀髮，低聲警告她。

「要命的，就小心地帶我入房，切勿聲張……」方彬還未說得完。

房內已有人揚聲問了出來：「是誰啊！美美。」

方彬認得那聲音是劉森的。

何美美在槍嘴指嚇下，不敢作聲。

方彬也沒有作答，只用力將何美美推入房內。

躺在床上，果然是劉森。

劉森吃驚地坐起來，但迅速被方彬喝住：「不准亂動，擧高雙手！」

劉森對方彬手中的手槍絕對不會懷疑，那是一支眞槍。

劉森對方彬的槍法也沒有半點懷疑，所以他惟有高擧雙手。

方彬仍然抓住何美美的頭髮，他狠狠地對劉森說道：「你眞有種，竟然敢出賣我！」

「你說什麼？」劉森愕然地問：「我幾時出賣過你？」

「別裝蒜了！」方彬道：「除了你之外，沒有人知道老子的下落。」

劉森若有所覺地問：「難道警方找到了你？」

「不錯！你應該高興吧！」方彬冷冷地道：「我大命，所以沒有被他們抓住。但是，差些連累你那兩位朋友，眞不好意思的！」

劉森看見方彬滿面煞氣，心感不妙，他說：「方彬，聽我說好嗎？我發誓沒有出賣過你。你究竟聽了誰的唆擺？」

「沒有人唆擺，我是想得到的。」方彬又說：「當時你急於離去，我已心感不妙，想不到果然是你存心不良。」

「我急於離去，無非担心美美。」劉森道：「由昨夜開始，美美一直與我在一起，我的一擧一動，她最清楚。你可以問她，我有沒有打過電話報警？」

何美美立即有了反應：「沒有，是眞的沒有，我可以發誓。」

「嘿！你以爲我會相信你麼？」方彬道：「你是什麼人？與妓女差不了多少？阿森，你也不過是個靠女人吃飯的龜公而已！」

劉森很生氣，也很激動。

但是，方彬有槍在手，他如果動手，只有吃虧，絕難反勝。

方彬又說道：「你們收了警方多少花紅？」

「方彬，你不該强迫我，誤會我，我不是那種出賣朋友的人。」劉森道，「我如果出賣你，我就不會獃在這兒等你來找我算賬。」

方彬冷冷地一笑：「你以爲我已落入警方之手，所以才會安枕無憂。但是，你想不到我這一輩子不知經歷過多少風險，怎麼會被他們輕易捉到？好了，少講廢話，慢慢的起來吧！雙手按住你的頭部，不准亂來，否則我會先殺死她！」

劉森無可奈何，赤着上身，只穿內褲，緩緩地下了床。

方彬叫他將雙手爬在牆上，面壁分開雙脚站在，就像警探要搜查疑人時候一樣，當然，劉森上身赤條條的！下身只有一條三角內褲，他不可能有武器在身上。

但是，方彬做過警員，他明白劉森這種站立姿勢最難在刹那之間奮起反抗。

方彬現在又對何美美說：「既然你們沒有出賣我，當我是朋友麼？」

劉森和何美美幾乎異口同聲地說：「當然，你是我們朋友。」

「那好極了！」方彬打蛇隨棍上地說，「既然我們是朋友，我現在有難，你們肯帮帮我麼？」

劉森反問道：「你要我怎樣帮你？」

「我須要一筆錢！」方彬道：「你一定明白，沒有錢，寸步也難行。」

「是的。」劉森道：「這點我可以帮你。」

然後，劉森又問美美：「你有多少錢？美美。」

何美美道：「現金不多，但首飾可以嗎？」

方彬將手放開，對美美道：「把所有的現金和首飾都拿出來吧！」

「美美，我口袋裏還有數百元。」劉森說話，不敢轉動他的身體，以免被方彬誤會！他又說：「方彬是我朋友，我們必須澈底去帮帮他！」

「謝謝你！」方彬冷冷地笑了笑。

何美美若有所悟地，走近衣橱。劉森

的衣服就拃在裏面。

方彬雖然沒有跟過去，眼睛的視綫却沒有離開過她。

他必須多方兼顧，既要顧及何美美，更要小心監視這邊的劉森。

另一方面，更加要「耳聽八方」，以免警探來到門外也懵然不知。

假想着警探找到這兒來，並非過份的幻想，劉森不在自己的住所，警方一定知道他有個情婦住在這裏。

警探找不到方彬，方彬想到他們一定會再找劉森問個明白。所以，方彬也認爲警方隨時會找到何美美家中來。

方彬突然看見何美美轉身，也看見她手中有槍，這一驚的確是非同小可。

他急忙開了一槍。

子彈擊中了何美美的胸膛，她在尖叫聲中倒了下去。

劉森急急轉身，但立刻被方彬在他背後用槍指住：「你再動我就不客氣了！」

赤裸着的上身，給冷冰冰的槍咀押住，劉森果然又再次高舉了雙手，他無法不向現實低頭。

方彬把劉森當作「擋箭牌」，推了過去，他不知道何美美有沒有裝死，爲了預防她突然發難，方彬於是叫劉森先行。

劉森那支經過改裝的小手槍，仍然握在美美的手中。

何美美已在呻吟！胸前有血滲出，她的確中彈受了傷。

她的手鬆弛着，手槍也被劉森用脚踢開了，是方彬要劉森這樣做的。

方彬在背後用他的手槍指住劉森：「你眞有種！竟然想殺我！」

劉森忙說道：「不關我事，是她自作主張。我只叫她取鈔票給你。」

方彬冷冷地笑了笑：「好吧！那麼，你現在就去取來給我，我相信你不會再擁有第二支手槍！」

劉森當然不會有另外一支手槍，單是這一支，已花了他幾百元。

現在方彬有空俯首彎腰去拾起那支改裝過的小手槍了。

那是一支玩具槍改裝成的手槍，子彈是自製的，由於槍管耐熱力低，所以每發射一排五枚子彈之後，就會爆裂。

當槍管熱度過高爆裂之後，又要再送回「專家」的手中加工。

這些「專家」都是業餘性質，他們對軍火極之愛好。

當然，除了興趣之外，還爲了錢，每支手槍買回來時，只是價値三幾十元的玩具槍，但一經改裝，即可發射眞子彈，售價在四五百元左右。利錢已是十多倍了。

下次送回加工——換槍管，又可以再收一筆「修理費」。

因此，這些「地下軍火專家」的入息，也相當可觀。

警方在未發現此中秘密之前，還以爲所有槍械都來自海員，他們認爲只有海員才可以在外地購到槍械秘密運入香港。

其實，警方往往疏忽了「本地地下軍火專家」們的威力。

方彬只瞥了那支手槍一眼，便將它放到自己的口袋裏。

劉森這時亦已將一些錢取來，交到了方彬的手上，但方彬意猶未足。

他叫何美美爬起來，負傷將床頭櫃開啓了。

何美美在槍管指嚇下，無可奈何地，負傷支持起來。

她從枕底摸出了一串鎖匙，把床頭櫃開啓，裏面有個首飾箱。

方彬要她將小箱子揭開，裏面有幾千元鈔票，一些首飾。

方彬突然聽到門外傳來異聲，心感不妙，忙將首飾和鈔票塞入口袋中。

就在這刹那間，有人用力敲門。

方彬揚聲問：「誰？」

「警探！快些開門！」門外已有人答了。

方彬立即將劉森和何美美推向門後，叫他們面對門板，不准轉過身來。

拍門聲越來越急，方彬却不慌不忙地，走向了窗口那邊。

他早已知道那兒是向後巷的，而且這兒只是二樓，樓下還有一個攤檔，用鐵皮做了一個篷帳，假如由這兒跳下去，他一定做得到。

方彬又聽到門外有人吆喝道：「快些開門，否則開槍……」

對方還未把話說完，槍聲已經響起了一下。

「砰」的一聲，劉森首先倒了下去。

那一槍並非門外的警探開的，而是蹲在窗框之上的方彬。

方彬存心要把劉森置諸於死地，所以那致命的一槍，就擊向劉森的後腦。

開完那一槍之後，方彬立刻往下跳下去。

他先跌在鐵皮篷帳之上，然後滑落後巷的地面之上，絲毫沒有受傷。

門外的警探聞槍聲心感不妙，用力將門踢開，他們是接到隣居的電話報告而來的。

隣居因爲聽到了何美美家中傳出了槍聲，因而致電報警。

劉森死了。

然而何美美未死，警方可以從她的口中知道了事發經過。

何美美被送院救治。

警方下令加緊通緝方彬歸案。

方彬被形容是個「極端危險」的人物，因爲他有槍。

爛命一條　偷渡萬里

范仲士在酒店房間裏，正和費艮亭一起看電視播映的突發新聞。

螢幕所見，警方人員正在何美美家中繼續進行偵查工作，電視台的記者們，正要求警方負責人描述命案發生的經過。

范仲士和費艮亭內心都明白，殺死死者劉森的兇手是誰。

范仲士所以能够成爲「青龍帮」首領，自有他過人之處。

像方彬的心理反應，性格衝動等等，會在他預料之中。

他早已肯定方彬一定會去殺死劉森，這是必然後果，但是相反，方彬有許多事情根本連想也沒有想得到。

劉森死得有點寃枉。

他並未向警方告密，也沒有出賣過朋友。

然則，警方怎麼會知道方彬躲在酒店范仲士的房間之內？

警方的確接到一個匿名電話，那是范仲士授意給費艮亭去做的。

范仲士爲什麼要給自己麻煩？

道理很簡單，因爲這件事的發展，以及一切後果，早已在范仲士本人的預料之中。他已摸準了方彬的衝動性格，也曉得方彬的腦袋只會直綫地去思想。

范仲士看中了方彬，希望他一錯再錯，在香港再無立足之地，然後才可以絕對有權地去操縱他。

果然，電話就在這時候響起來。

范仲士執起聽筒：「誰？」

「說話方便嗎？」那是方彬的聲音。

「這兒沒有外人。」

「我是姓方的，你應該知道我是誰了吧？」

「我知道，還知道你做過什麼事。電視正在播映。」范仲士道。

「我想見你。」

「有什麼事？」

「我們談過的事。」

「你想怎樣？」范仲士道：「不妨在這兒先說。」

「我想向你借一筆錢。」

「多少？」

「數目未定，看來要二三萬，也許一萬亦未可料。」方彬道，「這筆錢，將來一定還給你！」

「好吧！約個地方見面詳談。」

「晚上八點正，維多利亞公園，你由東面閘門入口。」方彬又說，「記住，切勿出賣我！」

「放心好了，我是那種人。我要出賣你，你根本無法離開酒店。」

「那就一言爲定，今晚八點見！」

電話掛上了。

費艮亭走過來道：「他終於送上門來了？」

「是的。」范仲士得意洋洋地說：「他要那麼多錢，相信一定想弄一份假護照，或者偷渡。」

「可能是的，香港是冒險家樂園，我知道他一定認識不少黑道中人，這些人自有門路。」

「他已無路可逃，現在只看我們的做法了。」

二人會心一笑。

× × ×

晚上的維多利亞公園，並不見得太熱鬧。

這兒以前是一處海灣，塡海後建成這個不倫不類的所謂「公園」。

這裏面有出租的小型球場，小型高爾夫球場，網球場以及游泳池等等。

此外，還有一些枯黃的樹木。

如此這般，也就算是香港最大的公園了。

東面入口接近泳池和網球場。天氣熱的時候，這一帶還比較多些人行，但天氣稍涼，就顯得冷清清了。

范仲士和費艮亭一齊來。

他們若無其事地進入公園東閘。

突然有人在那邊叫了過來：「范先生，請過來，我在這裏！」

范仲士回頭一望，見不到有人。

路邊有一輛汽車，車內有人正在向他們揮手致意。

范仲士和費艮亭於是退出公園門外，登上了汽車。

那車中唯一的人正是方彬。

「你有車？」范仲士出奇地瞪住他。

方彬聳肩苦笑：「偷來的。」

這一來可嚇怕了車中那二位客人。

「偷來的車子？」范仲士怔了一怔，「萬一遇上警方怎辦？」

「放心好了，我也不希望讓他們抓住！」方彬一邊開車，一邊說道：「這車子的車牌編號已改過了，巡邏車見到也不會生疑心。」

費艮亭輕舒了一口氣：「怪不得外國電訊也報導香港偷車賊一年最少偷去二三千輛汽車。我當然也不大相信那則外電，現在却信到十足了。」

方彬一本正經地說：「我們時間無多了，先談談借錢的事好嗎？」

范仲士也曉得方彬這時候的心情，道：「你要錢幹嗎？」

「先偷渡，再弄一份假護照飛往美國。」方彬答得十分爽快。

這時候車子正往北角方面開行。

「你有辦法？」范仲士試探地問。

「沒有辦法，我怎敢向你借錢？」方彬一邊開車一邊說。

范仲士道：「我如何獲得保證？」

「我是講信義的人，現在我已是走投無路了。」方彬道，「我只有到美國去投靠你，你們還担心什麼？」

范仲士於是問：「你要幾多？」

「今日與你通過了電話之後，我去搭通了門路，全部費用約在三萬元左右。」方彬說，「我要先偷渡至東南亞一個港口，然後在那兒尋得一份護照——當然是假的。大約一個月之後，可以跟你在美國紐約會合了。」

「好吧！我們只是見過一面之緣，本來我沒有理由相信你。但是，我看你不似是個不講道義的人。給你三萬元，當作是一口賭注吧，希望他日我們能够在美國合作。」

「放心吧，在美國我人生路不熟，只担心不照顧我，却不怕我不向你報到。」

「好極了！」范仲士又問：「你現在到何處去？」

「柴灣。」方彬又說：「我要將這車子脫手，籌多一千幾百元。」

「有人收購？」

「當然有，香港地，什麼生意都有人做，只要有錢賺。」

「那麼，請先在前面路口把我們放下。我們截街車回酒店去。」

范仲士說完，將一疊美金旅行支票出示，對方彬解釋：這是上下欵均先行簽妥了的旅行支票。假如到一般找換店，可能無法兌現。但如果到他稅居的酒店樓下，那兒有找換枱，只須說出范仲士所住的房間編號和姓名，酒店一定肯換給他。

范仲士又告訴方彬，他身上一下子沒有那麼多的現金，所以迫得如此。萬一明

天他在找換時有麻煩，可以掛個電話到樓上去，把他本人召到樓下找換枱，問題自可解決了。

方彬覺得范仲士言之有理，但却担心屆時范仲士不在酒店房間之內，所以相約一個時間，在上午十一時到酒店樓下去兌現。范仲士答應在酒店裏等他。

范仲士還說：「一切辦妥了，你只須掛個電話通知我就行了。」

范仲士的信任，令到方彬產生一種「雪中送炭」的感慨。

他們就在路口分手。

方彬獨自開車繼續東行，范仲士和費艮亭則截了一輛街車，不過，他們並非眞的返回居住的酒店去。

上了街車之後，由費艮亭告訴司機一個地址。那是半山區。

范仲士雖然知道費艮亭在香港認識不少旁門左道的人。但是他仍然有點放心不下地問他身邊的費艮亭：「你那位朋友靠得住麼？」

「絕對靠得住，等閒人不易獲得他的接見。我是例外。」費艮亭又說：「離開酒店之前，我已用電話通知了他。他會等我們的。」

費艮亭所講的人叫李德榮。

李德榮目前住在半山一幢花園的洋房之內，儼如富翁。

事實上，他這十多二十年以來，的確賺到了不少的金錢。

在香港，只要你有錢，就可以過着奢華的生活，沒有人去理會你，除非你是公務員，才可能被「廉政公署」調查。

李德榮的錢是怎樣來歷的？雖然沒有人去理會他，但三山五嶽人馬都心裏明白，他幹的是偷運人口的勾當。

費艮亭未去美國之前，就已經認識了李德榮。所以這次李德榮見到費艮亭的時候，就顯得份外親切。

費艮亭介紹李德榮認識范仲士時說：「他是我在美國那邊的波士。」

「素仰！素仰！」李德榮熱烈跟范仲士握手，「這次回來香港有什麼發展？」

范仲士瞥了費艮亭一眼，笑道：「香港相信沒有我們的地位，還是美國容易開展拳脚吧！」

費艮亭乘機說：「是的，我們這次回來，是爲了招兵買馬，這就非要靠老兄不行了。」

「客氣客氣！」李德榮道，「我們如果眞有機會合作，那眞是最好不過了。」

費艮亭這時從口袋中取出了一幀照片，交到李德榮的手中道：「請看看照片中人。」

李德榮只瞥了一眼：「方彬，警方要找的人。你認識他？」

費艮亭點點頭道：「他有沒有來找過你？」

「有。」李德榮道，「這種人比較麻煩，所以我們收費較貴。」

「肯定是他麼？」費艮亭又問。

「不會錯的，我們不做生客，只做熟客，沒有圈內人介紹，難得我們接見。」李德榮道，「錢，誰不想多賺一些。但必須賺得安全。」

費艮亭問：「你收他多少？」

「三萬元。」李德榮豎起了三隻手指道。

「地點呢？」費艮亭繼續問下去。

李德榮稍作猶疑。

費艮亭立刻摸出一疊鈔票，塞到他手心：「這是我波士的一點點心意。」

那數目大約三千元。

李德榮這才說道：「若非我信你，我不會做出這敗德的事！」

費艮亭解釋道：「坦白對你說過了，錢是由我們支付的，我們一定要保證人口平安到達美國紐約。」

「地點是馬尼拉。」李德榮道：「他到了馬尼拉之後，我們已保他可以獲得一份護照，然後再轉飛美國。三萬元實在不貴。」

范仲士問：「爲什麼不直接由香港出發？」

「香港機場港口等處的海關均有他的照片，即使有份假證件也難過關。」李德榮道，「所以我們只有用偷運方法，將他送往馬尼拉，然後光明正大地飛美國。」

「你不愧是這一行業的翹楚！」范仲士笑了笑，「你的確想得周到！」

「收了人家的錢，自然要保證人家安全抵埗！」李德榮道，「我從事這行業十多二十年來，很少失手！」

費艮亭也早對范仲士交代過了，李德榮所以時到今日仍要做這種非法勾當，而是由於香港是個環境非常特殊的地方，他的一班手下固然須要工作，許多人也有這種須要。故此，他迫住非做下去不可。

事實上，他的一班手下也的確很有辦法，從來很少失手，內行的人都認爲「物有所值」！

范仲士所以要跑來對質一下，寧願多花數千元，其目的是要保證這次行動的成功。

范仲士是個很細心的人。他計過算過，所以才會給旅行支票給方彬，萬一發覺不對勁，他仍可以追回那筆錢。

此外，除了方彬之外，沒有更加合適的人選了，雖然范仲士還希望多搜羅一些槍手到美國去，但方彬對他太重要了。因此他一定要李德榮保證這個人安抵紐約。

× × ×

方彬小心翼翼地來到大酒店樓下。他觀看過四周的環境，沒有可疑人物，也沒有他熟識的人。

他曾服務警界，對警探的埋伏方式，多少還有些印象。

他已經化過了裝，但仍不敢大意。走進大酒店閣樓，找了一個倚欄的座位先坐下來。

他叫了一杯咖啡，這時候他不敢喝酒，目的只爲了保持頭腦的清醒。

那兒可以俯視酒店大堂上面的情形。

酒店大堂之上，有接待處，也有找換店，一切盡在眼底。

他走去撥了一個電話到樓上去找范仲士。

范仲士以爲他一切辦妥了，但他說：「我在大堂上，他們不肯兌現。」

范仲士信以爲眞，答允立刻下來。

但是，范仲士在大堂之上見不到方彬的影子。

范仲士正感狐疑，身邊有個長髮長鬚的男子出現：「小心點，別叫我名字。」

范仲士頭也不回，因爲他已認得出，這正是方彬的聲音。

「請原諒我，我處境特殊，非小心不可。」方彬又低聲說，「現在要麻煩你去爲我兌現。我不想被人盤問。」

范仲士看得出方彬的企圖，也知道他的心意，他根本未到過找換店的櫃面去。

同時現在方彬的口袋中一定有槍，而且放進口袋中的手指，一定也扳住了手槍的機擊，以防不測。

范仲士覺得他的做法雖然太過份，但也有「情有可原」的地方。

因爲他是通緝犯。萬一他被人出賣，一切也就完了。

於是范仲士爲他兌現。

支票是范仲士自己簽發的，一切自無問題。

范仲士將港幣交到方彬的手上，對他說：「我信你，你竟然信不過我；快些去辦妥你的事情吧！我不希望再見到你在香港！」

方彬接過一袋鈔票之後，走了。

范仲士瞪住方彬的背影消失在自動門之外，心裏感到有點生氣。

方彬如此小心翼翼，表示什麼？表示對他並不信任。

那麼，將來此人到了美國之後，會不會受到自己的控制？

范仲士的助手費艮亭一直在暗中監視一切，以防不測。

剛才的情形，他也見到了，只是沒有范仲士的暗示，他不敢露面而已。

范仲士偕同費艮亭返回酒店的房間裏，坐下來够三分鐘，電話就響了起來。

范仲士以爲是方彬或者李德榮的，因爲李德榮答允過與他保持連絡，也許這時候李德榮已收妥了那一筆「偷運費」，所以用電話通知他。

但是，接綫生却告訴他：這是來自紐約的長途電話。

的確令范仲士十分驚奇。

長途電話中傳出的聲音竟然是范仲士另一名心腹岑德明的。

岑德明知道他住在這裏並不出奇，奇在他的聲音充滿了驚愕失措。

同時岑德明又表示，他並不在唐人街之內，目前正躲在曼赫頓區一名友人的家中。

范仲士立刻意會到：一定出了事。

「大哥，他們趁你不在，作反了！」岑德明在長途電話中說，「雷克帶了一班人重組鬼影帮，還聲明不准你重返紐約唐人街。」

「別這麼焦急，慢慢的告訴我，到底有些什麼人跟了他走？」范仲士到底不離領袖的冷靜本色。

「除了雷克之外，還有查理，賴厘頭，白霍金和芒果核等人，」岑德明又說：「我見勢色不對，只好先逃了出來再說，還好有朋友肯收留我，否則，我會被迫加入他們。」

范仲士在電話中安慰他：「德明，你放心，我們很快就回來了，所有叛逆我的人，我都不會放過他們，等着瞧好了！你對我這麼忠心，我回來一定重重賞你！」

「謝謝你，大哥，」岑德明道：「但是，現在我們的人都四分五散了。」

「這世界最講現實，我回來之後，局勢就會改觀了。」范仲士又問：「你朋友家中的電話號碼是怎樣的？告訴我吧，讓我回來之後與你連絡。」

岑德明在電話中將一個號碼讀出，范仲士示意費艮亭用紙筆記好。

電話掛斷了。

范仲士呆在一旁。

他身邊的費艮亭也知道紐約大本營發生了變故，他惟有安慰范仲士。

范仲士不作聲，他內心正在盤算着如何扭轉乾坤，他當然不會就此罷手的。

好一會兒，他才對費艮亭道：「把你心目中的朋友，逐個約出來吧！我們須要人用了。」

費艮亭的確有許多三山五嶽朋友，他們自然都不是善類，要不是方彬這件事，費艮亭早已約他們跟范仲士相見。

因爲未來香港之前，范仲士已知道費艮亭在這兒認識許多這一類人，范仲士準備物色一些人到那邊去。

費艮亭心目中自然也早已有了一些人選，只是他一直未有機會提出來。

現在機會來了，費艮亭於是摸出一本小小記事册，上面有他許多朋友的姓名地址電話號碼，他逐一向范仲士介紹出來。

「沙皮九，二十餘歲，懂武功，曾替地下賭場做打手，有案底。

「神安，二十餘歲，也識功夫，有過暴力搶刼案底。

「豆皮貴，三十餘歲，武林高手，有過誤殺入獄紀錄。

「還有……」

費艮亭還未說完，范仲士已經止住他：「慢着！」

費艮亭怔了一怔，問道：「什麼事？大哥。」

「先給李德榮一個電話，就說我有要事立刻要找他談談。」范仲士說。

費艮亭知道范仲士又想到另外一方面去了。

× × ×

范仲士又見到了李德榮。

這是酒店的房間，李德榮是應邀而來，他已知道了范仲士是紐約唐人街的黑頭子。

「最近閣下的生意好嗎？」范仲士問：「我的意思是：除了方彬之外，還有些什麼人打算悄悄離境？」

費艮亭從旁解釋：「大哥希望你提供一份名單，我們那邊要人用。」

李德榮笑了笑：「本來這是關乎職業道德問題，但我知道費老兄的底子，知道他絕不會出賣我，我也不妨告訴你，這一陣子，許多人要偷偷離開香港，不少被『廉記』追查的人，都來找過我。」

李德榮口中的「廉記」，自然是指廉政公署。被追查的人，自然是指一些政府公務員了。

「介紹一些給我吧，」范仲士道：「會開槍的固然最好，否則，爛命一條的更佳！」

李德榮收過范仲士三千元，所以顯得

十分爽快，「這種事情必須雙方情願，我先要徵求他們意見，再介紹你們面談。」

范仲士提醒他：「我逗留在香港的時間已經無多了。」

「盡可能在這三兩天之內吧！」李德榮又說：「不過先此聲明，此乃義務性質，不收費用，算是在下跟你交上了朋友，萬一以後發生了什麼不愉快的事，恕不負責。」

范仲士笑道：「我們到美國去闖世界，大家同是中國人，怎麼會有什麼不愉快的事情發生？」

「那就一言為定！」李德榮表現得十分乾脆俐落：「我們回頭再連絡吧！」

臨別之前，范仲士又對李德榮道：「我們可能還有些人托你送到美國去，數目未定，希望你收費不要太貴！」

「我這一個人一向公道，否則，在這一行業很難支持得久。」李德榮道：「許多行家太過大貪，要不是被人作弄，就是再也沒有人信任，我以為那是非常愚蠢的做法。」

「我喜歡你做人的作風，」范仲士起來送客，跟李德榮熱烈地握手，最後又說：「希望有機會你會到紐約來，我一定盡地主之誼！」

× ×

紐約唐人街。

紐約警局為了對付唐人街的罪惡組織，曾抽調了一批警探——包括華裔幹探在內，組成了一個「特別小組」。

警察局長聽了韋倫探長的舉薦，又情商了國際特警阿生做「特別小組」的顧問，那並不單只因為阿生是個中國人，了解中國的社會環境，更因為他是個反罪惡專才。

當初阿生也不大願意担任這職位，他畢竟還是喜愛目前那份特警工作。

國際特警是一份極具挑戰性的工作，無疑「特別小組」也是，但前者屬世界組織，後者不但限於某一地區，而且專為了對付中國人。

不過，由於來自巴黎國際特警總部的壓力，再加上紐約警局局長的一番誠意，以及韋倫探長的私人交情，阿生縱然有一萬個理由，也無法推辭了。

阿生現在就在唐人街一間餐館之內。

與他一起的，還有韋倫探長的一名心腹手下彼得。

彼得很年青，只有二十餘歲，是「特別小組」的主管，他對阿生十分尊重，因為他知道他的上司——包括警局局長和韋倫探長對阿生也極之尊重。

阿生和彼得已在這家餐室坐了大半小時，為的只是等一個人的出現。

較早時，彼得接獲一項綫報，知道有一個帮會組織派人到這兒來收保護費。

餐室老闆也在等。

作為做生意的人，他們決不希望惹麻煩，花少許金錢，換來暫時性的安靜，看似愚蠢，然而他們却非常樂意。

不過，那位中年老闆何直，却不知道座上那二名食客竟然也在等待那個黑人物的出現，自然更不會曉得阿生和彼得的身份。

他已「儲欵以待」，只是未見有人前來。

阿生也開始有些焦急。

他問彼得：「這消息可靠麼？」

「向來十分可靠。」彼得說：「只担心他們認得我們，以致臨時變卦。」

阿生道：「看來我們要預先跟何直談談。」

「別希望他合作，大多數老闆都是非常怕事的，」彼得道：「過去我們失敗，就是由於先向老板表現了我們的身份，到頭來他們反而想辦法帮了黑人物的忙，協助他們擺脫我們的監視。」

阿生嘆氣道：「是的，他們太怕事，否則你們早已有所收獲。不過，我仍然要試一試我的辦法。」

「你可能打草驚蛇！」彼得提出了警告。

阿生並未聽彼得的警告。

他離座走向櫃枱那邊。

櫃枱之內，老闆何直眼瞪瞪地望住餐室的門口，若有所待。

阿生正待跟何直招呼，可惜他還未開腔，電話就在這刹那間响了起來。

何直忙於接聽電話。

阿生只好被他冷落在一旁。

「那一位？」何直拿起聽筒，只問了一句，便顯得神色緊張，「……是，是的，我都準備好了，怎麼你們還不來？……沒有啊，我見不到任何可疑人物。……好，好……嗯……知道了！嗯……我都明白了。……」

電話掛斷了。

阿生鑑貌辨色，也可以看得出這個電話可能與黑人物有關，然則，收規的人可能有另一種暗示。

由於警方「特別小組」出現唐人街已非第一次，一向機智的黑帮，可能已有所防範，他們前來收取保護費方式臨時更改是絕對有可能的事。

阿生十分機警，摸出腰包來，佯作購買香烟。

阿生所以臨時改變主意，是因為剛才他在電話中聽出了一些頭緒來。他不想打草驚蛇，自然也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

何直也不以為意，從架子上取下了一包香烟給阿生，收了錢，就開始從收銀機內取出一叠鈔票，放進了一個紙袋之內。

阿生若無其事地回到原來的座位去。

彼得一直十分留心阿生的舉動，也環顧着四周的環境。

「怎麼啦？」彼得低聲問。

阿生一邊將一支香烟遞過去，邊說道：「他們可能臨時改變了收錢的方式。」

彼得道：「我早說過了，這班人非常狡猾，我們要抓到人證物證絕不容易。」

阿生道：「等一下吧，好戲快要上演了，現在我們只須注意何老闆。」

一支香烟也還未抽到一半，何直便離開那靠近門後的櫃圍。

阿生立刻召來侍役結賬。

門外出現了一個人，那是一名披着長髮，戴上了黑眼鏡的乞丐。

乞丐像是個睹子、手持棍棒，在撩撥中走近了玻璃門外。

何直是隔着玻璃門看見他來了，然後才離開櫃圍出去的。

那乞丐怎值得他如此重視？

阿生衝出門後，看見何直已將一個紙袋投入了乞丐手中的瓦砵之內！阿生早知那紙袋裏載的是鈔票。

他立刻推門而出！

阿生的突然出現，令到何直和那名乞丐同時感到有點驚愕。

阿生並未表示身份，但那乞丐已作出了反應。

他回頭想走，被阿生一聲喝住：「不要走。」

話猶未完，那乞丐已是回頭一棒，迎着阿生的頭部揮擊而來。

阿生既然早已看穿這傢伙不是乞丐，亦非睹子，心理上早有了戒備，因此對方一動手，阿生也不再客氣了。

阿生身上有槍，但他並未拔出他的手槍，只見他輕縱一下，輕巧地閃過了那一棒，迅速衝前，順勢一拳，擊向那乞丐的左側。

乞丐一擊不中，重心頓失！再要反手搶攻，為時已晚。

「拍」地一聲，那手中的瓦砵墮地，跌得稀爛。

乞丐明知不是阿生的對手，急忙俯首彎腰，欲待將那一紙袋的鈔票檢起，豈料被阿生及時趕到，飛起一脚，踆得他朝天仰倒。

何直一直看得呆瞪瞪的，到了這時候他才開始懷疑阿生的身份。

那「乞丐」倒地未起，那邊突然有二條人影閃電衝到。

這兩名手持刀棒的中國青年，一聲不响，直朝住阿生急攻猛打。

還好阿生是個苦練過武功的人，玩刀弄棒，自小已經習慣，面對二名並無武術根基的青年便有如大人跟小孩玩耍一樣。

阿生二眼雙手有如玩魔術似的，對方根本連看也未看得清楚，刀棒已告易手！

那「乞丐」和何直二人都看得呆了。

那「乞丐」明知不是敵手，自然不敢重入戰團，以為趁機奪過地上的一袋鈔票就可以走，豈料驀地有一隻脚踏住那個紙袋。

他知道那決不可能是阿生，因為阿生正在對付他的二名同黨。

他仰頭一望，一支手槍的槍管已抵住了他的眉心之間。

「雙手高舉，慢慢的站起來！」那是彼得，他正命令那「乞丐」站直了身子。

那「乞丐」顯然不是盲的，他被彼得摘下了那副黑眼鏡，也剝去了假髮罩，原來他是個中國青年黑帮所扮的。

另外二名青年正被阿生制服之後，押了過來。其中一人被阿生將手臂扭向後彎，另一名則被利刀架頸，一齊推了過來。

一干人等，被帶進何直那間「開平餐館」去。

到了這時候，何直才知道阿生和彼得二人身份如此特殊。

阿生問何直：「為什麼你要給他們這麼多錢？」

那一包用紙袋載住的鈔票，數目是八十元。

何直吶吶地說：「我們要做生意，有什麼辦法？唉！算了吧！」

阿生道：「你太怕事，結果麻煩找上門來了，現在他們是人證，物證俱在，相信你也無話可說了。」

何直道：「先生，你何必迫我？今天你抓了他們這一帮，明天又會來了另一帮，你們這麼搞，只有迫我們關門而已。」

「你的生意一定很好賺，是不？」阿生笑了笑又問：「你這八十元，是多少時日的保護費。」

「一個星期。」

「那就是說，平均十餘元一天，每個月你最少要多賺三四百元，才可以應付他們。」

「先生，不怕坦白對你說，每一間餐館都是一樣的，你以為只有我例外麼？」

「你們不合作，只有讓黑帮欺負而已。我也是中國人，知道中國人生性忠厚，而且怕事，但是，你們也應該想想，這樣子是否值得？錢付了出去，是否就此可以平平安安？」

「嗯——」何直點點無語。

那一邊，彼得已召來他的同伴——警方「特別小組」的成員。

他們正將三名落網的黑帮青年，分別盤問，目的是要誘出其他人。

但是，彼得十分失望，因為那三名中國青年只是一股新興惡勢力，全部帮衆不超過十人，號稱「鐵虎帮」，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們正式成立，至今還未到一個月光景。

彼得問其中一名黑帮青年：「你叫什麼名字？」

「劉風。」那青年正是扮睹子乞丐的黑帮。

「誰是你的大哥？」

「不瞞你說，我們以前同是鬼影帮的人，後來又改屬青龍帮，自從青龍帮帮主離開紐約之後，有人造反，於是我們幾個志同道合的，便決定另外組帮，定名為鐵虎帮。」

「你們有多大的地盤，每日或每周可以收多少保護費？」

劉風聳肩苦笑：「說出來你可能不會相信，我們並無固定地盤。」

彼得被委為「特別小組」主管，當然明白目前唐人街黑帮的一般情形。

他有點失望，因為目前他們抓到手的，只是一些未定型的黑社會組織，並非他們想像中的大帮會。

彼得叫人看管住劉風等人。

他獨自跑到阿生身邊，對他說：「原來只是一些小魚，絕非我們想像中那一回事。」

阿生道：「何必太過斤斤計較？總之有收獲就是！」

彼得道：「現在我們應該如何處置他們？」

「將他們都帶回去，包括這位老闆何先生在內！」阿生瞪了何直一眼。

何直怔了一怔：「為什麼要把我帶走？我又沒有犯法。」

彼得道：「警方有權這樣做，因為閣下被人勒索。有話你可以留到返回警局才說。」

阿生故意跑開了，何直面對彼得等人，也無可奈何。

×　×　×

劉風納罕地瞪住彼得：「這是什麼地方?」

彼得冷冷地一笑：「地獄啊！你一班行家最喜歡這樣稱呼。」

「我要找律師。」劉風道：「我是美國公民，有這種權利，對不?」

「是啊！」彼得笑了笑：「如果你眞的是美國正式公民的話，的確有此權利，不過，你別當我傻瓜，你的底子，我們已經查得一清二楚！」

這時候，一名探員將一份報告交到彼得手中：「這就是劉風的個人資料。」

彼得接過報告書：「閣下來自香港，只是遊客，日前有人爲你找門路，設法在美國永久居留，這一切都是事實吧?」

「嗯……」劉風不久之前還理直氣壯的，這時候却軟了下來：「你……你們怎會知得這麼清楚?」

彼得笑道：「忘記告訴你，這次和我們合作的，還有國際特警人員，他們在香港設有辦事處，你在香港做過什麼，我們也很容易查到。」

「嗯……」劉風呆若木鷄。

彼得問道：「現在你還要找你的律師麼?」

劉風道：「有件事求你，不知可否帮個忙?」

「什麼事?」

「那個中國人，我似乎在那裏見過他，他究竟是誰?」

「你即使認識他亦不足爲奇，我們是朋友，他義務帮我的。」

「他並非警方的人?」

「絕對不是。」

「可否讓我跟他談談?」

「有什麼好談?」彼得道：「有話你對我說好了。」

「我和他同是中國人，我們的談話，說不定對你會有好處。」

話猶未完，有人推開房門入來。

進來的人正是阿生。

彼得順水推舟地說：「你進來得合時，這傢伙要跟你談談。」

彼得很大方，帶了助手離去，房間裏只留下阿生和劉風二人。

阿生問劉風：「你有什麼事?」

「我似乎見過你。」劉風道：「你可是呂偉良先生的高足?」

「你認識我師父?」

「是的，家父認識呂先生，那是在香港的時候，我也見過呂先生，」劉風又說：「我知道呂先生行俠仗義，相信閣下也是一樣，你可否帮我一個忙?」

「你想怎麼樣?」

「協助我離開這兒。」

阿生笑道：「你開玩笑?你以爲我是神仙麼?」

「只要你肯，你一定有辦法，」劉風又焦急地說：「如果我被押上法庭，我將永無超生之日，終被他們送返香港。」

「你非法入境?」

「我不是美國居民!」

「你不想返香港?」

「返香港也沒用，家父已經死了，我在那兒很難立足。」

阿生道：「然則，你在美國一定有很多朋友，也有辦法。」

「是的，我寧願餓死在美國，也不想再返回香港去，何況，我在美國的確有許多朋友。」

「列舉一些名字聽聽可以嗎?」

「那是什麼意思?」

「我猜想，他們都是些黑道中人，對不?」

劉風垂下頭來，點點頭道：「他們都是一班年青人，我們志同道合。」

「所謂志同道合，大家都好勇鬥狠，不想做事，於是聯羣結黨，到處勒索!」阿生又說：「你似乎沒有爲別人設想過，僑胞們在外國，生活得很苦，你們年青一輩不但不帮他們，反而令他們加重各方面的負担，包括精神上和金錢上的負担，這是否問心有愧?」

劉風面上紅了一陣。

阿生道：「你也說過了，你早知我師徒二人只愛行俠仗義，所以這件事根本不關我事，只是看不過眼，我才會動手。」

「那是我倒霉!」劉風輕輕嘆了一口氣：「其實，我們一班朋友都是迫於無奈才會出此下策的。我們都找不到事做。」

阿生忽然又改變了語氣問：「你可知道目前你落入什麼人手中?」

「他們不是警方的人麼?」劉風也感到阿生的問話不尋常。

阿生道：「他們是警方的一個特別小組，獲得市長賦以特殊的權力。」

阿生頓了頓之後又說：「所以，我要帮你，絕對不是件容易的事，除非——」

阿生故意頓住，劉風立刻就問：「除非怎樣?」

「嗯！算了，這是不可能的事。」阿生故意深深地倒抽了一口氣。

劉風忙說道：「你一定想到了什麼，告訴我吧，看在我們同是中國人的份上，無論如何，你一定要帮帮我。」

「我也想帮你。只要你誠心誠意改過，我定會帮你。」阿生說：「不過，你就算肯聽我的話，我也担心你所知不多。」

「你說出你的意思，然後我們再談其他，好嗎?」劉風道。

阿生道：「你既然想不被警方起訴，又不想被解出境，目前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與警方合作，改充控方的證人，但是，即使你答允，我仍有兩點担心，第一，担心你所知不多，第二，担心你不被警方接納。」

「關於第一點，我可以告訴你，我知得很多，甚至遠至西岸的事我也知道。」

「西岸?」阿生打蛇隨棍上地問：「你是說三藩市唐人街的事吧?」

「是的。」劉風又吶吶地說：「老實告訴你，我本來就是由三藩市過來的。」

「那好極了!」阿生道：「假如你所知道的事情有價值，也許我會有辦法帮帮你。」

「第一，我不想被解出境。第二，我要獲得保障。只要你答覆我這兩個問題，我保證我所提供的資料，他們一定會有興趣。」

「有時你認爲有用的，他們可能認爲未必有用。怎麼你說得這麼肯定?」

「我問你，金龍酒家的午夜槍擊事件，他們有了綫索麼?」

阿生果然驚呆了一陣：「你知道此中內幕?」

劉風輕輕一點頭!

阿生半信半疑：「我如何證明你所講屬實?」

「將我的口供，與聯邦密探所查到的，互相印證一下，自然有辦法證明我並非胡扯。」

好像有人入來，阿生想說的話，又吞了回去。

進來的人是彼得。

彼得進來之後，對阿生道：「別浪費時間跟這種人敷衍，讓我來吧。」

阿生附耳對彼得說了一些話，只見彼得又很勉强地離去了。

阿生拉了一把椅子過來，對劉風道：「這是你的最後機會。我給些耐性，你付出一些誠懇吧。」

劉風於是說出他們的一些往事。

根據劉風說，他原屬於三藩市的「祖仔帮」。

「祖仔帮」又有人稱它爲「祖鄺帮」，更有人稱之爲「祖方帮」，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照劉風的解釋：「祖仔」帮是比較正宗的叫法。

因爲在三藩市，盤據着唐人街地盤的，是兩個較具勢力的帮會——一個是華埠土生土長的青年組織的黑社會「華青帮」;另一個是來自香港的移民青年黑色組織「祖仔帮」。

「祖仔帮」先後接受過二名帮主的領導，他們是「祖・方」與「祖・鄺」，所以，人們便稱之爲「祖方帮」或是「祖鄺帮」。

其實，「祖」只是名字，後者才是姓。他們習慣較西化的叫法，所以才叫成「祖方」，「祖鄺」。由於二個先後帮主均叫阿祖，故此「祖仔帮」是較爲適合的稱呼云。

三藩市唐人街年前曾發生一次空前慘事。某日凌晨一時許，一間酒家的食堂之內，食客盈庭之際突然闖進了幾名槍手，一言不發，開槍亂掃，造成了一項慘劇。

在該次事件中，已引致三死十五傷。立即轟動了全世界。

最不幸的是：所有死傷的人，均與黑社會無關。換句話說：他們都是無辜的。

事發後，警方毫無頭緒，主要是由於唐人街僑胞們太過害怕黑勢力的報復，沒有人敢挺身而出，爲警方提供消息或者作證。

他們的態度引致警方的反感，甚至公開指責。

數月後的今日，警方仍無綫索。緝兇花紅亦逐萬增加。由一萬、二萬……增至今日的十萬大元。

然而「重賞」之下，仍無「勇夫」出現。

阿生幾乎不敢相信，劉風有什麼「內幕」足以提供破案。

但劉風既然這麼說，他也只好給些耐性聽下去。

那時候，儘管僑胞們怕事，與警方表現得毫不合作，但警探們却死纏爛打，釘死了每一個唐人街黑社會份子。

劉風心裏有事，別人只要不給警方拿到證據，就可以平安大吉;但劉風可不同了。

劉風沒有永久居留證，一經被查出，隨時要被押解出境。

因此，他惟有悄悄離開了三藩市，跑到紐約來。

當時紐約鬼影帮正招兵買馬，劉風也就順理成章地，加入了這黑社會組織。

劉風仍然時刻担心自己會落入警方之手，所以一直在閃避着。

鬼影帮一度四分五裂，劉風也跟着部份同伴，加入了「青龍帮」。

但是，青龍帮帮主范仲士爲了避開警方的糾纏，日前突然「不知所踪」，於是青龍帮裏面，又有人要自作主張。

劉風和幾個志同道合的人，跑了出來，組成今日的鐵虎帮。

到底這是一股小勢力，所以正如劉風對彼得作供時所說，他們並無固定的地盤，只是「遊擊」性質的，到處勒索。

他們可以說「充份利用」華僑們怕事的心理，輪廻地向唐人街一些商戶勒索金錢;那些商戶也大都抱住「破財擋災」的心理，不但不敢報警，還「有求必應」。

劉風一方面担心自己會落入警方手中，另一方面也被迫在新組織的帮會中，出面向僑胞的店戶收取保護費。所以他只有改頭換面，以免落入警方的手中。

想不到「上得山多終遇虎」，他最担心的事情，終於也要發生了。

阿生聽了劉風的一番陳述之後，也覺得他不愧是一條「可憐虫」。

的確，像他目前這處境，實在難免有點不由自主;他沒有居留證件，又被一班黑人物操縱，自然無法自拔。

阿生最感興趣的却不是這些;而是他談及的「金龍酒家槍擊事件」。

因此阿生說：「對於舊金山唐人街大屠殺案，你知道多少?」

「我知道的事，足以令他們抓到眞兇，但是，我如果就這樣說了出來，我有什麼保障?」劉風有點担心地說。

阿生道：「第一，我保證警方不會向外透露這是你所提供的綫索!但你所講的每一句說話，必須是事實。」

「我敢保證，每一句都是事實。」

「第二，警方一定會保護你。但必要時你要出庭，做警方的證人。」

「這點我倒要仔細考慮一下。」

「你似乎在後悔了;未講出來已經反悔了。」

「不!我只担心他們報復;沒人可以阻止他們向我報復;警方的保護，只是短暫的，他們不可能保我一世平安!」劉風又說：「所以，最好不要我出庭作證。」

「但是，如何足以證明你所講的一切，都是事實呢?」

「我可以先行宣誓。但是，我必須聲明，我先要獲得了保證，保證我不被解出境。」

「我不是美國政府，但我可以爲你搭綫，向警方斟酌一下。」

「如果我得不到是項保證，我不敢對

你講眞話。」劉風道，「老實告訴你，我一千個不願意重返香港；否則，今天我也不會自動求和。」

「你等着我的消息吧！」阿生說，「這件事相信不會有問題。」

阿生終於離開了那間房。

他來到隣室，彼得和一些探員正在一副竊聽儀器的旁邊。

阿生知道他們巳經聽到了剛才劉風的話，於是問彼得：「你以爲我應該怎樣答覆他？」

「見一步行一步，看看他究竟知道多少，以及眞實性如何。」彼得說，「假如他眞的知道金龍酒家大屠殺案的內幕，相信聯邦密探一定會設法令他不必遞解出境的。」

「你不妨讓他焦急一會兒！」阿生看看腕表，「我要出去一會兒才回來，我約了朋友。」

× × ×

紐約唐人街的廣東會所之內。

會長利大偉正坐在他的辦公室裏面，不斷看着腕表和牆上的電鐘。

利大偉約好了阿生。

阿生一向很守時，但現在却超過了約定的時間大約十分鐘。

利大偉見過阿生，也知道阿生是誰。

阿生很敬重利大偉，知道他不但是唐人街的僑領，還很有正義感；爲人敢作敢爲，經常公開演講，要求唐人街的老闆們必須挺身而出，與警方合作，以便將歹徒一網打盡。

但是，利大偉儘管叫得聲嘶力竭，那些被人勒索的老闆們，還是置若罔聞。

利大偉感到很生氣，所以便找阿生，共商對策。

廣東會所設於一幢樓宇的二樓。

二樓有窗，窗口正有人俯視，那是會所內一名男職員占維德。

占維德突然看見二輛電單車風馳電掣地飛馳而來，分別停在一輛大房車旁邊；電單車上二名鐵騎士正左張右望。

占維德立刻感到有點不妙，連聲叫了起來。

正在辦公室之內的利大偉也覺得不大對勁，忙走了出來。

原來那輛車子正是利大偉本人的座駕車。

二名來歷不明的鐵騎士，顯有所圖。

利大偉高聲吆喝。

那二名鬼鬼祟祟的鐵騎士這時候巳有一人拔出了一支手槍來。

那傢伙本來想以手槍擊毀利大偉的汽車，但經利大偉剛才一聲吆喝之後，手槍立即改變了方向，指向二樓窗口。

利大偉和占維德急忙俯伏下來。

就在這刹那間，槍聲並未響起，反而聽到一陣人聲驚叫。

一輛汽車急急衝到，先將持槍的鐵騎士撞倒，連人帶車倒在地上。

那支手槍也不由自主地墮下。

開着汽車衝過來的，並非別人，他正是與利大偉有約的阿生。

阿生是個十分機靈的人，他離遠巳見到情況有些不對；他認得那是利大偉的汽車，也知道那兒二樓正是廣東會所。

因此阿生很容易便可以想像得到這是怎麼一回事。

轉念之間，阿生迅速見諸行動。

他將油門踏下，讓汽車猛衝向前，先將那持槍的鐵騎士撞倒。

另一名鐵騎士聽到同伴叫了一聲，隨即又聽到一陣急劇的汽車煞掣聲，急忙回頭一看，只見剛停下的汽車之內，跳出了一個年青人。

他也不及伸手拔槍，忙將電單車開動，朝準阿生力衝而來。

阿生剛跳下汽車，連車門也還未及關上，便想展開行動。

他知道面對着的，必然是二名黑帮槍手，稍不小心，就會死在二人手中，所以他要以快打慢；他心目中的行動分爲兩個步驟。

他打算先把第一名槍手墮在地上的手槍檢起，即使來不及檢起，也要及時將手槍踢開，然後及時制止第二名槍手離去。

因爲跌倒地上的第一名槍手，曾轉動過他的身子，證明他並未重傷昏迷過去，隨時也會負傷有所行動；萬一讓他檢起了那支墮在他身邊不遠處的手槍，阿生便有危險。

但是，阿生還未開始他的行動，對方巳經開動電單車狂衝而來。

阿生是個練過武功的人，反應固然敏捷，頭腦却保持冷靜。

他眼看那輛電單車即將衝到眼前之際，急忙閃向右側。

阿生的右側正是那汽車靠近車門之處，當時他只是剛剛跳下了汽車。他看見對方來勢洶湧，也確實有些兒避無可避——除了閃向車門後面之外，任何一個角度都可能被撞個正着。

因此，阿生一邊閃到未關攏的車門後面，一邊看準了對方的來勢。

那鐵騎士的駕駛技術高超，他是看準算準，企圖把阿生撞個正着！想不到阿生會閃得那麼快。

由於車子的速度奇高（若非如此，對阿生的威脅力就會大減），所以那輛電單車只能依照原來的角度狂衝向前。

那角度和位置正是秒多鐘之前阿生所站立過的地方。

現在阿生既然躲在車門之後，眼看那傢伙撲了一個空。

他不暇思索，立刻順手將車門用力一推，車門本來巳成爲阿生的「護身盾」，一收一放，完全控制在阿生的手中。

那鐵騎士的電單車剛好在車門的另一邊衝過，而且去勢奇勁！被阿生借住車門用力一撞，登時失去了重心，車倒人翻，跌得連翻帶滾！人也迅速昏倒過去。

第一名倒地失槍的鐵騎士，經過了片刻的昏迷之後，現在又再度甦醒過來，他雖然跌得渾身疼痛，也忍耐着，用臂當腿，爬前幾步，將墮在地上的手槍拾起。

阿生發覺的時候，爲時巳晚，第一名鐵騎士巳舉槍伏地瞄準，向住阿生這方面射擊。

阿生爲了對付第二名鐵騎士，本來巳將那扇車門推了開去；但眼看處境如此危險，也顧不了其他，順手一拉，車門又掩了回來，阿生人也順勢往後倒下。

「砰」的一聲！

子彈擊中了車門玻璃，「嘩啦」連聲，碎片散得滿車都是，也掉到了阿生的身上。

任何人在這種情況底下，都可能驚呆一陣，只有阿生却保持着冷靜的頭腦；老實說句，在阿生這一生人之中，比目前更驚更險的事，他也不知經歷過多少。

阿生後面就是汽車前排的座位，剛才他往後仰倒，也就是仰臥在前排座位之上了。

剛才的後果他是早巳意料得到的，要不是第二名鐵騎士開快車想撞倒他，他一定來得及將墮在地上的手槍奪到。

即使奪不到手，也會被阿生用脚踢得更遠；那時第一名槍手就不易再次掌握那支手槍。

但現在，他實際上巳經再次奪回那支手槍；阿生必須面對現實。

阿生很少用槍，除非迫不得巳！這可能與他過去很少有槍在身有關。但自從總部命令阿生暫駐紐約之後，夏力爲了安全計，巳分配了一支手槍給阿生使用。

尤其是派來唐人街協助「特別小組」之後，由於唐人街黑帮大都有槍，阿生更加小心提防，經常有槍在身。

現在他一個後翻，在汽車前排座位的另一邊門竄了出去。

「砰砰」又是連發兩槍，子彈分別將阿生的汽車車門擊中。

但是，第一名伏身開槍的鐵騎士突然發覺阿生雙足在馬路之上，而且迅速在走動。

他在吃驚之中又再開了一槍。

這一槍原來想射擊阿生的雙足，却擊中了汽車的輪胎，「彭」的一聲，彷彿發生了一次爆炸，其實只是輪胎爆了！

汽車立刻矮了幾吋。

槍聲迅速又再響了一次。

不過，這一次却是阿生所發射的，他借着車身掩護，朝着伏地的第一名鐵騎士開了一槍。

阿生很少用槍，只要用到槍，他就從來不會浪費子彈。

那鐵騎士手腕中彈——那是握住手槍的右手手腕，所以他痛得急忙棄槍。

一個人有兩隻手，在常理之下，本來可以用另一隻手再拾回那支槍的；但是，當一個人的右手痛入心脾之際，便會不由自主地，用他的另一隻手去握住那隻受傷的手，以期減少痛苦。此亦人之常情。

眼前那鐵騎士就痛得隨地打滾。

阿生只開了一槍，雖然手槍仍緊緊握在他的手中，他却沒有開第二槍。

他由汽車後面走了過來。

利大偉和其他人也由廣東會所落來。

甚至警方的巡邏車亦巳聞訊趕到了現場。

阿生走到受傷的鐵騎士身邊，發覺他的表情十分痛苦，再無可能反抗了，這才把手槍收回，掏出了一方手帕，將那傢伙的一條手臂紮住，目的是要他減少痛苦和停止流血。

大批警方人員迅速開到現場，十字車亦應召而來。

警方的「特別小組」人員也匆匆趕來，包括主管彼得在內。

幫會內鬨　爾虞我詐

廣東會所內的一次二人約會，本來只是利大偉約晤阿生。

但是現在，這裏面的會議桌四周，却坐了一些人，彷彿召開了一次全體理事會議似的，然而眼前所見，並非盡是會所的理事們。

這些人之中，除了會長利大偉和阿生之外，還有專爲對付唐人街黑帮而設的警方「特別小組」人員——彼得和他們的助手們。

此外，就是唐人街一些父老和老商戶的主人等等一班中國人。

這些人之中，有些是應邀而來，有些是自動加入的。

唐人街範圍說大不算大，說小也不算得小，總之有事發生，很快就會傳遍了每一個角落；尤其是這些開槍傷人事件，何況還關係到利大偉這位德高望重會長呢。

因此，許多唐人街父老輩，以及一些熱心的店東都紛紛趕來問候！

也許是阿生表現得英勇，也許是反映出歹徒們的不濟。總之阿生想不到他們表現得這麼熱心。於是阿生就乘機將這班人留下來，跟他們舉行了一次座談會——關於唐人街治安的座談會。

本來阿生要跟利大偉談的，也是一些關於唐人街治安的問題。

阿生和利大偉不約而同，都覺得唐人街的店東們太過怕事。因此這兩個「有心人」都希望商討出一個辦法來，讓店東們解除心理上的威脅，與「特別小組」人員合作。

這次阿生的表現，似乎給店東們加强了信心！

會上又由「特別小組」的彼得警官提出了若干保證——保證警方在任何情況下，調來足够的人手，保護唐人街的店戶。

利大偉又向各人提議！唐人街各店戶成立一個「互助委員會」。目的是要做到各店戶之間守望相助，以免萬一警方趕不到現場之時，互相呼應。

過去，利大偉在廣東會所的理事會之上，也有提過同樣的建議，但是，理事們的反應却十分之冷淡，也令利大偉非常失望。

想不到今天利大偉舊事重提，立刻就引起了反應。

有人認爲目前唐人街黑帮堂口衆多，令到店戶們不勝其煩；這邊付了甲堂口的保護費之後不久，那邊乙堂口又派人來。

如此下去，各店戶不但負担越來越重，也由於各黑帮之間你爭我奪，而引致械鬥事件越來越多。令到唐人街的治安一日壞過一日。

假如各店東與警方合作的話，一律不交任何堂口的保護費，有事發生，立刻挺身而出，守望相助，相信黑帮一定無法再得逞。

利大偉的提議，在座的人反應不一。

有人議論紛紛，有人則認爲可行，有人却採取觀望態度。

阿生補充說：「這提議如果獲得大家

支持，警方一定另有建議，令你們在安全的情況下，反抗來自黑帮的威脅。」

彼得也表示：警方將大力支持是項建議，希望唐人街各店戶一致參加；團結就是力量，相信屆時黑帮一定畏縮。

利大偉較後表示，他將向各店戶逐一遊說，希望大家不要怕事。

同時，他亦將會在全體理事面前提出，希望獲得全體華人支持。

席上，有些年輕一輩的，已即席表示支持利會長的建議。

但反觀有些上了年紀的，却在猶疑。

會所內的電話響了。

受薪的辦事人員占維德去接聽，對方要找會長利大偉。

利大偉以爲又是些僑胞向他問候，因爲不久之前發生的事，警方的現場調查雖告完畢，唐人街一些僑胞們仍輾轉相傳。

豈料電話中却傳來一陣冷冷的聲音：

「你可是利大偉？」

「是的。」利大偉已聽出對方的語氣極不友善：「你是誰？」

「我只是奉命來警告你：你的死期快要到了：假如你仍跟特別小組的膿包們來往的話，我們就不會再客氣了。」

利大偉本來很想破口大罵。

像剛才那樣的恐嚇電話，他不是第一次接聽，正是見怪不怪。

但利大偉回心一想：他正要鼓勵各人加入互助委員會，合力對付黑帮惡勢力之際，如果讓在座的人知道這是一次恐嚇電話，各人的心理上一定會或多或少的受到影響。

因此，利大偉不但面無怒意，還帶笑道：「謝謝你的關懷！目前我很好，以後也會一樣；有你們一班僑胞的團結和合作，相信黑帮的末日到了。」

對方自然聽得莫明其妙，氣得把電話擲下。

利大偉於是向在座各人交代，說這是僑胞們的問候電話；還說僑胞們對他表示支持。

當然，這只是一種心理戰術而已。

利大偉已下定決心，不管反對的人多或少，他都會在唐人街發動是項運動──反罪惡運動。目的是對付黑帮。

彼得領導的「特別小組」初次獲得突破性的發展，他本人自然大表興奮。

× × ×

警方特別小組的其他辦事人員正在醫院裏盤問二名受傷留醫的黑人物──賴厘頭和芒果核。

這兩名黑人物承認他們是鬼影帮的人。此來目的，是爲了給利大偉一些警告。想不到到頭來反而被擊傷就擒。

阿生和彼得離開廣東會所之後，就趕到醫院來。

負責問話的人，分別向阿生和彼得報告，知道這兩人屬於鬼影帮。

特別小組人員又根據兩個人的口供，派人去找目前鬼影帮首領雷克。

「鬼影帮」在唐人街的勢力頗大，但這是以前的事，自從國際特警滲入瓦解之後，這個唐人街帮會實際上已告解散。

一些鬼影帮主要骨幹，目前正在獄中服役，下層的成員則紛紛改投其他帮會。

不過，較早時阿生和彼得他們，卻從勒索歹徒劉風的口中，知道有人重組黑影帮。

這帮人大都是從青龍帮出來的，新首領正是雷克。

雷克可能爲壯壯聲勢，於是派人來想將利大偉的汽車擊毀。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湊巧遇上了阿生。結果失手被擒，還被查出了來龍去脈。

不過，阿生已逐漸了解美國法例，以目前這情況，相信要把雷克等人治以重罪，是十分困難的事。直接負上罪名的，只是已告落網的人！

假如他們請到一個善辯的律師，甚至還有希望把一切罪名洗得一乾二淨。

儘管如此，阿生和彼得仍然要去找雷克，他們以爲最少也可以起阻嚇的作用。

× × ×

雷克是個美籍華僑，很年青。

他正和幾個年青人在一間桌球室裏玩桌球。

阿生和彼得很輕易找到他們這班人。

「誰叫雷克？」彼得問那班人。

那班人都是年青的中國人，他們互相望了一眼，嘻嘻哈哈的笑了起來。

彼得很生氣，抓住其中一個人問：「你笑甚麼？小子？」

「你想打架麼？」那傢伙很冷靜地，揚聲對在旁的人說：「你們可以作證，我至今仍未動手，也不知他是誰。」

阿生立刻過去，將彼得勸開：「這是公共場所，你得先表示身份。」

彼得到底太年青，他不是不懂警例，只是太過衝動而已。

經阿生這麼一提，彼得立刻和同來的助手出示警員證件，同時又向各人警誡！

其實，在場的人早已知道他們是誰，因爲不少人曾被彼得他們當街截查。

彼得出示了身份之後，又再次將剛才那青年人抓到手：「小子，現在你可明白我是誰了吧？」

「好，好！你是警察，我知道了！」那傢伙慢條斯理地說：「到底我犯了甚麼罪？」

「我只想問你：誰是雷克？」彼得氣得面也紅了，狠狠地問。

那中國青年別過臉去問其他人：「誰是雷克啊？」

「哈哈哈……」各人大笑一陣！

彼得生氣地將那年青人用力一推：「我知道你就是雷克！小子，現在我告訴你，你被拘捕了，明白嗎？」

那年青人面色頓然變得蒼白！

他立即否認：「不！我不是雷克，你弄錯了。」

「你還敢否認？」彼得故意扯住他！

這一邊，有個人悄悄想走。

但是，阿生一手搭住他的肩膊：「你好嗎？朋友！」

那人呆了一呆！

他定一定神之後，就生氣地說：「我並不認識你，你幹甚麼？」

阿生的手抓得很實，他根本無法可以掙得開！

阿生冷冷地說：「爲甚麼你說不認識我？我却知道你就是雷克。」

「不！我不是──你放手！」那傢伙用力掙扎！

但是阿生是甚麼人？他怎會輕易被對方就此掙脫？

那傢伙越是用力，跌得反而越勁！

他跌向一張桌球枱之上，整張枱動了一動！

他果然正是雷克！

雷克老羞成怒，伸手摸向腰間，迅速拔出了一支手槍！

阿生看在眼裏，早已抓過一個桌球，朝準他的手部擲去！

桌球擊中了雷克的手，立刻將他手中的槍擊墮地上！

阿生正待飛撲過去，背後有人向他突襲，那是一名比他更高大的人！

那人用一支桌球棒將阿生的頸項箍住，阿生唯一可以做的事就是不要令他自己窒息致死！

因此，他以雙手將球棒捉住，跟背後的高大漢子角力！

其他在場的人，聽了雷克一聲號令之後，紛紛想行動起來！

但是，彼得和他的助手們急忙拔槍喝止！

彼得他們只制止旁人協助，却任由阿生和那個高大漢子角力。

阿生的功力如何，彼得也了解，他要使在場的人心服口服。

高大漢子力大無窮，眼看阿生要被他勒死了，突然之間，只見阿生一下「鯉魚打挺」，雙手有如槓架，雙腿上彎，腰往前彎曲，迅速後滾，變成了騎在那大漢的頭部。

由於阿生的動作出奇地快速，後面的大漢防不勝防！

那一股反彈力非常强勁，因此阿生雙膝往後翻滾之際，已踢了那大漢的頭部一下，令他感到暈眩一陣！

大漢的手一鬆，阿生的危機立即成爲過去，反敗爲勝之勢遂成。

阿生像猴子一般靈活的身手，看得在場的人無不震驚！

只見他由大漢的頭頂落下，轉眼已在大漢的背後！

阿生奮力將球棒迎住那太漢頭部擊去，「卜」的一聲，球棒立即折爲兩截！

然而那大漢並未就此暈倒地上，反而含怒轉過身去。

他憤怒地揮拳擊向阿生的頭部，阿生身裁比他矮小，輕巧避過。

阿生旋風似的，躍開了幾步，迅速回身飛腿，完全是「李小龍式」的踢法，以腿代手，踢得那大漢昏天黑地的團團轉了幾下。

阿生得勢不饒人，旋風腿有如狂風掃落葉似的，那大漢悶哼一聲，倒地不起！

阿生整理一下衣襟，拍拍雙手，走到雷克的面前。

這時候，雷克正呆若木鷄，欵在桌球枱的旁邊，目睹了剛才那一場龍虎鬥！

他和其他人等，現在再也不會懷疑阿生的武功了！

「誰是雷克？」阿生輕輕一笑：「除了雷克之外，其他人可以立刻離去。」

那班華人青年互相望了一眼，紛紛離去，除了雷克之外。

還有，那個倒在地上的大漢──他是雷克的一名保鏢。

那保鏢昏倒地上，仍未醒來，阿生這時候才知道已故李小龍爲甚麼喜歡以腿代替了手，原來腿力的確比臂力强大得多。

雷克明知無法脫身，呱呱叫道：「我到底犯了甚麼罪？」

「我幾時說你犯罪？」阿生道：「其實你犯了甚麼罪，你早已心知肚明了。」

雷克道：「我究竟犯了甚麼罪？警察可以隨處抓人，打人的麼？」

阿生反問道：「我幾時對你說過我是警察？」

雷克怔了一怔，問：「你們不是警方的人？」

阿生搖頭冷笑：「他們是不是警方的人我不知道，總之我本人就不是，所以，我可以不依法例，做我要做的事！」

「然則，你是甚麼人？」

「中國人，但跟你並不一樣，我有血有肉，也有本性，你就沒有。」阿生回頭又對彼得說：「你是否拘捕這個人？警官先生。」

彼得道：「不，我只是要將他帶回去問話。」

「我要控告他企圖謀殺！」阿生說：「剛才他拔槍要殺我的情形，你也見到了吧？警官先生。」

「是的，必要時我可以爲你作證。」

彼得道：「好極了，假如你眞的要控告他的話，我們可以省去許多功夫。」

雷克有點吃驚，也有點不耐煩，他已被彼得加上了手鐐。

那名高大漢子這時亦已甦醒過來。桌球室裏的人，都走光了。

彼得將二人押上汽車。

雷克心有不服，仍不斷地問：「到底你們是何方神聖？要把我如何處置？」

彼得道：「你也聽到了，有人要控告你。」

雷克道：「是他挑起爭端的，你也見到了。」

彼得道：「我見不到，只見你先拔槍，要是對方反應慢半秒，便弄出人命。」

阿生在旁故意問：「警官先生，一級謀殺罪，是否十分嚴重。」

「可判死刑或終身監禁。」彼得顯然一直都在跟阿生「扯貓尾」！

他們的一問一答，完全是一種心理攻勢。

阿生又對雷克道：「你想和解麼？」

「如何和解？其實我們並不認識，爲甚麼你要針對我？」雷克仍然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感覺，那完全是由於阿生表面上是個中國人，同時又否認是警方人員之故。

「賴厘頭和芒菓核兩個人，你可認識？」阿生將二名受傷的鐵騎士的綽號說了出來。

「嗯──」雷克的面色頓然大變，又力持鎮定道：「我並不認識他們。」

「你眞不够義氣！」阿生說：「你派他們去對付利大偉，如今出了事，竟然閃閃縮縮的，這怎麼可以成爲一帮之主？」

雷克的面又紅了一陣。

雷克當然對「賴厘頭」和「芒菓核」

二人不會陌生的，他們都是新鬼影帮的打手之一。

賴厘頭本來就是姓賴的，英文名叫「賴厘」，但黑帮裏的人習慣了叫他「賴厘頭」。

至於芒菓核，只是個綽號，他原姓卓，為人好動，而且十分狡猾。

阿生這時候又對雷克道：「假如我是你，我會承担一切罪名。」

「我有甚麼罪名？」雷克問。

阿生道：「幕後主使芒菓核他們去對付利大偉，這罪名很易洗脫，如果我是你，我會連律師也省回，甚至主動要求警方送你入獄。」

「你這是甚麼意思？」雷克有些生氣了。

阿生道：「獄中一定比較外面安全得多，最少你也可以省回保鏢。」

雷克聽到這裏，彷彿聽出了一些頭緒來：「我明白了，你們一定是警方的『唐人街特別罪案小組』，是不？」

彼得輕輕一笑：「你的確聰明，難怪你會成為新鬼影帮帮主。」

阿生却說：「我說他只有一點小聰明，因為他從未為自己設想，甚至死到臨頭，還不自知。」

「你說甚麼？」雷克又側過身來，瞪住了旁邊的阿生。

這時車子正朝醫院方面開去。

那個高大漢子叫大隻廣，他正是雷克的一名保鏢。

他被手鐐扣在前面座位之上，與彼得的助手坐在一起，彼得的助手正在開車。

阿生和彼得二人則將雷克夾在中央。

他們三人坐在車子後排座位之上。

阿生一本正經地對雷克道：「你可知道范仲士的下落？」

「鍾士范？」雷克反問阿生：「你說的可是青龍帮帮主？」

「不錯，他英文名叫鍾士范，中文名是范仲士，他正是青龍帮帮主，但最近不知所踪。」阿生又說：「你本來也屬於青龍帮的人，我有沒有說錯？」

「一點不錯，你對唐人街堂口的情形，似乎瞭如指掌！」雷克開始有點佩服阿生這個中國人。

阿生故意問：「你可知道范仲士和他一名得力助手的下落？」

「他避風頭去了。」雷克說：「聽說聯邦密探正要找他。」

阿生笑道：「如果他沒有事，甚麼人找他也不用怕。其實，眞正要找他的，不是聯邦密探，是黑手黨的人，不過據我所知，不久之後，他就會回來。」

「嗯！你怎麼知道？」雷克對阿生的談話越來越感興趣。

「我不但知道，還知道他會找你算賬。」阿生冷冷地笑了笑：「所以我才會說：如果我是你，我會躲到獄中去。」

「你放心好了，他不會回來的。」雷克也笑了笑：「反正你已經知道了，我才不怕說，黑手黨的人一定不會放過他。」

「黑社會中的世界，利字當頭，沒甚麼事情解決不了的。」阿生說：「假如他有辦法回來，自有辦法向黑手黨交代。」

雷克道：「老實說吧！如果他有可能回來，我們就不會散檔，正是由於青龍帮沒有希望，我們才各奔前程！」

「我的話你可以不信，但時間可以作證。」阿生說：「我絕非危言聳聽，當你相信我的話的時候，你可能已經大難臨頭了。」

「嗯——」雷克開始對自己的信心動搖！

阿生乘機又說：「范仲士是個野心勃勃的人，他不會就此退出唐人街，目前他暫時躲起來，大概要重振旗鼓，對付叛逆是無可避免的事，所以，當你們發現他踪跡的時候，最好立刻通知我們。」

「哦！我倒明白了！」雷克說：「你最終的目的，不外是最後一句。」

「你錯了，你以為我們一切蒙在鼓裏麼？」彼得插咀道：「你也知道特別小組的職責是甚麼。我們要求你合作，是為了減少命案的發生而已，此外絕無其他的目的。」

這時候，車子已開到了醫院停車場。

彼得和助手分別把雷克和大隻廣二人押進了醫院中的羈留病房去。

彼得的目的是要雷克跟賴厘頭和芒菓核二人互相對質。

賴厘頭和芒菓核正在犯人病房之內留醫，他們看見彼得等人押住雷克入來，都呆了一陣。

賴厘頭和芒菓核二人無法不面對現實，惟有當面指證受雷克的主使！

雷克在彼得和阿生面前啞口無言。

他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答允了阿生較早時提出的條件。

他答允說服唐人街其他黑帮中人，只要有范仲士的消息，首先通知「特別小組」，交換條件之一就是特別小組暫時不起訴雷克。

阿生之所以這樣做，自然也有他的苦衷。

較早時，國際特警組織方面的消息指出：范仲士和他的得力助手費艮亭，已離開了香港，有可能重返美國。

阿生知道范仲士的根據地就是紐約，所以，范仲士重返美國之後，一定會回到紐約來。

但是，根據過去范仲士和黑手黨之間的利害衝突，相信他這次回來，只要讓黑手黨知道，他們一定不會放過他！

究竟范仲士和黑手黨之間有何恩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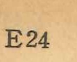
根據國際特警的資料，范仲士曾經從黑手黨手上接收了一批武器，包括手槍，來福槍和輕機槍等等。交換條件究竟是現金還是青龍帮在唐人街所得的利益？沒有人知道。

總之，范仲士失踪之後，黑手黨的人就四出找尋他的下落！

表面上看來，范仲士的失踪，只是為了逃避「特別小組」人員的調查。

但是事後國際特警方面才獲得可靠情報：范仲士只是借風駛艃地，避過了黑手黨人找他算賬！

現在國際特警方面既有消息指出范仲士重返美國，阿生担心一場大屠殺可能即將展開，所以，無論如何，他希望找到范仲士——比黑手黨更快可以找到他，也許可以及時制止不幸的事情發生。



在阿生的想像中，范仲士要就不返回紐約唐人街，否則，他一定先和黑道中人連絡，所以，阿生才會求取雷克他們的合作。

雷克顯得十分合作，阿生於是勸彼得暫時放過他。

等到雷克帶着大隻廣走了，彼得才問阿生：「你眞的相信他會向我們通風報訊麼？」

阿生很肯定地說：「除非他沒有范仲士的消息，否則，一定通知我們。」

彼得笑道：「你這個人似乎太過相信黑道中人的所謂義氣！」

阿生道：「這不是甚麼義氣，而是一個現實的問題，他們是范仲士的叛黨，假如范仲士回來，遲早找他們算賬。」

「新鬼影帮的勢力日益龐大，假如他們有力量單獨對付范仲士，根本就無須通知我們了，對不？」彼得道。

阿生笑了笑：「你知其一不知其二，范仲士離開紐約之前，由黑手黨供應的一批槍械下落不明，假如他回來了，雷克等人一定明知不是他的對手，那麼最好的辦法就是向我們報告，讓我們來對付他，這種不犯本的做法，何樂而不為？所以我才肯定雷克必然合作，甚至他會通知其他黑道中人，要求大家合作。」

「噢！聽來也的確有些道理。」彼得又問：「你們國際特警方面，還有些甚麼消息？」

阿生道：「根據我們香港方面的消息，范仲士和他的得力助手費艮亭，曾以遊客身份出現香港，但是，當我們的人準備追查他們行動的時候，他們已突然離去，於是香港方面的國際特警，立刻知會巴黎總部，再由總部通知世界各地的國際特警。就憑着我們的追踪，發覺他們可能已返回美國。」

「我眞不明白。」彼得說：「為甚麼目前唐人街有這麼多的黑社會頭子你偏不理會他們，却這麼緊張范仲士？」

阿生道：「憑我的觀察，以及手上現有資料的分析，我覺得最具威脅性的黑色頭子，就是范仲士，因為此人不但有手段，有頭腦，還有實力，更加可怕的就是：有野心。」

「假如一切如你所料，你才不愧是個顧問人才呢。」彼得半開玩笑地說。

事實上，阿生本身是個中國人，他自然比較彼得更加容易了解中國人，何況阿生的身份，背景等等，根本就已形成阿生就是這方面的專才。

逗自阿生還是「鐵拐俠盜呂偉艮的高足」那時開始，阿生實際上已經接觸黑社會惡勢力，因為他和他師父呂偉艮一直都是與這一方面對抗的。

後來阿生加入了國際特警，成為該世界性組織中最出色的一員虎將，雖然他們的組織還是以國際事務為首要任務，間中仍然有不少地方性的罪案，須要阿生去處理。

所以，工作環境令到阿生無形中變成了一名反犯罪專家！

這次紐約警方以「情商客串」方式，從國際特警隊伍中將阿生「借」了出來，實際上也有着雙重的意義。

首先因為阿生是個中國人，自然比較了解唐人街的情況！

其次他是個備受巴黎總部所重視的國際特警，憑着他過去出色的表現，以及個人與總部的密切關係，紐約警方認為這是借用阿生最佔便宜的地方，因為國際特警組織不但將會全力支持阿生的工作，也會盡可能提供一切有關所須的資料。

彼得和阿生的年紀相差不會太遠，彼此同是年青人，但講到修養和辦案經驗，阿生畢竟比彼得還是勝了一籌。

彼得儘管帶點性急，但也相當尊重阿生，假如彼得依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他現在就開始動手，將唐人街的黑帮頭子逐個找來問話。

但是，阿生是這個「特別小組」的顧問，阿生要「放長綫，釣大魚」，彼得自然也要聽他的話！

事實上阿生也不是一個太有耐性的人，只不過他想像得到，目前這情況，即使動手，也未必有收穫，所以必須「等」！

× × ×

聯邦密探隊終於接納劉風的條件！

劉風就是勒索唐人街開平餐室東主何直的一名歹徒，他被阿生和彼得擒獲之後，一直接納嚴密保護。

劉風是偷渡客，被迫加入黑帮！

根據他的口供說：劉風本人曾在三藩市唐人街活動過，同時對金龍酒樓大屠殺案知情，他自動提出交換條件。

交換條件就是：他提供「大屠殺案」一些有用的綫索。

但美國政府不得將他解出境，要讓他永久居留在美國。

聯邦密探隊接獲消息之後，立即與劉風連絡，覺得此人口供有極多可信的眞實性，於是由聯邦檢控官出面，代爲向聯邦法庭申請。

由於三藩市唐人街金龍酒樓大屠殺案拖延了不少時日，至今仍無下落，而緝拿元兇的獎金亦已增至十萬美元，因此，聯邦法庭的法官，終於也只好接納了是項建議。

劉風本身也非常明白，他這樣做十分危險，無奈自己已有點無可奈何，既然現在已落警方手中，坐牢還是事小，問題是坐滿了刑期之後，仍要被遞解出境，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最少在他本人認爲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

萬一眞有那麼一天，他可能被遣回香港，但在香港他是個不受歡迎的人物。

反正是受罪，他索性讓自己有權留在美國。

三藩市唐人街大屠殺案，曾引致五死十五傷，由於唐人街的華人守口如瓶，令到警方的緝兇工作根本就無法展開。

警方反黑組人員只知道這是兩個不同帮會的明爭暗鬥所造成的悲劇，可惜死者之中，沒有一個是黑帮中人。

美國法例，首重人證物證俱全，法官判案時亦往往寧縱毋枉，所以辦案人員明知這是二帮帮會惡鬥的結果，無奈苦無綫索。

爲了向輿論交代，三藩市市政府已將緝兇花紅增至十萬美元。

然而轉眼數日過去了，至今仍如石沉大海。

聯邦密探難得有一個像劉風這麼「勇敢」的人出現，自然不會放過。

根據劉風說：他知道此事的內幕，也是非常偶然的事。有個與他一樣，同樣來自香港的青年。大家同是躲躲閃閃，見不得光的人，所以一直受到黑帮的掩護和利用。

那青年正是參加大屠殺的「幪面殺手」之一！

若非劉風與他是患難兄弟，劉風也根本不可能知道此中內幕。

因爲當時被選作「幪面殺手」的黑帮青年，都被認爲絕對可靠，同時要發下毒誓，在任何情況底下，不得將眞相向局外人透露半句。

根據劉風說：那人姓楊，叫查理。

查理、佐治、占美這一類英文名，在唐人街的華人中多的是，所以聯邦密探要劉風詳細地交代清楚。

劉風供出了這個楊查理目前屬於新鬼影帮，而且正在紐約。

聯邦密探爲了及時找到楊查理，立刻找到阿生和彼得他們，因爲他們是唐人街「特別小組」的最高負責人。有了他們同行，可能事半功倍。

× × ×

連日以來，雷克正感到提心吊胆。

他所担心的，並非警方專爲對付他們的「特別小組」人員的跟踪，而是另一方面的威脅！

有人對他說：范仲士已悄悄的回到紐約來了！

范仲士就是舊日青龍帮帮主，雷克趁他不在，率領了好一些人「造反」，重組鬼影帮。

假如范仲士眞的回來了，將會發生一些什麼事？雷克也不難想像得到。

所以連日以來，雷克都不敢公開露面，出入也是閃閃縮縮的。

阿生和彼得要找雷克也不容易，但是阿生總算知道有一處地方是雷克每晚必到的。

那就是唐人街的地下賭場。

唐人街有許多地下賭場，分別屬於各黑帮堂口。這正是各帮會的主要財路。

廣東會所會長利大偉，在他的連串提議之中，也有提及取締各地下賭場，以斷絕各黑帮的一條主要財路。

警方的「特別小組」無疑已掌握地下賭場的資料，要一夜之間將此等非法賭場清除是易如反掌的事。

但是，阿生却極力反對！

阿生並非贊成此等地下賭場的存在，而是覺得目前時機仍未成熟。

萬一果眞在一夜之間將地下賭場剷除，黑帮會因爲收入減少，而迫住加收唐人街各店主的保護費。這是阿生非常不願意見到的事。

此外，地下賭場是黑帮人物出入的場所，目前要找這班人，只要懂得門路就輕易找到他們。但萬一少了此等場所，相信要找他們，可不容易。

因此，紐約警方聽了阿生的解釋之後，被迫暫時不採取行動！

現在，阿生他們又來到了一處地下賭場。

這裏面烏烟瘴氣，人山人海，賭徒們正賭得天昏地黑！

突然之間有些人在走動，阿生眼明「腳」快，三步併作兩步，趨前將那個人截住！

阿生認得他並非別人，正是雷克的心腹手下大隻廣。

大隻廣領教過阿生的厲害，所以老遠已經認得他；他担心阿生和彼得來意不善，故此才會逃走！

但現在阿生告訴他：「我是來找你們大哥雷克的。」

大隻廣吶吶地問：「有甚麼事？」

「很重要的事，請立刻通知他！」阿生還怕他三心兩意，又說：「我們已有了默契，你切不可誤了大事，明白麼？」

豈料剛才阿生的舉動已引起了地下賭場一些打手們的注意，他們紛紛持刀棒趕來！

彼得見勢色不對，正待拔槍戒備，那邊已有人吆喝過來：「不要亂來！」

來者並非別人，正是雷克本人。

雷克很少出現，但剛才他已從秘路電視中窺見了一切。

他事前和阿生他們有過默契，知道阿生他們此行可能與范仲士有關。

爲了傳說范仲士已秘密潛返紐約，雷克正感寢食不安之際；既然明知阿生他們只有兩個人來，决不可能是「冚擋」，又有什麼可怕？所以他才會由後面跑出來。

雷克喝住那幾名打手，然後招呼阿生和彼得到後面去！

就在這刹那間，阿生突然喝一聲：「

快伏下來！」順手一推，雷克已被他推倒地上！

「砰！」的一聲，子彈自頭頂掠過，阿生他們僅可避過！

雷克的保鏢還來不及拔槍，槍聲已接二連三的响了起來！

燈光紛紛在槍聲中熄滅！

賭徒們嚇得四竄奔逃！

驚叫之聲四起！

阿生和彼得二人迅速分別朝不同的方向滾開！

當他們身體在地上滾動的時候，手槍已順勢拔了出來！

阿生是個十分敏感的人，剛才他在一面鏡子的反映中，見到有人舉槍瞄準，方向正是他們所站立的位置，所以才會作出了第一時間的反應！

但是，對方的目標是誰？他又是何方神聖？槍手總共有幾人？

阿生全不知情！

他唯一知道的，就是處境已經極之危險！

從槍聲卜卜之中，可以猜得到槍手決不可能只得一人。

阿生在混亂中首先還擊了一槍！

他不是個盲目開槍的人；像他這樣受過訓練的人，反應固然要快，命中率也要高！

「砰」然一聲槍响，那邊已傳來一聲慘叫！

緊隨而來的，是一連串的驚惶呼叫聲——這是賭徒們在極度慌張之時發出的歇斯底里的叫聲！

阿生還來不及分析對方的用意，又看見一名槍手在昏暗中奔馳而來！

他迅速發射了第二顆子彈！

一條急馳中的人影隨即倒了下去！

賭場之內，極之混亂！

由於來歷不明的槍手，事前顯然已有了默契，他們似乎有計劃地先讓現場的環境弄得昏暗，然後才追殺目標，所以阿生更加要提高警惕！

彼得躲在另一條柱子的背後，焦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

他爲了不令黑帮的打手們起疑，所以只和阿生二人入來這間地下賭場之內。

至於同來的兩名聯邦密探，却留在外面路邊的車內。

這時候，外面的兩名聯邦密探如果聞得槍聲而及時通知有關方面，局勢還可望改觀；否則的話，他們便唯有作困獸之鬥了！

阿生反而懶得去想，也沒有時間去想，只注意現場情勢的發展！

有人湧向大門入口處，也有人從該處衝了入來！

情況非常混亂！

阿生是個身經百戰的人，他對這種驚險場面正是見怪不怪！

他一方面要保護自己，另一方面也要保護躺在不遠處的雷克！

阿生也不知道是否他自己過份敏感，他總覺得對方的目標未必是他自己，而極有可能就是雷克！

所以，當那些人影企圖衝過來時，阿生絕不容對方越雷池半步！

現在槍聲沒有再响！

但人們仍在極度混亂之中掙扎！

唯一沒有走動的，也許就是被阿生一槍命中了的人！

他倒在地上，痛苦呻吟！

阿生並不因此而放鬆戒備！

他對身邊的雷克道：「你最好不要站起來，也不要亂動！我猜他們的目標可能是你！」

雷克已經吃驚不少，聽了阿生的話，更加忐忑不安！

阿生又叫彼得過來保護雷克，然後親自冒險過去，將那槍手的手槍踢開。

被阿生一槍擊中的槍手，他的手槍已墮在地上。而槍手本人則正在呻吟！

看情形，其他槍手，包括可能受傷的在內，已隨着人潮往外面逃走！

由外面衝入來的，正是那兩名聯邦密探。

由於地下賭場的隔聲設備好，所以剛才的槍聲未有傳出去；但人潮湧出，就令到兩名聯邦密探生疑。所以二人急忙衝了進來！

阿生看見那倒在地上的傷者痛苦呻吟，担心他就此死去，急忙蹲下來問：「想我及時將你送往醫院的話，就老老實實的告訴我，誰主使你到這兒來行刺我？」

那傷者事實是痛苦難當！他吶吶地說：「我們的目標並非你！」

阿生老早就想到不可能是他自己，因爲沒有人事先會知道他到這兒來。

而眼前這傷者和在逃人等，分明已經老早就獃在賭場之內。

阿生這個人很清醒。他很清楚他和彼得進來之後，沒有人尾隨而入。所以他肯定行兇者比他們早到了一步。

阿生剛才只是故意那樣說，目的是迫使傷者講出眞相。

果然那傷者又說：「我們只是想殺死雷克，並不是你！」

「誰叫你殺雷克？」阿生又問。

「我不知道！」傷者由口袋裏摸出了一幀照片：「我們只是奉命行事。」

阿生一邊接過照片，一邊又問：「你到底奉了誰的命令？」

照片是翻印的，照片中人正是雷克。

「大哥！」傷者說，「嗯……請你先把我送醫院急救！否則……」

「否則你便會失血過多致死，是不？」阿生故意慢吞吞，冷冷地笑了笑：「我也知道此乃必然之後果，但你講得太少，甚至你叫什麼名字我還不知道呢。」

「我叫沙皮九，來自香港。」

「那麼，你大哥又是誰？」

「我只知他叫阿方。」

「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

「我不知道。」

「豈有此理！看來你是活得不耐煩了！」阿生生氣地站了起來，「你再不講實話，我也懶得再理你！」

「別這樣！」沙皮九急忙叫住阿生：「請聽我說，我是剛到紐約不足十日的，我是被人用車子載入唐人街來的，根本連街名也不識，我怎麼知道何處可以找到阿方？」

阿生重新蹲了下來！

事實上阿生也不是一個如此殘酷的人，他知道在場的聯邦密探已透過車上的無綫電話，知會了紐約警方。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事！

因爲他看見兩名密探衝入來之後，立刻與彼得取得聯絡。

彼得留下其中一名密探在場監視，迅速與另一名追了出去！

彼得的目的顯然是希望追獲另外更多的刺客。

這時雷克亦已自地上爬了起來，由他的保鏢拱衞着。

那名密探正在講電話。

阿生於是又問沙皮九：「誰帶你到紐約來的？」

「偸渡啊！」

「來自香港？」

「是的。」

「有什麼親人在這裏？」

「沒有。」

「那你跑來這裏幹嗎？」

「在香港，我們不受歡迎。」

「有案底？」

「正是。」沙皮九說：「剛好有人對我們說，來美國有出路，又有人出機票，所以我們大夥兒就一齊來了。」

「還有些什麼人？」

「神安，豆皮貴等。他們剛才也在這裏。」

「剛才你自何處來？」

「我說過了，我不熟悉紐約環境，總之那兒一定不會是唐人街。」

「你怎麼知道？」

「因爲我們的車子最少行了大半小時才到達：進入唐人街範圍時，司機才對我們說，這兒就是唐人街了。」

「你們有多少人？」

「連同阿方，共是四個。」

「都有槍？」

「是的，都有槍。」

「誰供應你們槍械？」

「我不清楚。我們只聽命於阿方。」

「他叫方什麼？」

「也不清楚，只知道他也是來自香港，聽說有神槍手之稱。」

這時候，大批的警方人員已湧到了現場。

彼得和另外一名聯邦密探空手而回，他們並未抓到其他疑人。

阿生將傷者交給其他警方人員，過去問雷克：「你可認識一個姓方的？」

雷克正在喝酒定驚！

他很認眞地想，終於搖搖頭：「我想不起那個姓方的。」

阿生提示着：「來自香港的阿方。」

「來自香港的？」雷克又陷於苦思之中，「沒有，更加沒有。」

「他們的刺殺目標是你！」阿生說，「你想我們帮你找出元兇，你必須仔細地想想清楚，以便向我們交代。否則吃虧的是你！」

雷克又呷了一口酒：「我眞的想不起，想起了一定告訴你。」

彼得也過來了：「來自香港的槍手找你算賬，這是怎麼一回事？」

雷克苦笑聳肩：「我與香港根本扯不上任何關係！」

阿生道：「看來他們早已潛伏於此，爲什麼要等到現在才動手？」

雷克笑道：「要不是你們如此着力保護着我，我眞的以爲這是你們的佈局。」

雷克的保鏢大隻廣在旁提示：「現在你又怎可以肯定不是他們的佈局？」

彼得生氣地瞪住了大隻廣：「這是什麼意思？」

阿生說道：「只是人頭豬腦才會這樣想！」

大隻廣怒視着阿生。他曾被阿生教訓過，這時自不敢妄動！

雷克也制止大隻廣道：「你不要再出聲。」

然後雷克又問阿生：「你們找我有什麼事？」

「你可認識一個叫楊查理的人？」阿生斬釘截鉄地問。

「楊查理？」雷克反問道：「你找他幹嗎？」

「我知道他是你的人。」阿生說，「他可是來自三藩市唐人街？」

「是的。」雷克猶疑地問：「他有麻煩？」

「不，我只想見見他！」阿生說。

雷克道：「查理雖然是我的人，但這幾天以來，我一直很少出來。」

他回頭問身邊的大隻廣：「阿廣，你可見過查理嗎？」

「前兩天來過！」大隻廣說，「但這兩天以來却未見過他。」

雷克對阿生道：「告訴我實情，讓我派人將他找回來吧！」

「沒有什麼特別事情。」阿生只怕打草驚蛇，所以不打算坦然相告，「只有些少事情要他出來證實一下。」

雷克正待說話，裏面却有人出來叫他去聽一個電話。

賭塲後面是什麼地方阿生未去過，但看佈局顯然是「禁地」。

剛才雷克就打算帶阿生他們到「後面」去！

但是現在，他却示意阿生他們在這兒等他出來。

聯邦密探們反而担心他逃走，尾隨而來！

雷克也明白對方的用心，却沒有反對聯邦密探這樣做。

他只是沿住走廊入去，與保鏢大隻廣一邊併肩兒走，一邊細談。

「大哥，你怎可以相信他們？」大隻廣道，「這分明是一個佈局！」

「你以爲他們想將我怎麼樣？」雷克也只好低聲反問道。

「他們先要令你相信自己處身危殆，這才會澈底跟他們合作。」

「這是你的想法而已。阿廣，警方要找我麻煩，有更多直接的辦法。」

「但是，用硬功你未必就範，像剛才那樣，你最易上當！」

「你所指的上當是什麼？」

「澈底與他們合作，將這兒的堂口詳情，盡量告訴他們！」

雷克冷然一笑：「你以爲我會這麼傻嗎？」

這時候，背後傳來爭論聲！

雷克回頭一看，原來是其他保鏢要阻止聯邦密探進來！

但雷克示意他的手下：「讓他們入來吧！」

這兒果然是「禁地」！

雷克的私人辦公室就在後面。

要進入這後面必須通過一條走廊。

走廊上有許多新鬼影帮的打手，也有許多房間。

雷克終於進入了辦公室去聽他那個電話。爲了表示「淸白」，他故意不將辦公室的門關上，只讓大隻廣守在門口，聯邦密探在門外小心監視一切。

那電話中傳出了一種似曾相識的聲音！但一時之間，雷克想不起對方是誰。

不過，他只聽了幾句，就恍然大悟！原來是他——雷克最担心的人。

他果然回來了！

他就是范仲士。

「認得我嗎？」范仲士格格地笑！笑聲中充滿了諷刺的意味。

「你好嗎？雷克。想不到吧。我知道你一定想不到我范某人會回來的。也好！現在總算給我認清楚了你！」

「你在那裏？范大哥。」

「哈哈……竟然還叫我一聲范大哥，客氣客氣！我還以爲你當上了新鬼影帮帮主之後，不再認識我范某人了。」

「怎會？只不過……」

「好了好了，你也不必多作解釋了。」范仲士道，「我知道你那兒現在發生了什麼事，也知道警探就在你身邊。我這個電話除了問候你之外，還希望你告訴其他手足：我范某回來了！」

「你這是什麼意思？」

「第一，我要行家們都知道我未死，同時，時至今日，我仍是青龍帮帮主，你和他們遲早也是青龍帮的人！」

「我明白了，剛才是你派人前來示威，是不？」雷克逐漸明白了。

「不錯，這一次限於示威性質，下次就要你的命！」

「嘿！」雷克覺得這口氣很難咽得下：「你不要夜郎自大，今時不同往日，你只是個無兵司令，而且警方正在找你！」

「他們找我幹嗎？我又沒有犯法。」

「那你爲什麼要躲起來？」

「我躲起來？」范仲士在電話中說，「傻瓜，我並非躲起來，只是要找個機會，看清楚你們這班人的心！」

「你說得動聽，其實，除了警方之外，還有黑手黨的人也在找你！」

「多謝你提醒我。」范仲士又說，「我剛才只說了第一點，現在要說第二點了：請你轉告其他堂口的負責人，大家想繼續在唐人街立足，必須聽我的話，否則只有一鍋熟！」

「你的意思是：你要做唐人街的大阿哥？」雷克在電話中問。

「不錯，正是這意思！」

「難得你這麼坦率！」雷克說：「不過我看，也沒有那麼容易！」

「我也知道並不容易，所以這件事經過一番細心策劃。爲了表示我對唐人街情況的關心，讓我將最近的發現告訴你！」

范仲士慢條斯理地說：「警方有意剷除我們，所以除了成立特別小組專責處理唐人街治安事件之外，還有意發動華商成立什麼互助委員會；那狗娘養的利大偉，老子就要先拿他祭刀給你們看看！」

「你難道有種殺死他？」

「等着瞧好了！」

「聽來令人感動！」雷克道：「希望你終有一日能成爲我們最高的主帥！」

「那日子快要到了，不服的人，就會死得不明不白！」范仲士又說：「包括你在內！」

電話突然掛斷！雷克呆了一陣！

門外的聯邦密探離遠只可以見到雷克的表情，却不知他談些什麼。

站在門旁的大隻廣，甚至也無法聽得清楚他說什麼。

鐵巢内外　殺機四伏

受傷的年青華人槍手沙皮九，受到空前嚴密的保護：犯人的羈留病房四週，佈滿了警探和聯邦密探，即使值勤的醫生護士，也必須經過盤查，然後才可以進入病房之內。

警方形容這是另一次類似「三藩市金龍酒家大屠殺」的案件。

要不是阿生和彼得在塲，說不定情況更加可怕。

現在只重傷了一名槍手——沙皮九。其他爲流彈所傷的人，都是地下賭塲內的職員和賭徒。

但帶着重傷逃去的賭徒們，只是自行治理，並未到醫院接受檢查或治療。這就是中國人怕事的最典型例子之一。

警方已查出沙皮九果然不是正式入境的。但事後警方即使大學搜索，也無法找到沙皮九口中其他「同伴」的影子。

事後雷克也將范仲士那個帶有恐嚇成份的電話，轉知了阿生他們；雷克答應過阿生，要與特別小組合作，當然要有點表現。何況雷克也希望警方能及時將對他不利的范仲士抓到呢。

沙皮九雖然沒有提及范仲士的名字，但阿生也相信兩者之間互有連系；阿生甚至假想沙皮九這班人的後台老闆就是范仲士。

因爲根據國際特警的情報指出：范仲士曾悄悄到過香港，再加上他給雷克的電話警告，在時間上配合的恰到好處（槍擊事件發生後不久，電話就撥到雷克的辦公室）。

凡此種種，都表示兩者之間，關係密切！

不過雷克並未提及廣東會所會長利大偉，雖然范仲士特別在電話中提及此人。

雷克故作隱瞞，自然是別有用心；他和所有帮會中人一樣，對利大偉恨之刺骨，當然希望范仲士有辦法殺死他！

電話只由雷克自己去聽，他不直說，阿生他們根本不知道。

不過，不久之後，廣東會所會長利大偉，竟然也接到了一個匿名電話。

電話中有人向利大偉警告：叫他不要再搞什麼互助委員會了。

假如利大偉敢再發動唐人街的商戶不

交保護費的話，他本人和他的家人，將蒙不利！

利大偉將電話內容告訴了阿生和彼得，還表示自己並不担心什麼，只担心家人的安全。

彼得的特別小組人員，已對該項電話展開偵查，同時亦已派人保護利家家人。

與此同時，唐人街許多黑帮帮主也接到了一些神秘電話。

電話的內容幾乎千篇一律，都是帶有警告的語調，要求各帮帮主澈底控制屬下的黑帮人馬，切不可與警方合作。又說他們的好日子快要到了！

對方雖然沒有說出他是誰，却暗示是由范仲士派來的人。

范仲士究竟在那裏？

范仲士的眞正用心何在？

范仲士如此大胆妄爲，究竟有什麼靠山？

以上一連串的問題，引起了黑道中人議論紛紛。

議論紛紛以及「交換意見」是另外一回事，他們却沒有報警；除了雷克之外。

各黑帮帮主很少像目前這樣「緊密連系」；他們彷彿面臨着一次挑戰似的。未曾露面的范仲士，就是他們的共同敵人了。儘管他們沒有正式報警，阿生和彼得他們却知道有這回事。只是他們裝作不知而已。

警方一方面要追查一批來自香港的偷渡客，另一方面又要追查楊查理的下落。

憑沙皮九的口供，來自香港的偷渡客，與沙皮九一樣，同樣是相當危險的人物，他們可能受人操縱和利用。

至於楊查理，雷克竟然無法向阿生交代；據說，他已三天未見露面。

昔日同屬「青龍帮」的一班帮會中人，有不少都像雷克一樣，忽然變得行踪飄忽不定，究竟楊查理是否亦有着同樣的心理恐懼？

警方要找楊查理，是根據劉風的口供，懷疑他與三藩市唐人街大屠殺案有關。到底楊查理是聞風先遁呢，還是害怕昔日的波士派人找他報復？

看情形還是第一個可能性較大。因爲范仲士要找的「青龍帮叛徒」太多，決不會單獨先去找一個楊查理。

楊查理只是一名小卒，要找也先找像雷克一樣的「叛將首領」，又怎麼會輪到他？

無論如何，楊查理也是目前警方最急切要會見的人。

當然，沒有人知道這種重大的壓力竟然來自聯邦密探方面。

由於這一股強大的壓力，令到紐約警方也被迫要向唐人街的黑帮大施壓力；身爲警方特別小組負責人的阿生和彼得，也迫不得已，改用另一種態度去對待雷克。

雷克並非不合作，事實上他看見警方追得這麼緊，心裏也有多少意味到事不尋常，他也希望楊查理快些露面。

但是，新鬼影帮的人已找了兩三天，總是無法找到楊查理。

不知怎的，阿生感到有些異乎尋常。

他和彼得去醫院中見過沙皮九之後，二人頓感有點分身乏術。

阿生說：「找不到楊查理，我們無法向聯邦調查局交代；找不到那班越洲刺客，我們的工作亦難於交代。」

彼得也嘆氣道：「是的，我們這特別小組人手實在太少。」

阿生提議道：「目前這情形，不如讓我們分工合作，讓我去找查理；你負責追查沙皮九同黨的下落。這樣可能會節省一些時間。」

彼得道：「你一個人去追查楊查理的下落？」

「是的。」阿生說：「正如你剛才說，我們這小組人手太少。你除了追查沙皮九同黨的下落之外，還要兼顧唐人街黑帮之間的發展；老實說，我眞担心范仲士會發動另一次大屠殺！」

「是的，現在的情形，大有山雨欲來之勢！」彼得道，「必要時，我們可以向聯邦密探求助！」

「你放心好了，我還有一班同事。但目前似乎無須驚動他們。」

「那麼，我們就分頭行事，這樣可能事半功倍。」彼得終於同意與阿生分頭進行。

阿生再去找劉風。

劉風是提供楊查理這條綫索的人，他正受警方嚴密保護。

×　×　×

阿生在警方安排的一處秘密地方，見到了劉風。

劉風不等阿生開口，已急不及待地問：「找到了楊查理麼？」

「還沒有。」阿生說，「他已三天不見人面。」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天曉的！」阿生聳聳肩，又問：「你知道除了新鬼影帮的架步之外，還有些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

「嗯——」劉風表現的非常認眞地想了好一會兒。

阿生在旁提示着說：「例如你知道他有沒有女朋友或者情婦之類，又例如他有些什麼外國朋友，或者有些什麼特別嗜好。諸如此類，都可能協助我們找到他。」

劉風眼前靈光一閃，彷彿想起了一些什麼重要的綫索！

「也許你提醒了我，他的確有個女朋友。」劉風回憶着說，「我記得有一次，他帶過我去過一間無上裝酒吧喝酒，一名金髮女郎叫麗絲的，跟他似乎很親熱。然後他對我說，那是他的女友。」

「記爲那間酒吧在何處麼？」

「那是紅燈區。酒吧的招牌叫——」劉風終於想起了：「那是青蘋果酒吧。連光管招牌我也記得，那是綠色的，十分悅目。」

「如果你再見到麗絲的話，你認得她麼？」

「當然認得，金髮、碧眼、大胸脯。在外國人眼中可能是個上乘的美人兒，但在我們中國人眼中，似乎太過粗賤了！」

「那麼，我跟你一齊去！」

「什麼？要我一齊去？」

「是的。」阿生說，「我們這就一齊去。」

「不！我不會離開這裏，我離開這裏

，就會連性命也丟了！」

「我會保護你，你不必害怕。」

「沒有用的。總之我不會跟你去的，請原諒我，我不想露面。」劉風說，「不怕告訴你，現在我在這裏，也有些提心吊胆！」

阿生無可奈何，只有記起那間酒吧之所在，去找麗絲。

×　×　×

國際特警組的負責人夏力，正在唐人街一間餐室裏等人。

他要等的是阿生。

不久之前，阿生用電話約他一齊共晉晚餐；他已經有好幾天未見過阿生了，他要知道阿生的近況，因爲阿生畢竟是他的人。

假如阿生在工作上有出色的表現，這也是他和國際特警組織的光采！

所以他非常關心阿生。

另一方面，國際特警組織在紐約的地位非常重要，夏力經常得到阿生的協助，處理過不少國際性的案件。

夏力既希望阿生有成就，同時亦希望早日完成「借將」的工作，早日歸隊，回到國際特警辦事處來。

他知道阿生不會無故約他出來，所以他來得比約定的時間更早。

「對不起，要你等我！」阿生終於也來了。

「有人做東道，請食晚飯，當然早。」夏力開玩笑地說，「只怕吃人一頓飯，要爲人做到頭都爛呢！」

阿生一邊坐下來，一邊說道：「你放心好了，這不是政治後，吃完之飯，我還要請你去無上裝酒吧喝一杯！」

「嘩！」夏力吹了一聲口哨，「無上裝酒吧？噢，香艷、刺激！」

阿生召來一名侍役。這是中國人開設的餐室，有西菜亦有中菜，侍役和老闆全是中國人。

阿生點了幾道小菜，然後又趁住那侍役俯首爲他寫菜時，低聲問道：「有什麼消息嗎？我朋友是自己人，放心說吧！」

差些兒連夏力也騙過了，原來這年青的侍役也是給阿生收買的。

那侍役眼睛放在他手中的紙筆之間，別人還以爲他和阿生談的是「菜」事。

只有坐在對面的夏力聽到他喃喃地對阿生說：「昨天晚上，他們在鐵巢地下賭場開會。出席的有各帮會最高代表。」

「時間呢？」阿生問。

「午夜十二時。」侍役說。

阿生又低聲問：「是否爲了那個范仲士？」

「聽說正是爲了針對他！」侍役又故意揚聲道：「牛肉炒西蘭花，羌葱焗大蟹好嗎？今日的大蟹是剛由阿拉斯加飛機運來的，中式焗法，味道挺不錯啊！」

「好，我信你，就這兩味，加一道湯，今天不喝酒了。」阿生又故意問夏力：「你還喜歡一些什麼菜色？」

夏力聳肩苦笑：「你是東道主，我對中菜一竅不通！」

「有沒有海鮮？不如蒸一條魚，我們吃飯，相信一定合胃口。」阿生最後吩咐侍役：「有消息，隨時給我電話。」

「明白了，先生。」侍役又故意揚聲道：「我們的價錢一向公道，你放心好了！」侍役走開了。

最後一句是說給隣近人客聽的，目的是免得別人生疑。

然後夏力又低聲問阿生：「這裏的情況如何？」

「非常複雜。」阿生說：「黑帮內鬨之外，還要替聯邦密探去找兇手——三藩市金龍酒家血案的兇手。」

夏力道：「難怪你忙得連電話也不給我一個。」

「等會兒到酒吧去，一個人很尷尬，所以找個伴兒。」

「另有目的？」

「當然，但講風流也不會揀在這個時候！」

二人會心一笑！

×　×　×

紅燈區的青蘋果酒吧。

這兒的酒客不多，而且比想像中更少。可能是這行業已開到荼蘼了。

當然，在這種無上裝酒吧裏面，不少酒客是眞眞正正的「醉翁之意不在酒」。

阿生和夏力也是別有用心的，既「不在酒」，亦不在「人」。

不過，在表面上，他們仍然裝成色情狂一樣，對那些赤裸着上半身的女酒保，目不轉睛。

阿生年青英俊，又是較爲罕見的中國酒客，所以很快就吸引了一個女酒保的注意；其實最先注意這金髮女郎的應該是阿生。

「先生，好嗎？」金髮女酒保向阿生拋着媚眼，「很少見你到這個地方來，一個人嗎？」

「不！跟朋友一道來。」阿生望望正在那邊跟另一女郎打情罵俏的夏力。

「喝杯什麼酒？」女郎慇懃地問。

「我不懂酒，你介紹吧，最好喝不醉人的。」阿生笑了笑！

「喝不醉人的？哈哈……」金髮女郎笑得花枝亂顫，「最怕你見酒不醉人自醉啊！」她又笑了。

阿生乘機問：「小姐，貴姓？」

「麗絲。」

阿生果然沒有猜錯。她正是阿生要找的金髮女郎麗絲。

麗絲又拋着媚眼：「你坐一會兒，讓我動手爲你調一杯又香又甜的酒，保證你會喝上癮的。嘻嘻！」

說完，扭着屁股走開了！

阿生趁勢向夏力打了一個眼色，表示他已找到了目的物了。

麗絲很快又回到阿生面前，她捧來一杯粉紅色的菓汁調酒。

阿生裝成色情狂的樣兒，捉住麗絲的手：「你幾時下班？」

「什麼事？」麗絲反問阿生。

阿生低聲道：「我太喜歡你，可否跟我交個朋友？」

「想跟我交朋友，多到這兒來就行。」麗絲嫣然一笑，「我每晚都上班的。」

阿生道：「我酒量淺，不如請我到府上香閨喝一杯……」

阿生表現出一副急色兒的模樣，原是

另有企圖的，但想不到竟然也有人看不過眼！

一名大漢驀地飛撲過來！

阿生反應迅速，急忙閃避開那狠狠的一拳！

阿生隨即離座！

那大漢一拳擊空，心有不忿！掄拳直衝過來！

阿生是什麼人？他看見對方存心挑釁，他也不甘示弱，連避開幾拳之後，將外衣脫了下來！

酒吧中爭風打架是見怪不怪的事，所以不少酒客不但不加制止，反而從旁叫囂助陣，拍手叫好不已！

夏力也作壁上觀！

對於赤手空拳的徒手搏擊，夏力對阿生充滿了信心！所以他根本沒有替阿生担心過！

也可以這樣說，他眞正認識中國武術，也是自認識阿生之後開始；在此之前，他絕不相信中國的拳脚功夫如此厲害！

夏力目睹過阿生赤手空拳擊敗三名以上、孔武有力的彪形大漢，其中一人還有利刀在手。結果還是阿生獲勝。

在夏力與阿生同時執行任務的時候，更有過無數次足以令人大開眼界的表現，每次都是阿生的拳脚功夫佔優。

因此，夏力根本就沒有替阿生担心什麼。

阿生大衣扔開，那大漢巨拳已到；若在外國人眼中，這種「磅數甚重」的拳力，足於令人置於死地，但懂得中國武術的人，却懂得如何輕巧閃避，借力還擊！

只見阿生接連閃避了幾下之後，順勢出擊，沉肘飛腿，俱是國術之精華，處處令到對方疲於奔命，氣喘如牛。

轉眼工夫，阿生已令對方處於下風。

事前沒有人相信「磅位」相距頗大的阿生，竟然可以扭轉乾坤。

那大漢被阿生打倒地上！

阿生伸手將他自地上拖起，禮貌地說：「對不起！」

豈料對方還未站直身子，拳頭又再伸到阿生面前！

阿生急忙往後一仰，避過那一拳，雙方的手還未分開；阿生掌心一緊，抓住大漢的手，借勢一拖，轉身彎背，一條人影已自阿生的頭頂直翻過來，「隆」然一聲巨響！酒吧的櫃枱也被大漢的頭撞倒，登時昏了過去！

掌聲如雷，旁觀者竟然鼓起掌叫好不已！

阿生站定了身子，整理一下衣服，回頭問：「誰是這兒的老闆？」

阿生的意思是要賠償一點損失給這酒吧的主人。

一名紅面白髮的歐洲人過來，親自遞了一杯酒給阿生道：「這是我請閣下喝的。我就是這酒吧的主人，麗絲正在更衣，她可以提前下班了，你當然可以跟她一齊走！」

阿生接過那杯酒，輕嚐了一口。酒徒們又是一陣轟然大笑！

阿生很難過，剛才他未免太過認眞，那漸漸甦醒過來的大漢，額角上起了一個大瘤！

麗絲穿上衣服，挽起手袋跟阿生走！

酒徒們竟然鼓掌歡送。

夏力結賬後也尾隨即出，他希望這一次阿生會有收獲。

麗絲步出酒吧，指指道旁一輛車子：「上車吧，我們一齊走！」

阿生頗感意外！

他回頭向夏力打了一個眼色，夏力始終與他保持一定的距離。

麗絲開車時問阿生：「你練過空手道？我老闆最喜歡英雄人物，以後你來捧我場，他一定會再請你喝酒。」

阿生輕輕一笑，又問：「你要往何處去？」

「返家去！」麗絲道：「你要我請你喝酒嗎？」

「好極了！」阿生見她這麼大方，還以為她帶他返回她的香閨。

「今天多得你，我可以提前下班。」麗絲又說：「你喜歡那裏較為清靜的？」

「你不是返家麼？我還以為你在府上請我喝一杯。」阿生說。

「不！我的丈夫不喜歡我帶朋友回去的。」

「你已結了婚？」

「是的。所以我們只可以在外面喝杯酒或者咖啡。希望你原諒。」

阿生苦笑道：「我雖然有點失望，却替你丈夫高興，他竟然有一位這麼好的妻子。」

「你很大方！」麗絲一邊開車一邊說，「他有病在家休息。我想這時候他一定想念着我！」

阿生會意地說：「既然如此，你也不必客氣，不如就在附近把我放下來，你自行回家好了。反正我也有事待辦！」

「那怎好意思？」

「你別客氣！來日方長嘛！」阿生笑了笑，「改天我再去青蘋果捧你的場！」

車子煞停在道旁！

阿生推開車門落車時，又聽到麗絲情意慇慇地說：「明天，我下午八時至深夜二時當班，希望再有機會見你！」

「好極！」阿生掩上了車門，揮手告別！

麗絲的車子走了半條街，夏力的車子才開到阿生的跟前。

夏力急忙開車追踪麗絲的車子。

阿生一邊盯住前面一輛綠色房車，一邊說道：「看來我們不會找錯人，她剛才說：丈夫有病，在家休息。我相信一定是查理。」

麗絲的車子轉入一條橫街。這裏比較靜。

麗絲停車後，匆匆走進了一間公寓的住宅去。

阿生首先落車，他躲躲閃閃的，跟了入內。阿生不敢迫得太接近，但他却可以清楚聽到麗絲登樓時步履聲，最後是開門聲！

突然間，上面傳出了一聲尖叫！發出尖叫聲的正是麗絲！

阿生急急衝了上去！

在樓梯的盡頭處，阿生差點兒與麗絲撞個滿懷；當時麗絲正在極度驚慌中奔走，企圖衝落樓去！而阿生正趕上去！

阿生捉住她雙臂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麗絲驚魂未定，當她發覺面對面的人原來是不久之前分別的阿生時，又是一陣愕然！

然而她並沒有問阿生為什麼會在這裏出現，只滿帶驚慌地，指指洞開了的住宅大門：「他……他被人殺死了！」

阿生放開麗絲，衝入屋內。

只見地板上躺了一個人，胸前有血，雙眼直瞪瞪地望住天花板。死狀可怖！

阿生蹲了下去，在他的氣管旁摸了一下，一切呼吸已告停止！

他死了！

阿生發覺他是個中國人。極有可能就是楊查理。

夏力已陪住麗絲回到門外，麗絲充滿了惶恐地瞪住地上的屍體，喃喃地說道：「噩夢終於降臨了他的身上。可憐的查理啊……」

夏力在旁問：「這中國人是你的男朋友？」

「是的。」麗絲哽咽流淚。

阿生正在裏面用手帕小心地拈着電話聽筒，致電報了警。他不想搞亂聽筒上的指紋。

到了這時候，夏力和阿生被迫要向麗絲表明他們的身份。

麗絲情緒稍為安定下來，吶吶地說：「他早知有今日的。」

阿生問她：「他一直躲在你這裏？」

「只有幾天光景。」麗絲說：「他知道有人要找他算賬。」

「他有沒有提過誰的名字？」

「他只担心地對我說：姓范的回來了，他和許多人都會被殺。他本想去加拿大，但我不讓他走，想不到却害死了他！」

阿生知道姓「范」的，一定是指范仲士。

大批警方人員開到了現場。

隣居們大都不知道有事發生，也沒有人聽到槍聲；死者可能被配有滅聲器的手槍所殺。

但經偵探人員仔細偵查之後，發覺兇手根本未有入屋。

由各種跡象顯示，兇手極有可能躲在對面天台之上，用配有瞄準器的來福槍行事。

毫無疑問，這是一宗有計劃的謀殺。兇手事前已偵得死者躲在屋內，所以一聲不响，走到對面天台，神不知鬼不覺地，將死者殺害。

× × ×

聯邦密探非常失望，三藩市大屠殺案唯一的綫索似乎又斷了。

不過楊查理的情婦麗絲，她的口供對警方似乎很有用。

根據麗絲說，楊查理躲在她家中時，曾一再致電三藩市找人。

由於日間麗絲大部份時間留在家中陪伴楊查理，所以她知得較多。

她聽過查理在電話中找過好一些中國人，有些是向對方付錢的，有些則查問三藩市那邊有沒有什麼出路。

由此可見，楊查理內心確有恐懼，但為了生活，他也知道不可能長久躲在這裏，所以才會到處打長途電話。

警方將楊查理致電找過的人的姓名紀錄下來，通知了聯邦密探。

聯邦密探立刻以第一時間通知了三藩市方面的同事。

警方從麗絲口中知道楊查理用長途電話找過的人名之中，有姓李的，有姓譚的和姓彭的。

聯邦密探事後查得此等人之中，全是三藩市唐人街的黑帮。

其中一名姓譚的比較特殊，他只是一名十七歲的學生。

此人就讀於三藩市一間學校，事前警方完全沒有懷疑過他竟會是黑帮。

但經此一役之後，聯邦密探方面決定派人跟踪他。至於其他被楊查理生前找過的人，也成為密探監視的對象。

劉風並未說謊，楊查理確是個問題人物。可惜他死得不合時。

× × ×

廣東會所的首腦利大偉十分興奮，因為連日以來，他獲得僑商們越來越多的支持。

他提議中的「互助委員會」，看來醞釀成熟了。

僑商們在警方「特別小組」的保證下，紛紛已答應加入互助委員會！

「特別小組」只是簡稱，全名應該是「紐約警局特派華埠罪案處理小組」。

「互助委員會」的目的，是專為對付紐約華埠黑帮而設。

每一個加入該會的人，必須保證不向黑帮屈服，發誓不會悄悄交保護費，任何情況下，必須與警方合作。

這一天，利大偉又出現於唐人街一間餐室之內。

利大偉是個熱心的僑領，他知道那一家店舖的主人存有恐懼，猶疑不決時，就會親自到該店去訪問和遊說。

利大偉很有耐性，也有說服力，所以往往經他勸諭後，被勸的人都會意動。結果還是乖乖的答允加入互助委員會。

這一次，利大偉又成功了！

他正滿懷高興地，準備離開莫特街那間餐室時，突然有個人走過來叫住他：「利會長，請留步！」

利大衞回頭一看，是個年青人。

年青人含笑過來：「我是記者，有幾句話想訪問閣下。」

他剛說服了一名店東，心情正感興奮，所以絕未想到這記者是冒牌的。

那人問：「閣下可是廣東會所的會長利大偉先生？」

「正是。你是……」利大衞正想問對方屬於那一張報紙，或者那間通訊社。

突然之間刀光一亮，一柄八吋長的利刀，已自青年人的衣袖中抽了出來！

利大偉大吃一驚！

他急忙閃避，但已來不及，利刀出手，利大偉連聲慘叫，倒在血泊中。

餐室裏的侍役立刻聞聲衝出。

那青年兇手見目的已達，急急遁去無踪。

× × ×

大批警方人員開到現場調查。

利大偉傷重送院急救。

這件事發生之後，迅速轟動了整個華埠。

唐人街的中國人固然又吃驚，又難過，最難過的還是「特別小組」的彼得和顧問阿生。

他們眼看唐人街的僑胞們，內心的恐懼已逐漸克服之際，忽然又發生了一件這麼可怕的事。看來「互助委員會」的成立一定受阻；逐漸團結起來的僑商們，可能又再度被迫，接受黑帮的勒索。

彼得和阿生曾趕到醫院去，利大偉經急救後已甦醒過來。

他無法說出那年青人的樣子是怎樣的，只知對方是蓄意要行刺他！

他形容兇手是個二十七八歲的中國青年，廣東口音，孔武有力；假如當時他繼續向利大偉進攻，利大偉必死無疑。

一籃一籃的慰問鮮花送到病房來。

但是當鮮花未被捧入病房之前，必須經由警方人員檢查。

這也是特別小組的主意。

他們担心歹徒心有不甘，將炸彈置於花籃之內。然而阿生並不担心。

阿生的理由十分簡單：假如歹徒存心要置利大衞於死地的話，大可以用手槍行刺，而無須用刀。因爲在美國，法律是容許人們擁有自衞手槍的。

其次就是：歹徒既然「孔武有力」，大概也是個有點武功底子的人，爲什麼不揀正要害下手，只傷了利大偉的四肢？要不是利大偉企圖糾纏着對方，相信他的腹部也不會中一刀。

所以阿生有理由相信：這是含有「警告」式的懲誡性質。

果然，警方的特別小組人員在一籃鮮花的慰問咭背後，竟發現了下列的一些字跡：——

「並非閣下幸運，只是我們手下留情；今次屬於警告性質，下次取你性命！若然不知悔改，勢必噬臍莫及也！」

毫無疑問，歹徒的眞正用意已給阿生猜中了。但是猜中又有何用？人都傷了，而且傷得很重，就是兇手無法抓到。

最致命傷還是打擊了唐人街全體僑商們對警方特別小組的信心。

爲了挽救這頹勢，阿生和彼得焦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

這邊正當紐約警方加緊緝兇之際；那邊聯邦密探在三藩市方面已開始有了收獲，那是指「金龍酒家大屠殺」一案。

當劉風供出楊查理可能是「大屠殺」案兇手之後，阿生等人追緝楊查理時，發覺他已經被人殺害。幸好他的女友與警方合作，供出楊查理躲在她家中時，一再與三藩市若干華人通了長途電話。

結果警方就憑了是項提供，通知三藩市的聯邦密探，對一些可疑華人展開嚴密監視。

最近消息傳來，警方和聯邦密探合作以「漁翁撒網」方式，對每一可疑黑帮份子作馬拉松式的跟踪、監視，甚至竊聽電話等等，千方百計，不厭其煩的偵查結果，終於有了收獲。

警方早已肯定三藩市金龍酒家的大屠殺案，是兩個黑帮「示威式」的惡果！

其中一帮於爭地盤失敗之餘，心有不甘，企圖作不擇手段的示威！

當晚有一班黑帮正在三藩市唐人街金龍酒家宵夜，另一帮黑人物則幪面携械趕到，開槍亂掃，以致造成五死十三傷的慘劇。

不幸的是，成爲屠殺目標的黑人物却異常機警，紛紛躲到枱下去，避開了盲目的子彈；而一班無辜食客反爲做了「替死鬼」。

該案發生後，不但轟動美國，也轟動了全世界；中國人在外國社會留下的一切良好印象，僑胞們世世代代以來留予人們的善良感，完全給這班「歹徒」們破壞得一乾二淨。

紐約警方明知是一幕「黑帮內鬨」，却苦無證據；在美國，樣樣講法律、證據的情況下，警方頓感束手無策。這也是遲遲未能破案的主要原因之一。

現在經由三藩市地方警局，聯邦密探和國際特警組等三方面合作之下，他們採取了「靜觀其變」、「細心分析」和「選擇對象」等等不同形式的手法。最後才揀到了一個「對象」下手。

這對象是一名十七歲少年譚某。

譚某是三藩市一名學生，他也是楊查理用長途電話找過的人。

奇怪的是：譚某並非警方嫌疑黑人物名單中的一員。

但是，警方從楊查理女友口中證實查理生前一再用長途電話找過此少年之後，便對他展開日以繼夜的跟踪和監視。

警方後來才發覺此少年日間是個正正當當的學生，夜間則與一些黑帮青年秘密來往，連家長也給瞞住。

由於他太年青，又是學生，所以警方便揀他落手，做假想中的偵查對象。

終於有了一些十分重要的綫索。

有一晚，那譚姓少年約了一名青年在酒吧中見面，他們的談話被跟踪的警探悄悄錄了音。

譚某對那黑帮青年說：「查理死得不明不白，生前他在長途電話中要我向大哥討錢滙過去紐約給他，這會不會是大哥派人去幹掉他？」

「別胡說！」那黑帮青年說，「我們大哥不是那種不講道義的人。」

「老實說，我也有點担心！」

「你担心什麼？」

「對別人我不敢講，對你倒瞞不了，我也是主角之一。」

「我早已知道你有份，新人入會，必須要先有表現。你是新人，自不例外。不過，此事你小心守秘，切勿對人提及，即使是我們自己帮中的人。」

「放心，我比你更緊張，大哥警告過我們，誰問及或提及此事均會被嚴懲！」

警方後來就是憑了上面一段秘密錄音，與聯邦密探進行了一項反間計。

首先由警探假扮一名「神秘的勒索者」，不斷用電話，書面等等方式，對譚某進行「勒索」，內容大致是「我知道你有份參加金龍大屠殺，若不付遮口費，我即向警方揭發。」

這種心理攻勢果然收效，譚某在警探的暗中窺伺下，顯得忐忑不安，惶惶不可終日。

直至警方認爲時機成熟，便下手將他拘捕。

譚某畢竟還是經驗未够，年紀太輕，落入警方手中之後，經不起再三盤問，便和盤托出！證明警方經細心分析後，並未揀錯對象。

警方一方面將他落案，控以謀殺罪名，另一方面加緊緝拿其他疑兇歸案。

不過，譚某年僅十七，依美國法律，他只可以在兒童法庭受審，雖然罪名多達三十項，相信也不致被判死刑。

目前該案仍在美國審訊，譚某被控五項謀殺罪，十一項意圖謀殺罪，十一項使用武器攻擊他人罪。都是十分嚴重的罪名。至於判罪結果如何，那是以後的事了。

× × ×

紐約方面，唐人街之內，陰霾密佈！晚上，許多店舖已提早關門。夜市生意絕無僅有。

唐人街的僑商們也明知即將面臨更大的刦數；保護費勢必加倍付出給黑帮們。

雖然晚上的唐人街變成了死市，但一些地下賭場却人山人海。

中國人有一句「生意淡薄，不如賭博」，加上唐人街的僑胞們沒有什麼其他方式的消遣，到地下賭場「娛樂」便成爲一項「節目」。尤其是那個有「鐵巢」之稱的地下賭場，今夜更加熱鬧。

「鐵巢」是由石地堂人馬所開設的。

石地堂是目前紐約唐人街唯一不收保護費的帮會。因爲這堂口不加入「爭地盤」行列，無形中變成了黑帮中的「溫和派」。所以各帮帮會中人，和這堂口都相處得十分融洽。

阿生和彼得等，一班逐漸爲黑道中人所熟悉的維持治安人物，今晚也不約而同地，來到了「鐵巢」之內趁熱鬧。

他們跟好一些黑人物面面相對，但兩者之間互有如「河水不犯井水」，你有你賭，我有我博，在賭場之內互不干擾。

黑帮中人因爲這等地下賭場早已存在，阿生等人也不是第一次來到此等地方，所以他們不以爲意。直至到午夜將到，賭場突然宣告「休息」！

在場的賭客均感愕然！

地下賭場往往是通宵達旦的，除非接到警方「冚檔」的消息才會「休息」。

今晚似乎並非由於警方的干預，因爲眼前就有不少「特別小組」的探員在場，他們並未採取任何制止的行動！

但是，賭場中人却透過擴音設備，勸諭賭徒們必須在五分鐘之內離去，否則不負責一切後果問題。

許多較低層的黑人物也感莫名其妙，互問發生了何事？

只有較高層的帮會中人才知道，今晚午夜這裏有個不尋常的集會。

參加集會的全是唐人街各帮會的代表性人物。

阿生和彼得也來了，因爲他們早已獲得一名綫人的秘密報告，得知了這件事。

但是，可惜時間一到，賭場中人便下逐客令。阿生他們也不得不離開那裏。

× ×

「鐵巢」一度進入「眞空」狀態。

石地堂人馬會同各帮會的「保安人員」，巡視了賭場內外一遍。然後他們在唯一的「入口處」設下了「檢查站」。

「鐵巢」本來四通八達，以便萬一警方「冚檔」拉賭之時，讓賭徒們可以及時「散水」。但是，今晚却由於「保安」的緣故，由各帮會派來的「保安人員」加以「封鎖」。

每一名進入「會場」的「代表」，均經嚴密搜查，以防有人暗中携武器入場。

由於「檢查站」由各帮會分別派出「保安人員」監視，所以他們之間應該互相信任。

各帮會的「代表」們已先後通入了「會場」，「保安人員」於是開始在各出入口處小心監視，以防不測。

「鐵巢」之內，「羣雄雲集」。此中有帮會的帮主，或者代表帮主的心腹助手。因爲這次會議，不但關乎到各帮會之間的前途，還涉及利益的收入問題。

最後到達的是「青龍帮」帮主和他助手們——范仲士，費艮亭和岑德明等人。

許多原屬青龍帮的黑人物，都心裏有數，范仲士在這次大會中一定有許多話說。只是想不到他如此狂妄自大而已。

范仲士告訴各帮會代表：這次他捲土重來，首先要爲唐人街各帮會做一稱心如意的「大件事」，所以他派人行刺廣東會所會長利大偉，目的是警告他不要多事！

現在目的已達，相信什麼「互助委員會」勢必流產！

在此之前，各帮會之間已曉得這是「青龍帮」的「傑作」！因此現在沒有人懷疑范仲士的說話。

范仲士又說：「廣東會所要有一位會長，那麼，同一理由，我們這次會議，也應該有個主席。這是民主時代，我們當然要互相選舉。本人現在提議，我們的主席必須有下列條件始可當選：第一，足以控制唐人街各帮會之間的關係。第二，要有對付能力。如所周知，在美國，沒有那一個帮會不害怕黑手黨的。誰可以和黑手黨之間取得默契？第三，手上一定要有人才，更要有足够的軍火。請各位先考慮上述條件，看看誰最適宜做我們的主席。」

各帮會的代表們，立刻議論紛紛。

范仲士的助手費艮亭，這時候又對各代表發表談話：「各位，這次范大哥到香港去，是爲了招兵買馬，結果，我們不負此行，找到了一批好手，他們之中有退休警探，也有黑道中各路英雄，個個能征慣戰，槍法如神。但是，很不幸，當我們偷偷離開美國之後，我們昔日的弟兄們都四分五散，加入了另外一些帮會。不過，這也難怪，因爲大哥行前沒有好好交代。大家弟兄們難免誤會。

「范大哥是個明理的人，他知道假如爲了『爭人』或者『爭錢』，都可能引起不必要的糾紛。所以，過去的事，還是不要提了，爲了安定各帮兄弟，爲了維持兄弟之間的感情，我們提議一切維持現狀；任何人由即日即時起，不准轉會。但新加入會者則屬例外。這樣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糾紛。各位以爲如何？」

費艮亭的一番說話，立即引起共鳴；各代表一致表示同意！

范仲士又說：「許多朋友也知道我與

古今武俠叢畫賞

錢有康

混沌書生

錢有康．本浙江籍．因先世經商於甯．安居樂業．已數代矣．性至孝．其母飲食．日必親爲侍奉．而又任俠好義．貧者每周濟之．毫無吝色．自設布肆於市．幼年每以讀書之暇．嘗至西隣米業中．練習臂力．久之兩手能各提米一石．臂與肩平．不稍歪斜．適有一道人經過．見其天生神力．奇之．乃謂錢曰，明日傍晚．我在某廟相待．當授爾技擊之道．不可徒用蠻力也．至囑勿忘．錢見道人鬚長五綹．飄飄似神仙中人．决無欺騙行爲．及期果往，道人已先在焉．錢拜見畢，道人曰．我雲遊四海．三十年矣．今遇有緣之子．願以生平所長悉心授之．惟學技以後．萬弗驕橫．須謹記之．錢唯唯．先傳以練氣之法．次敎以雙劍飛舞．半年藝成．道人乃別去．後其母因病初愈．喜食鳥獸之肉．市上購者．每嫌隔宿．味不鮮美．故錢日則在布肆中理事．夜則至山中射飛逐走．冬夏不輟．一夜出獵．林中隱聞哭聲，異而覷之．見少女兀坐地上泣甚哀．問之曰．今晨負布入市．將易米爲炊．中途被盜所刦．一家數口．嗷嗷待哺．歸恐受姑責．是以泣也．問價若干．答曰五金耳．錢曰．若弗泣．夜深矣．吾送若歸．不畏姑責也．女導之行．抵家．錢謂其姑曰．吾見布白潔．願購之．言已，出十金置案上．揚長而去．女家賴以生存．而先生義俠之名大噪．至今人猶稱道之．

★ ★ ★

黑手黨之間的關係。不錯，我和好一些意大利人是好朋友，他們支持我，供應最新式武器給我。以前如此，以後也一樣。

「爲了證明我的話的眞實性，我邀請了一位黑手黨的代表前來作供。但在未得大家同意之前，他仍在附近等候。」

這時候，又輪到費艮亭說道：「只要大家不反對，他隨時可以入來，向各位兄弟們作供。證明我們青龍帮與黑手黨之間，互有默契。以後彼此河水不犯井水；唐人街的利益，是屬於我們唐人帮會的。黑手黨絕不沾手！」

各代表又是一陣議論紛紛。

各代表終於同意讓黑手黨的代表進來，以便證實這一股外來勢力的妥協。

於是，范仲士令助手用無綫電對講機，與外間互相連絡。

各代表這時候才知道：「青龍帮」的人雖然不帶任何武器入場，却隨身携帶了無綫電通訊設備，可以隨時與外間取得連絡。

這也表示：范仲士可以隨時召來大批槍手，迅速控制現場！

事實上，范仲士也充份表示自己有這種「能力」；各代表知道，只要有人反對范仲士出任「帮會主席」，相信他一定會顯示武力！

其實，當各代表未來這裏之前，已經感覺得到，爲什麼范仲士一直未見露面？爲什麼今晚他會出席「帮會大會」？

現在各人已開始明白：范仲士果然不打無把握之仗，同時亦必然是有備而來；看看那些無綫電通訊設備就該明白了，附近一定有不少「青龍帮」的槍手，隨時可以應召而來。

果然，當助手利用無綫電通話機通知那名「黑手黨代表」入場之際，范仲士又向各代表表示：他所以要請「偸渡而來的槍手」，主要是由於他們槍法奇準之外，在美國警方方面，也不容易查出他們的底細。

各代表也彷彿可以聽得出范仲士的絃外之音，假如這班「偸渡而來的槍手」要殺死他們，連美國警方也難於追捕。

范仲士是個聰明人，他已看得出：場中已有不少代表軟化！

他準備當「黑手黨代表」進來表明態度之後，就將地圖展示於各人。

他要將唐人街的地盤重新劃分，歸各帮會之間「管理」。以後「互不侵犯」。萬一出現問題，便交由「帮會大會」開會研究，全權處理。

范仲士有意組織一個「議會」型式的「大會機構」，自任這個機構的最高領導人。

他的確是有備而來，而且充份進行了各種攻勢——包括了心理攻勢，顯示實力……等等。

由於他的計劃表面上十分之公平，所以相信一定獲得充份的支持。

現在就只等「黑手黨代表」進來作供，然後他才可以逐步實現他的計劃；他想過了，只要有人反對，他的槍手便會應召而來，就像剛才召喚「黑手黨代表」入來一樣方便！

那位「黑手黨代表」入來了，但不是

范仲士較早時見過的意大利人路易。

那代表首先向范仲士交代：他說他叫蘇圖，也是意裔僑民。

他又說路易有要事，被黑手黨「敎父」臨時召了回去，換了他代表黑手黨來此作供。

范仲士見他也是意人，便讓他對住各代表發表談話。

蘇圖說：「各位中國兄弟，我向各位作證：黑手黨與青龍帮之間，已達成了協議，以後我們是兄弟帮，患難與共，肝胆照相！」

范仲士和他帶來的人，立即拍掌。

蘇圖又說：「不過，以後唐人街的收入，我們議定了四六分賬，黑手黨佔四成是天公地道的……」

話猶未完，各代表已嘩然！

范仲士等人也急忙制止，不讓蘇圖再說下去。

這是他們事前想不到的。他們開始對蘇圖的身份生疑。

就在這時候！一股人潮湧了入來，有人透過擴音器宣佈：警方現在包圍這裏，控制了現場，各人必須在靜止狀態中，等候警方的調查，否則格殺勿論。

各代表包括了范仲士等人在內，有如從噩夢中驚醒！

蘇圖這時候才原形畢露，表示他是眞正的黑手黨徒，但却是被警方迫他在此公開作供的。同時剛才一番說話絕對是實情。青龍帮與黑手黨之間，已有了默契。

各代表對范仲士自然不會再信任。

阿生和彼得等人也出現了。

他們已是唐人街黑帮的「尅星」，許多黑帮中人較早時都見過了他們。只是想不到他們這麼快又再出現。

其實阿生他們今夜乃是有備而來。

較早時，他們進入賭場表面是「娛樂博彩」，黑帮中人最多亦只以爲他們「暗中監視黑人物的活動」而已。

其實他們是趁住人頭湧湧之際，把一些最袖珍的「針型竊聽儀器」，分別插在一些不爲人注意的地方。

此等有如「大頭針」狀的最小型「咪高峯」，非常敏感，足以將室內的一言一談，轉播到屋外去；「特別小組」人員早在隣近一處居民的二樓——「鐵巢」地下賭場的對面二樓，設下了臨時指揮部，利用最新式的儀器，偸竊「黑帮大會」的詳情。

另一方面，紐約警方、聯邦密探和國際特警組織等三個單位，也分頭進行各種不同的任務！

聯邦密探負責抓來一名有案底的黑手黨黨徒蘇圖，要他如此這般換出路易，代表他進入會場去「作供」。

國際特警以閃電手法，扮作參加會議的黑帮代表，在較後時間，佯作「遲到」，要求進入會場去；就在接受檢查時，紛紛發難，制服了守住入口處的黑帮「保安人員」。

這時裏面的黑人物全不知情。實際上，國際特警已開始控制了大局！

紐約警方的便衣警探們，配合大批軍裝警員，在各隣近街道，伺機行事，便衣警員扮成遊客，軍裝警員在唐人街外的警、車中候命出發，應召出動。

結果他們先後拘捕了一批荷槍實彈的槍手。他們都是來自香港偸渡入境的中國人。

這班人都是奉了范仲士之命，配備了各式武器，通訊設備、汽車等等，在附近街道上，等候着范仲士和他助手的命令。

那名意大利人路易，也在這班人之中，準備隨時入會場作供，想不到一切計劃早被阿生他們偵悉。

由於各方面合作無間，所以一切進行得非常之順利。

警方循例向被捕的黑人物進行了警誡，在美國現行法例中，「非法集會」這罪名是不存在的，藏有「武器」也不能成爲罪名之一，因爲他們並未「使用攻擊性武器」。

所以，這班人即使是黑帮，即使非法集會，即使藏械……

但是，嚴格說來，都栽不上一項「罪名」。

唯一有罪的，就是那一班來自香港的「非法入境客」。

這班人之中，包括有方彬、沙皮九、神安和豆皮貴等好一些有案底的人在內。

他們全是范仲士控制的。

警方單憑這班人的口供，已足以令范仲士入獄有餘。

何況，這班人之中後來有一人被廣東會所會長利大偉認出：他就是方彬。

方彬就是當日行刺利大偉的兇手！

他被警方控以二級謀殺罪名，是項罪名可判十二年徒刑。

方彬已向警方供出：主使他去行刺利大偉的，正是范仲士。

方彬以爲「如此合作」，必可獲得紐約警方的諒解。

但是，結果方彬在法庭受審後的結果，法官除了判以最高刑期——十二年徒刑之外，還限令刑滿後遞解出境！

這位「越州刺客」發夢也想不到，千方百計離開了香港，到頭來還是要回到老地方！

當然，回到香港之後，在別人來說可能「舊日重遊，重返樂土」。但方彬却肯定不會樂觀，最少警方反黑組一定會在機場「恭候」他回來。

這個故事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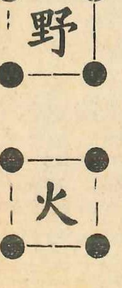
但是唐人街的故事永遠也沒有完；尤其是黑帮的故事！

沒有人知道以後會怎樣，總之，就以目前美國法例而言，黑帮的存在是勢所必然的事；阿生他們也只好作好了心理準備，跟黑帮鬥爭是長期性的。

紐約警方的特別小組任務繁重，國際特警的滅罪工作也永不停止。（完）

下期預告

一期完巨型俠義故事



東方英・著

飛仙劍俠奇情小說

醉仙樓主·文
子成·圖

千霞劍

千霞再重現　羣魔授首時

劍！中鋒正直、雙面露華，乃公正不二之象徵！

霞！晨昏兩現，七彩迴旋，為天地幹運之正氣。

人世間的劍，很多很多，但名匠鑄的劍可並不多，屈指可數的，如：干將、莫邪、紫電、青霜、太阿、工布、昆吾、魚腸等等，凡武林中之忠貞俠義之士，皆喜歡用劍，也有很多更好的劍，却不在劍譜之內，但它的神奇，它的威力，確可驚天而泣鬼神，誅奸邪而斬妖孽、在明朝初年的時候，江湖之中就曾經出現過這樣的一柄劍，千霞降魔劍！

誅奸滅邪，斬金斷玉，是謂寶劍，但寶劍上再生出七彩霞光，那可稱之謂劍中之王，這也是千霞降魔劍的特色。

× × ×

水光斂艷（水旁）晴偏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若將西湖比西子，淡裝濃抹總相宜。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杭州的西子湖，向有天下第一名勝之譽，三潭印月，平湖秋月，斷橋殘雪，蘇堤春曉，靈隱寺，玉泉寺，岳王墓，小小墳，諸多景色美不勝收，吸引了不少騷人墨客，風雅之士。

春風吹綠了江南，西子湖畔，像鋪上一層青青的地毯，那正是江南三月，鳶飛草長的季節，杏花春雨憶江南，那樣美麗的地方，誰不响往，誰不留戀。

天色已近正午了，季春的太陽，已經帶着初夏的意味，高高的俯着臉在笑，大地上生物，在感沐它的光華，欣欣向榮，西子湖的遊客們，都在紛紛的躱向陰凉所在，就連湖面上的畫舫，也划向堤邊的柳蔭之下。

此際，在靈隱寺前，飛來峯下，那冷泉亭中，却坐着一個溫文而雅的少年人，看年紀也不過是十五六歲，那苗條的身材，白俊的面龐，看起來可眞像個小姑娘，但却是一身文生秀士的打扮。

一襲漂白的長衫，是用上好的杭綢製成。

一條淡青色的頭巾，亦是用上好的青羅製成。

一雙薄底的快靴，那是用上好黑緞製成。

一柄鐵骨摺扇，白綾為面，紅絲為穗，正面畫着一幅山水畫，完全是用工筆畫成，上面有高峯，有層巒，有流泉，有烟霞，更有竹廬茅舍，山野人家。

摺扇的背面有一首七絕，寫的是：

行在江湖心在泉，
素志難嘗亦枉然，
但願干戈從此了，
清風明月大羅天。

字跡娟秀，隱有超逸出塵之氣，下面書着「君珮」兩字。

那白衣少年書生，眼看着飛來峯，口中喃喃唸道：「泉自幾時冷起，峯從何處飛來。」

此際有人一聲嬌笑道：「這位兄台，你錯了，應該說泉自冷時冷起，峯從來處飛來。」

一個小姑娘步入了冷泉亭，年紀也祇有十四五歲，穿一身鮮紅的緊身小襖，紅得像一把火，甚至連足上的繡鞋，頭上的絲帶，也都是紅的。小臉蛋兒是圓的，兩隻黑白分明的眼也是圓的，看起來既天眞，又俏皮，惹人喜愛。

白衫少年打量了她一眼說：「不！妳也說錯了，應該說泉自無時冷起，峯從天外飛來。」

紅衣少女拍手大笑說：「妙！妙！這位兄台，你貴姓啦？」

白衫少年道：「在下複姓皇甫，雙名明月，妳呢？」

紅衣小孩道：「小妹複姓司馬，雙名婉如。」

皇甫明月道：「看妳天眞無邪，無憂自在的樣子，生活得一定很舒適？」

司馬婉如笑道：「我出身在大家庭之中，天塌下來自有人頂着，你呢？」

「我！」皇甫明月眉頭一皺，默然不語。

司馬婉如又笑道：「看你的衣着擧止，一定是詩禮傳家，你不應該有什麼愁苦的。」

皇甫明月苦笑道：「家家有本難唸的經，這句話我從前根本就不會相信，但現在看起來，豈但是家家有本難唸的經，每個人都有一本難唸的經。」

司馬婉如道：「你這本難唸的經是什麼，能不能告訴我聽聽？」

皇甫明月一搖摺扇，默然不語。

司馬婉如又道：「這把摺扇是鐵製的，嗯！還是千年以上的寒鐵，來頭可不簡單，啊！還有這樣美麗的山水，這樣好的詩句，好高雅，好脫俗，那君珮又是什麼人。」

皇甫明月道：「是一個朋友寫的，這幅山水畫也是她畫的。」

「是一個女子對不對。」

「何以見得？」

「筆跡娟秀而細膩，骨格柔軟，絕非是男人的手筆，更何況那名字也是個女人的名字。」

「不錯！她正是一個女子。」

「她生得一定很美。」

「是很美。」

「她住在什麼地方？」

「一個很遠的地方。」

「這柄鐵骨摺扇，一定是她送給你的了，她既能將這樣名貴的鐵骨摺扇送給你，你們之間一定相處得很不錯了。」

司馬婉如講完又嘆了口氣道：「可惜我沒有緣份見着她，否則我一定要看看她美在什麼地方，嬌在什麼地方。」

皇甫明月一笑道：「妳要找她不難，她就在這柄扇子裏。」

「扇子裏？」

「不錯！扇面中的那幅山水畫，有高峯，有層巒，有流泉，有烟霞，更有竹廬茅舍，山野人家，那座竹廬茅舍也就是她的家。」

「一個山野的女孩子，居然也會題詩畫畫，看來她絕不是生長在山野，而是出身於詩禮之家。」

「正是！」

「如此說來，她不但是生得美，長得嬌，會吟詩，會作畫，而且更有風雅飄逸的胸襟，超世出塵的志向。」

「不錯！」

司馬婉如又是一聲嘆息道：「這樣美好的女子，我總得要想想辦法與她見上一面。」

皇甫明月一笑道：「志之所向，金石為開，如果妳眞能抱此決心，將來一定會見着她的。」

司馬婉如道：「但願如此，不知這幅山水圖形是在那裏？什麼地方？」

皇甫明月道：「大羅天！」

「大羅天，我可從來沒聽說過有這個地方。」

「大羅天就是天外之天，在那蒼空一碧，萬里無垠之間，念動成形，意杳滅象，前茫茫不知其所止，後茫茫不知其所終，時而雲達霧湧，霞光萬道，時而龍吟虎嘯，瑞氣千條，八百如牛耕夜月，三千美女笑春風，那的確是個很好的地方。」

司馬婉如目注長天，喃喃的道：「好渺茫啊，好虛幻啊！這人世間，眞的會有這樣美好的地方麼？」

皇甫明月道：「宇宙之大，無奇不有，窮心追求，必然可得。」

司馬婉如突然天眞的笑了起來說：「如果可得，必定追求。」

皇甫明月也笑了，兩人笑得極為和諧，極為融洽，此時已經是午末未初，太陽在慢慢的偏了西，淡金色的陽光，為西子湖抹上一層胭脂。

若將西湖比西子，淡裝濃抹總相宜，西子湖畢竟是西子湖，為中華河山，生色不少。

此際在冷泉亭傍，他們看到一個衣履爛縷的漢子，一身黑布衫，不但是髒，而且是破舊不堪，最可怖的是那墨黑的肌膚上，生了不少大大小小的瘡，膿血迸流，已經是奄奄一息。

司馬婉如嘆道：「這個人看起來很可怕，其實却很可憐。」

皇甫明月道：「看起來是流浪漢了，出門在外，身罹惡疾，委實是可憐得很，若無人施以援手，生命不會超過三日。」

司馬婉如道：「可惜我不是醫生，否則我一定會將他的病治好。」

正說之間，忽聽得一陣串鈴聲响，有人高聲叫道：「專醫疑難雜症，莫不手到病除。」

從靈隱寺前，走過來一個青衫郎中，右手串鈴，左手虎撐，大步地向冷泉亭走來。

司馬婉如說道：「你看這個郎中好奇怪。」

皇甫明月道：「他沒有背藥箱，如何給別人治病。」

司馬婉如道：「是啊！他不但沒有背藥箱，而且雙目邪光畢露，看來絕非善良之輩。」

皇甫明月道：「管他是善是惡，且看看他能不能治好這漢子的病。」

那靑衣郎中走到冷泉亭前，瞧那倒在地上的黑衣漢子一眼，搖一搖頭，便準備

揚長而去。

司馬婉如尖聲問道：「怎麼，你不能治療？」

青衫郎中道：「治是可治，只是可惜得很。」

司馬婉如道：「既是可治，又有什麼可惜的？」

青衫郎中一笑道：「可惜他太窮了，窮得連飯都沒有得吃，那裏還有餘錢治病呢？」

司馬婉如道：「醫者有割股之心，你明知能治，却因銀錢的問題，掉頭而去，豈不醫德有虧？」

青衫郎中道：「小姑娘，這個黑漢跟妳有親麼？」

「沒有。」

「有故麼？」

「也沒有！」

青衫郎中陰陰一笑道：「既是非親非故，姑娘又何必如此的關心於他？」

司馬婉如道：「你錯了，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何況救人一命，如造七級浮屠，你若見死不救，豈不太忍心了麼？」

青衫郎中道：「姑娘既有此惻隱之心，何妨代他出些銀子，這個病，在下保管醫好。」

司馬婉如道：「你替他治吧，銀子我出了。」

青衫郎中走到黑漢身邊蹲下，仔細察着全身的瘡痕，自言自語的說：「這漢子，好一副骨格，如此死了，眞是可惜。」

司馬婉如道：「可以治麼？」

青衫郎中道：「姑娘，妳的銀子在下不要了。」

「這話怎麼說，是你不能醫治，還是動了慈悲之念，免費爲他治療一番？」

「在下祇要他拜我爲師，我自會在一刻工夫內，將他全身的膿瘡治好！」

司馬婉如搖搖頭道：「這就不是我能做主的了，你何妨問問他自己。」

青衫郎中向那黑漢子道：「我適才說的話你都已聽到了，你可願意？」

那黑漢點點頭。

青衫郎中哈哈大笑道：「小姑娘，妳見我未帶藥箱就替人治病，感到奇怪，是麼？我讓妳見識一下別開生面的醫術。」

司馬婉如與皇甫明月兩人聽得大奇，兩人一齊走到那黑漢身邊，見青衫郎中從身邊掏出一疊黃紙，取一張貼在冷泉亭傍的一顆大樹之上，另一張蓋在黑漢的身上，然後右手劍訣書空畫符，口中唸唸有詞，聽去是：

「天地蒼蒼，宇宙茫茫，一切災殃，皆移樹上，急急如律令。」

青衫郎中唸完之後，又寫了一張符，焚在金杯之中，命那黑漢服下，然後竟然在那黑漢身邊，閉目靜坐，果然不到一刻時分，那黑漢竟然精神糾糾的坐了起來。

青衫郎中一躍而起道：「好了，好了！」伸手揭下那漢子身上黃紙，果然那漢子全身上下，並無半絲瘡痕，就好像從來也未生過瘡似的。

司馬婉如奇道：「這是什麼醫術？」

青衫郎中笑道：「這還不奇怪，妳再看看樹上。」他邊講間，將樹上的黃紙揭下，那下面樹皮已全潰爛，也同樣的流出膿血之物來，再過一會兒，樹葉也黃了，樹枝也枯了，整個的一棵大樹，就這樣慢慢的死了。

青衫郎中又笑道：「小姑娘，妳如果願拜我爲師的話，我尚有更好的方法，一起傳授於妳。」

皇甫明月急道：「不可以。」

司馬婉如道：「爲什麼？」

皇甫明月道：「此人所學乃祝由神術，祝是禱告的意思，由是原由，也就是禱告原由，讓鬼神替病人治病的意思，說穿了也是符籙一派。」

司馬婉如小嘴一呶道：「原來是畫符唸咒的玩意兒，我不學啦。」

青衫郎中陰陰一笑道：「小姑娘，學與不學，現在巳由不得妳啦！徒弟，給我將這個丫頭帶走。」

黑漢大喝一聲，如生龍活虎一般的撲了上來。

司馬婉如嬌軀一偏，一掌打中了他的後背，不但未傷到那漢子，反將自己的手打痛了。

原來那漢子是練外家功夫的，一身皮骨如銅鐵一般。

皇甫明月一搖摺扇說：「姑娘閃開，這黑漢由我來對付。」

摺扇一揮，劃向那漢子的咽喉，黑漢一仰身，右足直踢對方的下陰。

皇甫明月閃步偏身，反手打在他的右腿。

黑漢縮撣拳，擊向皇甫明月的小腹。

皇甫明月一聲朗笑，含胸縮腹，一扇擊中那黑漢的右腕，他下手極有分寸，是以僅將那黑漢打痛得哇哇大叫，可並沒有打傷他。

青衫郎中面色一變，一擺虎撐，便向皇甫明月攻來，皇甫明月正蓄勢以待，忽聽有人朗唸了一聲：「無量壽佛，善哉善哉。」從飛來峯傍，走過來一個古稀道者，但他穿一件淡青色道服，白襪芒鞋，面如滿月，眼似明星，右手持着一柄白絲拂塵，五綹長鬚，隨風飄曳。

青衫郎中本是來勢洶洶，此際一見那老道，急叫一聲：「徒弟，快走。」

一收虎撐，返身便逃，黑漢也隨在他的後面飛奔而去。

司馬婉如一聲嬌叱：「那裏走！」正待趕去，那老道拂塵一拂，說：「窮寇莫追，姑娘請留步。」

司馬婉如感到那老道拂塵一拂之間，有一股無比的無形力量，硬生生的將她前進的身形阻了下來。

她情知這老道必有一身極高的武功，只是初生之犢不怕虎，不由忿然的說：「你這是幹什麼？」

老道雙手合十，又唸了一聲無量壽佛，才道：「因果迴旋，無止無休，兩位小施主，要不要貧道說一個故事給你們聽一聽？」

司馬婉如向皇甫明月看了一眼。

皇甫明月微微點首，然後躬身爲禮道：「這位道長面如滿月，眼似秋星，紫氣沛然，想來必是有道之士，世外高人，小可等能一聆教益，亦正是前世修來，怎敢不遵台命。」

老道一聲清笑道：「貧道玄機子，就

在這飛來峯後的茅屋之中習靜，今因心血來潮，故而下山走走，你我將來皆是同道中人，彼此亦不必過謙，我們且坐下來作半日長談。」

他邊講間，便在冷泉亭前的石階上坐下。

倆小亦席地而坐，並各自通了姓名，三人成了鼎足之勢。

玄機子又朗唸了聲無量壽佛道：「天道循環，陰陽反覆，邪正相因，以成造化，是以列古以來，無論是修道練武，作工作商，爲農爲學，有邪必有正，有正必有邪，邪正互爭，永無了期，故天下無永久承平之世，亦無永久大亂之時。」

皇甫明月道：「道長所說的這番道理，小可也略懂一二，難道這與道長所說的故事有關係麼？」

玄機子道：「當然有關係，我所講的故事，就是屬於邪的一方面。」

司馬婉如道：「邪的一方面？」

玄機子說道：「不錯！而且我所講的這個人，也就是方才爲黑漢治病的那個郎中。」

皇甫明月道：「是他？」

玄機子道：「這個人姓刁名平，乃是山西太原府人，生長於富貴之家，幼年不務正業，浪跡江湖，父母死後，他將百萬家產花費一空，便拜了黑風道人爲師。」

司馬婉如道：「這黑風道人又是何等人物？」

玄機子道：「黑風道人亦是山西太原人，幼隨名師學了一身邪術，猶精於祝由一科，他自收了刁平之後，便將一身邪術，悉數傳授於他，兩人便浪跡江湖，明裏是爲人施術治病，暗中却拍花採花，拘魂攝魄，無惡不作，無所不爲。」

司馬婉如道：「我剛一見到他，就知道他不是個好人。」

玄機子點頭道：「不錯，是以我剛才阻止姑娘去追他們，也就是怕姑娘中了他們的暗算。」

司馬婉如道：「他們眞的有那麼厲害麼？」

玄機子嘆道：「厲害還在其次，主要是他們懷有野心，成立邪教，如果長期讓他們猖狂下去，天下將又無寧日了。」

皇甫明月道：「道長乃有道之士，世外高人，爲救天下蒼生，爲什麼不加以阻止呢？」

玄機子嘆道：「蘭因絮果，各有其數，當興則興，當亡則亡，目下正是他們當興之時，貧道亦無可如何了。」

皇甫明月道：「以道長看，何時才是他們當亡之時呢？」

玄機子道：「今日相見，總算有緣，貧道有幾句謁語，兩位牢牢記着，也許將來祛魔衛道，興道滅魔，還要在兩位手中去完成呢。」

皇甫明月道：「請道長開示。」

玄機道人道：「黑豬抬頭，青鼠重光，千霞再現，天下平康。」

司馬婉如道：「道長這幾句話是什麼意思？」

玄機道人微笑道：「若我告訴姑娘是什麼意，那就不算得是謁語了。」

皇甫明月道：「道長可否略爲啓示一二？」

玄機道人道：「機不可洩，時至神知，不過貧道倒有幾句話要奉勸二位。」

司馬婉如道：「道長請說。」

玄機道人說道：「兩位前程遠大，但凡事必需以仁義立心，爲生民立命，出入兩途，一以貫之，才不負貧道對兩位的期望。」

皇甫明月謝道：「當秉教益，盡力而爲。」

玄機道人道：「此間事了，我們就此別過，他日有緣，當可再見。」

講完長身而起，右手一抛拂塵，如行雲流水一般的向飛來峯的後山走去，口中作歌道：

流水韶華五百年，
終身長住青山巔，
朝看千霞映紅日，
暮見繁星拱月明，
清風拂，浮雲飛，
茫茫塵寰心巳灰，
雖思了凡凡未了，
人間又見兵力危，
天命使，責難推，
苦海再混三五年，
但待四海承平現，
一舉飛昇大羅天！

歌聲與人影，同時皆杳。

皇甫明月嘆道：「這眞是一位當代奇人，聽他的語氣，不待三五年，天下必定會太平起來，而這太平的日子，與那千霞二字似有極大的關連，但玄機難測，未來的變化如何，眞令人難以想透。」

司馬婉如道：「那位道長不但道法神妙，武功也很高強，那個刁平，似乎很怕他，聽他的口氣，未來的撥亂反治，好像要在我們兩人手中完成。」

皇甫明月道：「不錯，但要完成這個責任，必需先了解那千霞兩字的義意。」

司馬婉如道：「豈但如此，而今以後，我們兩人必需携手合作，共待機緣，來完成這一項大事。」

皇甫明月道：「看來除此而外，巳別無他途，然江山之廣，江湖之大，要遇上這機緣，亦非易事。」

司馬婉如道：「天道好還，各有果因，是我們因緣，必不會錯過，從現在起，我們携手江湖，以求奇遇。」

皇甫明月道：「妳方便麼？」

司馬婉如道：「我家在常州，這次原是我爹叫我出來，好在江湖上增加些閱歷，你呢？」

皇甫明月一笑道：「彼此彼此，那麼我們現在就上路吧！」

司馬婉如嫣然一笑，笑得並不溫柔，但却很天眞，她說：「江南地區，我差不多都走遍了，我們現在一路西行，再看看北地風光，你說如何？」

皇甫明月道：「好！我們走吧！」

於是兩人離開了西湖，離開了杭州，一路向西行去。

× × ×

濟南，是一座古代的名城，濟南之所以出名，與水有百分之八十的關係，因爲濟南地下多泉，隨時掘地，都可有泉流湧出，是以有家家泉水，戶戶垂楊之喩。

濟南府除去四大名泉而外，尚有大名湖，爲此最勝名之處，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大名湖的湖水，佔了濟南府城的一半，風物優美，景色宜人，一年四季，盡多騷人墨客，是以說歷夏亭前古，濟南名士多。

是初夏的時候了，柳陰環繞着大名湖，也包圍了歷夏亭，此際在歷夏亭畔的水面之上，蕩漾着一隻小舟，舟中坐着一男一女。

男的約十七八歲，穿一件漂白色的長衫，淡青色的頭巾，黑色薄底快靴，右手持着一柄鐵骨摺扇，看來如玉樹臨風，俊秀，飄逸！

女的約十六七歲，穿一身鮮紅色的緊身小衣，頭扎紅色絲巾，足踏綉花紅鞋，天眞、俏皮、惹人喜愛。

這兩人正是那皇甫明月，與司馬婉如，他們自離開杭州西湖之後，便一路西行，凡有名勝古跡之處，皆未曾放過，是以當他們到達濟南之時，已整整化費了一年多的時間。

歷夏亭前古，濟南名士多，這是歷夏亭的門對，因爲濟南的確算得上是風物悠美，人品俊秀的好地方。

司馬婉如坐在船頭，皇甫明月坐在船尾，兩人面對面的坐着。

司馬婉如道：「皇甫兄，這一年多來，我們雖遊歷了不少地方，也看了不少山水勝跡，可是我們畢竟連什麼機緣也未遇上，難道說，那玄機子所說的話，全是假的不成？」

皇甫明月道：「玄機子道長不但是武林中的高人，也是個有道之士，他已經功參造化，學貫天人，是以他說的話，絕對假不了的。」

司馬婉如道：「可是這一年多來，我們怎麼連一點動靜都沒有感覺到。」

皇甫明月道：「玄機子道長說，三五年後才能太平，也許時機尚未成熟吧。」

司馬婉如一笑道：「目前來說，那將是最好的解釋了。」講着，她又是一笑說道：「皇甫兄，你是不是感覺到肚子有點餓了。」

皇甫明月也笑道：「是有一點，我們找個地方吃飯去。」

司馬婉如說道：「我們先將船退了，然後找一個好的酒館，痛痛快快的吃上幾杯。」

皇甫明月運起雙槳，如飛一般的划向對岸，在船塢裏交了船，付了銀子，便沿着湖邊走下去，沒有多遠，果見有一家氣派雄偉的酒樓，樓分上下二層，金字招牌上有三個大字，「醉仙樓」。

倆小並肩走入，店夥趕忙上前招呼，將他們領到樓上靠窗口的一張桌子上坐下，沏了一壺茶，問明了所需的酒菜，便躬身而退。

他們這個位子可眞好，桌子臨窗迎風，窗外便是大明湖的全景。

司馬婉如一笑道：「這的確是個好位子。」

皇甫明月道：「這位店夥當眞是將我們待爲上賓了。」

司馬婉如一笑道：「能到這種地方來吃酒的人，都不是等閒之輩，所以不管是誰，他也不敢簡慢。」

皇甫明月道：「這話也說得是。」

正說間，店夥已將酒菜送來，四碟精緻的小菜，鷄魚肉鴨全備，另外尚有一斤好酒，女兒紅。

凡是大館子，各地名酒，皆有準備，借此以廣招徠。

皇甫明月提起酒壺先替司馬婉如斟酒，然後自己再斟上，舉杯笑道：「小妹，爲兄的先敬妳一杯。」

他這一聲小妹，叫得太過親熱，司馬婉如不以爲忤，反而嫣然一笑說：「謝啦！大哥！」於是兩人同舉杯，一飲而盡。

皇甫明月隨又將酒斟上。

人的情感，完全是在不知不覺中培養出來，他們這一年多的相處，雖然皆能各守本份，但已經到了彼此不避嫌疑的地步，無論起居寢食之間，都是一樣，更何況江湖兒女，本來就是不計小節的。

司馬婉如與皇甫明月初相識之時，純是一片天眞，現在則在天眞中微帶一絲絲女人特有的溫柔，也許是她已經在逐漸的成熟了。

皇甫明月舉起筷子說：「我們來品嚐品嚐這醉仙樓的菜餚滋味如何。」

司馬婉如又是一笑，舉起筷子正待進食，此際忽聽得樓梯聲響，不由轉目看去，見樓梯口一連冒上了三個中年漢子，齊是一色青衣，背插單刀。

店夥趕忙招呼他們坐下說：「三位爺台，要吃些什麼？」

爲首的漢子說道：「三斤牛肉，一罎酒。」

店夥應聲而去，另一個漢子道：「大哥，這件事該如何解決。」

爲首的漢子道：「說來眞慚愧，如果對方是武林中人，我們尚可請出幾位前輩來與他評評理，再不行的話，也可以與他在手底下解決，可是這傢伙雖然懂得一些武功，他偏不是邪教中人，談到畫符唸咒這一套，我們的確不是他的對手。」

說到畫符唸咒，不由引起了倆小的注意。

皇甫明月吃了一口酒悄聲的說道：「有些眉目了，我們且聽他們說些什麼。」

司馬婉如默默的點點頭。

此際第三個漢子道：「光以武功而論，就憑我們焦氏三雄的名頭，他也不敢招惹，只是這邪術，就非我們的力量所能及了。」

第二個漢子又說道：「難不成就此算了？」

爲首漢子道：「什麼話，妹子被別人搶走了，我們這三個做哥哥的若就此罷手，今後還想在濟南地面上混麼？」

焦氏三雄，長名焦同、二名焦青、三名焦逸，皆善用單刀，一套家傳的焦氏刀法，分九九八十一招，施展起來，確有生龍活虎之勢。

焦逸道：「當然不能罷手，但亦不可硬拚，我們得想一個法子，出其不意的將妹子救回來。」

焦青道：「三弟，我們兄弟三人，數你心思較密，你看看有什麼方法將妹子救回來？」

焦同道：「我倒想出一個方法來。」

焦逸道：「大哥，你說說看，有什麼方法。」

焦同道：「我雖然不懂得畫符唸咒。但我知道畫符唸咒必需要假以時間才可，我們唯一的方法，就是先摸清他的住址，然後施以奇襲，以兩人偪着他一人，不讓他有畫符唸咒的時間，另外一個人去救妹子。」

焦逸大拇指一伸道：「好辦法，好計策，畢竟還是大哥行。」

焦同道：「但必需先要打聽清楚他的落脚的地方。」

焦逸道：「這個不用大哥費心，我已查出來了。」

焦同道：「在什麼地方。」

焦逸道：「在西城外的一所土地廟裏，每天三更左右的時候，他必會回去。」

焦同突然悄聲道：「我們今夜二更時分，便到那裏去埋伏，現在我們不再談這件事，以免洩了風聲，我們好好的喝上幾杯，然後回去睡覺。」

剛好店夥這時將酒菜送來，焦氏三雄便開懷暢飲，再也不談這件事了。

皇甫明月年紀雖小，但却耳聰目明，是以焦同的話，他已經聽得一清二楚，司馬婉如也聽到了，兩人互看了一眼，來個心照不宣，便一邊吃酒，一邊欣賞湖山景色，直至日落時分，兩人回到住處。

司馬婉如與皇甫明月正好在城西的高陞客店之中，兩人合住了一間上房，也合睡了一張牀舖，這叫做出門在外，能省就省，司馬婉如睡在牀裏面，皇甫明月睡在牀外裏。

司馬婉如道：「大哥，我們是不是要去西城外的土地廟去看看。」

皇甫明月道：「當然，機不可失，看看對方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物。」

司馬婉如一笑，道：「小妹也有此想法。」

皇甫明月道：「我們先睡一會，初更分，我們便先去埋伏起來。」

司馬婉如嗯了一聲，兩人便不再說話了。

× × ×

太陽在逐漸的西沉，由黃昏到黑夜，是初更時分了，在濟南西城二里外的一所土地廟左近，飛竄着兩條小小的黑影，他們的身形如飛鳥一般，躍上了離土地廟左近約兩丈遠的一株大樹之上，在向下面俯視，過了半個更次，在土地廟的右首，又來了三條人影，以他們那迅速的動作看來，個個武功不弱，這三人同在土地廟的右牆邊深草邊藏隱起來。

這正是月之初八，上弦月，淡淡的月色，照在土地廟的四週，那土地廟在淡月之下，現得頹敗不堪，可能已經很久沒有香火了，三間磚瓦蓋的廟房，屋頂已經有些破損，一圈小小的院牆，也缺了好幾處，更可憐的是那扇紅色院門，早已破碎不堪，天斗也歪斜了，這樣破損的土地廟，會有人住麼？

天已接近三更了，隱在牆邊的三人，似有些等得不耐煩，其中一人悄聲道：「三弟，你打聽到的消息不會錯吧？」

另一人道：「錯不了，目下三更尚未到，我們且等下去。」

原來這三人正是焦氏三雄，焦同、焦青、焦逸三人。

隱在廟右首大樹上的兩條人影，却是那皇甫明月與司馬婉如。

皇甫明月悄聲道：「那焦氏三雄已經來了很久了，可是一直到現在爲止，也未見到搶他們妹妹的人現身，不知是何道理呢？」

司馬婉如道：「也許是時間未到吧，大哥，你說那焦氏三雄的妹妹生得漂亮不漂亮？」

皇甫明月道：「我又沒有見過，怎知她美與不美。」

司馬婉如輕輕一笑道：「我敢跟你打賭，我說她生得一定很美！」

「妳見過她？」

「沒有。」

「那妳怎知道她一定是生得很美？」

司馬婉如又是一聲輕笑道：「如果她生得不美，別人也就不會去搶她啦。」

皇甫明月悄聲笑道：「妳這種推想也很有道理。」

正說間，忽見遠處有兩人在淡月下向土地廟走來，身法奇快，恍眼之間，已到了廟門之前。

皇甫明月仔細瞧去，見左邊一人，乃是個黑衣大漢，淡月下仍可依稀認出他的面目，正是一年前在江南杭州西湖冷泉亭傍生病的那個黑漢，後來被刁平用祝由科方法治好，想不到今日眞的做了邪教的爪牙。

司馬婉如悄聲道：「原來是他，右邊那個女子一定是焦氏三雄的妹妹了。」

皇甫明月道：「妳猜得沒錯，這女孩的確是生得很美，只是我很奇怪，她怎麼會不加反抗，而心甘情願的與這賊人在一起呢？」

司馬婉如道：「是啊，他既是焦氏三雄的妹子，一定也會武功，總不能就這樣的聽賊人擺佈呀。」

皇甫明月道：「我想起來了，這女孩一定是被他們用祝由邪術迷去了神志，是以只好聽他擺佈了。」

司馬婉如道：「不錯，一定是這樣子的。」

正說之間，忽聽焦氏三雄同時一聲大喝，躍出草叢之中，焦同與焦青的兩柄單刀，同時向那漢子身上招呼，焦逸却竄到那女子身邊，一把抱了起來，縱起向後躍出三丈開外，方始定了身形，說：「妹子，是我們來救妳了。」

那女子並未說話，似對當前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似的。

焦逸大聲叫道：「大哥二哥，別殺了那賊子，大妹子被他用迷藥迷住啦！」

焦同大喝一聲，單刀一連施出老樹盤根，黃蜂入洞，力劈華山，分上中下三路，向那漢子攻殺，同時焦青的單刀飛打流星，刺向對方的雙睛，那黑漢因出其不意，有些手忙脚亂，勉强應付了幾招，返身便逃。

焦逸又叫道：「大哥三哥，別讓他有喘氣的機會，小心他畫符唸咒，更要小心他的迷藥。」

焦同又是大聲大喝，身形劃空而起，剛剛落在那黑漢的面前，一刀橫掃，斬向

他的腰部，同時焦青也由後面趕上，一刀直進，刺向他的背心。

黑漢前後受敵，急向左側竄開，任他閃得再快，前胸與後背，也各被劃了一道血槽，血從衣履中流出。

他大吃一驚，身形貼地倒旋，右手從懷中一摸，隨又向空中一洒。

焦逸看得清楚，大叫道：「小心迷藥，站上風頭。」

焦同與焦青同時躍上左近大樹，那黑漢却趁他們一躍之間，狂奔而去。

焦同喝道：「那裏走?」正待追趕，焦青叫道：「大哥，窮寇莫追。」

焦同急道：「可是大妹子仍被迷住，該怎麼辦?」

焦逸道：「我們寧可再想別法，可別再中了那賊子的暗算!」

焦青道：「三弟說得是，好在大妹子已被救回來了，我們再想別的方法解去她的迷藥也是一樣。」

焦同道：「好罷，那麼我們先回去再說。」

正待動身，忽然嗅到了一陣淡淡的香氣，焦氏三雄連他們的妹子，同時翻身倒地。

皇甫明月在樹上看得甚是淸楚，說一聲：「不好——」急從懷中掏出一個瓶子，先在自己的鼻端嗅了幾下，然後又叫司馬婉如嗅了幾下，然後又放入懷中。

司馬婉如道：「原來這賊子並未逃去，躲在暗中放毒。」

皇甫明月道：「如今那焦氏三雄已中計倒下，他必定再度現身，妳記住，等他一現身之時，我同時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將他放倒，千萬不能讓他有喘氣的機會。」

司馬婉如點點頭，此際果見那黑漢由廟後轉了出來，哈哈大笑道：「這眞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老子索性成全了你們吧。」

右手尖刀一揮，便要向焦氏三雄下手，說時遲，那時快，皇甫明月與司馬婉如已從大樹之上，以極快的身法飛身而下，皇甫明月的鐵骨摺扇，打落了那黑漢的手中的尖刀，司馬婉如一指已點中了他的將台穴。

那黑漢做夢也未想到半路上殺出個程咬金來，此時全身受制，無法動彈，一切邪術，都無法施行，祇有任別人擺佈了。

皇甫明月一掌擊死了黑漢，再從他身上搜出兩瓶解藥，兩瓶毒藥，用法瓶上皆有註明，他按說明先用解藥將焦氏四兄妹救醒，然後又用另一種解藥，恢復了焦氏三雄妹子的神志。才將前因後果，向他們說了一遍。

焦氏三雄感激得五體投地，硬將他們兩人請到焦家莊去住。

焦家莊在濟南門外，約四五里處，一片紅牆綠瓦，建造得極爲富麗堂皇。

焦同將他們兩人安置在後院之中，待如上賓，那後院的隔別乃是焦氏三雄的大妹子綉樓。

焦同的妹妹叫焦冰，天生的一副美人胚子，那一身的武功，猶在她三個哥哥之上，這一次中了那黑漢的拍花手法，將自己弄得不清不白，心懷忿怒，決心殺盡邪敎，以雪此耻。

皇甫明月與司馬婉如在焦家莊住了三天，因心中有事，又辭了出來，重新回到濟南西城的客寓之中，這高陞棧本來是個龍蛇混雜的地方，住店的人，可以說是三敎九流，無所不全。

這天清晨，們人剛剛起來，就聽到隔別房中，有人大聲說話，一個沙啞的口音道：「老張，聽說最近有個什麼叫百花敎的，猖狂得不得了，最近濟南城裏巳經失踪了廿多個閨女，府衙在到處貼告示，懸賞拿人，可是連一點消息都沒有。」

那個老張叫道：「可不是，那些裝神弄鬼，畫符唸咒玩意兒，誰敢去招惹他們，祇要他們不找上門來，巳經算是福星高照了。」

皇甫明月悄聲道：「我看我們的機緣快到了，今天我們出去走走，說不定會有什麼奇遇。」

司馬婉如道：「不錯，在焦家莊悶了三天，快都把人悶死了，我們說走便走如何?」

皇甫明月笑道：「好!」於是兩人忽忽梳洗一下，便出了那高陞客棧，又來到那大名湖畔的醉仙樓之中，此時尚是清晨，客人不多，兩人仍在上次的老位子坐下，讓店夥送上了酒菜，兩人把酒談心。

這是個風和日暖的好天氣，大名湖水波不興，淸風徐來，是以兩人的精神也極爲舒爽。

皇甫明月道：「小妹，現在時候尚早，要想聽到江湖上的新鮮事兒，必待午牌時分，那時候酒客多了，傳言就多了。」

司馬婉如道：「這樣也好，我們可以在這一段空閒時間中，舒散一下胸襟，說實在的，這幾日可眞將我悶壞了。」

皇甫明月笑道：「說得也是，我們先來乾一杯，活活血氣。」

司馬婉如微笑點頭，舉杯一飲而盡，此際聽得樓下有人大吵大叫，一個沙啞的聲音叫道：「你這小子可是狗眼看人低，你瞧不起我這老化子，我這個老化子可不是普通化子，我老人家可是化子祖宗，你瞧我衣褸破爛，怕我沒有錢是不是，我告訴你，我老化子這餐酒是吃定了。」

另一個店夥的聲音叫道：「怎麼，你想在我們這裏撒野，那你可是瞎了眼啦，在這濟南府城裏，醉仙樓可是老字號，容不得你白吃白喝。」

那老化叫道：「放屁，誰要白吃白喝你的，我老人家今兒不但要吃，還要到樓上雅座去喝個痛快。」

一陣樓梯聲響，皇甫明月與司馬婉如同時看去，見樓梯口冒上個年逾古稀的老化子，蓬頭垢面，穿一件破爛的黑色短袍，腰中扎着一根白色的大腰帶，右手提着一根四尺不到的竹桿，青油油的發光，可是他那雙灼灼的眼神，比竹桿子更光。

店夥跟上樓來，又要哄他出去。

皇甫明月心中一動，江湖多奇人，這老化子不是等閒之輩，他忙站起身來雙手一拱說：「這位老人家如不嫌棄，就請過來一齊吃上幾杯。」

老化子哈哈大笑道：「好啊，這幾句話還像是人說的。」便老實不客氣的打橫坐了下來，也不用筷子，抓起菜來便吃，

提起酒壺就喝。

司馬婉如眉頭微皺，却不好出口。

店夥道：「這位相公，他?」

皇甫明月笑道：「你不用煩心了，趕快去拿酒加菜，這位老人家無論吃多少銀子，都由我付好了。」

老化子向店夥眨了眨眼睛說：「渾小子，你聽到麼?人家可不跟你一樣子的小家氣!」

夥計無奈，搖頭苦笑的去了。

老化子一口氣又喝了半壺酒才道：「奇怪，你們兩個怎麼還在這裏呀?」

皇甫明月聽得一楞說：「老人家，你是說我們兩個人麼?」

老化子雙目一瞪說：「這酒樓之上除去你們兩個，還有誰呀?」

司馬婉如說道：「你說我們到那裏去呀?」

老化子一笑道：「小妹子妳不知道呀?黑豬抬頭，青鼠重光，千霞再現，天下平康。」

皇甫明月聽得一愕，這四句謁語正是那飛來峯玄機子所說的，這老化子如何知道，他祇是心裏在想，可並沒說出口。

那老化子已笑說道：「你不必管我老人家如何知道的，祇要不忘了你的責任就好。」

皇甫明月更是大驚，據聞修道有成，有他心通之妙，難道這老人家已到了這種境界，忙道：「請問老人家那四句謁語代表些什麼?」

老化子道：「黑猪是癸亥年，也就是今年，時局會一天一天的好轉，青鼠是明年甲子年，天下太平，那千霞是代表千霞降魔劍，此劍乃是前輩高人幻遊子所煉，他在那海外蓬萊仙島的千霞山，以五行七政靈珠子，煉成此劍，得呂洞賓仙翁傳玉帝之旨，封爲千霞降魔劍，後來幻遊子幻遊江湖，不知怎地將此劍遺失了。若此劍現了時，天下自然就平康了。」

司馬婉如問道：「此劍何時再能重現呢?」

老化子道：「快了，應在今年中秋之夜，現於華山之巔，此劍現時，必然劍氣凝光華，直冲霄漢，霞雲結彩絮，滿佈大千，你們兩人不去向華山取劍，却在到處的閒遊，實在可恨。」

皇甫明月道：「多承指點，此處離華山路程不遠，有兩月的時間，我想也足够了。」

老化子道：「够是够了，到時候還要我老化子助你們一臂之力。」

司馬婉如道：「尚未請敎前輩尊姓大名。」

老化子哈哈大笑道：「你問我麼，我老化子乃祛魔敎主，彭朋是也。」

講完人已飛出窗外，落在大名湖水面之上，竟然浮在水面，踏波而去。

皇甫明月嘆道：「江湖之上，奇人倍出，看情形我們也該動身了。」

司馬婉如道：「不錯，我們是應該走了。」

正說間，剛好小二送酒菜上來，皇甫明月放下了一錠銀子說道：「多了就賞你了。」

店夥道：「相公，這酒菜……」

皇甫明月道：「也賞給你吃罷。」一拉司馬婉如的手，兩人忽忽地下樓而去。

× × ×

華山在華陰縣之南，山勢險峻，雄偉異常，這時已經是初秋的時分了，長天一碧，萬里無垠，秋風吹在人身上，凉颼颼的，好不舒爽，這時在華山脚下的一間小酒店中，來了兩個人，一男一女。他們不是別人，正是那皇甫明月與司馬婉如，他們從濟南動身，整整化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才到達了華山脚下，便到這家小酒店歇個脚，打個尖，那知那小酒店中，早已有好幾個江湖人物，在吃酒聊天。

皇甫明月與司馬婉如，仔細的聽他們談論，他們所談的內容，無非是江湖上的瑣事，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那刁平已創立了一個邪敎，叫百花敎，並已與祛魔敎約好，九九重陽之日，在江州對岸的大平原上一決雌雄。

皇甫明月道：「看情形，我們這柄劍是非取到手不可了，否則這一塲正邪之爭，那祛魔敎未必就能取勝呢。」

司馬婉如道：「那老化子彭朋不正是那祛魔敎的敎主麼?他既命我們兩人到此取劍，當然有他的深意，是麼?」

皇甫明月道：「所以說我們非取到那柄千霞降魔劍不可。」

司馬婉如道：「只是目下離開八月十五日尚有一月之久，這一個月的時間，我們如何消磨?」

皇甫明月笑道：「華山不但是五嶽之一，也是四大名山之一，我們不妨借此機會，作一月之遊，好在華山的廟宇很多，到處可以住宿，可以吃飯。」

司馬婉如道：「可是有一件事你忘了，那老化子曾說我們取劍之時，尙要他助我們一臂之力，到時候萬一他找不着我們，豈不是慘了。」

皇甫明月笑道：「那彭敎主已修成了文通之果，我們要找他固然不易，但若他要找我們，可就容易多了。」

司馬婉如一笑道：「說得也是，我們吃完酒便開始上山。」

欲上華山，首先必經過千尺岩，次經百尺峽，然後再經老君離垢，便直上蒼龍嶺，蒼龍嶺乃是太華山極爲險峻的所在，當年韓文正公曾在此大哭失聲，謂將無法下嶺。

皇甫明月與司馬婉如兩人第一天晚上就宿在百尺峽左近的一個山洞之中，因這山洞異常乾燥，更可避風雨，況又是初秋，天氣也不太冷，兩人睡到半夜，忽聽到一陣足步聲音。

皇甫明月翻身坐起，心中奇怪，這荒山夜半，該不會再有遊客上山，就是有，也不可能走到他們藏身之處來，這會是誰呢?

此時司馬婉如也坐了起來，悄聲道：「這等時候還會有什麼人?」

皇甫明月道：「不知道，我們小心一點也就是了。」

此際忽聽洞外有個沙啞的聲音叫道：「你們也用不着小心了，我老化子在太華山等了半個月你們才來，你們是在遊山玩水呀?還是在辦事呀?」

司馬婉如這時才恍然大悟說：「是祛

魔教的彭朋教主。」

皇甫明月振聲道：「老人家好快的脚程，從濟南府到這兒才化了十來天的工夫，實是難得。」

老化子此時已在淡月下現出身形，笑道：「小子你猜錯了，老化子到此，實際上祇用了三天時間。」

司馬婉如道：「三天，難道你會飛不成？」

老化子進入洞中坐下點頭道：「這個地方很隱秘，是個煉功的好所在。」

皇甫明月道：「怎麼？老人家還要在此煉功不成？」

老化子道：「不是我，是你們。」

「我們？」

「是啊！你們不是要取得那千霞降魔劍麼？」

「正是！」

「那千霞降魔劍乃先天神劍，當年幻遊子在千霞山煉此劍時，曾按干支運行的時辰與方位，日日不同，時時不同，再配以五行七政電靈珠子，將此劍煉成霞光萬道，瑞氣千條，如今你們二人皆凡俗之軀，毫無道功之可言，如何能取得此劍？」

皇甫明月哦了一聲道：「老人家也說得是，只是時下離中秋月圓之夜，不足一月，這樣倉促的時間裏，如何能趕得上煉功。」

司馬婉如道：「這叫做閒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脚，我看算了。」

老化子道：「那又不成，天運所使，誰能避免，好在你們二人宿慧深厚，祇要能在這一月之內，打通任衝督帶，陰陽雙蹻，陰陽雙維等八脈，求得龍降虎伏，體質自生靈，那時再去取劍，也就無大妨碍了。」

司馬婉如道：「如何才能打通八脈，使龍降虎伏呢？」

老化子彭朋道：「方法我現在開始教你，你們可得好好記着，做道家功夫，可絲毫錯不得，否則走火入魔，那可就難以醫治了。」

皇甫明月道：「前輩請說。」

彭朋道：「打通奇經八脈，不分男女，部位相同，任脈在前，督脈在後，衝脈在中，帶脈在腰間，通脈的唯一方法，就是用氣，而用氣之法，首先要求得氣壯，其下手功法，男女有別。」

司馬婉如道：「既是男女有別，你得分別告訴我們才行。」

彭朋道：「當然，我大概的先向你們敍述一番，女子下手先斬赤龍，也就是女人的月經，因其色紅，來如潮湧，故曰赤龍，此乃洩發人身神氣的所在，如漏水壺一般，若此漏不補，元氣日傷，終必老死，然欲補此漏，必須先去月經，故曰斬赤龍。」

皇甫明月道：「降白虎呢？」

老化子彭朋道：「降白虎是男子下手功法，古云：女子十四壬癸全，男子十六陽精旺，換句話說，女子到了十四歲就開始有月經，男子到了十六歲就開始有陽精，其色白，故曰白虎，此亦漏神氣之處，欲補此漏，唯使無精外洩，使精化氣，氣動神，神還虛，虛合道，故曰降白虎。」

司馬婉如道：「可是要用什麼方法才能達到目的呢？」

彭朋道：「這樣就要分別的告訴你們了。」

老化子彭朋邊說邊問，便走近皇甫明月的身邊，套在他的耳邊說了一陣，然後又在司馬婉如的耳邊說了一陣，這才大聲道：「從現在開始，你們給我好好的煉功，一切飲食所需，由我來替你們負責，現在我走了，明日清晨給你們帶食物回來。」

老化子說完之後，已飄然而去。

司馬婉如與皇甫明月二人便各按所傳口訣，開始煉功，男子氣穴在丹田，女子氣穴在乳房，故皇甫明月下手之處，是以心跨守臍下一寸之分丹田穴。

司馬婉如則守雙乳之中的膻中穴。

兩人皆有武功根底，氣脈本就通暢無阻，所不同的是煉武行氣的方式與修道行氣的方式不同，煉武以氣貫勁，功發於外，以收克敵致果之效，修道則以氣合神，功斂於內，以收變化氣質之功，是以兩人這一次行氣煉功，也祇能算是導氣歸原而已。

這一夜他們都未睡覺，第二天一早，那老化子彭朋果然買了很多食物回來，兩人飽餐一頓，在附近閒遊了一番，消一消食氣，然後又開始打坐煉功。

皇甫明月煉了兩三天，但覺氣機，積於丹田氣海，其熱如火，心中雖感到奇怪，但却不敢大意，祇是誠心瞑目，半晌之後，那一股氣變成一道很長的熱流，從丹田下行，過陰蹻穴，在尾閭穴停了約半個時辰，然後上衝夾脊雙關，在夾脊又停了兩個時辰，又上衝玉枕，玉枕這一關，氣流動蕩得極爲厲害，整整半天的時間，那股氣流方始通過玉枕，而上泥丸，在泥丸稍停一下，又隨之下行，經山根，過鵲橋，下十二重樓，穿黃庭土釜，又復回到丹田氣海之中，如此順行一週定後，立時進入了消魂忘我之境。

司馬婉如心守雙乳之中，一二日後，感到膻中發熱，久之如滾水般，上衝十二重樓，過鵲橋，出山根，歸入泥丸稍停，然後由泥丸宮後下，經玉枕，夾脊，尾閭，過陰蹻，前上丹田，更進膻中，逆行一週定後，也進入了無何有之鄉，兩人這一定，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時間，直至有人用木棍輕敲石壁，發出篤！篤！篤！三下輕響，才將兩人驚醒過來，他們抬頭看去，見那老化子彭朋微笑坐在他們面前，說：「恭喜，恭喜，畢竟你們兩人宿慧深厚，短短七日時間，基礎已築，如在別人，就是給他一百天時間，也難達成。」

司馬婉如吃驚的問道：「怎麼？我們昨日方始到此，前輩何得云已經有七天了呢？」

彭朋笑道：「自你們河車通後，雙運週天，雙雙入定，這已經是六天了。」

皇甫明月道：「前輩說我們這一定已經是六天了，怎地我自己感覺尚不到兩個時辰呢？」

彭朋道：「定中歲月，離天心較近，是以比平常的歲月要快得多，你們要是不信，看看我給你們買回來的食物，可能都已硬了。」

司馬婉如童心很重，趕緊摸摸那些食物，不但是硬了，而且還霉了，不由叫道

：「不好啦，我們吃什麼呢？」

彭朋一笑道：「我老化子又給你們帶回一包新鮮的來了。」講着果然從身後拿出一大包食物來，向有一小壺酒，約有一斤多重，雖然不[illegible]，但在這深山大澤之中，却也很難得了。

皇甫明月與司馬婉如每人吃了半斤酒，幾個點心，閒談一下，便又開始打坐。

老化子彭朋將剩餘的酒吃了，便又下山而去，其實他並未下山，祇是在石洞左近數里之內迴旋，以防有宵小之輩，趁人之危。

皇甫明月與司馬婉如這一次入定，又定了五天，當他們出定之時，那老化子彭朋已經將酒菜買回來了。

司馬婉如道：「前輩，我們是不是還要在此地繼續的坐下去。」

老化子笑道：「妳是不是急着要看看太華勝境，我們明日便開始上山，白天遊玩，晚上打坐，妳說如何？」

司馬婉如笑道：「好啊！等我們一路遊上山頂，那八月十五日的中秋之夜也該到了。」

皇甫明月道：「不錯，到時候我們便可見識一下那幻遊子前輩所煉的那柄千霞降魔劍的威力了。」

彭朋道：「現在是八月初三，我們慢慢的一路遊上山頂，也差不多了，你們吃飯吧，吃完了我們便動身上路。」

兩人忽忽吃完，已經是未牌時分了，紅日已偏了西，陽光由淡黃色慢慢的紅了起來，當他們到達了老君離垢之時，太陽已偏西下墜，從地平綫下反射出萬道光華，美麗動人之極。

當天晚上，他們就住在老君離垢的一座道觀之中，司馬婉如與皇甫明月向彭朋請示下一步功法，如何下手。

老化子道：「道門功法，一撕三品，上品以一包三，難修而易成，中乘精氣同功神虛包溶，易修而易成，下品三乘漸進，火候斤兩，不可有絲毫之差錯，故易修而難成。」

皇甫明月道：「如此說來，我們所修的是上品中品還是下品？」

祛魔教主彭朋道：「你們所做乃下品起手功法，此法男降白虎，女斬赤龍，一但龍降虎伏之後，則男女同功，毫無差別了。」

司馬婉如道：「下品既是易修而難成，修他何用？」

彭朋笑道：「雖說是易修難成，若有明師在傍指點，使火候斤兩無絲毫差錯，仍可成功。」

「那麼我們下一步功法，應該如何做呢？」

「下品功法共分四個階段，百日築基，十月溫養，三年乳哺，九年面壁，百日築基是以打通奇經八脈，導氣歸原，河車路暢爲主，如此則丹頭已結，仙胎初萌，再行十月溫養，使仙胎成形，而爲自己的未來出陽神之本，再行三年乳哺之功，使陽神壯大，可以出入幽冥，瞬息萬里，然後再作九年面壁之功。」

「那九年面壁之功，又將如何做法的呢？」

「將已經煉老之陽神，收回身中，打得粉碎，散於全身各部，點化一身眞陰，陰去陽純，全身化炁，此時也，已達功參造化，學究人天之地步，已往所不懂不能者，此時則無所不懂，無所不能，聚則成形，散則化氣，千里萬里，指顧便至。」

司馬婉如笑問道：「還會死否？」

彭朋道：「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共其明，鬼神合其吉凶，天地有壞，這箇不壞，日月有虧，這箇不虧，鬼神有輪迴，這箇無輪迴，常寂光中觀自在，妙高峯頂現如來。」

皇甫明月道：「原來修行有這許多好處，那我們現在也該趕着做功夫了。」

老化子祛魔教主彭朋道：「你們河車路行八脈通暢，丹頭已結，往後打坐，但行溫養十月之功，等待三百六十週天妙數已滿，三陽三現之後，即行五龍捧聖之功，採大藥過關，功夫到此，地仙之果位已得矣。」

司馬婉如與皇甫明月二人遵示打坐，此時天已入夜，老化子彭朋却飄然的出了宮外，他表面上看起來是玩世不恭，不計小節，其實他是一直在爲祛魔衞道之事，忙得一塌糊塗，因此時離九九重陽之日，已不足一月之數，他必需多方佈置，多請人手，因光靠他們祛魔教的力量，仍是不够的，他這樣兩頭忙，一直忙到八月十五日中秋之夕，他方與司馬婉如及皇甫明月登上了太華山的蒼龍嶺。

蒼龍嶺嶺高而狹，峻險異常，尤其是在月色下看來，更覺令人胆寒，是三更時分了，冷風吹得人帶着寒意，老化子彭朋與司馬婉如及皇甫明月等三人，此時正在蒼龍嶺的盡頭之處，等待那奇跡出現。

月！更亮了，風！更清了，是子正的時候了，在蒼龍嶺右側的下面約十數丈處，有一處凹進去的地方，突然有一蓬光芒射出，這一蓬光芒，分紅、黃、藍、白、黑、青、紫，七彩光華，映月生輝，看起來極爲美麗。

司馬婉如道：「那柄千霞神劍，必然是在這裏了。」

皇甫明月道：「這下面，全是懸崖絕壁，要想取得此劍，恐亦不易呢？」

老化子彭朋道：「不管有多麼艱難，此劍是勢在必得，要[illegible]然天下將永無寧日了。」

皇甫明月道：「此劍之關係，如此重大，那我們也祇有冒險一試了。」

司馬婉如道：「大哥，還是讓我來吧，我體形較輕，懸崖下的一草一木，皆可做爲扶手。」

她突然感到對皇甫明月也有些關心起來。

皇甫明月說道：「不！當然是讓我先來。」

司馬婉如還欲說話，忽見老化子不知何處找了一根山籐，約姆指粗細，長十餘丈，試了一下，也還堅固，不由笑道：「你們也不用爭啦，有了此物，你們兩人都可以下去了，來！來！來！我老化子替你們拉着山籐，你們兩人分批下去。」

皇甫明月順着山籐向崖下發光處踏，剛好到達那裏，山籐也完了，原來那發光的地方，竟然是個小小的石窟，約一丈方圓，因凹在石崖裏面，是以在上面無法看

出來，那七彩霞光，就是那石窟中發出。

皇甫明月正欲進洞，司馬婉如此時恰好由上面趕到，說：「小心！」

皇甫明月道：「怎麼了？」

司馬婉如道：「彭化子說，凡是神兵銳器所在之地，必有神物駐守，是以要我們小心一點。」

皇甫明月道：「到目前爲止，我尚未看到有什麼動靜發生，也許彭化子是多慮了。」

司馬婉如道：「總是小心爲妙。」

皇甫明月點點頭，兩人踏着明朗的月色，向石窟中走進，約二丈多遠，果見有一長方形的木盒，放在石窟正中的石面之上，那七彩霞光便是由那木匣中發出，奇的是另有一條粗如兒臂，長約數丈的紅黑相間的大蛇，將那木匣團團盤住，兩隻火紅的眼睛，不住向兩人射出兇光。

司馬婉如道：「這條大蛇可能就是守護此劍的神物了，看它那兇狠的樣子，此劍恐怕很難得手呢。」

皇甫明月道：「此蛇名曰火練蛇，奇毒無比，若是它不肯讓我們取到，那麻煩就大了。」

司馬婉如道：「它就是神物，必已通靈，我們先與它說說看。」

皇甫明月向那火練蛇道：「目下邪教猖狂，天下將亂，雖有彭朋之祛魔教，尚不足以担當祛鬼衞道之大任，況九九重陽之會，非此劍不足以制伏羣魔，以定社稷，故斗胆請明王大蛇讓路，好讓我兩順利取得此劍，以制羣魔，功德無量也。」

說也奇怪，他語聲剛了，那條火紅大蛇，竟然緩緩遊離了那木匣，盤在石壁的一邊，動也不動。

司馬婉如喜道：「它讓開了！」

皇甫明月道：「此蛇亦已通靈，我們不可太過放肆。」講完竟然對那大蛇躬身爲禮，那紅色大蛇也在點頭似是在還禮。

司馬婉如搶進洞去取了木匣，打了開來，裏面果然一柄無鎖的長尺，劍身流霞閃燦，如星月爭輝。

皇甫明月道：「此間事了，我們可以上去了。」

此際那老化子，祛魔教主彭朋也趕了下來說：「你們不必上去了。」

皇甫明月聽得一愕說：「前輩此話怎講？」

彭朋道：「你們雖已得了神劍，但不尚用劍之道，夫用劍之道，妙在心劍合一，身劍混凝，可以飛行絕跡，瞬息萬里，劍到人到，目下離九九之日，僅二十餘天，我老化子出去佈置一番，以準備江州的衞道之戰，你們便在此煉劍，以你們的根器，九九重陽之前，必可煉到身劍合一的境界，到那時別忘了來江州助陣。」

彭化子講完後，仍攀着山籐上了蒼龍嶺。

皇甫明月與司馬婉如正待研究煉劍的方法，忽見那大蛇口中啣着一本小册子，送到兩人的面前，司馬婉如取起一看，竟然是煉劍的方法，她一笑說：「大蛇兄，謝謝你啦。」

大蛇搖一搖頭，將身形盤在洞口的左邊猶如守洞的一般。

皇甫明月笑道：「有此大蛇爲我們護法，我們也可以安心煉劍了。」

× × ×

江州，臨江而建，位於江南岸，對江北岸爲十二墟，瓜州，這一帶完全是平原，平原之中，夾着很多港汊，縱橫交錯，繪成一幅天然的地理圖，是中午的時分了，在十二墟與瓜州之間，聚集了不少江湖人物，分成兩個派系，一派是全身黃衣黃鞋，手持青竹杖，領導人物却是個古稀的老化子，不用說，這是祛魔教主彭朋了，另一派是青衣青鞋，手持拂塵，爲首人物是一個道裝老者，此人正是百花教的首領，刁平。

刁平由郎中一變而爲老道，由此證明他確已得了那黑風道人的眞傳了。

老化子彭朋的祛魔教徒約有數百人之多，而刁平的百花教却有一千多人，聲勢頗爲浩大。

刁平向老化子大聲叫道：「九九重陽正午時已到，我們廢話少說，各展所長，看看今後到底是那一個教派能在江湖上立足。」

彭朋道：「既是約好，難免要比劃一番，不過我老化子有一個請求，勝敗與否，皆是我們兩教之事，千萬不可累及無辜生靈。」

刁平大笑道：「我們雙方對陣，連自己的生死尚無法顧及，那管得了那些畜牲，小心了。」

刁平語聲才了，口中唸唸有詞，刹時間陰雲四合，大雨傾盆而下，在那場大雨之中，夾着很多的巨石，紛紛下墜，若被擊中，必致粉身碎骨，最奇的那場大雨，盡在祛魔教的頭頂落下，而百花教的那邊，不但天晴氣朗，紅日高照，連一絲絲雨星都沒有。

彭朋大喝一聲，口唸六字眞言，刹時間雨過天晴，又是晴空一碧，萬里無垠。

刁平見邪術被破，左手雷印，右手劍訣，對空書符，半晌之後，四週發出一遍沙沙之聲，竟有數以萬計的蛇類，向祛魔教進攻，最小的有三尺餘長，最大的竟然有兩丈多長，碗口粗細。

數百個祛魔教徒，右手齊舒青竹杖準備迎敵。

彭朋大喝一聲：「上天有好生之德，不可濫殺生靈。」右手拂塵向空連招，又大聲喝道：「蛇王何在？」

空中有人應道：「小神來也。」雲中現出一個黑色瘦長的人影。

彭朋道：「還不將你的子孫帶回，等待何時？」

蛇王道：「小神謹遵法旨。」說也奇怪，但見他長長的身形，臨空那麼一旋之間，數以萬計的長蛇，眨眼之間，竟然走得無影無踪。

刁平一聲冷哼，正待作法，忽然半空之中，黑風大作，一刹時直吹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有人陰聲笑道：「彭化子，別以爲你那些障眼小法派得上什麼用場，竟然成立什麼祛魔教來，如若聽我勸告，現在收手尚不算晚，否則你與數百教徒，將都死無葬身之地了。」

彭朋大喝道：「是什麼人鬼鬼祟祟的在暗中搗鬼？」

那人又陰聲道：「貧道乃百花教的祖

師爺，黑風道人是也。」

彭朋罵道：「老雜毛，你教的好徒弟，也成立的好教，你如不將那百花教解散了，我老化子今[illegible]就要你好看。」

黑風道人陰笑說道：「你當眞是執迷不悟，那就休怪貧道手下無情了。」他情字剛了，那黑風之勢大增，祛魔教的數百教徒，齊以雙手掩目，蹲在地面，不敢仰視。

彭朋連連作法，始終無法破去他那黑風，正在一髮千鈞之際，突聽到半空中一聲霹靂，接着光華逆現，有一顆圓圓的珠子，懸於半空，光耀如紅日一般，將那黑風照得蕩然無存。

黑風道人大聲喝道：「是什麼人如此大胆，敢破了祖師爺的護身法術？」

半空中有人笑罵道：「我對你這個死雜毛說吧，你就是不認識我老人家的人，難道說連我老人家這一粒離火神珠也不認識了麼？」

黑風道人冷笑道：「你是離火道君朱明，你不在南方赤城山莊中清修，却跑到此地來作甚？」

半空中人道：「我雖想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但看不慣你們這些鷄毛狗叫的偷鷄摸狗的行爲，上天有好生之德，我老人家能够不管麼？」

語聲剛了，從雲中落下個白髮銀鬚，赤色道袍的老者，此人正是南方赤城山莊的離火道君朱明，他修行五百餘年，專煉乾陽離火之精，一粒離火神珠，可以洞澈幽冥，消盡魔氛。

黑風道人冷笑道：「你雖然仗着南極一點離明之氣，目中無人，但你也應該知道五行之精，各具妙用，我現在就讓你嚐一嚐五行生尅中的神水滅火的滋味。」但見他拂塵向北方遙劃，口唸眞言，刹那間黑風又起，在那黑風之中，有勢若汪洋的黑水，從半空中倒了下來。祛魔教中的數百教徒，齊是大吃一驚，就連那祛魔教主彭朋及離火道君朱明亦是大吃一驚，正慌亂間，忽聽有人朗唸了一聲「無量壽佛」，聲若宏鐘，然後又道：「善哉！善哉！此水並非眞正北極玄英，乃女子壬癸之氣煉成，若任此下去，不獨大傷生靈，直違天和，就是那汚穢之氣，也從此在地面上感染流傳，而造成瘟疫，上天有好生之德，貧道不能不管一管了？」

黑暗之中，但見一道金華，上衝天際，然後逐漸向四下散開，那些黑風黑水，遇金華之芒，立時消失無影無踪，天色又重新開朗起來，此時在江邊上現出一個身穿淡青色道袍的老道，正是飛來峯下的玄機子，他接着又是一聲朗笑道：「也罷，我老人家好人做到底，乾脆請龍神將這一塊已經汚穢的土地洗上一洗，以免遺害無窮。」

他邊講間右手拂塵向東方一拂，口中唸道：「東海龍神，速興風雲，惠以甘霖，挽救生靈，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

語聲一了，大雨立時傾盆而下，一場乾乾凈凈的大雨過後，地面上又恢復了生機。

黑風道人怒道：「何方道者，敢破我妙法？」

玄機子道：「貧道乃飛來峯之玄機子，道兄枉逞一時之能，不顧生靈塗炭，要不是貧道用太上黃一神泥尅去此水，現在大刦已經鑄成了。」

黑風道人冷笑道：「假慈悲，假道德，貧道信不過你，你雖然破了我壬癸玄英神水，我仍有妙法。」右手拂塵一指，一道玄黑色光芒，飛上半空，此光一起，那百花教中，立時紛紛放出光華，有青光，黑光，藍光，暗紅光，長短大小，各各不小，原來這些却是邪教中煉成的劍氣。

此際彭化子也口吐白光一道，約數十丈長短，與黑風道人的玄黑光華敵在一起，其餘的祛魔教徒，也各放紅光，白光，與百花教徒對敵，此時但見凌空之中，七彩隱現，如數百條長龍，臨空飛舞，一時蔚爲奇觀。

離火道君朱明及玄機子二人非是由煉劍入道，是以祇是站在一傍觀看。

彭朋的白光與黑風道人的玄光，是兩柄最長的劍光，黑白二光纏糾在一起，各不相讓，其次就要數刁平的青色劍光，約有十餘丈長短，與祛魔教的弟子一道七八丈長的鮮紅光華敵在一起，一青一紅，也自纏糾不休。

除此而外，各教徒的劍光，雖然光色不同，但最長的也不會超過三丈，有的劍光較短，遇到長的劍光，支持不了幾個回合，便被較長的劍光，一揮兩段。

此際正邪兩派的劍光，正鬥得激烈的時候，正派的劍光，果然受不了邪派劍光的汚穢之氣，被逼得紛紛後退，眼前形勢大糟。

就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忽見西北方上空，金鈴之聲大作，一道七彩光華，長約百餘丈，破空飛來，就在臨近江岸上空之時，突然一分爲二，各化百丈長的七色劍氣，在百花教徒所放出的劍光中一絞，那邪邪教中數百道青黑色劍氣，齊被絞得粉碎，人也全受了重傷，首當其衝的是黑風道人與他徒弟刁平，他們劍氣被絞碎散了，連人也落得身首異處。

此際那兩道七色光華，盤空打了一個迴旋，落了下來，化爲一男一女兩個少年人，男的就是皇甫明月，女的就是司馬婉如。

玄機子與彭化子趕忙上前見過，並給離火道君介紹了那千霞魔劍的威力。

彭朋叫道：「好險呀，好險呀，你們要是再遲來一步，今兒被毁的可不是百花教啦。」

玄機子道：「天緣湊合，各有其時，方才是他們眞正出現的時機。」

離火道君道：「尚有這些未死的邪教徒弟如何處理。」

玄機子道：「上天有好生之德，能够改過自新的，就讓他們去吧——」

彭朋大聲宣告了一遍，那些百花教徒，紛紛再拜而去，離火道君道：「此間事了，貧道也該回赤城山莊去了。」

玄機子道：「貧道仍回飛來峯去，彭教主仍然是去祛魔衞道的大事，兩位小友呢？」

皇甫明月與司馬婉如相對一笑，說：「我們去大羅天看一位朋友，紀君珮！」各吐一道七彩光華，兩人身劍合一，向東南天邊，遙遙飛去。

（完）

大刺客傳奇故事

司馬紫烟·文
子成·圖

專諸（上）

激憤寄簫聲

楚國的名將伍子胥避難來到吳國，他的胸中滿含着悲憤，因爲他們伍家在楚國世代爲將，立下了汗馬功勞，可是那昏庸的楚平王竟聽信了佞臣的讒言，畏忌伍氏一族的軍權太大，將有篡位之舉，秘密地擒殺了他的父親、他的兄長，還行文全國，捕殺這伍氏門中的漏網者——伍圓（子胥）。

伍子胥仗着他天賦的神勇，夜闖五關，連斬六將，終於逃出了羅網，幸得在最後夜渡昭關時，由於心中的悲憤，境遇的險惡，以及情緒的煩躁，竟在一夜之間，把那烏黑而修美的長髯煎熬成了灰白色。

一個人會蒼老的，黑的鬍鬚也會變白的，但一夜之間，使得一個魁偉的壯年人變成灰鬢的龍鍾老者，這是沒有人相信的，連伍子胥自己也不相信，所以他冒着被擒殺的危險，拖着疲累的步伐，雜在人羣中，手按着劍，準備在入城時作最後一度的掙扎時，守城的士卒居然放過了他。

起初他還以爲是做夢，他——伍子胥是楚國的名人，家世顯赫，三十及壯而拜將，幾乎無人不識，也就因爲這一點自尊的驕傲，使他不願接受家將的懇諫而易容出亡。

他——伍子胥是楚國的上將軍，上大夫是個不折不扣的貴族，寧願死也不願作有辱於尊嚴的事。

所以他雖然經過一夜的搏戰，馳騁數百里，勇闖五關，疲憊得不能再戰時，仍

從容草露布

然想維持他上將軍的尊嚴。

來到昭關時，平王已經將他的形貌通告全國，他也看見了在關門貼着的告示，一方方懸掛的竹簡上歷歷分明，刻着：「逃犯伍圓，長身半髯，殺無赦。」

這些字像劍一般地刺着他的心，世代忠貞換得的只有這些，連他的上將軍的職銜都剝奪了，變成了「逃犯」二字。

他也記得在逃離楚都時，而對着包圍他的軍馬，曾經傲然地切齒數出平王的不仁不義，發誓必殺平王，滅楚以雪此仇，然後衝開重重的包圍，殺出一條血路而出亡。

這些英雄的事跡使他的大名震撼天下，然而在此刻，他却有一種屈辱的悲哀，昭關的守卒居然也不認得他了。

他清楚地記得在關前，手持長戈的兵士叫入城的百姓排成一長列，一個個地檢視，就是爲了要捉拿他。

他不懼一死，夜闖數關的豪跡還沒有來得及傳到此地，所以門禁還沒有十分森嚴，他希望能接近一點，在絕望中爭取希望再衝過這一關，所以他才屈辱地雜在人羣中慢慢移動，一直到關門前，他的手按着劍，胸中的熱血沸騰着，準備接受最後一次的衝殺了，他知道得很清楚，經過一夜的血戰後，勇斬數將，屠人近百，他的劍鋒已鈍了，身心皆疲，實在沒有能力再作一次血戰了，他只是爲着自己尊嚴，不願就擒而想死在鋒鏑之下而已。

所以輪到他受檢視時，他的脚步走得很慢，雖然瞪大了眼睛，却已佈滿了血絲，而他的脚步也實在快不起來了，那知守城的士卒冷淡地看了他一眼喝道：「老頭子快點過去，別碍着人家的路。」

伍子胥怔住了，三十多歲的壯年不算老，蓋世的英雄伍子胥更不會老，怎麼被人叫做老頭子呢？

可是排在他後面等着進城的人們却不耐煩了，連擠帶推把他送過了昭關，出了昭關後，他坐在河邊歇足，掬水止渴時，才發現自己的老態，他的鬍子白了。

英雄是不許白頭的，這一刹那間，他幾乎想拔劍自刎，但立刻又止住了這個念頭，爲什麼他會在一夜之間蒼老了呢？莫非是天意助他逃過這一刦，而要他留此有用之身來創造一番轟動的事業嗎？

「我不能死，家恨不允許我死，英雄烈士該死在疆場上，而不是這沒沒無聞的河邊，該死在敵人的劍下而不是用自己的手來結束生命，我要活下去爲未來而活下去！」

就這樣地來到了吳國，吳與楚接疆而得天險之利，不怕列强的侵略，有魚米之豐而不虞匱乏，是一個培養着復仇種子最好的地方，他以爲在這兒會得到重用的。

但是他失望了，在這兒，居然沒有人相信他是伍圓，是力闖五關，手刄六將的楚國名將，自然也沒有得到他所期望的器重，一切都是爲了他的鬍子，沒有人相信他會在一夜之間，有這麼大的改變失望之後，繼之以消沉。

他乾脆放棄了伍圓的本名，吹簫市上，以吳市吹簫人自居，但他的心是激進的，所以他佯狂使酒，動不動就要跟人打架拚命，使得市人都目他爲怪人，遠遠地躲着他。

這一天他又煩了，在酒樓上飲得半醺，取出他那枝隨身携帶的竹簫，旁若無人地吹奏起來，他的簫也是激盪的，充滿了金戈鐵馬殺伐的銳氣，使聽的人都皺起了眉頭。

可是今天他却自己皺起了眉頭，因爲他的簫音老是被一陣柔和的琴音蓋了下去，那琴音是柔柔的，像一個美人的手在撫着他，使他激憤的殺氣始終提不起來。

伍子胥忍不住擱下了簫，把酒保找來問道：「誰在撫琴了。」

酒保們都怕了這位大怪人，雖然他每次的賞賜很手厚，也經常使性子揍人，但被問了不敢不答，囁囁地道：「是東樓的燕娘，她不但是吳國的名琴手，也是吳國的第一美人，是吳市最紅的名妓……」

伍子胥噹的一聲，擲出了一塊金箔道：「管她是什麼，把這個拿去給她，叫她立刻停止彈奏。」

酒保看着金子，露出了貪婪的眼色，但立刻又被失望所掩蓋了，囁囁地道：「在平時是可以的，但今天小人却不敢，因爲今天是專諸召宴燕娘奏琴……」

伍子胥哼了一聲，道：「專諸又怎麼樣？」

酒保苦笑道：「專諸是劍客，他會殺人的。」

伍子胥怒道：「他會殺人，我不會殺人嗎？去告訴他們，立刻停止奏琴，否則我把他們一起殺了。」

酒保還想開口，但伍子胥目中射出的怒光使他噤住了口，何况他看見了伍子胥的腰間也懸着劍，連忙拿起金子，縮着頸子走了，片刻後，隔樓的琴音停止了，伍子胥的臉上才浮起笑意，喝了一大杯酒，取起洞簫，正準備吹奏時，忽然眼前青光一閃，那枝簫斷成兩截。

伍子胥很沉穩地坐在椅子上，冷冷地抬起頭，才看見一個面目清秀的年青人，剛將劍歸鞘。

這個年青人的身手是可佩的，他能來到自己身邊，拔劍斷簫，還劍入鞘，毫無聲息，足證他在劍術上的造詣很深，但伍子胥却很沉穩地道：「想必閣下就是專諸了。」

專諸傲然一笑道：「不錯，聽說你爲了燕娘的琴音亂了你吹簫，才叫人去阻止的，現在你的簫已不能吹了，該讓我回去聽燕娘繼續撫琴了吧。」

說完轉身就走，伍子胥也站了起來，漠然地跟在他身後，見他將要轉往東樓時，才淺淺地笑道：「等一下，找個清靜無人的地方，我們還有點事要解决。」

專諸一笑道：「你可是要我賠你的簫，那可辦不到，很多人都討厭你的簫聲，我也不想再聽到它。」

伍子胥傲然道：「吹簫倒是小事，我想教訓你一個劍手應有的氣度，那就是不該輕易拔劍，在對方沒有出劍之前，不要用劍去削任何東西，除非是對方的人頭，像你剛才只削斷了我的簫，那是十分危險的，很可能因此一着之誤，就會失去你的首級，因爲我也是個佩劍的人。」

專諸哈哈大笑道：「我在成爲劍手之前，早已熟記這些誡條了，但這是用來對付劍手的。」

伍子胥哈哈地道：「你以爲我不是劍手嗎？」

專諸卑夷地道：「不是每一個佩了劍的人都可以成爲劍手的，劍手的身分也不是佩了劍就得到的。」

伍子胥道：「那要怎麼樣才能成爲劍手呢！」

專諸笑道：「要懂得用劍，要有警覺性，我在你身旁拔出了劍，你居然毫無知覺，可見你還差得遠呢？」

伍子胥哈哈大笑道：「原來只是這些條件，那是你自己太差了，你說的修爲只是一個庸俗的劍手資格，充其量只能做一個刺客的低級劍手，而劍道的最高境界是萬人敵……」

專諸神色微動了道：「怎麼樣才能算是萬人敵呢？願聞其詳。」

伍子胥微微一笑道：「告訴你也沒有用，因爲這一半靠天賦，一半靠培養，兩者不可缺少，而培養之道尤難，你必須出生在一個貴族之家，從小就培養起氣勢壯雄的胸襟，就算你具有天賦，現在開始也太遲了。」

專諸哼了一聲道：「我學劍近二十年，倒是初聽此論。」

伍子胥笑道：「你聽不到的，因爲教你劍法的人就是一個庸材，你生活的環境，也只能成爲一個庸材。」

專諸冷笑道：「那麼，你自認是個萬

人敵的劍手了?」

伍子胥道：「我自問能敵萬人，都不認爲是劍手，因爲劍道高到敵萬人的境界就不是劍手了。」

專諸臉現怒色道：「我本來不想跟你一般見識的，因爲殺了你這狂夫並不英雄，但聽你這一說，我倒想領敎一下。」

伍子胥也一笑道：「我也不想拿你一試劍鋒的，到了吳地後，我連個拔劍的對象都找不到，手脚都僵了，勉强用你作爲對象來活動一下筋骨，我們找個僻靜的地方。」

專諸怒道：「到大街上去，我要當衆敎訓你。」

伍子胥夷然一笑道：「那我就沒興趣，眞正懂得使劍的人，絕不會做這種幼稚無聊的事，我的劍乃以申志，非爲博名，我不屑成爲一個在市井逞能的匹夫。」

專諸臉上一紅，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受到了敎訓，但他不得不承認這敎訓是對的，這個看起來衰邁的老人似乎有一種無形的威嚴，而這種威嚴却是別人所沒有的。

頓了一頓他才道：「你，到後院去，那邊沒人。」

伍子胥道：「這些人不會跟去看熱鬧嗎?」

專諸傲然道：「諒他們不敢，當我說沒人，就是除了我們兩個人外，不會有第三個活人，除非你把死人也算在內了，我想沒人會拚着命去看熱鬧的，何況拚了命也看不到什麼了。」

他的目光烱烱，語逼四座，果然那些酒客與酒保們都俯下了頭噤聲無語，沒一個敢有所表示的。

伍子胥滿意了，笑一笑道：「那就走吧。」

兩個來到後院，果然寂靜無人，伍子胥拔出了劍，專諸又是一怔道：「你這柄劍殺過不少人吧?」

伍子胥一笑道：「你怎麼知道的?」

「我看見上面有不少碧光斑痕，那是殺人後血跡不及擦拭而淤積的，這證明你一定用它殺過很多人。」

伍子胥笑道：「你很有眼光，說得也很對，我已經磨刷過很多次了，否則這劍上會看不見本來的顏色。」

專諸一怔道：「你在那裏殺這麼多人的。」

伍子胥道：「當然是在戰場，別的地方允許你殺這麼多人嗎?萬人敵的劍法必須在疆場上練成的，在那個地方，你必須一劍殺死一個人或很多人，否則就沒有機會活着離開了，那個時候沒有人會同情你，不是殺人就是被殺，而唯有殺人才是活下去的方法……」

專諸似乎不懂這一些，拔出劍道：「請賜敎。」

伍子胥笑道：「這一套不適用的，劍一出鞘就定生死，不必求敎，也沒有候敎，劍在手中就準備殺人。」

專諸被他激怒了，挺劍直刺，伍子胥却祇是運劍招架，接連幾十招交接，都沒有回攻一手，專諸被話刺激得失去了常態，奮力一劍削去，由是勢子太猛，伍子胥防備稍疏，被他攻了進來，伍子胥在閃身躲避時，一個疏神，手背上捱了一劍，受傷不重，却已將劍丟掉了。

專諸臉上這才露出了得意笑意道：「我終於擊敗你了。」

伍子胥淡淡地冷冷一笑道：「不錯，現在你可以殺死我了!」

專諸搖了搖頭笑道：「不，我只想擊敗你就够了，不過我覺得很奇怪，你的劍術造詣很深，爲什麼祇守不攻呢?」

伍子胥冷笑道：「萬人敵的劍法中沒有守招，發必攻敵，你自命爲高手，怎麼說出這種話來。」

專諸一怔道：「我連攻了你幾十手，你都沒回過一招。」

伍子胥一笑道：「爲什麼不看看你身上再說。」

專諸俯頭一看，臉色大變，原來他的衣衫上遍佈劍痕，橫一道豎一道，自胸至腹，交相錯列，痕跡分明，每一道劍痕都是在致命的部位。

伍子胥笑道：「這就是萬人敵的劍法，當你攻我一招時，我早已先攻出一劍了，你一共攻出六十七手，我也回了六十七劍，不過我很幸運，在我以前所遭遇的經戰中，沒有多少像你這樣的好手，否則我最多祇能殺死六十七個，而必死於第六十八人之手，你第六十八次攻的很勁厲，證明你在劍術上，確是下過一番苦功的。」

專諸長嘆一聲，噹的一聲，折斷了自己的長劍，丟在地下道：「從今以後，我再也不用劍了。」

伍子胥輕笑一聲道：「匹夫的氣度，不是征戰之手，在戰場上不怕失敗，那怕身被重創，仍然要裹傷再戰，直到倒下去起不來爲止，而且兵可敗，志不可撓，這才是力敵萬人，心雄萬丈的將才胸懷，你實在很差。」

專諸默然無語，俯頭走出去，但走了幾步，忽又回頭問道：「你第一劍就可以殺死我，六十七劍，你有六十七次殺死我的機會，爲什麼你不下手呢?」

伍子胥傲然道：「除了在疆場對壘，我是不殺人的，因爲我逞的不是匹夫之勇，我要的不是市井俠名。」

專諸又嘆了一聲，俯頭默然而去。

伍子胥也惆悵了一陣，才用舌舐去手背上的血跡，拾起長劍，摩挲着劍葉自嘆道：「我伍圓也是英雄氣短，居然跟一個市井遊俠動起手來了，難道我竟這樣無聊了嗎?」

嘆息了一陣，正待出去時，忽然隱處現身出來一個三十來歲的錦衣青年，長揖道：「將軍請留步，我們談談。」

伍子胥道：「閣下是……」

青年人道：「在下公子光。」

伍子胥一怔，公子光這三個字使他頗爲震驚，他是吳國先王的長子，現任的國君是他的族弟。

吳王樊諸有三個弟弟叫餘祭、夷昧、季扎。樊諸知道三弟中，季扎最賢，有意傳繼大位，所以生前未立太子，故而他的長子光始終是公子的身份，樊諸死後，援終兄弟及的例子，傳位餘祭，餘祭死，又傳位夷昧，等到夷昧死後，本該傳季扎，可是季扎胸懷澹泊，避不肯就位，吳臣乃立夷昧之子僚爲王，原爲世子的公子光反

而不得繼統了。因此伍子胥見到公子光後，反而有點不知所措，倒是公子光很客氣地道：「將軍神勇，天下聞名，唯來到敝國後，因形貌改變，無人得識，乃使將軍困頓，吹簫市上。」

伍子胥道：「去國之臣命當如此。」

公子光笑了笑道：「將軍言重了，將軍雖自揚其名，但實在難以使人相信，今大要不是見將軍神威，小王仍是無法相信將軍就是勇闖五關，連斬六將的伍員。」

伍子胥撫着灰白的鬍鬚長嘆道：「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這把鬍子雖然帮助了我過了昭關，但也毀了我。」

公子光道：「將軍不必自傷，置在璞中而不掩其華，總會有脫穎而出的日子，將軍沒有忘記離楚時所發的豪語吧。」

伍子胥憤然地道：「忘不了的，伍員有生之日，定必復父兄之仇，而後刄平王之首，其奈天不假我……」

公子光一笑道：「將軍既有此心，光必當努力，國君對楚頗有意，惜未得其人而已，光必將爲將軍引見推介。」

伍子胥喜道：「伍員如得復仇而又刄豎子之首，當啣環結草以報公子之德。」

公子光笑着拖了他的衣服就走。

伍子胥在公子光府邸中，將息了兩天，整肅了儀容，也備就了一大篇攻楚的計劃，去晉見吳王僚時，所得的後果却是十分沮喪的，吳王僚收下了他的計劃，只說慢慢研究，却沒有進一步的表示，也沒有重用他的意思……

伍子胥怏怏地隨公子光回了府中，公子光倒酒爲他**解悶**，屏退左右，才懇切地道：「今天國君對將軍的計劃倒是頗爲心動，但最後又冷淡下來，却是我的進言，我說將軍是藉此以洩私仇，能有所得，於是吳無所答……」

伍子胥愕然道：「公子既有此疑，爲什麼又要代伍員引見呢?這不是拿伍員來開玩笑嗎?」

公子光誠懇地道：「將軍請少安毋躁，我有我的用意，先王傳弟不及子，乃依國室之裔例，光無所怨，可是季叔避不就位，大統應歸光才對，然諸臣諂媚夷叔，擁立了從弟僚登基，這使我頗爲不平。」

這是他們的家事，伍子胥不便爲言，公子光又道：「何況，僚胸無大志，又爲小人所包圍，縱或有取楚之心，必不會重用將軍，大事必不可爲，將軍一定要滅楚復仇，光一身任之，但必須先助我取得大權……」

伍子胥默然道：「那公子爲什麼不早說明，要我獻出策略呢?那是我精心所籌思的策畧。」

公子光道：「將軍之策略極具價值，所以國君才留下了，雖不借重將軍，却必依策而行。」

伍子胥道：「策略中虛實只有我才知道如何運用。」

公子光一笑道：「是的，我知道，但王僚可不會這麼想，他得到這策略後，但不會成功的。」

「那就不該糟塌了我的計劃。」

「不會的，將來將軍還可以運用。這是我的絕僚之計，正好藉此削弱他的勢力以圖之，目前吳國的大軍都掌在他兩個弟弟公子蓋餘，燭庸的手中，他得到將軍的策略後，一定會選上兩弟伐楚，後防空虛，一舉而殺之，我就可以取得大權，那時一定借重將軍。」

伍子胥不禁苦笑了，公子光說得很客氣，道是借重，實際上祇是利用而已，但公子光不失爲一個有見地的人物，還能看出人才而加以利用，而吳王僚，却十足是個傖夫，心雄於天，才薄如紙，他的霸業註定會失敗，今天延見時他就有這個感覺，吳王僚跟楚平王是一類的人物，雖居君位而無君材，安份守己，或能自保小康，如果再心謀不軌，連僅有的一點基業都保不住了，今天也見過了吳王僚的兩個弟弟，公子蓋餘和公子燭庸。也是兩個標準的不學無術的濁物，風雲際會，使他們坐擁重權，但絕非干城廟堂之選，靠這兩個人能滅楚嗎?楚平王雖然昏庸，王叔屈原却是個能臣，以周公自許，才識也不在周公之下，靠這些人是成不了事的!以人才而言，公子光實在比他們强多了，自己的復仇大計，只好寄在公子光手上了，因此伍子胥沉吟片刻，才道：「公子知遇之恩，伍員唯肝腦塗地以報。」

這等於是個允諾，公子光大喜過望，可是伍子胥接着道：「但一切都要等公子取得大權之後，伍員才有效力之處，目前伍員祇有仍以吹簫之身，閒遊市上……」

公子光頗爲失望地道：「將軍，取代之計，仰仗頗多。」

伍子胥一笑道：「公子，並非伍員絕無可用處，而且伍員留在公子身邊，只有對公子不利。」

公子光一怔道：「這個倒要請敎。」

伍子胥笑道：「公子不利於王僚之心，他想必也有所風聲，如果公子常跟伍員接近，吳王安能無疑。」

公子光頓了一頓，似乎爲這個理由所動，但又不肯承認，伍子胥又道：「即使蓋餘、燭庸率兵遠出，有取王僚之機，但取之非易，勢必將取刺殺一途。」

公子光又接道：「正是，所以才要借重大將軍，吳王僚帳下頗多技擊之士，除非有將軍這樣的人材……」

伍子胥道：「公子錯了，如果伍員仍以吳市吹簫人身份留居公子之側，此舉或有可能，現吳國朝野莫不知員，還會有希望嗎，世人見毒蛇莫不爭相撲殺，以其有毒牙能傷人身，伍員之與公子，正如毒牙之蛇，不特與事無補，且將加害於公子，爲公子謀，伍員當遠離爲上。」

公子光熟思良久才道：「將軍深謀遠慮，實乃謀國之良臣，然不得將軍，將何以取僚。」

伍子胥笑了笑，道：「刺僚僅一人之業，流血五步之事耳，臣擧一人以荐，市上游俠專諸，可當此任。」

公子光道：「他比將軍差多了。」

伍子胥道：「不然，前日之鬥，公子當已目睹，非其技不如員，乃其有軫敵之心耳，最後一擊，雷霆萬鈞，伍員雖竭全力猶不足以當之，足見其神勇在伍員之上，或其技仍有瑕疵，伍員可以技擊之道授之。」

公子光避席長揖道：「將軍如肯造就，大事可成矣。」

伍子胥笑道：「不過專諸乃市井遊俠，性情耿介，富貴不足以動之，用士之道在收其心，公子以國士視之，專諸定必以死士報公子矣。」

公子光動容道：「願將軍敎之。」

伍子胥含笑定下了收服專諸的計劃，兩人又密談了很久，才秘密地告辭而去，依然逍遙市上。專諸自從那天受挫吹簫狂人之後，心情十分蕭索，劍是不再舞弄了，連最知己的琴伎燕娘的香閨也不再去了，終日悶悶不樂，關在家中飲酒以消愁。

這一天黃昏，伍子胥登門造訪，專諸對這位擊敗自己的劍手，倒是頗爲尊敬，連忙迎了進來，伍子胥見牆上掛着空的劍鞘，乃微笑道：「閣下眞是不使劍了。」

專諸嘆道：「朋友，聽市上傳說，你是楚國伍員，不知是眞的還是假的。」

伍子胥苦笑道：「伍員乃楚國之臣，身負家恨，乃至淪落市上吹簫，有什麼可驕傲的，又何必要冒充呢？」

專諸神色稍振道：「原來你眞是伍大夫，那我心裏還好過一點，至少我不是折在無名之輩手下，大夬亡楚一戰，手刃百餘人，過五關斬六將，天下聞名，專諸何敢言敵。」

伍子胥嘆道：「老弟，別再叫那些難堪稱呼，家已毀，父兄之仇未復，員僅以身免，仇楚之心，如骨鯁在喉，芒刺在背，大夫，上將軍，都是楚國封的，我聽了都觸心，老弟如果不嫌棄，你我以兄弟相交吧。」

專諸十分激動，離席相拜道：「兄長，小弟高攀了。」

伍子胥將他扶起道：「兄弟，我你既成手足，你敗給我，總不能再賭氣了。」

說着指了那具空劍鞘，專諸一嘆道：「這是另外一回事，兄弟生不願爲第二人，本來或許可以埋首深山，苦練劍法，再找兄長一決，現在自然不能這麼做了。」

伍子胥笑了笑，道：「好；有這樣的志氣，才不愧是我的好兄弟，你這具空鞘，與我這柄簫一樣……」

說着從身上取出削斷的竹簫，懸掛在空鞘之側道：「就讓這兩樣東西，當作我們締交的紀念吧！」

專諸一怔道：「兄長何必如此，兄弟棄劍是技不如人，兄長的簫是被兄弟削斷的，與技藝無關。」

伍子胥搖頭道：「不，那天就是你不削斷它，我也準備自己砸斷它，我生長在世家，音律之道，自幼習弄，這長簫也自命無雙，所以離楚出亡，什麼都丟下……就是把它帶在身邊，那知在酒樓上，竟被一個女子的琴音蓋了下去，兄弟以斷劍之心，自然會了解我斷簫之意了。」

專諸怔了一怔道：「簫與琴是兩件不同的樂器。」

伍子胥道：「但音律之道是殊途同歸的，在這一方面，我自認永遠也超不過燕娘……乾脆認輸也罷。」

專諸想了想笑道：「那也好，兄長反正志不在此。」

伍子胥道：「兄弟難道志僅在劍？」

專諸苦笑道：「除了劍外，兄弟一無所長。」

伍子胥道：「不然，劍道不在技精，而在藉此創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這一點我對兄弟有絕對的信心，相信你不是池中之物，慢慢地等機會吧，對，談起燕娘，我倒想問了，聽說她是吳市第一美人？」

專諸道：「美人是沒有標準的，她雖美，却不會絕色，只是她的職業使她的美容易被人欣賞而已……」

伍子胥笑道：「在兄弟心中，她是最美的吧。」

專諸長嘆一聲道：「我倒不是因爲她外型的美而器重她，而是感於她的知己，爲了衆生，多少達官貴宦，願意量珠以聘，她獨獨鍾情於我，這使我很感激。」

伍子胥大笑道：「這倒難得，風塵中的佳人而能慧眼識英雄，此姝眼光不俗，兄弟爲什麼不娶她回來呢？」

專諸苦笑道：「她是自幼賣身的，身價百鎰，就是得頭一回，也非十金不可，我這個窮措大怎麼辦得到呢，說來慚愧，每次召她渡曲談心，那纏頭之資，也是她私蓄裏拿出來的，否則我連一親芳澤的能力都沒有。」

伍子胥長嘆道：「英雄多潦倒，人才常不遇，此乃千古同悲，但你們不能長此下去呀。」

專諸臉現靦覥之色道：「她現在收入甚豐，因此，她的家主也不想逼她從良事人，答應她再過五年，就還她自由……」

伍子胥道：「五年，青春易老，美人遲暮……」

專諸肅然道：「好在我們相知在心，我尊敬的是她的人，不是她的姿色，但叫兩心不移……」

伍子胥一嘆道：「黃金百鎰，我這個兄長還拿得出……」

專諸連忙道：「不，那怎麼可以要兄長的……」

伍子胥道：「你我乃是手足情盟，怎麼談得到這些，黃金有價情無價，別說我們已經是兄弟，就是素不相識，我也願成全你們這一雙英雄兒女，稍補人間缺憾，只可惜的是我們論交太遲，坐失良機。」

專諸一震道：「兄長，這話怎說。」

伍子胥道：「公子光慕燕娘琴藝，已經用千金爲聘，接到府邸裏去了，侯門一入深似海……」

專諸如受重擊，噹的一聲，墮碎了手中的酒爵，伍子胥道：「兄弟，你眞的愛燕娘如此深嗎？」

專諸淒然一笑道：「我愛她有什麼用呢，既無能力娶她，娶了也沒有能力養活她，倒不如讓她嫁到豪門去過好日子了，她雖然出身風塵，却是從小嬌生慣養長大的，叫她跟我布衣裙釵，井臼操作，我也於心不忍，何況她最心愛的就是琴，嫁了我之後，也未必有撫琴的興趣，君子愛人以德，我覺得這倒是她很好的歸宿。」

伍子胥一嘆道：「兄弟，你這樣就太對不起她了，她既然能在千百冠蓋中，獨獨看中你這個窮劍手，可見她是個烈性的女子，怎能安於富貴，屈於豪勢呢，公子光以暴力將她贖走，她如不甘屈服，唯有一死而已。」

專諸的臉色一變，良久才道：「公子光如果眞逼死了她，少不得要爲她償命，我誓必要殺此賊而後自戕。」

伍子胥道：「你們兩人都死，與事無補。」

專諸焦躁道：「有什麼辦法呢，燕娘如果肯樂意爲我一死，我也唯有一死相報，如果她能安於所適，我就祝福她有最好的歸宿，這是我唯一能做到的。」

伍子胥道：「這是你們遊俠的作風，我無以置評，但以我的主意，似乎還有更好的路可走。」

專諸忙問道：「兄長有何良策？」

伍子胥接道：「潛進公子府邸去，把她刦出來，避居他鄉，找個清靜的地方，湖山終老，豈不更好。」

專諸道：「談何容易，公子光手下甲士近千，我一個人或許還能逞險一拚，但要帶着她走是不可能的！」

伍子胥笑道：「帶人逃走是你的事，阻止追兵由我來負責如何？我在楚國千軍萬馬中都能夠殺出來……」

專諸道：「那不是連累兄長了嗎？」

伍子胥笑道：「我反正是一個人，逃到吳國是避居，逃到別處也是避居，有什麼差別呢，倒是兄弟，你家中尚有老母細弱，似乎該安排一下。」

專諸又不禁怔住，伍子胥由身邊取出一個布包，道：「這裏面是五十鎰黃金，你先留下作安家之用，我們蒙面前去刦美，相信不會被人發覺，等逃離吳國後住定下來，再設法悄悄來接走高堂團聚吧。」

專諸想了一下，鄭重地一拜道：「多謝兄長了。」

伍子胥笑道：「你又來了，這是冒險賣命的事，你只要事後不埋怨我這個兄長給你出的歪主意就成了，事關機密，我先安排一下，兄弟則把高堂安頓好，我們定於二鼓在公子府外會面，兄弟！這一去也許幾年都見不到高堂，你們母子必然有許多話要說，我不再躭誤你了。」

說着告辭欲出，忽又道：「你的劍怕不能空鞘了。」

專諸望望空鞘搖頭道：「不！我既立誓不用劍，就必須遵守，這是一個劍手的尊嚴……」

伍子胥皺眉道：「那怎麼行呢，我可以替你擋追兵，却也要你自己也能自衞一下，總不能赤手空刃……」

專諸道：「兄長放心好了，長劍已斷不能再用，我還有一雙短刄，是先人所遺，利可斷金，我用這對短刄，威力不下長劍，而且也不算違誓……」

伍子胥這才滿意了道：「好吧！這可不是開玩笑，你要保護兩個人安全呢，萬不能有錯失。」

專諸傲然一笑道：「兄弟假如使用短刄，恐怕還不見輸給兄長，因爲短刄可以脫手擲出，殺人較長劍尤利。」

伍子胥笑着走了。天交二鼓時份，專諸穿了一身黑色的勁裝，在伍子胥府邸的東牆外會合伍子胥，他還帶着了兩個黑布的頭罩，要分一個給伍子胥，他却拒絕了，道：「我不怕人認出來，也沒有人知道你我有交情，不會從我身上想到你，我以本身面目出現尤爲方便，對付追兵時，我在楚國的惡名，說不定還有嚇阻作用。」

專諸想想也對，遂不再堅持，他自己蒙上了黑布，二人越牆而入，府中戒備很鬆弛，他們的行動很方便，找了一陣，終於在一棟高樓上，看見了公子光正在據案獨飲，面對着一個麗人，滿臉戚容，手撫桐琴，發出哀音。

伍子胥道：「那是燕娘嗎？」

專諸點點頭，伍子胥道：「你上去吧，最好能刦持公子光作爲人質，然後奪馬而逃，我在府下阻擋別的衞士。」

專諸點頭答應了，雙足一點，如夜鳥般地飄上樓欄，落地無聲，然後手中雙刄一分，破簾而入。

燕娘一聲驚呼，公子光却十分地沉着，按劍起立喝問道：「什麼人，居然敢如此大胆，私闖爵邸……」

專諸急於要刦持他作爲人質，沉聲不理挺身進擊，公子光本人的技擊功夫頗佳，揮劍劈開了，同時也招呼門外三名執劍的衞士上前合攻，專諸矯捷得如一頭燕子，手揮短劍，上下翻飛，迎戰三名衞士。

但是那三個人十分悍勇，技擊功夫更是精湛，專諸接連幾手狠攻殺不退他們，一時性起，怒吼一聲，神威突發，寒光急閃，有兩個人的劍被他擊脫了手，一人的劍被他攔腰削斷，一腿橫掃，將三個人都踢翻出去。

跟着滾身而前，兩下交錯，將公子光的長劍盪開，一刃抵在他的胸前，沉聲道：「放下劍，聽我的吩咐？」

公子光十分沉穩，且也沒有放下劍，只是含笑道：「壯士如果是專諸，就請以本來面目相見？」

專諸心中大驚，不知怎麼會被人看出身份的，祇有硬起頭皮喝道：「我不是專諸，是要你命的人？」

此言一出，連座上的燕娘都駭然色變，怒喝一聲，手腕從琴下取出一枝短刄飛撲上來，刺向專諸！專諸怔住，不知道燕娘怎麼會拚命來行刺自己而護衞公子光的，他當然不能對燕娘還擊，眼睜睜地看她刺過來，倒是公子光手起一劍，將燕娘的短劍格開了笑道：「燕娘，恐怕他眞的是專諸，否則不會讓妳出手而不還擊的！」

燕娘的匕首被擊落，可是她的大眼睛中還流露出焦急之狀，急聲道：「專諸！假如眞的是你，還不快放下兵器，謝謝公子光拯命之德與成全之恩……」

專諸也怔住了，伍子胥掀簾而進，搖着手笑道：「兄弟，放下兵器吧，這兒都是自己人！」

專諸的短刄離開公子光的胸口，但仍然以懷疑的眼光看着衆人，燕娘却上前揭開專諸頭上的蒙面布，認淸是他本人，才喜形於色，投入他的懷抱道：「專諸！果然是你，可把我給嚇壞了，我以爲又是蓋餘派來的刺客呢！」

伍子胥一怔道：「妳說什麼？公子蓋餘派人來行刺嗎？」

公子光微微一笑道：「是的，不久之前剛鬧過一場虛驚，因爲我把來人當作專壯士，未加防備，差點着了他的暗算，幸好燕娘認出來人不像專壯士，及時警告，結果我祇受了輕傷，把刺客給殺死了？」

伍子胥道：「爲什麼不留下活口？」

公子光笑道：「何必呢，留下活口也沒有用，蓋餘不會承認的，何況我漏了口風，把他當作了專壯士，這消息傳了出去

，反而得不償失了。」

伍子胥點點頭道：「這也好，不過公子終於見識到專諸兄弟的身手了嗎，假如他眞是刺客，公子就危險了，公子府中技藝最精的三位侍衞也當不住他一擊，微臣推薦的人絕不會錯！此一試實在多餘！」

公子光笑道：「我對將軍的話絕對相信，但這次測試是燕娘堅持的，我是不便拒絕！」

伍子胥道：「哦，這是爲了什麼？」

燕娘傲然地笑道：「因爲我了解專諸，雖然有伍將軍的推薦，他寧願靠着自己的本事以求的！」

伍子胥點頭大笑道：「這話對，我們究竟是碌碌中人，對於遊俠的品操還是不够了解？」

專諸却愕然道：「兄長，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伍子胥笑道：「兄弟，事情是這樣的……不！還是由燕娘告訴你吧，否則你會以爲我們心機太重……」

專諸轉向燕娘，她珠淚承睫地道：「一切都怪我，昨天公子蓋餘到我那兒，强行納聘，要我做他的侍姬，我一口拒絕了，說是已許身於你，他惱羞成怒之下，說要殺了你，然後再逼我答應，我沒想到一時口失，旣爲你惹來災禍，又難保自身淸白，唯有一死了之，就在我自殺的時候，公子光救了我，還答應成全我們，把我們接到府中！」

公子光笑道：「燕娘恐怕對我還是不相信，她來此之後，一柄短刄時刻不離身，假如我要欺騙她就會挨上一刀！」

燕娘道：「薄命女子，怎敢不利貴人，這柄刀是我自保淸白，如果公子與蓋餘一樣存心，我只好自求一死而已。」

公子光笑道：「現在妳可以放心了，專諸已經來了，我對妳的承諾也達成了，蓋餘那邊，由我出面承當，諒他也不好意思跟我再爭，祇是吳國你們不能再住了，蓋餘那個傢伙是蠻不講理的，他可能會再找你麻煩……」

說着轉到了後面，沒多久就取了一包金塊出來道：「壯士，我很抱歉，因爲有了蓋餘的那件事，我才想藉此將壯士接到舍間小住的，但蓋餘這個混球，居然會派人來行刺，你們住在這兒也不見得安全了，還是離去吧，這些許微儀是我的一點心意，你千萬要收下！」

專諸想了一下道：「我們走後，公子會安全嗎？」

公子光笑道：「蓋餘是不會死心的，但沒有關係，明天我會到國君那兒去說一聲，他就不敢再胡鬧了。」

專諸道：「蓋餘是國君的胞弟，遠近親疏，他會支持公子嗎？」

公子光笑道：「爲別的事，國君一定幫他的弟弟，但如說爲爭燕娘，則國君一定會帮我壓下蓋餘！」

專諸問道：「這又是什麼原故吧？」

伍子胥笑道：「兄弟！這其中的道理很玄妙，你不會懂的，公子光是先王樊諸的正嗣，又是一代人傑，國君對他早有猜忌之心，但聽說他爲了爭燕娘與蓋餘交惡，却會非常高興地壓制蓋餘，因爲他知道公子光躭於女色，就不會有壯志了，大凡烈士暮年，才會借酒色以自娛！」

專諸頓了一頓道：「那我們一走，不是對公子不利嗎？」

公子光笑笑道：「沒關係，我把消息壓幾天，等二位走遠了，我再多買幾個歌妓回來，徵逐酒色，日子一久，大家都會忘記燕娘的這回事了！」

專諸又想了一下道：「公子將燕娘接到府中……」

公子光連忙道：「壯士別誤會，我不是個好色之徒，只是聽見將軍說起壯士是個豪傑，而又聽人說燕娘與壯士有鴛盟，才藉此以成全二位而已……」

專諸微微一笑道：「公子！專諸雖是一介武夫，却也讀過幾天書，公子對我們成全之德，專諸十分感激，但伍兄先來訂交，又設計將我誘來府中作一番測試，大概不僅是爲成全我們吧！」

這番話說得公子光與伍子胥的臉上都爲之一紅，伍子胥沉吟片刻道：「不錯，公子確有想借重之處，那是我推薦的，因爲這件事祇有兄弟能做？」

專諸想想又問道：「是什麼事，可以告訴我嗎？」

伍子胥道：「自然可以！刺殺吳王僚，助公子取得君位！」

公子光道：「我倒不一定非取得君位不可，季扎叔是我最尊敬的人，也是名正言順繼統之人，如果是季扎叔當位，我一定衷心臣服，但叔避而不就，我覺得我該是儲君的正選，因爲我是先王的宗嗣！」

專諸道：「這些事草民不加過問，我只是想知道刺殺王僚之後，公子必可取得君位嗎？」

公子光道：「那要等待時機，我相信有可能的！」

專諸道：「伍員兄長的劍術高於我，何以非我不可呢。」

公子光一嘆道：「伍將軍的名望太重了，如他留在我身邊，王僚是立生戒心，先對我下手了。」

伍子胥道：「這也不一定如此，專諸兄弟的名望並不弱於我，但就刺客這一道來講，他的成就優於我，因爲我天生非其選，除了在戰場上，我提不出殺機，何況我志不在此，我的材具是等公子掌權之後，帮助他伐滅楚國。」

專諸笑道：「這個理由才是眞能使我信服，專諸有自知之明，我的材具祇能作一個刺客！」

伍子胥道：「但你是個最優秀的刺客，像刺殺王僚的任務，祇有你才能達成，這也是我向公子引進你的理由！」

專諸一笑道：「公子認爲專諸能勝任嗎？」

公子光道：「絕對信任，所以才有那些安排，請將軍與壯士訂交，是表示對壯士的器重，不遜於將軍，將壯士的家事安排好，秘密接壯士來此，是表示我與壯士共安危，因爲到皇宮去刺殺王僚是不可能的，動手的地方，應是我的府中才是，壯士一擊不中，我也跟着完了。」

專諸這才肅然一拜道：「專諸願供驅策？」

公子光愕然道：「壯士答應了？」

專諸道：「草長一秋，人生一世，都

是很短促，我之所以選劍士這個行業，就是想以有限之生，作驚天動地的一舉，公子給了我這個機會，該感謝的是專諸！」

伍子胥大笑道：「我知道兄弟會答應，所以不避奸詐之名，以權術將你騙到府中，就知道兄弟會諒解的，因爲我了解兄弟是幹這件任務最適合的人……」

專諸笑了笑，道：「其實兄長明說了，我也會答應的！」

公子光道：「不然，這不僅是一個人的生死，還會有很多人受牽連，光有求於壯士，自當禍福與共，壯士家有老母，却不能因而受累，祇有用這個方法，將壯士請來，可免令堂之累，因爲令堂將壯士來此的原故洩之左右隣人，以擺脫壯士與我的關係，即或事敗也不會受累了！」

伍子胥笑道：「另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兄弟那一天發憤斷劍，這就無法借重了，我想用這個方法使兄弟重新執劍，磨練技藝，以爲黃庭一擊……」

專諸笑道：「那小弟的表現一定使兄長很失望了！」

伍子胥大笑道：「不，看了兄弟的一對短刄，我更放心了，本來我與公子計議，還準備用一段時間，跟兄弟切磋一下劍藝的，現在覺得這都不必了，兄弟憑一對短刄，居然能擊退府中的三名高手，比愚兄强多了！」

於是三個人相與大笑，加上燕娘的嫣然淺笑，在一片的笑聲中，揭開了一項英雄事業的序幕。

重新置酒歡宴時，公子光用眼色將燕娘遣退，燕娘告辭下去時，臉上有着興奮的羞容，專諸也沒有在意，因爲英雄的聚會時，他心中充滿了豪情，忘却了兒女私情！

但讌談之際，公子光與伍子胥二人總是不時地交換着神秘的笑意，使他感到很不解，幾度想出口問訊，總是被公子光以話題岔開了，專諸覺得很納悶，不知道他們究竟玩什麼花樣，但他隱隱感覺到事情是與自己有關的。

過了一會兒，遂聽得屋外一陣環珮交響，却是四個人麗人擁着一個盛裝的美女進來，把那個美女推在專諸身邊坐下，才一一含笑向專諸道喜退走了。

專諸莫名其妙，見那美女低着頭，高梳雲髻，鼻子裏聞着幽幽的香氣，不禁怔然道：「公子！這是做什麼？」

公子光笑道：「爲酬壯士相助之德，光無以爲報，荊人有弱妹，貌若天人，頗可以事君子……」

專諸連忙搖手道：「這如何使得，專諸乃一介草民，怎可匹配貴人，何況公子知道專諸與燕娘已有嚙臂之盟……」

公子光微笑道：「光之妻妹不亞於燕娘……」

專諸急了道：「那是另外一回事！」

伍子胥笑道：「兄弟，如果你拒絕了，可能會後悔一輩子，這件事已經商得燕娘的同意，如果你不答應，就永遠也得不到燕娘了，今宵就是吉日良辰，我與公子都安排妥當，先敬我們三杯謝媒酒，然後就送你們入洞房吧！」

專諸急得臉色都變了，公子光笑道：「算了罷，專壯士是信實君子，玩笑不能開得太大，壯士不妨揭開面紗，自然就知道這門婚姻，絕對是稱心如意的！」

專諸究竟不是笨人，從他們的神色中，約略已明大概，乃將身旁女子的面紗揭開，果然是燕娘，滿臉不勝嬌羞之態，不禁愕然驚喜道：「燕娘，妳怎麼成了公子的……」

公子光道：「這是我們談好的，我把燕娘接來之後，原是想成全壯士的，但因爲有了蓋餘遣人行刺之事，燕娘怕她隨壯士離去後，蓋餘會對我不利，一定要留在我家中爲奴，我想這太冒瀆她了，乃通過荊人的同意，將燕娘認爲義妹，傳得名正言順留在府中……」

燕娘盈盈下拜道：「公子待燕娘之盛德，恨不能殺身以報，雖蒙夫人不棄，但燕娘却不敢接受，仍請以奴待之！」

公子光笑道：「這是什麼話，現在我與專諸是生死以共，禍福相同的伙伴，妳這樣客氣，豈非使專諸爲難嗎！來！借此一杯酒，祝二位百年好合，永諧白頭。」

說着高擧酒杯，伍子胥道：「事雖求速而就簡，但禮不可廢，今夕是公子爲妻妹主嫁，伍圓作伐，盡此一杯酒以慶二位花月良宵，來！來！大家共飲一杯！」

他把四具銅爵都注滿了，專諸與燕娘十分感激，同時把爵高擧，跪下行禮，公子光道：「這一禮我受了，以後可不必如此，大家都是自己人，越隨便越好！」

四個人都乾了，公子光扶起一對新人道：「這一座鳳儀樓就撥作二位的新居吧，我感到很抱歉，因爲對外尚須掩人耳目，不便公開慶祝，但等事成之後，我再另外撥一塊地方，爲二位建造府邸！」

伍子胥笑道：「那是以後的事，今天我們還是快點告退，免得躭誤了他們的花月良宵！」

公子光也哈哈一笑道：「對，我這個做姊夫的可不能老賴在這裏，先行告退了，剛才那幾個姬人是我撥給二位使喚的，有什麼事儘管叫她們好了，明天再來給二位道喜。」

他第一個走了，專諸與燕娘送到門口，伍子胥道：「我也要走了，兄弟！你有什麼話說！」

專諸一時不知從何說起，伍子胥誠懇地拍拍他的肩膀道：「兄弟，希望你不要誤會是我騙你來的……」

專諸忙道：「兄長說那裏話來，小弟祇有感激！」

伍子胥四顧無人，才壓低聲音道：「兄弟，你以爲公子光此人如何？這是我們兄弟倆的私話，你儘管坦誠地說！」

專諸想想道：「其人仁厚，使人如沐春風！」

伍子胥搖頭道：「不然，他是個極有城府的幹才，老實說一句，我也是被他誆了來的！」

說着把公子光引他晉見吳王僚又加以破壞的情形說了一遍，然後道：「燕娘艷名噪滿吳市，蓋餘何以早不見有納嬌之擧，我想這根本他是派人先去唆動的……」

專諸一怔道：「照我看，公子光不會如此吧？」

伍子胥道：「不？在我的看法中，一定是他策動的，兄弟！我是在朝廷上打過

滾的，這些事我比你看得透！」

專諸道：「他爲什麼要如此呢！」

伍子胥道：「藉以示惠，使我們爲其所用！」

專諸默然片刻道：「那我也很感激他，這表示他對我們的器重，才怕我們爲別人所用，士之生爲報知己，就憑他這番知己之情，我也願意爲他賣命的！」

伍子胥欣然道：「兄弟這麼想，我就放心了，否則我會勸你夤夜私逃，我之所以留下告訴你這些話，就是想了解你的看法，公子光不會是個仁君，但却是個雄主，這種人值得我們爲他一洒熱血，以後爲了避嫌，我不來看你們了，刺僚登極是你的事，等他取得大權後才有我的工作！」

說完他也告辭走了，那些侍姬們重新進來，爲他們舖好床褥，然後又恭敬地行禮退出，掩上了房門！

專諸沉息片刻，才上前拉着燕娘的手笑道：「燕娘！我們終於在一起了，讓我看看妳，今夜妳好像比以前更美……」

燕娘却輕輕一皺眉道：「那是由於衣裝的原故……」

專諸一笑道：「妳錯了，妳終日週旋豪門，却獨獨青眼相加於一個寒士，我又怎會以羅衣取人呢？」

燕娘道：「那郎君爲什麼覺得妾身較常日爲美呢？」

專諸道：「因爲妳現在是眞正屬於我了，以前我們雖有接近的時候，却都是可望而不可及，旁邊總要有兩個討厭的人，祇有今夜，我們才能私室相對！」

燕娘輕輕一嘆道：「郎君，我倒不這樣想，當我到這兒來的時候，我還期待着相聚的快樂，但聽了伍將軍的一番話，我反而後悔了，我眞希望你沒有來！」

「爲什麼我能捨下妳嗎？」

燕娘一嘆道：「郎君，你知道我們這一聚化多大的代價？」

專諸笑笑道：「不大！我的一條命而已。」

「我們相聚又有多久呢？」

「在我有生之年，我們是不會再分開的！」

燕娘哽咽道：「我知道，可是我還要問，那有多久？」

專諸想想道：「這很難說，那要看時機，也許是三五年，也許僅三五月，但我若一擊得逞，就是一輩子！」

燕娘凄然道：「那不是我的希望，我要的是白頭相守，再挨個三五年，我就能自由了……」

專諸苦笑道：「燕娘！如果妳這樣想，那妳就選錯人了，妳不該愛上一個劍手的，一個劍手的生命是短促的，像一塊極薄的乾柴，只能作轟轟烈烈的一次燃燒，發出强光，發出火熱，使世人爲之震動。然後就化爲一堆刦灰？」

燕娘道：「你必須以一個劍手終此生嗎？」

「是的！一個劍手的命運，從開始就註定了，而且永遠無法改變？除非能拋棄了劍，但棄劍之後，這個人也失去了靈魂，成爲一個行屍走肉了！」

燕娘怔了一怔道：「既然這是郎君的選擇，妻身就不說什麼了，我們上床去吧，不知道將來還有多少日子，但我們必須儘情利用每一個能抓到手的日子！」

她嫚嫚地走到裏房，開始卸裝，脫得只剩下一重輕紗隱約地遮着她迷人的胴體，專諸眼中射出了灼人的情焰，正想吹熄燭炬，但燕娘却阻止道：「不！讓它們點着，使你能看得見我，我能看得見你。」

專諸笑笑道：「那也好，我眞捨不得看不見妳！」

燕娘婉然一坐，對着銅鏡坐下，開始匀朱染黛，着意修飾起來，專諸一直耐心地等着，見她施妝完畢，又開始拿起玉櫛，梳她柔黑的長髮，不禁笑道：「人家都是起床後梳粧，燕娘，妳怎麼在就寢前着妝呢？」

燕娘柔媚地笑道：「因爲我們與別不同，我們的日子既是那麼短促，我必須在每一刻你能看見的時間裏，都給你一個最美的印象，那樣在我們分手時，你才有最多的記憶，缺憾是塡不滿的，但越少總是越好！」

專諸忽然激動，緊緊地抱着她到床上，扯去她身上的輕紗，吻着她如玉的嬌軀、如櫻的紅唇，如……

口中喃喃地道：「燕娘！妳眞是我的好妻子……」

燕娘用手指着胸前的一塊硃紅的斑記道：「郎君，我此身一無可取，唯一可給你的就是這裏！」

那一塊鮮紅斑記在她的玉肌上十分清晰，鮮艷欲滴，專諸不禁心動，在上面吻了一下道：「這是什麼？」

燕娘肅容道：「守貞砂，是我九歲那年點上的，這些年來，爲了保持這點清白我不知受了多少磨難！」

專諸激動地說：「燕娘，妳太傻了，妳知道我不重視這些的，我要的是妳完美的心靈！」

燕娘道：「你不重視我重視，我生而不幸，幼遭孤露操此賤業，在我的心靈上已經沒有尊嚴了，唯有留此清白之身，獻給我自己最心愛的人，今天指給你看了，證明了我的清白，我覺得這一生就有個交代了！」

專諸無限憐惜地將她抱了起來，輕輕地放在榻上，在無限聖潔的情懷中，兩顆心，兩個人密密地結合在一起了。

在公子光府邸中的生活是逍遙的，公子光將他們夫婦待若上賓，供應奢華，雖然不時來探訪他們，也不多作打擾，溫語片刻就走了，讓他們完全生活在自己的天地裏，只是有一點令他們不滿的就是太寂寞了！

除了他們兩夫婦外，就祇有四個侍兒，沒有朋友，過的是與世脫節的生活，專諸倒還好，有時可以偸偸出去探視一下母親，但公子光不讓燕娘前去，而且專諸看母時，也一定是在夜深的時候，稍晤片刻，在天亮前一定要離開，公共光爲這件事再三致歉，請求他們忍耐與寬恕，但也無可如何，因爲都城中皇室的耳目密布，公子光不能讓人知道他養有一個技藝神湛的刺客？

專諸的母親受了囑咐，對外揚言他的兒子因爲燕娘爲豪門所奪，憤而離家不知所踪，就這樣悄悄也過了兩年，燕娘生下

了一個英俊雄壯的男孩子，滿月之後，就由乳媼帶着送到祖母處撫養了，專諸開始變得不耐煩，幾番問公子光請求一擊，公子光總是推說時間未至。

有一天，專諸實在忍不住了，藉口探母，懷着短刃，悄悄地來到了皇宮，伺機狙殺吳王。

但他忽略了皇宮內的警衛力量，剛越入宮牆，還沒有找到吳王的寢宮，就被發現了，好在他是蒙面的，沒有被人認出身份，憑着一對鋒利短刃，他在數十名劍手的包圍下努力衝擊突圍，儘管他技藝超羣勇不可當，但仍脫不出包圍。

身上已經受了幾處外傷，氣力也竭了，他眼看不免，又怕連累及家人和公子光，正準備用短刃劃殘自己的面目而圖自戕時，忽而警號連作，圍牆外又飛進兩條人影，都是蒙着臉，使着長劍，進來後，什麼話都不說，逕直殺向那些侍衛，其中一個劍技尤精，奮力幾劍，死了好幾個人，來到他身邊，低聲道：「兄弟！你太莽撞了，還不跟我走，小不忍則亂大謀，你太冒險了。」

那是伍子胥的聲音，有了支援，專諸精神不禁爲之一振，立即隨他衝殺出去，另一名蒙面的劍手也跟他們合成一路，衝出了宮門後，忽然迎來了一大堆人！赫然是公子光帶了一大羣執劍的武士攔住了去路。

伍子胥繼續向前衝殺，居然跟公子光的人殺了起來，那名追隨同行的蒙面人想是公子光派遣來援救的助手，見到公子光後，心神大定，殺伐也不如先前勇猛了，與公子光敷衍地鬪着，那知公子光忽地一劍，將那人砍成兩片，他的侍衛們亂劍齊下，將那人剁得粉碎。

伍子胥利用這個機會，對公子光刺出一劍，劍中肋下，侍衛一陣大亂，搶着上前救護公子光，也擋住了宮中侍衛的近路，伍子胥才帶着專諸，趁亂走脫了！

他們藏身的地方，是靠近吳山的一個小茅屋中，進屋之後，伍子胥立刻脫去了身上的衣服，也叫專諸換了衣服，桌上放着吃了一半的酒肴，他叫專諸坐了下來，兩人繼續開始對飲，好像是一直在飲酒似的！

不久後，果然有人洶湧而來，仍是皇宮中的追兵，領頭幾個劍士破門而入，伍子胥立刻迎上去道：「各位有什麼事？伍員雖然出亡在貴國，却也還是無名無姓的人，各位使兵私闖而入，莫非認爲伍員是好欺的嗎？」

領頭的一名侍衛臉色已不太好看，冷冷地道：「伍先生好自在，居然還有閒情午夜長飲！」

伍子胥臉色一沉道：「伍員家遭巨變，流浪異國，約得一位知己在此借酒消愁，莫非這也觸犯了貴國的戒律了！」

那侍衛冷冷地道：「觸犯戒律倒不會，祇是先生這場夜飲太巧了一點，偏偏在此時此地！」

伍子胥冷笑一聲道：「此時此地飲不得酒？」

那侍衛哼了一聲道：「先生是結廬此間嗎？」

伍子胥道：「不是，伍員原本寄居都中的，因爲吹簫市上，引得貴國人士謂伍員爲怪物，不得已，才於最近寄居此間，以遠避人世，免致放浪乖誕之嘲……」

那侍衛道：「巧就巧在這裏，今日夜間有一蒙面刺客入宮行刺，幸未驚動皇駕，已被發覺，在我們的重重包圍下，刺客已將就擒，忽然又來了兩個帮手，帮助他突圍而出，在街市上遇上公子光率部前來助拿刺客，公子光刺殺了其中一人，但其中之一也刺傷了公子光，混亂中被那二人脫困，一直逃到此地，就失去了踪跡！」

伍子胥微笑道：「原來是這麼回事，台端以爲刺客是逃來舍間躲藏，被伍員收匿起來了，這一點伍員可以担保絕無此事，各位不信的話，可以搜一下！」

那侍衛冷笑道：「不必搜，吳山上下就是這麼一間草蓬，草蓬中也藏不下四個人……」

伍子胥笑道：「說的是啊，附近別無居舍，伍員在這兒招友長飲，澈夜燈火未滅，再笨的人也不會躲到這兒來的，各位還是趕去追拿刺客要緊！」

那侍衛冷笑道：「再上去已是絕壁不會有路了，而且那個刺客身手高明，天下罕見，只有伍先生可堪比擬！」

伍子胥臉色一沉道：「閣下是把我們當刺客了！」

那侍衛道：「刺客是兩個人，先生在這兒飲酒的也是兩個人，而且是武功與先生差不多的高手，這實在太巧了！」

伍子胥怒聲道：「閣下如果因爲捉不到刺客而無法交代，想把伍員抓去頂個數，伍員倒是沒話說了，亡國之臣，還不是俎上魚肉，任人宰割而已！各位如果需要就把伍員綁了去，祇是別連累到我這位朋友！」

那侍衛冷冷地道：「刺客一共是兩個人，光是請先生一個人前去，我們又將如何交差呢？」

伍子胥怒道：「伍員一身担了還不夠嗎？各位要弄清楚，伍員是因爲家恨難消，愧顏偸生，已有生不如死之感，才賣各位一個交情，我這朋友却是貴國的人，家有妻小父母，謀刺國君之罪要誅連九族的，伍員可不能害人！」

那侍衛冷冷地道：「先生是天下知名人士，行刺國君是一件大事，斷不會草草了事的，先生與貴友跟我們走一趟，清濁自分，假如沒有這回事，貴友不會受牽連的！」

伍子胥冷笑道：「朋友！伍員在楚國就是被人以莫須有之罪名逼亡的，對這一套可清楚得很，到了大獄之中，三木之下，還有我們可申辯的餘地嗎？伍員不辭一死以成全，這位朋友却沒有這個必要陪伍員送死吧！」

那侍衛冷笑道：「那祇好怪他交友不愼，也揀錯了喝酒的時間與地點，少不得要受點委屈了！」

伍子胥怒聲道：「混帳，你竟一口咬定我們是刺客了！」

那侍衛冷笑道：「除了你們也沒有別人！」

專諸忍不住叫道：「大哥！他們這麼不分青紅皂白寃屈人，還跟他們講什麼道理，乾脆拚了！」

（下期續完）

小三奇傳奇故事

隆中客・文　子成・圖

朱門劫（一）

丟官又丟命　是兇還是友

杏花、春雨、江南——是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蘇州。

今天，沒有春雨，艷陽普照，惠風和陽，是郊遊踏青的好天氣，紅男綠女，絡繹于途。

晌午已過，閶門外的宋記茶樓，今天卻出奇的清冷，樓上樓下，總共不會超過十位客人，跟門外那川流不息的人潮，形成强烈的對比。

樓上臨街窗口座位，兩個人正在下象棋。

那是一老一少，身着青緞面長袍，外表都頗有書卷氣息的人。

其實，老的一個，也並不算老，約莫四十出頭，只能算是中年人而已。

而且，這位中年人面相清癯，五官輪廓，都配合得恰到好處，襯托上那垂胸長鬚，顯得格外的瀟洒，不難想見，他年輕的時候，必然是一位少見的美男子。

至於那年輕的一個，約莫二十三四的年紀，面貌很平凡，平凡得隨便在人羣中一抓，都可以抓出一個跟他的面貌差不多的人來。

不過，他也有不平凡的地方，那就是氣質，他具有一種非常不平凡的氣質。

這位平凡的年輕人，他的棋藝也平凡得很，儘管他這邊的陣容還頗爲完整，但對方的雙車一馬，卻都以奇兵突出之勢，兵臨城下，逼得他的「老帥」的處境非常危殆了。

「將軍！」

中年人得理不饒人，翻山一炮，將對方的「老帥」逼入絕境，動彈不得。

年輕人聳肩苦笑道：「光棍打九九，不打加一，閣下何苦逼人太甚。」

中年人注目笑問：「服不服氣？」

「不服氣。」

「還要再殺一盤？」

「不錯。」

「你自己說，一共輸幾盤了？」

「不管輸多少盤，我有屢敗屢戰的勇氣。」

中年人一翹拇指道：「好！老弟台精神可嘉……」

一個急促而又結結巴巴的語聲，由他背後傳來：「二爺　不……不好了，大爺他……他……他死了。」

中年人臉色一變，霍地回頭喝問：「你說甚麼？」

「大……大爺死了。」

說話的是一個年輕小伙子，由外表估計，年紀約莫才二十出頭。長得不算高，也不算矮，身子也很結實，但那副儀表，可令人實在不敢恭維。

那張本來還算是清秀的臉上，滿是污垢，眼角堆積着眼屎，鼻子下掛着黃黃的鼻涕，那身青布短裝，至少有三個月不曾洗過，兩隻衣袖上的油垢光彩，足可當鏡子用。

還有，他的眼神有點兒呆滯，臉上也有點兒傻傻的味道。

總而言之，這小伙子雖然有着黃金也買不到的青春，卻實在不是一個受歡迎的人物。

人不受歡迎，此刻他送來的消息，當然更不受歡迎。

那中年人眉峯一蹙，道：「大爺是怎麼死的？」

那小伙子道：「不知道，躺在床上，動都不動一下。」

眞是廢話，死人怎麼還會動。

那中年人道：「是被人殺死的？」

那小伙子答道：「不是……身上沒有血。」

知道被殺死的人身上會有血，看來這小伙子還不算太傻。

那中年人接問道：「是誰教你來找我的？」

那小伙子道：「是木總管，全家的人都出動了，是我運氣好，給我找着了。」

說完，他笑了，這一笑，更添了幾分傻氣。

那中年人徐徐站起，喃喃自語道：「奇怪！一個生龍活虎似的人，怎會突然死去呢……？」

是的，一個生龍活虎似的人，突然死去，任何人都會感到震驚和困惑不解的。

如果這個生龍活虎似的人，還是一個大有來頭的人，那就更會令人震驚和困惑不解了。

那小伙子口中的「大爺」，就是一位大有來頭的人物。

此人姓周，名百齡，是大將軍年羹堯手下的一員大將，跟着年羹堯東征西討，積功升至江西省的將軍（一省的最高軍事指揮官），並且還獲得一個金枝玉葉的老婆——雍正皇帝的堂妹金珠。

金珠既然是當今皇帝的堂妹，當然具有「格格」的身份。

周百齡半生戎馬，固然吃了不少苦頭，但他所獲得的補償，也算是相當優厚的了。

但是好景不常，三年以前，由於年羹堯得意忘形，功高震主，使得雍正皇帝採取霹靂手段，於極短時間之內，將年羹堯由總綰全國兵符的大將軍一降再降，降爲杭州湧金門的守門小吏，並終於要了他的命。

三十功名塵與土，年羹堯的富貴榮華，固然是一場春夢，樹倒猢猻散，連帶使得他的親信手下，也跟着倒了霉——倒大霉的送命，倒小霉的丟官。

周百齡既然是跟着年羹堯起家的親信，自然也不可能例外。

但周百齡是屬於倒小霉者中的一份子，只不過是丟了官，連累他的老婆金珠格格也革掉格格的身份。

做大官的人，即使是丟了官，過平民生活，也還是會比一般平民舒服上千百倍的。

周百齡與金珠夫婦，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他們夫婦倆被謫爲平民身份之後，就在蘇州城郊的一幢巨宅中定居下來。

那幢巨宅，位於閶門外約七里的蘇州名勝虎丘之旁，本係一位退休大官的別墅，那位大官死後，不肖的子孫就將別墅賣給正需要華廈的周百齡。

那巨宅前後共三進，還有廣達數畝的後花園，即使住上百兒八十的人也決不會嫌擠。

但周百齡的人口却並不多，夫婦倆加上三位如夫人，一個十七歲的女兒，和總管以下的執事人員，也只有二十九個，不！應該是三十個，這第三十個就是那位被小伙子稱爲二爺的中年人。

二爺姓楚，名逢春，周府上下人等都知道楚逢春是周百齡的盟弟，却沒人知道這位二爺的來歷。

事實上，周百齡與楚逢春也的確是情同手足，周府中的大小事務，幾乎全由二爺做主。

周百齡由方面大員謫爲平民，自然是心灰意懶。

心灰意懶之餘，有這樣一位盟弟代他管事，自然也就樂得享享清福了。

可惜的是：周百齡這種清福，前後也只不過享受了兩年零八個月，就壽終正寢了。

「壽終正寢」四字，對周百齡來說，是名副其實的。

因爲，他不是被殺，也不是自殺，週身沒有任何傷痕，也沒中毒的跡象，他的「死相」非常安詳，就像是睡覺了似地。

由於周百齡正當四十多歲的英年，又是朝廷退休的大員，像這麼死得不明不白，自然得找出死因來，以便向各方面有個交代。

但事實上，卻連閱歷豐富的仵作人員，也驗不出一個所以然來，最後，只好徵得喪家同意，以「心臟痲痺致死」結案。

× × ×

那年輕人目送楚逢春偕同小伙子匆匆離去之後，禁不住低聲喃喃自語着：「這最後的綫索也斷了，是巧合？還是有人捷足先登？爲甚麼我總是遲了一步？……」

「老弟，咱們殺一盤，怎麼樣？」

說話的是一個兩鬢斑白，年約半百，一身青布短裝，手持旱烟桿的土老頭。

這位土老兒，也跟這年輕人一樣，平凡的面孔，平凡的身裁，是屬於隨時可以遇上的那種典型的土老頭。

唯一不平凡的是他手中的旱烟桿，粗如拇指，長達四尺有奇，那隻烟鍋更足有鴨蛋般大，卻是黑黝黝地不知是甚麼質料做的。

那鴨蛋般大的烟鍋中，還正在冒着嬝嬝青烟哩！

那年輕人向對方飛快地打量了一眼，裂咀一笑道：「歡迎。」

土老頭落座之後，一面慢條斯理地重新擺好棋子，一面神秘地悄聲笑道：「其實，你老弟一點也不算遲，剛好趕上替人家送終，你說是嗎？」

那年輕人注目問道：「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沒有甚麼意思。」土老頭「叭叭」地吸了兩下旱烟，悠悠地噴出一串烟圈之後，裂咀一笑道：「紅先黑後，老朽有僭了。」

他不但「有僭」，而且很不客氣，一起手就是「當頭砲」。

「當頭砲，馬來照」，但土老頭棋藝甚高，年輕人可實在「照」不住，三五步下來，已被對方攪得天下大亂，他索性停了下來，注目沉聲道：「老丈，請答我所問。」

土老頭故意裝迷糊：「老弟，你沒問甚麼呀！」

「我是說，你方才說的話，是甚麼意思？」

「哦！這個嘛！老弟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有點像個索命無常，走到哪兒，哪兒就有人送命……」

「看來，你倒是有心人！」年輕人冷笑着。

「當然！活人都是有心的……」

「你一直跟着我？」

「不是跟，是湊巧。」

「你認爲那些送命的人．都跟我有關嗎？」

「不錯，但『有關』却並不表示那些人都是你殺的。」

年輕人深深吸了一口氣，壓低話聲道：「你是冲着我而來？」

土老頭笑了笑道：「不是，但咱們殊途同歸，也可以說是休戚相關。」

「你……你究竟是誰？」

「我是誰，毋關緊要，因爲，我敢斷定，令尊生前，不一定會向你提過我的姓名，不過……」

「你認識先父？」

「不錯，我認識令尊，但令尊却不認識我。」

「你……你不是十君子中人？」

「就因爲我不是十君子中人，才能活到現在，方才，你不是已親耳聽到，十君子中的最後一個，也壽終正寢了嗎！」

那年輕人冷冷地道：「我想，十君子中，至少還有一個還活着。」

那土老頭却拈鬚微笑道：「很可能，而且，那活着的，也一定是十君子中的小人。」

那年輕人目光深注地問道：「方才，你等於已說過，你不是十君子中人？」

「還要我再說一遍？」

「不必，但我懷疑你就是十君子中可能還活着的那個小人？」

「何以見得？」

「因爲，你知道十君子的秘密。」

那土老頭笑道：「你也不是十君子中人，你不是也知道十君子的秘密嗎！再說，如果我是十君子中唯一還活着的那個小人，又怎會容許你活到現在？」

這反駁的理由頗具力量，一時之間，年輕人的咀給堵住了。

那土老頭又笑道：「也許你還有奇想，認爲我這個十君子中的小人留你一命，是由於你還有某一種可資利用之處？」

那年輕人苦笑道：「不！我有自知之明，沒甚麼利用價值。」

「那麼，你該絕對相信我對你沒有惡意。」

「相信你又怎樣？」

「咱們共同合作，揭開謎底，將十君子中那個陰險而又狠毒的小人找出來。」

「如何合作法？」

「附耳過來……」

那年輕人不但將耳朵「附」了過去，連整個人也「附」過去了，兩個人由相向對坐變成併坐耳語。

其實，他們此舉是多餘的，因爲，樓廳中的茶客寥若晨星，而這些寥若晨星的茶客中，也根本沒人注意他們的行動。

他們兩人悄聲商量了一陣之後，那年輕人才點點頭道：「我同意，但至少你該讓我知道你是甚麼人。」

那土老頭悄聲道：「老朽于子畏，年大將軍生前的布衣朋友。」

那年輕人目光一亮道：「您……您就是在武林中有無影飛俠之稱的于大俠于前輩？」

「無影飛俠」于子畏是當代武林中有數的頂尖兒高手之一，與「乾坤一劍」方亦圓，「雲裳仙子」朱紅蕚同被武林同道尊稱爲武林三奇。

但「乾坤一劍」方亦圓，「雲裳仙子」朱紅蕚二人生性澹泊，很少在江湖上走動，而「無影飛俠」于子畏却經常在江湖上走動，而且來無影，去無踪，有如神龍見首不見尾，往往午間在甲地殺了一個惡徒，黃昏時分却在百里以外的乙地殺另一個武林敗類。

所以，武林三奇的武功，究竟誰强誰弱，沒人知道，但論名氣與受歡迎的程度，却數于子畏第一。

也所以，那年輕人一聽到他的來歷之後，連稱呼與神態都立即改變了。

于子畏含笑點首道：「是的，不過，小老弟，大俠與前輩這稱呼，既俗氣，又生份，能否叫我一聲老哥哥？」

「固所願也！」年輕人也含笑說道：「只是……恩師一定會責備我不分尊卑長幼……」

「不會的，如果令師是這樣的俗物，他就不配列名武林三奇之中。」

「您……您也知道我恩師……」

「難道你不是方老兒的徒弟？如果老哥哥我連這點眼力都沒有，也同樣地不配名列武林三奇之中。」

接着，又輕輕一嘆道：「小老弟，令尊雖因年大將軍一案無辜受累，被謫爲平民，後又離奇去世，但他能有你這樣的一個兒子，克紹箕裘，也該瞑目九泉了。」

原來這年輕人姓丁，名少山，他的父親丁泰山也是年羹堯的得力助手，積功昇至杭州將軍，但其結果却跟剛剛死去的周百齡一樣。

至於所謂十君子，並不是甚麼江湖組織，而是年羹堯手下的十位親信人物所組成，他們的先後神秘死亡，也都是年羹堯死後的三年以內的事。

是甚麼原因使這些人不明不白的死去呢？

到目前爲止，還沒人能解答這問題。

由於于子畏突然提及乃父，使得丁少山目蘊淚光，一時之間，愁然不語。

于子畏抬手拍拍他的肩膊，意味深長地說道：「小老弟，虎父無犬子，英雄流血不流淚。」

丁少山胸脯一挺，帶淚一笑道：「謝謝老哥哥的鼓勵！」

于子畏含笑而起，道：「走，陪老哥哥喝兩杯去。」

× × ×

人情漫比秋雲薄，薄到秋雲尚可觀。人，是最現實的，所以，縱然人情比秋雲更薄，也不足爲奇。

當周百齡貴爲方面大員時，不難想見，必然是圍繞着一大堆趨炎附勢的人，沒事也得找藉口熱鬧一番。

但當他被謫爲平民，隱居蘇州之後，即使談不上門可羅雀，但「門前冷落車馬稀」，却是最恰當的寫照。

當然，周百齡死後，情況可更不同了，何況，他又是死得這麼不明不白。

不論是死後備極哀榮也好，死後蕭條冷落也好，總算已挨到他大殮之日，而他唯一的掌珠，十七歲的周文文，也恰好于大殮之日趕了回來。

周文文據說是在外面從師學藝，平常很少回家，至於她學的是甚麼藝，師傅又是甚麼人，可很少有人知道。

對於一個才十七歲的姑娘家來說，父親不明不白的突然死亡，是一項難以承受的打擊。

但周文文不是一個平常的女孩。

儘管她懷着滿腔悲疼，回家奔喪，却方寸不亂，就着大殮的機會，將乃父的遺體做了一次週密的檢查之後，才清淚雙流地跪倒乃父靈前，哀哀默禱。

沒人知道她發現了一些甚麼？

也沒人知道，她在乃父靈前默禱些甚麼？

一直到喪事辦完，乃父正式下葬之後，她才回到乃母房中，向乃母悄聲說道：

「娘，您不覺得爹的死因可疑嗎？」

她的母親是周百齡的元配，也就是本來具有格格身份的金珠。

金珠是天生的美人胚子，儘管已經是四十靠邊的人了，但看起來却還像是二十七八的樣子。

周文文秉承乃母遺傳，也是人間難得一見的絕色。

而且，她發育得很好，雖然才十七歲，但却已出落得婷婷玉立，儼然像一位雙十年華的大姑娘了，跟乃母在一起，不明白內情的人，準會以爲她們是一對姊妹花哩。

對於愛女提出的問題，金珠却是不答反問道：「難道妳有甚麼發現？」

「沒有？」

「孩子，妳爹死得不明不白，娘當然懷疑，也可以說，任何人都會懷疑？」

「任何人？」周文文冷冷地一笑道：「也包括楚叔叔？」

金珠臉色一變，沉聲說道：「文文，妳對妳楚叔叔成見太深了？」

周文文一點也不示弱地，道：「如果這也算是成見，恐怕持這種成見的人，還大有人在哩。」

金珠臉上的肌肉抽搐了一陣，然後幽幽地一嘆道：「孩子，娘不怪妳，妳太年輕，有些事情，妳不懂得，娘也不便跟妳說。」

「我已經算是大人了。」

「那麼，娘向妳透露一點消息，妳楚叔叔不但也懷疑妳爹的死因，而且已查出妳爹的死因……」

「他說爹是怎麼死的？」

「是一個武功很高的高手，用一種特殊的手法震斷心脈而死，所以外表不露一點痕跡。」

周文文沉思着道：「這倒是跟我所查出的結果一樣，娘，這一秘密，楚叔叔有沒有告訴第三者？」

「到目前爲止，還只有咱們母女倆知道。」金珠輕輕一嘆道：「妳楚叔叔說，咱們必須僞裝不曾察覺這一秘密，以免使兇手提高警覺，也便於我們暗中偵查。」

周文文冷冷地一笑道：「眞難爲他顧慮得這麼週到。」

金珠臉色一變，却是欲言又止。

周文文幽幽地道：「娘，我明知道有些話問出來，您會生氣，但我還是不得不問，娘，爹被謀殺的那段時間，楚叔叔在甚麼地方？」

金珠這回沒生氣，反而很平靜地道：「那時候，妳楚叔叔在宋記茶樓跟一個陌生的年輕人下棋，是小三子去將他找回來的。」

「小三子，就是住在柴房中那個傻不楞登的髒小子？」

「不錯？」

「這倒妙得很，一個陌生人，一個傻瓜蛋，娘，您不覺得這兩個證人太湊巧了嗎？」

金珠苦笑着一嘆道：「孩子，不論妳如何刺傷我，我都不怪妳，誰教我是妳的娘呢？」

周文文冷冷地一笑道：「娘，我無意刺傷您，我只是就事論事。」

「我不否定妳是就事論事，但我也認定妳是自鑽牛角尖，終有一天，妳會後悔的。」

「那是以後的事，目前，我必須將暗殺我爹的兇手找出來……」

說完，立即起身離去。

周文文的身形才消失於迴廊的盡頭，楚逢春却由暗影中踱出，臉色凝重地止於金珠門口。

金珠一怔，道：「你都聽到了？」

楚逢春默然點首。

「逢春，妳要原諒她，她畢竟還只有十七歲。」

「我不原諒她，能原諒誰呢……」他裂咀苦笑。

× × ×

綠肥紅瘦，春光已老！

沐着如銀月色，面對遍地落英，周文文俏立後花園中的一株桃樹前。

不是賞月，也不是傷春，但她的俏臉上一片落寂，美目中淚光瑩瑩。

良久，良久，她忽然發出一聲幽幽長嘆。

很巧，她的嘆息聲才落，不遠處也傳出來一聲意味深長的嘆息。

「誰？」

周文文喝聲出口，人已飛身而起，循聲飛撲，身法既輕靈，又靈妙。

「好，不愧是虎父虎女！」

讚美聲中，一道人影斜飛而起，越過圍牆，向虎丘方向疾射而去。

周文文悶聲不响，啣尾疾追。

月光下，只見兩道人影，一前一後，連續不斷地劃上一連串美妙的半弧，壯觀

之至。

終於給周文文追上了。

不，不是給她追上，是前面的那位神秘客停了下來——停在虎丘的高處。

其實，虎丘的最高處，也不過是一百三十尺高。

虎丘，位於蘇州閶門外的七里，是蘇州最負勝名的名勝，高一百三十尺，週圍二百餘丈。

相傳吳王闔閭葬於此地，金銀爲坑，灌以水銀，極盡奢華之能事。

野史記載：「闔閭塚在吳縣閶門外，以十萬人治塚，經葬三日，白虎踞其上，故名虎丘。」

又傳：「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東巡至虎丘，求闔閭寶劍，有虎當墳而居，始皇以劍擊之，虎化爲石……」當然，這是神話。

吳王以傾國之資，以建其幽宮，還殺了所有築墓的匠工，此一殺人滅口處，亦位於虎丘之旁，後人稱之爲「千人石」，相傳神僧竺道生曾在「千人石」上講經，故「千人石」又名爲「生公講台」，所謂「生公說法，頑石點頭」的典故，即源出於此地。

× × ×

現在，這位神秘客就站在虎丘的丘頂上。

那是一位長眉入鬢，鳳目凝威，蒼髯垂胸，身着青色長衫的中年文士。

他，目注跟踪射落他身前丈遠的周文文，淡然一笑道：「姑娘追踪在下，有何見教？」

周文文不答反問道：「方才，你爲何嘆氣？」

中年文士道：「姑娘，如果你有這麼一位朋友，由於受到莫須有的罪名而丟了官，丟官後不久，又不明不白的死去，而那個卑鄙狠毒的兇手却逍遙法外。你能不嘆氣嗎？」

「你……你是先父的朋友？」

「不錯？」

「是十君子中人？」

「不是，令尊生前的朋友，決不止於十君子中的那九位，妳也明白，十君子人都死光了，令尊是最後一位。」

「還沒有請敎令尊姓大名！」

「甄子虛。」

「這姓名好陌生，我也沒見過您？」

甄子虛笑道：「妳太年輕了，而且，又很少在家，何況，令尊生前交遊又廣，各方面的朋友都很多，妳說是嗎？」

周文文沉思了一下，又注目問道：「你是幾時到蘇州的？」

「已經十天。」

「可是，先父出殯的那天，我沒見到你。」

「我並未參加令尊的出殯大典，我只是混在旁觀的人羣中，默默祝禱，略盡一份朋友的心意，而且，我也看到，很多令尊生前的朋友，也都跟我不約而同的採取同樣的行動？」

「這是說，旁觀人羣中，有很多先父生前的朋友？」

「是的，不過，也不能算很多，大概總有七八個吧？」

「他們都是跟您有同樣的理由，才沒正式出面？」

「那倒不一定？」

「難道還有別的原因？」

「姑娘，難道妳自己還不明白嗎？尊府已成了是非之地了，誰也不願意惹禍上身。」

「我不懂。」

「妳一定懂的，妳父親是死得不明不白。」

周文文秀眉一揚，道：「就算我懂吧，如果我是我父親，我會以生前有這樣的一批朋友爲恥？」

「好丫頭，連我也罵上了，」甄子虛苦笑道：「其實，你錯怪他們了，他們雖然沒出面參加令尊的喪禮，但他們却的確是令尊生前的血性朋友，而且，他們目前都還沒離開蘇州。」

周文文冷笑道：「還以爲好戲在後頭嗎？」

甄子虛道：「妳又錯怪他們了，他們之所以還沒離開蘇州，不是想看戲，是想盡一份朋友的責任，將令尊神密死亡的原因找出來。」

「這所謂他們，也包括你在內？」

「您，」已改爲「你」，由這一點，不難想見，周文文對甄子虛也有成見了。

甄子虛苦笑着點點頭。

「你知道先父的死因？」

「不知道。」

「那你憑甚麼斷定先父死因可疑？」

她的辭鋒眞有點咄咄逼人。

「想當然耳！」甄子虛並未被對方的辭鋒懾服，反而笑了，笑得好神秘。

「你這想當然，必有所本？」

「當然，我的所本，姑娘應該比我更明白。」

「我就是不明白才問你。」

「好，我提醒妳一聲，尊府是怎樣的一個家庭，妳自己該明白吧。」

「我要你親口說出來。」

「好一個旣強又刁的丫頭，」甄子虛苦笑了一下之後，又輕輕一嘆道：「我能體會妳此刻的心情，所以，不論妳用甚麼態度對我，我都不會怪妳？」

接着，又神色一正道：「妳一定要我說，如果我說的話對妳有甚麼唐突之處，可別生氣。」

「我決不生氣，說吧！」

「妳……從小就喜歡令尊，但令尊却對妳很冷淡，是不是？」

「……」她默然點首。

「對令堂却恰好相反，令堂很疼愛妳，但妳却對令堂很冷淡。」

「……」她又默然點首。

「還有，那位楚叔叔，從小就喜歡妳，妳也很喜歡他，但當妳十歲之後，妳就很討厭他了，是嗎？」

周文文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才注目問道：「這些，你是怎麼知道的？」

「先告訴我，這是爲甚麼？」

「我……我不知道。」

「妳一定知道，縱然不全部知道，至少也該知道一部份，只是妳不肯說出來而已。」

「就算我全部知道吧，你是怎麼知道

這些情況的，也該說明一下了。」

「原因很簡單，因爲，我是令尊生前的好朋友。」

「這是說，你滯留在這裏，眞的是爲了要查明先父的死因？」

「當然，妳總不至於懷疑我是爲了覬覦尊府的財產吧？」甄子虛侃侃而談：「退一步說，即使我有這樣的存心，也辦不到，因爲強搶是犯王法的，而且，我也沒這個力量，至於論關係嘛，却是怎麼也輪不到我，妳說，我說的有沒有道理。」

周文文淡淡地一笑道：「有道理，有道理。」

「那麼，妳不再懷疑我是別有用心的了？」

「日久見人心，我希望以後有事實證明？」

「好一個日久見人心，請靜待今後的事實證明吧！」

「你打算如何進行呢？」

「妳說的是有關偵查令尊的死因？」

「不錯！」

「這個嘛，就得看妳是否信得過我，和有沒有誠心合作了。因爲，這是尊府的家務事，有道是：淸官難審家庭事，何况我是一個不相干的外人。」

這幾句話說得很露骨，任何人都可以聽得出來，言中有物。

但周文文却不以爲忤，仍然是淡淡地一笑道：「今後，咱們如何聯絡？」

甄子虛沉思着道：「我是個沒有根的遊魂，妳要找我可不容易，必要時，只好由我設法跟妳聯絡。」

周文文輕輕一嘆道：「好！咱們就這麼一言爲定。」

「對！一言爲定，夜已深沉，妳也該回去了。」

「你呢？」

「我還要等一個朋友。」

「告辭！」

目送周文文的身形消失于沉沉夜色之中後，甄子虛忽地冷笑一聲道：「朋友，大方一點，自己站出來吧！」

暗影中一道人影疾射當場，卓立方才周文文所站的位置上。

那是周家的二爺楚逢春。

甄子虛皮笑肉不笑地道：「原來是二爺，幸會幸會。」

楚逢春冷然道：「閣下究竟是誰？」

「方才我跟周丫頭所說的一切，二爺都應該聽到了，何必還要我再說一遍。」

「是的，方才的一切，我都聽到了，但你方才所說的都是鬼話……」

「何以見得？」

「因爲，周百齡生前，根本沒有叫甄子虛的朋友。」

「你又不是周百齡怎能如此肯定？」

「我雖然不是周百齡，却是他總角之交的朋友，他的朋友，我都瞭如指掌。」

甄子虛仰首發出一串哈哈狂笑。

楚逢春怒叱一聲：「鬼叫些甚麼？」

甄子虛又神秘地一笑道：「我也是周百齡的朋友，周百齡生前，能有你這樣的推心置腹，肝胆相照的總角之交的朋友，還不值得我高興嗎！」

「不論你是怎麼想法，我楚某人問心無愧，退一萬步說，也比在一個女娃兒面前，蓄意挑撥離間的人要高尚得多。」

「挑撥離間？如果你眞的是問心無愧，又何必怕人家挑撥離間？再說，周文文那丫頭已經不是小孩了，你以爲她還不知道內情？」

「到目前爲止，文文還頂多不過是一知半解。」

「對于周家那狗皮倒灶的那筆混賬，我以爲一知半解已經太多了。」

楚逢春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注目說道：「所以，不論你怎麼想法，怎麼說法，我都不在乎……」

「很洒脫，皮也够厚。」

「閣下，咱們別磨咀皮子，說！你究竟是甚麼人？」

「我早巳說過，我叫甄子虛。」

「你的目的何在？」

「這才是問對問題了，」甄子虛一個字一個字地，沉聲說道：「聽好！楚逢春，我此行目的，就是爲了要你的狗命。」

「咱們有仇？」

「咱們之間，沒仇也沒怨，我只是爲周百齡和十君子討回一點公道。」

「你認爲，十君子是我殺的？」

「你自己心裏有數。」

楚逢春拈鬚微笑道：「這眞成了強盜喊捉賊，够意思……」

甄子虛截口冷笑道：「是够意思，竟然倒打一把，認爲我是暗殺十君好的兇手了。」

楚逢春道：「你是不是暗殺十君子的兇手，你自己心中有數。」

甄子虛道：「別廢話了！聽着，立即自裁，可以獲得一個全屍。」

「別說夢話，老子的命是現成的，只怕你沒這個本事。」楚逢春徐徐亮出腰間長劍，沉聲道：「姓甄的，上吧！」

甄子虛冷笑一聲：「憑你這三流角色，還不配要我親自出手，來人！」

如响斯應，只見人影飛閃，週圍巳出現八個勁裝漢子。八人中四個持刀，四個持劍。

甄子虛目注楚逢春笑問道：「認識這八位嗎？」

楚逢春安詳地一笑道：「持刀的是太湖水寇頭子，持劍的是十君子中老五曹立手下的四金剛。」

甄子虛道：「很好！我讓這八位來超度你，你應該感到很光榮。」

楚逢春屈指輕彈劍身，笑問道：「要不要先行致謝？」

「那倒不必，」甄子虛沉喝一聲：「八個人齊上，剁了這匹夫！」

「得令……」

暴喏聲中，楚逢春巳被淹沒于四刀四劍所交織成的晶幕中。

月光下，但見刀光似雪，劍氣如虹，那連綿不絕的金鐵交鳴之聲，更是令人驚心動魄。

戰况實在太激烈，激烈得令人沒法分辨雙方的人影。

也沒法分辨是誰佔了上風。

但這種混亂情況，並未維持多久。

一聲慘呼，一個持刀的漢子飛射三丈

之外，當場畢命。

那持刀漢子，四肢完整，身上不見血，顯然是被一掌震斃，或者是被一腳踢死的。

緊接着，一顆人頭滾落丈外，又是一個持刀的漢子遭了殃。

那無頭屍體頸腔所噴的鮮血朦住了另一個使刀漢子的眼睛，心慌意亂之下，一刀砍向他的同伴——第四個使刀的漢子。

那第四個使刀的漢子躲過了同伴的一刀，却沒法避過楚逢春的長劍。

于是，剎那之間，四個使刀的漢子都直接或間接成了楚逢春劍下的寃魂。

緊接着，一陣强烈金鐵交鳴聲中，四支長劍被震得分向飛射，四個使劍的漢子都兩手空空，呆立當場。

四個使劍的漢子沒丟命，也沒受傷，更未被制穴道，他們是被震驚得呆住了。

甄子虛一直表現得很冷漠，對于他八個手下分別丟命與丟臉的事，似乎完全無動於衷，只是淡淡地一笑道：「高明！」

楚逢春漫應道：「不是我高明，是你的手下太差勁。」

「你總算有自知之明。」

「你又說錯了，我就是缺少自知之明，所以必須向你這位高人討教一番……」

那「番」字的尾音未落，長劍已遞向甄子虛胸前。

劍勢如虹，既凌厲，又快速。

甄子虛就勢一個倒翻，飛縱丈外，足尖一點，身形又起。

不！應該說是「身形已落」才對，因爲，他的足尖一點之下，人已貼地向丘下疾射而去。

楚逢春實在沒想到對方會臨陣「脫逃」，也想不透對方如何不戰而退。

因此，他沒追。

其實，即使他追也不容易追上，因爲，甄子虛的去勢太快了，快得有如離弦之矢。

就這剎那之間，那四個使劍的漢子——十君子中老五曹立手下的四大金剛也失去了踪影。

現場中，只剩下孤伶伶的楚逢春，和四具死狀奇慘的屍體。

楚逢春精目環掃，臉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却是默然無語。

良久，良久之後，他終於仰首長嘆一聲，騰身疾射而去。

楚逢春才走，虎丘頂上，又出現二位神秘的夜行怪客——那是曾經在宋記茶樓「殺過一盤」的「無影飛俠」于子畏，和「乾坤一劍」方亦圓的徒弟丁少山。

丁少山苦笑了一下道：「老哥哥，好可惜啊！」

于子畏漫應道：「可惜甚麼呀？」

「眼看有一場精彩惡戰，想不到却是虎頭蛇尾，草草收場。」

「他們兩人之中，有一個不戰而退，這可是沒有辦法的事。」

「您看，方才那兩個中誰最厲害？」

「兩個都不簡單。」

「武功方面呢？」

「如果老哥哥老眼未花，武功方面，恐怕是甄子虛高上一二籌。」

「那麼，甄子虛爲何不戰而退？」

「這個問題，只有甄子虛本人才能回答。」

「老哥哥，您認爲，他們兩人中，哪一個是十君子疑案中的兇手？」

「兩個都有嫌疑，也許兩個都是，也可能兩個都不是。」

「老哥哥，這不是廢話嗎？」丁少山向于子畏扮了一個頑皮的鬼臉。

「那麼，你認爲誰是嫌疑大呢？」

「楚逢春。」

「何以見得？」

「您沒聽到他們方才的對話嗎！甄子虛的語意中，已很明顯地指出楚逢春跟周夫人有曖昧關係。」

「老哥哥已經聽得很清楚。」

「而且楚逢春並未否認。」

「但他說過，他問心無愧。」

「朋友妻，不可欺，這種事，又怎能以問心無愧四字來推卸責任！這種人，連朋友的老婆都可以戲弄，又有甚麼事不敢做出來的……」

丁少山一臉憤憤不平神情，越說越激動。

于子畏拍拍他的肩膀，截口笑道：「小老弟，看來你各方面都成熟了。」

丁少山目光一亮，道：「這是說，老哥哥已同意我的看法？」

「當然！你說的是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老哥哥又怎能例外。」

「那麼，我們爲何不逕行由姓楚的身上着手追查呢？」

「時機還沒有成熟，何況，目前已經有人在追查，咱們又何不樂得暫做壁上觀呢？」

「老哥哥，看情形，您對這疑案的內情，已有相當的了解？」

于子畏神色一整，道：「也許……少山，有關十君子這個疑案，看似單純，其實內情很複雜，到目前爲止，我也最多只能算是一知半解，所以，我必須鄭重提醒你，在追查過程中，必須保持冷靜客觀的態度，千萬不可主觀或有成見，以免被導入歧途。」

丁少山也正容道：「我懂，我懂。」

× × ×

于子畏，丁少山走了。

但虎丘旁的陰影中，又冒出一個人來，那是去而復返的周文文。

其實，周文文方才根本就不曾離去。

周文文既然不曾離去，那麼，這兒前前後後所發生的種種一切，也都不曾逃過她的耳目了。

她，神情呆滯，俏臉上清淚雙流，像個夢遊者，也像個幽靈，木然呆立，仰首凝注中天皓月，默然無語。

無語問蒼天。

蒼天能解除她的痛苦嗎？

將遍人間煩惱塡胸臆，眞不知她這麼纖俏的嬌軀，如何承受得起？

× × ×

宋記茶樓，黃昏過後，不！應該說是上燈時分了。

今宵，宋記茶樓已上了八成座，生意已是相當的不錯了。

樓上樓下，八成座位的顧客，少說也在五十位以上。

因此，儘管時令才入初夏，伺候客人的茶倌却已忙得汗流浹背。

高坐櫃枱上，那位徐娘半老，風韻猶存的老闆娘，却是樂得笑口常開。

說這老闆娘徐娘半老，似乎不太恰當，因爲，由外表看來，最多也不過才三十靠邊而已。

但風韻猶存四字，却又嫌形容得意猶未足。

她，不但有着七分以上的姿色，還有着白嫩的皮膚，玲瓏的曲綫，更惹火的還是那眼角眉梢，所流露出的無很風情。

像這樣的女人，如果說她是一代尤物，也是絕不算誇張的。

今宵，宋記茶樓的生意固然好，但顧客的表現却似乎有點兒反常。

按說，像這等場所，人一多起來，應該是人聲鼎沸，鬧哄哄的。

但目前，這麼多的顧客，却僅僅有着極輕微的「嗡嗡」之聲。

那些顧客，一個個滿臉驚訝神情，交頭接耳地似乎在交換着某種神秘的消息。

× × ×

老闆娘正在跟丈遠外座位上的一個精壯男子眉目傳情，冷不防一隻巨靈之掌在她那又白又嫩的俏臉上摸了一下。並有人邪笑道：「唔……好香。」

那是一個年約三旬左右，身着竹布長衫，腦後長辮梳得晶亮的壯年文士。

「呸！儂……儂要死啦！」

老闆娘操着令人聞之心醉的吳儂軟語，一指點向對方額頭。

那壯年文士正好得所其哉地，一把握住她的手，一面撫摩着，一面笑道：「我正想死在妳的肚皮上……」

老闆娘猛地抽回她的手，並站了起來，拍拍自己的肚皮，媚笑道：「上來呀！沒種的是這個……」

說着，並伸手做烏龜狀。

那壯年文士訕訕地笑道：「我的姑奶奶，我算是服了妳啦！」

「情願做烏龜？」

「只要有妳這樣漂亮而又風騷的老婆，我樂意做烏龜。」

「哈哈哈……」顧客中爆出哄堂大笑。

一個短裝老者拉着那壯年文士走向自己的座位，並笑道：「小劉，今宵，不論你要吃甚麼，都由我付賬。」

小劉（那壯年文士）笑問道：「怎麼？拾到黃金了？」

那短裝老者反問道：「你拾到過黃金嗎？」

「沒有啊！有生以來，我連一枚銅錢都不曾拾到過。」

「我也一樣。」

「那你爲何要破費？」

「向你查證一個消息。」

「哦！原來如此。」小劉笑說道：「別的我不敢吹，向我查證消息，可眞是問對人啦！」

那短裝老者道：「你一向以包打聽自命？」

小劉道：「本來就是，我小劉天上的知道，地下的全知。」

「好！我問你，今天傳出的，有關周府的那個消息，是眞是假？」

「就是周夫人與楚二爺有一腿的那個消息？」

「不錯。」

「那當然是眞的，絕對假不了。」

「你怎能如此肯定？」

「你老兒忘了，我是包打聽，何況，像這種攸關一位貴夫人名節的事，又豈能信口開河。」

× × ×

另一個座位上，有兩個最文靜的茶客正在下棋，那是于子畏和丁少山。

那個座位是大廳中最裏面的一角，也是光綫最暗的地方。

最偏僻，與最暗的地方，不易引起別人的注意，但他們的視綫，却能監視着全廳。

由表面上看來，于子畏，丁少山二人是在聚精會神地下棋。但實際上，他們却在以傳音入密的功夫交談着。

「老哥哥，那個小劉可能是個問題人物。」

「應該去掉那『可能』二字。」

「啊！」

「不過，小劉只是一條小魚。」

「您已發現了大魚？」

「要不然的話，咱們跑到這茶樓來幹嗎？」

「大魚也在這茶樓中？」

「唔……」于子畏接着以普通語聲說出一聲「將軍！」

他的背後傳來一聲嬌笑道：「哎呀！老爺子，您這『馬掛仕角』去『將』人家的『軍』，可正好送入人家的炮口呀！」

說話的是老闆娘。

她不但悄然走攏，而且還逕自在于、丁兩人之間打橫坐了下來。

于子畏連忙將他的「馬」退回原位，並裂咀一笑道：「多謝老闆娘，這一着不算。」

丁少山嚷道：「不行！棋盤上寫得明明白白，起手不回大丈夫……」

于子畏笑道：「小老弟，老朽是糟老頭，不是大丈夫啊！」

「還有，」丁少山目注老闆娘笑道：「老闆娘，觀棋不語眞君子。」

老闆娘「格格」地媚笑道：「我也不是君子呀！」

于子畏索性將棋子攪亂，一面笑道：「不要下了，難得老闆娘芳駕光臨，好好聊聊吧！」

老闆娘目注丁少山，未語先笑道：「這位公子貴姓？」

丁少山笑了笑道：「我叫丁少山，不是公子。」

「丁公子仙鄉何處？」

「我住的地方，可不是仙鄉，是窮……窮鄉……」

「丁公子說話好好玩啊……」

于子畏忽然長嘆出聲。

老闆娘笑問道：「老爺子怎麼忽然嘆起氣來？」

于子畏喟然長嘆道：「老啦！所有的娘兒們，連正眼都不肯瞧我一眼，想想我眞該縮進浴桶中自己淹死算了。」

老闆娘媚笑道：「老爺子，你看我是

機玄妙算

智機子

坐廢敵長

宋朝時，楊么糾集了匪徒，盤據在洞庭湖作亂，於湖岸上耕種，於水面上作戰，聲勢非常浩大。岳飛領兵討伐，一見匪徒所駕的船隻，大的長十幾丈，遇上風浪也不會擺動得太厲害，小的就像漁船，來往穿梭很是便捷。岳飛打算招集工匠，趕造大號的戰艦以便抵禦。

薛弼勸阻道：「造一艘船需要費六七天，若要造幾十幾百的船隻，沒有寬綽的時間是不可能完成的，我們那能長期待在這兒呢？再說匪寇熟習水戰，假定我們趕造好船隻去抵抗，好比是用雞蛋去碰石頭，縱然你岳飛是個勇武的將軍，一旦跳上兵船也無能爲力，好比老虎泡在水中一般。」

岳飛焦急地問：「眞的像你所說，那怎麼辦呢？」

薛弼獻策說：「只要躲開對方的長處而不跟他們在水上碰頭，引誘他們到陸地作戰，針對他們的短處加以進攻，誰勝誰負便可預言了。趁着這天旱水涸的季節，下令軍士入山砍伐草木，投積在湖中，堵塞上流的河水，然後派精銳的騎士去進襲他們的巢穴，那麼楊么便可擒獲了。」

岳飛採納薛弼的意見，終於在八日之間，攻破了匪徒的巢穴，楊么想逃到湖面去，也被岳飛的手下名叫牛皋的擒住。

按兵斂敵

李存勖承襲父親李克用的爵位稱晉王，滅掉後梁而稱帝，是爲後唐莊宗。

當初，李存勖率兵襲梁的時候，梁以三鎭的兵衆來對抗，存勖親自領着騎兵迫近敵營，大敗梁兵，梁兵只好退入城中，堅守不出，存勖下令部下趕造攻城的器具，準備急攻。這時，周德威進言道：「梁兵雖打了個敗仗，可是他們的實力還很強，爲什麼退入城中呢？不過是看到我們的騎兵厲害，在平原曠野中大可發揮威力，奔馳衝鋒，而他們大半是步兵，守城對他們有利，所以並未受什麼傷害，便急忙退入城中，使我們的騎兵無用武之地，並且他們人多我們人少，假如他們探知我們的實力，集合三鎭的兵衆來衝擊我們，那就很危險了。」

存勖聽了很不高興，退進臥室中。周德威知道張承業很得李存勖的寵愛，便前去會見承業，說道：「大王驟然打個勝仗，不免有輕敵的心理，要想攻城速戰，其實，敵人人多我們人少，他們的防備也很完善周密，假如貿然地去進攻，必會遭到很大的傷亡，他們一見出我們的實力不過如此，出動壯士來追逐我們，我們一個也活不了；不如現在把我們部隊退守到高邑，引誘他們出城來攻，我們再派出奇兵去奪取他們的食糧，趁着他們食糧短缺，再去攻擊，便是輕而易舉的事了。」

承業認爲這番話頗有道理，乃進入存勖的臥房，看到晉王躺着，上前勸道：「目前不是大王高枕無憂的時候，周德威老將深知用兵之道，大王假若不聽信他的話，必會後悔。」

李存勖聽了馬上站起來說：「我正在考慮德威的話是不是可用啊！」

張承業說：「今天逮捕了一個間諜，他說出城中正趕造浮橋，準備大規模地進犯我們。」李存勖不由得大驚，馬上依着周德威的計謀，退兵到高邑，後來果然大破梁軍。

捨錢得士

嚴震鎭守山南，一向本着愛惜賢才的心理，可是幕府中的賢能之士少之又少。

碰巧有一人去拜訪，稱說家裏有老母妻子，自己又不能從事生產，希望乞討一筆錢好過活。嚴震隨即召集幕府中的僚友于公弼等人，問該不該給錢。于公弼說：「那是個瘋子，把他揮走不理他就算了。」嚴震說：「你們不勸我盡力做善事，反而勸我吝惜金錢，使他們一家數人坐以待斃，你們於心何忍呢？況且這個人敢挺着胸脯進入官府，向我乞討一筆可觀的金額，決不是庸俗的瘋漢。」於是吩咐左右照着那數目給他。

原來這乞錢的是一位高士，因爲聽說嚴震是個愛惜賢才的人，故意前去嘗試一番，既已得到了錢，證明了嚴震的確愛才，於是把這件事宣傳開，讓當時的賢才知道，一時三川一帶的豪傑之士，都携手投靠在嚴震幕府中。

于公弼事後對嚴震說：「您大大方方地將一筆金錢給一位素不相識的人，度量之大，確是平常人所不及的。」嚴震說：「天下有數不清的惡事，都是由於捨不得花錢而起，反過來說，天下有數不清的好事，都是由於捨得花錢而得，我何必愛惜這幾個錢呢？」

打成叔姪計

聽審訟案最怕的是遇到刁頑百姓，眞是拿他沒辦法。但聰明細心的法官，可從犯人的口供中尋找漏洞，或設計使犯人露出馬脚，而承認過錯。

當王罕爲澶州知府的時候，有個叫周宜齋的人，到官府控訴他的姪兒，說他的姪兒並不是他哥哥的親生子，混亂了血統，應把姪兒趕出，而以自己的兒子入繼爲哥哥的後代。

王罕瞧了瞧周宜齋，一副凶惡相，而他的姪兒却很忠厚老實。王罕想：這件案子一定有問題。

私下裏，王罕使人傳喚周宜齋的姪兒，告訴他回家放大胆子毆打叔叔。這樣，才保得了他的財產。

姪兒回家後，就飲了些酒，壯壯胆子，然後扭住叔叔猛打。叔叔被打得皮破血流，一肚子悶氣沒處發洩，就到官府告狀，說是姪兒毆打叔叔。

「既是你的姪兒，你爲什麼說是混亂了血統呢？要是他不打你，恐怕你還不肯認他爲姪兒呢！」王罕說。

周宜齋知道理屈，只好認了。

雪夜襲城

李愬奉命攻討據守蔡州的吳元濟，得到消息說吳元濟率領部衆到洄曲的地方，與李光顏的部隊相持不下，李愬心想這是個可利用的時機，於是命令李祐帶着敢死隊三千人作爲先鋒，自己率領主力部隊跟進，還命令田進誠領着部衆殿後，從文城柵出發向東走了六十里，攻破了張柴，便在那兒紮營稍作休息。忽然彤雲密佈，天上飄下大雪，野風怒號，一些驢馬凍死，兵士們皮膚也都凍裂了，在這種罕見的奇寒天氣裏，李愬下令急行軍，趕往蔡州，軍士們聽得臉色都變了，可是不敢不聽命，李愬派一部分的兵士斷絕了朗山道，又拆了通向洄曲的一條橋，然後指揮全軍前進，趕了七十里路，到蔡州的懸瓠城時，已是夜半，雪愈下愈大，李祐冒着雪攀升到城牆上，敢死隊員跟着爬上，將守門的衛兵殺死，開啓城門讓李愬的部隊住進吳元濟的外宅，這些行動全在雪夜裏完成，百姓們躲在屋中，照樣可聽到往常報更的聲響，根本不知道外界發生了什麼事，等到天亮雪停了，打開門望見巷中站滿了官兵，才知道城已被攻下。蔡州的邑吏趕緊跑到洄曲，報告吳元濟這壞消息，元濟懷疑地說：「昨天天氣奇寒而降着大雪，人馬在風雪中趕路不凍死才怪哩，李愬怎可能從天而降呢？我想必定是來洄曲的這些兵卒將士因怕冷而回瓠城去拿衣服的。」話剛說完，田進誠所率領的部隊已臨近了，吳元濟趕緊爬上城樓去守禦。

話說李愬在懸瓠城，料定城中有個勇將軍董重質，吳元濟必會等待他去援救，於是寫封信函招降董重質，勸他別害怕，同時發下一面令旗，用以保護董重質一家大小，重質受了感動，隨即乘着馬趕來投降。因此，吳元濟所希望的援軍也沒了，祇好棄械乞降，李愬將吳元濟送到京師去處刑，從此，蔡州回復了平靜。

否也有點女人味？」

「有！而且不止一點兒，是有着太多太多的女人味。」

「眞的？」

「當然！」

「可是，方才我瞧過你很多眼，你都視如未見，我還以爲你不解風情哩！」

「哎呀！老闆娘，妳這一說，使我連生辰八字都忘記了哩！」

「老爺子貴姓？」

「我連生辰八字都忘記了，怎還記得姓甚名誰。」

「眞滑稽。」老闆娘媚笑如故地道：「我覺得老爺子好面善，我想，我們一定在哪兒見過？」

于子畏拈鬚微笑道：「我也有這樣的感覺，是不是心有靈犀一點通呢？」

「原來老爺子也不老實。」

「妳這話可寃枉我了，我是道地的老實人，只是人老心不老……」

說到這裏，櫃枱邊有人叫會賬，老闆娘拋過一個無限風情的媚笑，扭着水蛇腰，邁着春風俏步走了。

于子畏目注老闆娘那惹火的背影，口中却向丁少山悄聲道：「這就是大魚。」

丁少山也以悄聲的說：「她好像認識您。」

于子畏道：「她認不認識我，我不敢確定，但我認識她。」

「她是誰？」

「十年前，在河洛地區，艷名卓著的『九娓妖狐』胡媚。」

「您是否已有所發現？」

「是的，而且方才還有過。」

「方才？怎麼我沒發現？」

「小老弟，你還嫩得很哩！這就是江湖閱歷，方才那小劉借故意輕薄的機會，遞給她一個小紙團，你想都不會想到。」

「您以爲，她也跟咱們正要追查的案子有關？」

「錯不了，我斷定今宵必有好戲上場，走！咱們先去祭五臟廟……」

× × ×

這是周夫人金珠的起居室。

陳設够豪華，但氣氛却顯得太淒寂。

那些配備着悅目蘇絡的八角宮燈，全都黯然無光，只有梳粧枱前，一燈如豆，有如鬼火。

金珠，就坐在梳粧枱前。

這位過氣的「格格」兼貴夫人，也是駐顏有術的大美人，最近這短短地不過兩個月的時間中，似乎已蒼老十年以上。

她，獨對孤燈，默然呆坐，臉色與眼神都是呆滯的，就像是一尊塑像。

良久，她忽然發出一聲幽幽長嘆。

一個頎長的人影，出現在窗外，那是楚二爺楚逢春。

金珠狀如未覺。

楚逢春靜立半晌，才以充滿感情的語聲說道：「金珠，事情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身體要緊，早點歇息吧！」

金珠仍然狀如未覺，也沒吭氣。

楚逢春又靜立了一陣子，才一聲輕嘆，悄然轉身。室內，傳出一個夢囈似的語聲：「逢春，是我害了你，你也要多多保重。」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風流小飛賊（續完

馮嘉・文　子成・圖

驚人秘密　揭露無遺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喬裝電話公司的修理工人，到馬亨的家裏去修理電話綫，伺機把馬亨制服，並把他挾持進入他的書房，要他說出太空人的住處，馬亨推說不知，經司馬洛威迫利誘，始說出胡安的車牌號碼，因爲胡安可能知道太空人的行踪。司馬洛離開後，即根據車牌號碼去找尋胡安……

「那爲什麼胡安不見人呢？」費安娜問，「他既然能够把這部車子開去赴約幾天，那他也應該是與這間屋子有很密切的關係了。」

「也許胡安目前不在此地吧，」司馬洛說，「譬如他有事到外埠去了，他就不出現了。」

「假如是這樣，」費安娜說，「那就不成問題了。我們多等幾天，他自然會出現的！」

「即使他出現，」司馬洛說，「我們還是不容易捉到他的痛脚的。」

「那應該怎樣呢？」費安娜問。

「讓我們先等一等吧，」司馬洛說，「目前我們還用不着太急，我們還有一點時間的。」

費安娜說：「讓我告訴你我要做一件什麼事情吧。我要請你吃一些點心。」

「什麼點心。」司馬洛問。

費安娜又把另一隻雜物架拉出來，裏面却是放着飲品和三文治。

「熱的，」她說，「感興趣嗎？」

「眞美妙，」司馬洛說，「這眞的是一部萬能車了！」

他們在那裏吃飽了，休息一會，天也開始黑下來。

「唔，」費安娜說，「他還沒有回來，奇怪他是到什麼地方去。假如他是到城裏去與這個胡安會面，那倒是不錯的。」

「假如是的話，」司馬洛說，「那我們很快就會知道的，而且也可以節省不少時間了。」

後來，車中那副無綫電聯絡器就發出召喚的聲音。

她把無綫電的掣扳開了，對裏面說：「我是費安娜，你們有什麼話，講吧。」

那邊傳來的也是一把女人的聲音。這把女人的聲音說：「我們相信趙彼得先生也許沒那麼早回來了，他剛剛跟一班朋友一起吃過晚飯，現在到了俱樂部去——」

「怎樣的朋友？」司馬洛馬上插咀問道。

「這些人的身份我們正在詳細調查，」那個女郎說，「不過有兩個是已經認出來了的，他們是知名人士，有錢有名譽的名流。」

「唔，」司馬洛說，「趙彼得先生的社交生活看來也是相當活躍的。他們到俱樂部裏去幹什麼呢？」

「這是一個撲克牌局，」那女郎說，「是一個通宵牌局。」

「現在還是剛剛天黑，」司馬洛說，「怎麼知道一定是通宵牌局呢？」

「這是俱樂部裏的人講的，」那女郎說，「這羣人來這裏玩撲克，必然是通宵的。」

「他們是常常去的嗎？」司馬洛問。

「是的。」那個女郎說。

「有固定的日子嗎？」司馬洛問。

「沒有，」那個女郎說，「有時兩個月一次，有時一個月三四次，不過牌脚倒是差不多固定的，他們都是有閑階級，用不着像普通的白領階級那樣要看準星期六才去的。」

「還有什麼有價值的情報嗎？」司馬洛又問道。

「暫時沒有了，」那個女郎說，「有的時候再通知你吧。」

「很好，」司馬洛說，「謝謝你。」

費安娜關了無綫電，聳聳肩說：「現在怎樣呢？天黑了，假如沒有月亮出來，我們就看不到什麼了。」

「我們輪流來看好了，」司馬洛說，「也許屋裏開了燈，就可以望進窗內了。我們輪流每人睡兩個鐘頭看一看。」

「爲什麼要輪流睡兩個鐘頭呢？」費安娜問道。

「我們得養足精神，」司馬洛說，「不，不是幹那件事，我們要到屋子裏去看看。」

「進去看看？」費安娜的眼睛睜大一

點，凝視着他。

「這有什麼不可以呢？」司馬洛說，「反正趙彼得又不在家，不見得會有人制止我們，假如有什麼可看的秘密，我們也可以看清楚了。難得他的人不在。」

費安娜考慮了一下，聳聳肩：「我沒有想到這樣，不過這倒是一個好主意。」

「不論你認爲這是一個好主意抑或是一個壞主意，」司馬洛說，「我都是要實行的了。」

「我們一定要一起去的嗎？」費安娜問。

「怎麼？」司馬洛問道，「你是害怕嗎？」

「不是，」費安娜說，「我們一個人進去一個人在外面接應不是好一些嗎？」

「我認爲你在我的後面照應着我會比較好一點，」司馬洛說，「這樣也比比較實際一點！」

「好吧。」費安娜說。

「現在你先睡一會兒如何？」司馬洛問。

「好的。」費安娜說。她就閉上了眼睛。

× × ×

那間屋子既是間古堡式的屋子，當然很大的了。好在也不是那種中古時代的保壘，屋後是還有一座花園的。園牆雖然高，還不算太高，他們是可以爬得過去的。

費安娜並不是那種普通的女人，因此爬牆對她是不成問題的。費安娜也順利地跟着司馬洛爬進了圍牆之內，進入了花園中。

屋子裏並沒有燈光，似乎屋中人都已經入睡了。司馬洛與費安娜兩個人在樹下的陰影下停一停。司馬洛低聲說：「我有一種感覺，覺得有人正在看着我們。」

「可惜我却沒有這感覺。」費安娜說，「而我却是相信你有這種感覺的。不過，你身上是有槍的呀！」

「你們也有的。」司馬洛說。

「是的，」費安娜說，「我也有，不過假如現在有人向我們開槍，那我們就有槍都沒有用了。」

「現在也沒有辦法了，」司馬洛說，「即使我們走，也是要中槍了。」

「是的，」費安娜說，「所以我們祇好過去了。」

「是的，」司馬洛說，「那麼我們走吧。」

他們一起走過去，却安然到達屋子的後面。並沒有人向他們開槍，也沒有人出來採取什麼行動，雖然司馬洛則仍然是有那種奇怪的感覺，覺得有人是在看着他。

他們找到了廚房的門口，推開門，一先一後走進去了。那裏面也沒有什麼人在着，而且不大黑暗，由於走廊中是有燈光亮着的，走廊的燈光射進廚房裏來了。

廚房外面就是走廊，走廊則是通出外面的客廳，而沿着走廊有好幾度門，有三度門是鎖着的，看那三度門的所在位置，相信門內的房間就是傭人們的房間了，由於其他的房門開着，看見傭人們並不在那些房間裏面。他們總要睡在一個地方的，因此應該是在那關着門的房間裏了。其他的房間是書房和客房。

「孩子們應該是睡在樓上的，」司馬洛說，「讓我們到書房裏研究一下吧，既然孩子是在樓上，那上面應該不會有什麼古怪東西的。」

費安娜守在書房門口把風，以防有人闖進來，而司馬洛則拿着一隻電筒進入書房中，到處照射着。看來這並不是一個假的醫生，因爲書房中的書籍大部份都是醫科的。

司馬洛很小心地把書房中的抽屜搜過了。他却沒有搜出什麼來，趙彼得是連抽屜都不鎖上的。也許這裏面是沒有什麼古怪東西的吧？趙彼得連書房的門都不鎖上；假如有什麼危險的東西，那孩子闖進來亂攪的話，不是要闖出大禍來了嗎？

他回到門口，對費安娜說：「我在那裏面找不到什麼不對的東西。」

「那麼我們到樓上去吧，」費安娜低聲說，「也許，有一個可能性就是這個胡安是隱居此地的，假如是這樣，他就總要有一個睡的地方，既然他不是睡在樓下，也許就是睡在樓上了。」

「有道理。」司馬洛說。

他們兩個人提着槍，躡着脚向樓上走上去。樓上果然就是孩子睡的地方，房門都是沒有鎖上的，每個孩子睡一間房間。孩子們都在床上睡着了，不過他們並沒有找到胡安。樓上並沒有一間空房間。

他們祇好又回到樓下去。

費安娜低聲說：「還有地下室！」

地下室的門是在樓梯的下面，那門則是鎖上了。不過那是一把用鎖匙開關的鎖，而不是門閂。裏面可能有人在着，也可能沒有。假如裏面是用門閂推上了的，那他們就可以肯定裏面是有人的了。

現在，他們則要用他們的鎖匙小心地把門鎖打開了。一點聲音都沒有發出來，因此假如地下室內是有人的話，暫時是發現不到他們開門的事情的。地下室裏都是差不多肯定有人在着的，因爲他們可以看到下面有燈光亮着。一度樓梯通到下面去，然而祇是通到地下室的一個角落，因此他們也看不到地下室的全部了。他們所見到那一個小角落裏沒有人在看着，這並不等於地下室裏沒有人在看着，人可能是在地下室的另一個部份了。

地下室裏的另一個部份的人因此亦未必能够看到他們。

費安娜請示地瞥了司馬洛一眼。司馬洛低聲說：「你先下去吧，我跟着就下來。」他把費安娜手中的槍拿過來，又說：「你手上沒有槍，下面的人見到你，也不會開槍了。」

費安娜沒奈何地聳聳肩，就小心地下去了。她到了那地下室中，就發覺那是一座實驗研究室，有不少試管和架子，藥瓶等物，架子是一行一行的，一時不能够肯定有沒有人躲在一隻架子的後面。

她是來這裏做餌的，她祇好深吸一口氣，小心地在兩行架子之間行走着。

事情是發生得很快的。忽然之間，一條手臂也不知道是從什麼地方伸出來，就掩住了她的咀巴，而另一條手臂則向她的頸子一箍。不過費安娜却不是一個普通女人，她是受過特別訓練的。她的身子一扭一甩，那個人的手臂在未曾箍緊之前，人

就給她甩開了，撞在一座架子上，把這座架子撞得搖搖欲倒。費安娜看到來人就是胡安。

胡安就是在這裏面躲着，正在作着什麼科學研究。胡安給費安娜這樣摔了一下，發覺費安娜並不是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人，便馬上一伸手，從旁邊的架子上抓了一把尖而利的手術刀，遞到前面。那把手術刀雖然不長，却是比什麼刀子都要鋒利，而且鋼質亦是硬得多，假如給刀子在喉嚨割了一記的話，就馬上性命休矣。

費安娜小心地退後，胡安則把刀子遞向前來，柔聲地說：「不要動，小姐，你是不能亂動的，你一亂動，我就殺你了！你也不想死的吧？」

「假如你也不想死！」司馬洛在他的後面說，「那你就得把刀子放下來！我手上有兩把槍！」

胡安這個人他們還是第一次交手，所以一時也摸不着他的脾氣了。胡安雖然明知身後有一把槍指着他，還是挺刀撲向前面的費安娜。這一下倒是使司馬洛無法提防的，因爲兩行架子之間的空間有限，費安娜不能向橫逃得太遠，就逃不離司馬洛的槍的火綫，因此司馬洛也不敢胡亂開槍了。假如他亂開槍的話，他就可能射中費安娜了。胡安顯然就是利用這一點而把刀子向費安娜刺過去。

費安娜得不到司馬洛的掩護，也就祇好自己想辦法了。她迅速一接接住胡安的手腕，身子向地上倒去，而把胡安丟過她的頭上。胡安一方面大概仍然認爲她是個弱質女流，而另一方面自己在搏擊的方面，也是並沒會很高强的本領的，所以他沒有辦法消解這一招，整個人給費安娜拔起，越過了費安娜的身上，一支火箭似的向前衝過去，「嘩啦」一聲，他撞中了一隻架子。那隻架子又是搖搖欲墜，不過因爲胡安的身體壓在架子的下半部，所以倒下來。費安娜爬起身，發覺胡安已經因爲這一撞而暈了過去。他的頭部插進了其中一格方型的細小格子裏，看來是不容易拔出來的。

司馬洛和費安娜拉着他的身體試一試，果然拔不出來。那個方格實在比他的頭小一點，他這樣猛衝而前，一下子當然是插了進去，但却不能用同樣猛的力量去把他拔出來。

費安娜嘆口氣說：「這樣也好，比較用手鐐把他鎖起來更好了，他想逃都逃不掉了。現在我們終於找到了他！」

「希望能够證明他在這裏是研究着一些非法的東西吧，」司馬洛說，「不然的話也是很難攪的！」

他們開始參觀，那些藥瓶及試管裏究竟載着一些什麼，他們是很難就這樣看淸楚的。不過他們看到有一隻玻璃箱，裏面有一些很小的白老鼠，這似乎表示胡安是正在作着一些有關生物學的研究了。

跟着，那幾個孩子也忽然繞過架子而出現了，司馬洛狼狽地忙把槍收起來。他們穿着小小的睡衣，倒像幾個小天使，眼睛睜得大大的，看着他們。

「呃——」司馬洛尷尬地淸淸喉嚨，「你們——你們還是回去睡覺吧，這裏你們不應該來的。」

那幾個孩子好像沒有聽見，好奇地側開頭要看胡安。司馬洛和費安娜却連忙用身子遮着他們的視綫，一面說：「來呀，回去吧，這個時間起床，公公回來知道了，一定要罵了！」

司馬洛還伸手推他們。忽然之間，一隻小脚飛起來踢中了司馬洛的胯下。

任何人在身邊，司馬洛都會有所防備的，就是小孩子，他就沒有防備了，而這個孩子也眞會踢，踢在男人最痛苦的地方。司馬洛馬上就痛苦地蹲了下去，一時之間完全失去了抵抗力。那兩把槍也給他們搶走了。

費安娜也是差不多。她給其中一個孩子在肚子上重重地擊了一拳，另一個孩子則把她的脚一拉，她仆倒下來。

握槍的孩子把槍一丟丟給另一個孩子，於是四個孩子之中有兩個人有槍了。兩把槍咀分別指着司馬洛與費安娜的額，喝道：「不准動！別以爲我不會開槍！」

「不要——動！」司馬洛忍痛警告費安娜，「不要——動！」因爲他現在明白過來了，小飛賊就是在他的面前。

四個孩子！外貌像孩子的大人！雖然他並沒有及早醒覺，但是他並沒有覺得自己太笨。因爲在他的心目中，那小飛賊應該不會有許多個，最多不過兩個吧了，然而現在却有四個。而且四個都是孩子的模樣，而不是侏儒的模樣。侏儒祇是高度會稍爲像孩子而已，幪住了臉也許會像孩子，但是總是有着一個大人的臉的，這四個却不是如此。他們用不着冒充孩子了，看上去簡直就是孩子，說他們不是孩子也感到難以置信。司馬洛是看到他們是孩子才不加提防就上當了。

胯下那一脚是眞要命的，那種苦是又强烈又持久，使人的頭腦都呆滯下來了，不能够動得靈活。現在正是需要靈活的時候。

那四個孩子兩個拿槍威脅着司馬洛和費安娜，另外兩個則在找來了繩子，把司馬洛與費安娜兩個人縛起來了。司馬洛想掙扎也掙扎不來，那痛苦的牽引使他就是對着孩子也沒有辦法抵抗了。

他們兩個人都給縛在一張木桌子的上面。手脚都給繩子繫在桌子的脚上，兩個人都張成大字形。

「胡先生暈過來了，」其中一個孩子說，「我們得把他救醒！」

「他自己自然會醒過來的，」另一個說，「趁他沒有醒過來之前我們玩玩不是更好嗎？他醒過來，又不准我們玩了！」

口氣聽起來是顯得頗頑皮的，然而司馬洛知道他們並不是小孩子了，他並沒有忘記那個女人被小飛賊侮辱過的事情。

而且，他們又是都圍到費安娜的身邊去，就因爲費安娜是一個美麗的女人。

「不要！」費安娜尖叫起來，「你們瘋了嗎？」

因爲那些小手正在向她的身上亂摸。她亂扭起來，但是可以移動的空位有限，她是避不開那些小手的。而那些小手都是伸向那麼難堪的地方。這些孩子們所喜歡的玩具的確是很奇怪的。

他們已經有大人的興趣，爲什麼樣子却那麼像小孩子呢？這不是天生的侏儒，

一定有一個道理的——

「看這是什麼？」其中一個「孩子」從費安娜的身上搜出一件東西，就是費安娜身上那隻無綫電聯絡器，用以與外間的人呼應的。司馬洛一陣冷汗直冒，這裏是地下室，沒有窗子的，電波不易透過。

「救命！救命！」費安娜在叫。

但在這種情形之下，聲音透到外面的機會是很微的了。

另一個孩子馬上衝過來，在司馬洛的身上也找出來了同樣的聯絡器。他們迅速地把這兩件東西都打得稀爛了。

司馬洛吶吶着說：「你們聽我講吧，既然你們看到了我身上有這東西，也應該知道我們並不是單單這兩個人來的，你們已經給包圍了，你們逃不掉的。」

「哦？是嗎？」其中一個孩子說，「你們既然已經把這個地方包圍了，那爲什麼不一起衝進來，要你們兩個人偷偷摸摸地進來呢？」

「因爲他們不能肯定，」另一個孩子說，「假如他們肯定，他們就會衝進來，假如他們不能肯定，那就得派人偷進來探一探了。他們探到了什麼的話，就用無綫電通知在外面的人，假如探不到什麼，他們就悄悄地走了。」

「但他們知道我們進了這裏，」司馬洛說，「他們遲早都會來的。」

「我看你們一定不祇這個目標，」那個孩子說，「所以你們的人也未必知道你們是到這裏來的。」

「這是遲早問題吧了，」司馬洛說，「人不見了，我們的人就不會那麼偷偷摸摸的了！他們一定會闖進來看個究竟！」

「問題就是在遲早問題，」那個孩子狡猾地冷笑着，「到他們決定進來的時候，你們已經不存在了。你知道爲什麼嗎？因爲胡先生在這裏有一些很有趣的藥水，他那些白老鼠，當他不想要的時候，他放進那些藥水裏，就連骨頭都不見了。我們一直都奇怪假如放一個人下去的話又如何？這一次，也許我們有機會看到了。」

司馬洛覺得渾身冰冷，這些孩子的論調一點也不是孩子的論調。他奇怪他們究竟是有多少歲了，以及他們爲什麼不像那些侏儒，而能够像眞正的小孩子。

費安娜繼續在呱呱大叫，因爲那些孩子們又要繼續在摸她，而且還扯開她的衣服。

司馬洛一時也沒有辦法制止他們，而且讓他們有機會分分心也是好的，使他們忘記了把胡安弄醒。

但是他如何說服他們呢？如何在有限的時間說服他們放他們呢？這些並不是眞正的孩子，不能答應給他們一盒糖菓就可以使他們言聽計從的，他得說服他們，雖然這是絕不容易的事情。但他除了用咀巴之外，就沒有別的辦法了。

而且，他們現在注意着費安娜，要拉他們談話，亦同樣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好在其中一個似乎是喜歡看的，當他摸了一陣之後他就退後，讓其他那三個去放肆，他則站開一點，在旁邊欣賞着。

司馬洛說：「喂，你們是什麼孩子？怎麼會對這種事情感興趣的？」

「哼！」那個孩子冷笑，「你知道我今年多少歲了？二十八歲！你以爲你才是大人！」

「你有沒有看到別的侏儒？」司馬洛說道，「他們都是怪怪的，你們却不是這樣，假如不是這樣，我都不知道你們是大人！」

「我們都是天生異稟的！」那個孩子說。

「胡安是怎樣把你們製造出來的？」司馬洛問道。

「不是他製造出來的，」那孩子說，「是他救了我們，不然我們就不會生活得那麼好了。你得明白胡先生實在是一個很好的人，他肯多年照顧我們，你肯嗎？」

「他照顧了你們多少年？」司馬洛又問。

「總有二十年了，」那孩子說，「那是很長一段日子。」

「唔，」司馬洛說，「而且還要經常替你們注射藥針之類呢，是不是？」

「是呀！」那孩子說，「不然我們的身體怎麼會這麼好呢？也許我們已經死掉了！」

「你聽我講，」司馬洛說：「這是很重要的，你們四個人，你承認不承認你們是很特別的侏儒呢？看上去跟普通小孩子沒有分別——」

「脫了衣服的時候就看見有分別了。」那孩子吃吃笑着。

「你們都是很特別的，」司馬洛說，「天賦異稟是嗎？」

「是的。」那孩子說。

「你們是很少有的人，」司馬洛說，「你要我去找一個，我不敢說找得到。你就是叫政府去找，也不一定有把握找到一個的，然而，很奇怪，胡安却可以找到四個。」

「這個你可以問胡先生的，」那孩子說，「也許你們死之前他會告訴你。」

「你們對這個沒有好奇心的嗎？」司馬洛問道，「爲什麼你們不想一想這個問題？」

「我們從來都沒有想到有這個問題。」那個孩子說。

「現在想一想吧，」司馬洛說，「也許不是胡安找到你們，而是他把你們製造出來的！」

「別胡說八道，」那孩子說，「我們是患了一種很古怪的病，假如不是胡先生照顧我們，我們就活不到現在了！」

司馬洛很高興他現在已經開始有懷疑之色了，司馬洛說：「那是什麼病？」

「我怎知道？」那孩子說，「我又不是醫生。」

「我也不是醫生，」司馬洛說，「但是你們與外間一定接觸得比我少了。我所知根本就沒有這種病。」

「你想在挑撥離間嗎？」那孩子問。

「是的，」司馬洛說道，「我雖然是爲了我自己的利益着想，但是我也爲你們的利益着想。胡安假如是存心對你們好的，爲什麼他要把你們收藏起來，替他幹骯髒的工作呢？他大可以把你們交給政府的，政府對於這種情形 免費處理，而且他們有很多醫生。你有沒有聽說過連體嬰兒

之類？一生下來醫院方面就設法把他們分割開來，企圖加以矯正了，並不是窮人生出來的他們就不管！」

那孩子開始狐疑地看着他。

「而且，」司馬洛說，「胡安照顧了你們二十年，那即是你們不滿十歲時已由他照顧了，他怎能肯定你們不能夠像別的人一樣長大起來呢？即使他再有學問，他也不能一個人決定你們的命運的，假如交給國家醫院的話，任何人都不敢說你們不會生長得更好！」

那個孩子的表情現在不像一個小孩子了。

「你叫他們都聽着吧，」司馬洛說，「我還有很多話要講的，讓你們四副腦袋一起來決定我講得對不對好了！」

那個孩子一拍手掌，叫道：「喂，你們聽着！這個人有些話要講的！」

但另外那三個孩子早已靜了下來了。

這時候胡安叫起來了：「別聽他講！快把他殺掉！」他已經醒過來了，正在掙扎着，把那隻架子也掙得搖搖幌幌的，但是他不能脫出來。

幸而他不能脫出來，不然他就會自己來動手殺人了，那時司馬洛就根本沒有話好講。

費安娜說：「你們別聽他的，假如他不是心虛，他為什麼這樣急？他就是說不過我們所以才急！你們應該給我們一個機會弄清楚這件事情！」

「殺掉他們！」胡安叫道。

但是孩子們仍然認為費安娜是講得比較有道理的，也許因為費安娜是個女人吧。雖然他們是「孩子」，但是，男性與女性之間的吸引力，到了這裏却仍然是存在着的。

他們並沒有依胡安的吩咐而走過來把司馬洛殺死。他們等着司馬洛講下去。司馬洛也知道他是必須利用這段時間，快點把他要講的話講清楚的。他說：「我剛剛記起了，我剛才在書房裏看過架上的書，全部是研究青春激素的，你們知道，這是什麼嗎？簡單來講，就是使用荷爾蒙保持一個人的青春！」

「我不想老！」胡安說，「我不想死，我現在就是正在研究這個！」

「對了，」司馬洛說，「研究青春長駐的方式！一個大人注射了就會青春常駐，不會變成老人，一個孩子注射了，就會青春常駐，不會變成大人了。」

「不是這樣的！」胡安叫道：「你們別聽他胡說八道！」

但孩子們顯然並不認為司馬洛是胡說八道，他們仍然繼續聽。司馬洛說：「我是剛剛來這裏的，我不知道這裏的情形，但我仍然可以冒一冒險，問你們一個問題。那隻玻璃箱裏有些白老鼠，我不知道牠們養了多久，但是你們告訴我吧！」

胡安一定是出盡了生平之力要把頭從那架子拉出來了，但是並不成功，而且他大概也不敢太用力，因為架子一倒下來，角度就要改變，說不定他的頸子會斷掉了。他大聲叫道：「別上他的當，快點殺死他！」

那個孩子說：「那些白老鼠已經養了六個月了。」

「六個月應該很大了，」司馬洛說，「牠們看來怎麼是像新生的呢？」

那個孩子抬起頭來看看司馬洛：「因為胡先生有辦法令牠們這樣。他為牠們注射。我們一直都覺得這些小老鼠很有趣，但是現在就不覺得了。」

「為什麼要用小老鼠試驗呢？」司馬洛說，「就是因為小老鼠的生理組織很像人，假如一件事情會發生在小老鼠身上的，也會發生在人的身上了！」

「胡說八道！」胡安叫道：「假如是我把這裏幾個孩子弄成這樣的，那我是最早研究成功了，還在研究什麼？」

「你還沒有研究成功的一點就是他們雖然外表是小孩子，但是仍然對異性感興趣，這使你難於控制，也引起許多不方便了。你是想把他們這種本能也剝奪！」

「他在撒謊！」胡安叫道：「我可以拿書來給你們看的！」

「那些針藥，」那個孩子慢慢地說，「你每星期替我們注射的，跟你注射白老鼠的同樣顏色！我們眞笨，竟沒想到！」

「但是完全不同一種藥！」胡安叫道，「許多種藥都是同樣顏色的。」

「同樣顏色的藥放在同一個地方？」那個孩子說，「假如弄錯了，那不是很慘嗎？」

「呃——你們不明白！你不能夠跟他合作，不然你就會給判死刑了！」

阿堅原來就是最先對司馬洛的話感興趣那個孩子。果然，一時之間，阿堅的表情略為改變了。

而胡安雖然看不到阿堅的表情，亦知道他所講這句話應該可以收到一些他所預期的效果的。他繼續游說道：「還有你們幾個也是的，你們都犯過罪，他會把你們送去坐牢，我才能夠庇護你們！」

「庇護得多久呢？」費安娜加進一把咀來，「利用價值完畢了之後他們還是要死的！而我們無論如何不會隨便殺人！」

「而且你們是受人用藥物控制而犯罪的！」司馬洛說，「你們身不由主，我不相信會令你們給判罪，你們充其量只是會給送去見醫生吧了，醫生會為你們設法改正以前的缺陷！」

司馬洛和費安娜是贏了。

那時幾個孩子面面相覷，而他們之中的三個的態度，顯然都表示唯有阿堅馬首是瞻。阿堅說：「胡先生，你說那種藥水是不同的，怎樣分別呢？」

「呃——呃——」胡安吶吶看說，「上排那些才是你們的，下排的才是我用來研究小老鼠的。」

「讓我來看看，」阿堅懷着一個詭惑的微笑，走到那隻架子的前面，搬了一張櫈子，爬上去，取下了一瓶粉紅色的藥液。不錯那裏的藥液是有兩排的，不過瓶子的形狀相同，裏面的藥液顏色也相同，而瓶子上亦沒有什麼標紙指示上排與下排有什麼分別，這樣的確是難以使人相信兩排藥液是有所不同的。

「胡先生，」阿堅說，「既然這是一種對人體有益的藥，那我來為你注射一針如何？」

「別胡鬧！」胡安叫道，「人的體質不同，我注射這個是不適合的！」

「不要，」司馬洛說，「把他弄死了沒有好處，我要活口！」

「給他注射！給他注射！」另外三個孩子却在附和着。

阿堅拿着一隻針筒，吸了一針管藥液，拿着走向胡安。胡安慌亂地大叫起來。

「不要！」司馬洛也說，「你們要懲治他，還有很多機會，用不着現在這樣急的！」

「我們在藥力影响之下，就是把人弄死了也沒有罪呀，」阿堅說，「所以我認為我可以借用這個機會。」

「對了！」另外三個孩子都繼續慫恿，「給他一針，給他一針！」

「聽我說！」司馬洛叫道：「這藥可能是有一種毒性的，將來替你們解毒，有他活着，他可以帮助！」

「對！」胡安說，「祇有我知道我給你們吃過什麼藥，假如你們弄死了我，你們就沒有救了！」

阿堅遲疑起來，餘下那三個孩子也一樣。復仇雖然是一件痛快的事情，但假如要危及自己的生命才能復仇成功，那似乎又不大值得了。

「你還是先放了我們吧，」費安娜這時也提出一個意見，「這樣我們就可以叫人來帶你們出去，一切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

四個孩子總是覺得不讓他們親手對付胡安，這是不够痛快的。

跟着，另外有一把聲音就插進來了。這把聲音溫和地說：「你們又在胡鬧什麼呢？」

來人就是那年老的趙彼得，他正在樓梯口出現。那四個孩子似乎是對他特別害怕的，一見他出現就紛紛躲到架子後面去了。

「殺了這兩個人！哥哥！」胡安叫道，「快點！把這兩個人殺掉！他們是很危險的人物！快！」

原來趙彼得就是胡安的哥哥。

趙彼得的咀唇歪曲着微笑。現在他的顏容是一點都不慈祥了。一個人的心境的確會在臉上表現出來的，普通的感情也許可以掩飾一下，然而强烈的感情，就會在臉上表現出來了。他說：「唔，你們都太頑皮了！」

「你不是正在玩撲克嗎？」費安娜問道。

「是的！」趙彼得說，「不過忽然心血來潮，我又回來了。」

費安娜好像問了一個並不重要的問題，其實這是一個示威性的問題；既然她知道趙彼得是正在玩撲克，那就證明她是另有一些人在跟踪着趙彼得的。

「小心點，」司馬洛說，「你是受着監視的，不論幹什麼，你都逃不了的。」

「我逃不了嗎？」趙彼得說，「假如他們找不到你的屍體呢？」

司馬洛一陣冷顫，因為趙彼得這句話是令他很不舒服的。他記起那些藥水，老鼠放進去，連屍體都不見了的。

司馬洛說：「雖然是這樣，你也是逃不了的。我們的人會永遠監視着你的。」

「就讓他們監視看好了，」趙彼得說，「又不能够證明什麼，怕什麼？」

「快點！」胡安叫道：「我們不會有很多時間的！」

趙彼得還是露着那個狡猾的微笑，慢慢地把槍舉起來，首先就是對着面前的司馬洛。

「等一等！」司馬洛叫着，一身都是冷汗，「看看你的後面！」

「別傻吧，」趙彼得說，「這樣你又可以節省多少時間呢？」

「殺了我們又如何？」司馬洛問道，「還有幾個孩子，你也要把他們一起殺掉嗎？」

「不需要的，」趙彼得說，「他們都是聽我的話的！」

「他們有槍！」胡安叫道：「快點！不能够冒險的！」

趙彼得的臉顫了一顫。他的槍向旁邊擺了一擺。這是自然的反應，雖然也是一個錯誤，却並不是他的錯誤，是胡安的錯誤，因為胡安所講的話對那些孩子的安全就大有威脅了，他的口氣就像是打算把那些孩子們也殺掉滅口似的。趙彼得却找不到那些孩子們的所在。

孩子們則是找得到他的所在的。

槍聲忽然响了兩次，趙彼得的身子忽然躍了起來，向後一翻，司馬洛也是僅僅有時間看到趙彼得的額上及胸膛上開了朵血花而已，跟着，趙彼得就跌倒在地上了。

槍聲一連串地再响，直至槍中的子彈都射完了。這些槍彈的目標司馬洛雖然看不到，但是毫無疑問就是射在趙彼得的身上的。這幾個孩子的心腸狠起來也眞是可怕。

槍聲因為是响在地下室裏的，沒有地方可以逃出去，所以是很刺耳的，槍聲在室內迴响了好久之後才停下來。這時，司馬洛就聽見有人正在哭泣。

那當然是胡安的哭聲了。

胡安的胆子倒是很大的。也許，這是因為死去的人乃是他的哥哥。

那些孩子又再出現了。他們走到司馬洛的身邊來，其中二個的手上拿着手槍，槍咀還是正在冒着烟。司馬洛雖然知道這槍中是已經沒有子彈的了，但是他仍然一身冷汗，因為這幾個孩子的反應實在是很難推測的。

司馬洛張開咀巴想講什麼時，費安娜已經先開口了。費安娜說：「幹得好，你們幹得眞好！」

司馬洛也覺得到了這個時候，還是由費安娜來講話的好，在說好話的方面，費安娜似乎是比較有說服力的。

阿堅說：「他要殺死你，我當然不能夠讓他這樣做了。」

「現在事情發展得很理想，很圓滿，」費安娜說，「你也可以把我們放開了，我們答應過你們的事情，我們是不會食言的。」

幾個孩子在這一點上却還是拿不定主意，他們還是在遲疑着。

出乎意料之外，此時胡安也轉過來帮司馬洛他們了。他飲泣看說：「你們還是聽他們吧，現在你們也祇有這一條路可走了。」

胡安並不是在傷心趙彼得的被殺。他是在担心自己的安全。假如四個孩子決定自己逃走的話，他們一定不會讓司馬洛他們活下去，而這樣，他們一定也同樣不會讓胡安活下去。現在胡安是救自己的命要緊。

「你別做聲，」阿堅說，「我們不信任你，你是害我們的！」

胡安也不敢做聲了。

「也許他是對你不懷好意的，」費安娜說，「但是這一點他却是說得對的，假如你們想以後好好地過活，做一個正常的人的話，那你們還是放了我們的好！」

「我們怎樣可以得到保證呢？」阿堅說，「現在，我們又殺了一個人了。」

「你們剛才的殺人是絕對沒有問題的，」司馬洛說，「自衞的殺人，和合法的殺人。就是正常的人，也一樣不會有問題的。」

那幾個孩子仍然是遲疑着，舉棋不定，也許他們是習慣了受人指揮的，現在完全由他們作主，他們就不知道怎麼辦好了。剛才他們殺死了趙彼得乃是由於憎恨和恐懼，逼不得已，現在，則是要考慮一下了。

「你們還是快點吧，」費安娜說，「你們已經聽到我們剛才怎樣對趙彼得講的了。我知道他到俱樂部打牌，是因爲我們有人跟踪着他的。他回來，我們的人當然亦是跟踪着他。我們的人也知道我們兩個人是到了這裏來的。假如我們太久都不出去，他們就會衝進來了。他們看見你們手上有槍，就會有怎樣的反應呢？可能我們都沒有機會替你講話了。」

兩個手上有槍的孩子連忙把槍丟在地上。反正那些槍裏也是已經沒有子彈的了，就是用以抵抗也不行的。

「　們還是自由看的人，」費安娜又進一步危言聳聽，「我們都是不能動，這情形也是不大好看！」

費安娜很聰明，她看出這幾個孩子都是需要逼的，她就在極力逼他們了。果然這幾個孩子也是要逼才肯行動的。阿堅聽到費安娜講，也急起來了。他揮揮手吩咐道：「我們把他們解開來吧！」

他們馬上迅速行動，找到了鋒利的手術刀子，幾下就把繩子割斷了，兩個人都爬起身來。費安娜怪責地看着他們：「你們眞頑皮，把我弄成這個樣子，等你們眞正長大起來的時候，你們是不愁沒有朋友的。」

司馬洛則是先在趙彼得的身邊蹲下來，檢驗一下趙彼得。趙彼得的確是已經死了，一個人身上中了那許多槍彈，實在是難活下去的。不過主要還是額上那一槍，中了額上那一槍之後，他差不多是已經當塲就死掉了。

司馬洛再走到胡安的那邊，看看他的情形。胡安的兩隻耳朵旁邊是血淋淋的，那是因爲他太努力要把頭拔出來，以至把耳朶旁的皮肉都撕裂了。鮮血流得一頸都是。

「唔，」司馬洛說，「我看一時是不能够把你弄出來了。一就是把你的耳朶割掉，一就是把這架子拆開，這架子很堅固，要拆開來的話得找人來帮手才行的。」

「小心一點！」胡安低聲說，「別讓他們過來碰我！」

「既然這樣，」司馬洛微笑道：「那你就應該合作一點了。我正在找太空人，你告訴我太空人在什麼地方吧。」

「太空人？」胡安說，「你們究竟是什麼人？」

「到現在，我們是甚麼人都沒關係了吧？」司馬洛說，「而且，你應該也猜得到我們是什麼人了。」

胡安嘆一口氣：「我不是太空人，太空人已經給剛剛殺掉了。」

「我也猜是這樣的，」司馬洛說，「很可惜他已經死了。本來我要找的就是他，而我也有很多話想問他的。」

「不過不要緊，」胡安連忙毛遂自薦地說，「我們是兄弟，他的事情我也知道得很多，我可以替他回答你的問題的。」

「怎麼？」司馬洛說，「忽然之間，你又合作得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

「當然，我也是有條件的，」胡安說，「我合作，我也要得到你們的保護。到了這個地步，我也是不能够不爲自己的利益着想了。」

「很好，」司馬洛說，「我會保護你的，祇要你肯合作。」

這個時候，他們就聽見有响亮的聲音在外面叫喊了。這聲音是經過擴音器擴大的，從上面樓梯口傳下來。這把聲音叫道：「這間屋子已經給包圍了，你們最好乖乖地放棄抵抗，不然的話，這對你們沒有什麼好處的。聽見沒有？舉着手出來！」

這些自然是來接應司馬洛和費安娜的人了，聽他們的聲音，就知道他們是已經進入了屋中的了，現在已經到達了地下室的樓梯口。也許他們已經搜過了屋中，找不到人，而依着僕人的指導把地下室作爲他們的目標。

那幾個孩子馬上躲到費安娜的身後。

「行了，」司馬洛叫道，「你們下來好了，這下面的情形已經受了控制！」

有幾個手中提着輕機槍的人員衝了下來。

他們的危險是已經過去了。

× × ×

司馬洛到達了那度門的門外時，聽見「嘩啦」一聲响。一件沉重的東西撞在門上，碎掉了。有人斷着聲音在裏面叫罵起來。

司馬洛按門鈴所得到的就是這樣的反應。

司馬洛皺起眉頭，向後面那個女郎伸出手。那個女郎把一條鎖匙放進司馬洛的手中。司馬洛拿了那條鎖匙，插進匙孔，把門打開了，但是他却是貼身在門上，讓那度門擋住自己的身子。

他這樣做是頗有先見之明的，果然門一開，一隻茶壺就飛出來，撞在走廊的牆壁上，碎掉了。假如他一開門就直接進去的話，那他就得接住這隻茶壺，而假如他接不住的話，他就很可能會有頭崩額裂之苦了。

珍娜的聲音在尖銳地叫着：「你給我滾出去！滾出去！永遠不要回來！」

「你以爲我很希罕嗎？」李亮能也在叫道。

「喂！」司馬洛叫道，「你們暫時停戰好不好？我要進來了！」

裏面的兩個人果然都暫時靜下來了，司馬洛小心地先把頭探進去，然後人也踏進去。他看見屋子裏頗有戰場的味道，一片零亂，打碎在地上的東西不少，而李亮能和珍娜兩個人正在不斷喘氣。

雖然沒有看見是誰擲的東西，不過照猜這會是珍娜的傑作居多了，因爲女人是特別擅長這種玩意的。

司馬洛說：「這裏究竟發生了什麼，爲什麼又開戰起來了？我剛剛在樓下時還聽說你們是相處得相當好的。」

「都是她，」李亮能投訴地道，「動不動就亂擲東西！」

「你自己又不想淸楚你自己講過一些什麼！」珍娜說。

「我不過是開一句玩笑吧了，」李亮能說道，「她却就像一隻炸彈似的爆炸起來！」

「他說他很担心我會殺死他！」珍娜說。

「我不過是講笑吧了，」李亮能說，「你這個人一點幽默感都沒有！」

「是你自己一點幽默感都沒有！」珍娜叫道，「我並不覺得好笑！你覺得好笑嗎，司馬洛先生？他詐作在夢中說話，說夢見我拿着槍指着他的背！」

「我不過是開玩笑，」李亮能說，「不過現在看見你這樣兇，我就覺得我是很有理由担心這件事情的了！」

「你担心你就走好了！」珍娜說，「這裏是我的，誰叫你死賴在這裏呢？」

「對　起，」司馬洛說，「你們可以停一停火，讓我講句公道話嗎？」

「你講吧，」李亮能說，「公道自在人心，你就看看司馬洛先生是怎麼說的好了！」

「我認爲你們都沒有錯，」司馬洛說，「你們不過是在屋子裏困得太久吧了，假如你們能够到街上去走走，你們的脾氣一定會好得多了！」

「我也知道，」李亮能說，「但是我們不能够出去。」

「現在能够了。」司馬洛說。

「什麼？」李亮能難以置信地看看司馬洛。

「你是說——？」珍娜也問道。

「是的，」司馬洛說，「我就是給你們帶來了這個好消息。現在，假如你們感興趣的話，先聽我講完了之後再繼續打如何？而且最好是到樓下李亮能那裏去。這裏實在是太亂一點了。」

「好吧，」李亮能說，「我也不反對。假如你不反對的話，我們在下面等你好了！」他對珍娜說。

「我在樓下等你不行嗎？」珍娜說。

「我認爲你們還是一起來好了，」司馬洛說，「這樣就誰都用不着等誰！」

他們結果也是一起跟看司馬洛下樓去了。

在李亮能那個雖然也是相當凌亂，但祇是因爲他是一個獨身漢而凌亂，還才至於像戰場那樣。他們是可以安坐的。

司馬洛大致告訴了他們經過的情形。李亮能和珍娜兩人聽了自然是色然而

喜了。

「這幾個孩子目前已經正在接受醫生的治療了，」司馬洛說，「雖然胡安也正在幫忙着，但是根據我們的醫生說，他們的發育情形因為受過了太多年的壓抑，現在才來矯正是比較困難的，而且還有心理上的問題。」

「我倒不很關心他們的福利，」珍娜不耐煩地說，「我們自己的煩惱就已經够受了！」

「你是說他們很難再長大起來了？」李亮能問道。

「看來是如此了。」司馬洛說。

「這也不要緊，」李亮能說，「你們可以給他們一份工作呀。我認為你們正缺少這種人才，他們不是可以做很多其他人做不到的工作嗎？」

「這個——」司馬洛蹙着眉頭說，「我認為這樣做是不大對的。」

「哈，」李亮能說，「我對你是久聞大名的了，我就從來沒有聽說過你這個人是講究什麼法律問題的！」

「我並沒有說這是法律問題，」司馬洛說，「我認為這是道義問題。在道義上，我似乎是不應該這樣做的。」

「這也沒有什麼不好呀，」李亮能說，「你不過給他們一些有意義的事情做做吧了，這樣好過把他們關起來的。」

「我知道，」司馬洛說，「不過除此之外是還有其他問題的，譬如控制的問題。你也知道他們做過一些什麼事情了，怎能肯定他們不會再做同樣的事情呢？他們是野性難馴的，實在不放心把重要的工作交給他們！」

「這可不是你的個人事情，」珍娜說，「為什麼一定要你來提議呢？難道人家有這許多專家，都及不上你的頭腦那麼好嗎？」

李亮能瞥了她一眼。珍娜把臉一抬：「你又說我在多事了？」

李亮能涎臉而笑：「沒有呀，你說得很對，事不關己，己不勞心，為什麼要去管別人的事呢？」

珍娜勝利地微笑了。

李亮能又說：「不錯，我是應該比較關心我自己的事情的。太空人現在的確是已經給你解決了，那我的問題又如何解決呢？」

「正如我起初所猜的，」司馬洛說，「太空人也不是最高層人物。他祇是第二高層而已，他的上頭是還有人的。胡安供給了我們不少綫索，上頭的人逃走了，我們正在追捕！」

「逃走了，正在追捕，」李亮能嘆一口氣，「那即是要我得躲到你們把他們捉到了才行了。」

「我不相信他們會來痲煩你的。」司馬洛說道。

「你不相信，但你不能够肯定，」李亮能說，「你認為他們沒有空來痲煩我吧了，但這是不能絕對肯定的呀。」

「世界上根本就沒有什麼事情是可以絕對肯定的，」司馬洛說，「但是這件事情我認為把握是相當大的，因為我們已經從趙彼得那裏找出了你失去的那一帮貨，而我亦把這件事情加以適當的宣傳了，許多人都會明白你的處境的。」

「但這件事情還是由我而起的，」李亮能說：「我出賣了他們！」

「這一點我卻沒有加以宣傳了，」司馬洛說，「因此並沒有多少人知道是你出賣了他們。連胡安都不知道。馬亨是知道的，但是馬亨出賣的程度比你更嚴重，假如他透露出去的話，他是自身難保了，所以他也不會對外面講什麼的。」

「是這樣的嗎？」李亮能伸手抓着後腦。

「你不過是正在逃亡吧了，」司馬洛說，「又沒有人知道你是逃到了我這裏來，你可以再度出現，也可以永遠不出現的。我可以給你一個新的身份，讓你到別處去過新的生活。」

李亮能大感興趣地看着他道：「你可以？」

「是的，」司馬洛說，「我也可以為珍娜這樣做，尤其是她現在是一個已經死去了的人，她更需要一個新的身份了。假如你認為沒有問題的話，你是可以跟她一起走的。」

「唔——我是沒有問題的。」李亮能說。

「我也沒有什麼問題。」珍娜輕輕地說。

「你不會再用手槍指着他的背吧？」司馬洛問道。

珍娜含羞地低着頭，說道：「我知道他不過是在講笑吧了，我祇是一時脾氣不好。」

「我看，」司馬洛說，「你們現在還是到街上去散散步吧。」

（完）

螳螂拳離身飛打

嚴霜

近來因為有一套影片叫做「螳螂拳」，引起武林人士的爭辯，進而使一般愛好拳術的人忽然注意到螳螂拳，究竟該片是否根據歷史上的演變而報道螳螂拳如何創造呢？那是另一問題，現時我只是想從側談述螳螂拳特別精采地方作為紙上之談。

螳螂拳是明代王朗無意中創造出來的，他給仇人追殺，隻身遁跡空門，很想報仇，但卻沒有過人之長，功夫有限，打寺僧也打不過，如何能够跟惡霸交手呢？他非常痛苦，閒來無事，有一天偶然到後山遊玩，看見螳螂捕蟬，頓有所悟，蟬是能够飛的，螳螂不會飛，但卻出其不意，飛撲過去，一爪抓住那一隻蟬，就使牠無法再飛，看清楚點，原來螳螂的兩隻前爪俱有尖刺，憑着這種武器，就算比較牠大一點的昆虫，也給牠抓住。另外的一天他又看見螳螂跟很細的相思雀打鬥，一爪抓住雀鳥，牠也無法飛開，王朗心裏暗想，如果一個人的兩隻手臂能够跟螳螂的前爪相似，豈非贏得很輕鬆嗎？此念一起，他就多找幾隻螳螂回來，放在瓦盆之內，看看

牠們如何揮動長爪，並把這新招式苦練。後來王朗憑着這種奇妙的拳法，回到故鄉，擊敗惡霸，報仇雪恨，不必細表。

以上的一種傳說大概是可信的，因為各方面談到螳螂拳都是推重王朗，可見螳螂拳的來源很古，決非螳螂拳這套影片裏面所述的韋弘，電影裏面的韋弘是清廷鷹犬，跟事實不符，無怪螳螂門的拳師看了奮激，提出質問，總之，螳螂拳是王朗創造，那是鐵一般的事實。後來由北而南，有一個客家人叫做「阿南」，創造一種以橋手為主的螳螂拳，跟北螳螂相似，卻又微有不同，稱做南螳螂，至於螳螂門的特徵，這兩派拳術卻始終保留。

我現時想談的就是這些特徵，照武林的高手稱述，既然螳螂靠兩隻前手取勝，任何昆虫給牠抓着，就無法掙脫，而且飛不開，人類的前臂沒有尖刺，如何可以抓住對方的手而使他的手無法掙脫呢？這個問題相當微妙，原來一個人的指掌受過訓練之後，可以屈曲到前肘的，甚至跟前肘貼牢，要是長成到中年過外，根本骨頭變硬，無法做得到，不過，十多歲的青年卻是很容易做得到的，倘若指掌拉到自己的前臂可以貼合，稍為用勁就能够憑着這一招鎖住對方打來的一拳，雖然這種鎖腕不能够真的把對方的拳頭鎖緊，使他無法掙脫，但卻可以暫時控制他，使他難以變招出擊，根本上任何人都有兩隻手，除非是天生的殘廢者，否則，只用右手指住來拳，鎖住對方的拳頭，左手就可以乘機出擊了，這是螳螂拳的微妙之處，不妨一知。

繼續往下說，螳螂的右手如果鎖住對方的直拳，用左手出擊，仍非直接向對方面門或肋骨揮拳痛毆的，他仍是運用指掌的力量壓住對方打出去的那隻手叫做肘凹之處，往下一壓，此人的手臂就痲木起來，無法動彈，最低限度也是反應遲鈍，暫時那隻手失去了戰鬥力，發展到這個階段，就可以把右手鬆開，用三隻指頭搶攻對方的咽喉。

普通人捉住對方的拳頭，總是五隻手指一齊揸緊，螳螂卻大不相同，只用無名指和尾指勾住對方手腕，使他暫時難以擺脫，仍有三隻手指騰空，那是大姆指，食指以及中指，這三隻手指隨時出擊，因為兩人相距不遠，抓住對方的肘凹，使勁一捏，又再一沉，兩人的距離更短了，三指齊出，撲攻咽喉，很難解救。

咽喉最重要的就是喉核，那是血管和聲帶相交之處，如果用三隻手指壓住喉核，對方就渾身發軟，無法活動了，此外，肩膊上面的兩邊肩井穴，也是非常重要的穴道，一經擒住，對方渾身酸軟，戰鬥力全失，任由別人擺佈，實際上螳螂門的十隻手指堅實如鐵，暗中含着點穴的手法，只有這樣施展出來的螳螂手法，才算得是上乘功夫。

請你把上述的戰鬥過程想一想，你就知道螳螂很重視第三次出招叫做「螳螂三手」，有些人見面就一拳打出，另外有些人卻先格後打，那是第一手和第二手的打法，雖然够快，但卻不一定傷及對方的要害，而且中途出擊之際，可能別人乘機反攻，無力招架，故此，螳螂門要以三手連環姿勢打出，第一招只是鎖住對方的拳頭，第二招拍下去，在對方肘凹之處使勁一按，含有點穴之意，壓住了脈道，對方就整條手臂酸痛，那時第三手然後發招，萬無一失，換言之，鎖不到對方的手肘，擒住對方的拳，就不發第二招，第二招發出之後，無法壓制對方的肘凹，按住脈門，第三招搶攻咽喉，就此打贏，故此，螳螂門的三手是變化多端的，非常重視第一手，假如對方以連環火箭拳的姿勢打出，打完右拳再打左拳，跟住連續發六七拳，很難在這樣密集的拳法之下鎖住對方的手，便要走側門出擊，即是說，身體一幌，向左或向右連走幾步，然後飛出一條腿來，關於這種低撑脚，也是有尺度的，一定要繞道走到對方的背後然後踢出，人體的尾閭骨是非常重要的穴道，給低撑脚踢中，渾身痲木，站也站不穩，自然倒下來，故此，螳螂門有另外一個原則，除了鎖對方的手腕和拳頭之外，還要想辦法繞到對方的背後，能够起脚固然好，反之，兩個人的身體太過接近，根本沒有足够的地方起脚，那就要運用一個抓字取勝，這一招叫做「螳螂捕蟬」，又名「腦後生風」，那是螳螂抓門很重要的一招，即是說，一手扯住對方的頭髮往下一扯，如果抓得準確，頭髮被拉的人，驟然失去重心，登時暈一暈，並非要他暈倒，只要他失去辨別力，那時就可以用低撑脚繼續進攻，故此，兩個身體相距較遠，直接使用低撑脚，否則，先來一個捕蟬手，以腦後生風的一招施展出來，再踢尾閭骨，一招取勝。

假如對方武藝高強，正面接招固然不易，想繞道走到他的背後，也是非常困難，那就以退為進，誘敵進攻，應該轉身急走，擺出怯戰的姿勢，引渡此人在背後追過來，突然踢出低撑脚，打向對方小腿的照面骨，如果那雙脚有勁，練習過踢沙包，踢沙，撑石，一個低撑脚打斷小腿骨，絕非奇事。這一招也是要苦練的，踢出低撑脚之際，全身不動，仍然好像奔走，絕不能肩膊搖動，或者把身體的重量壓在左脚，然後踢出右脚來，總之，誘敵進攻，一做就要做到盡，使對方絕不防範，然後踢出那一脚來。低撑脚不踢則已，一經踢出，隨即轉身，施展連環鴛鴦腿，勾彈腿，風車脚等六七種脚法，務求以脚取勝，由於忽然轉身再鬥，全部用脚，那雙手好像廢物，對方就算精通各派拳脚，未必能够抵禦得來，最高明的只是連續退後，否則，遲早必吃一脚。螳螂門的一雙手，一經施展，便以閃電撲攻的手法打擊敵人穴道，如果用脚，那就不必用手，全部以脚出擊，這種打法跟普通門派手脚齊用的招式不同，那是螳螂門的特徵，學武之人，應該明白它的微妙關連。

更重要的就是人體穴道，一共有三十六個大穴，十八個小穴，先要摸準各處穴道，然後知道如何點穴和拆招，否則，忽然被強敵襲擊，一招便會倒下來，眼睛也盲掉。

古代遺留下來螂螳門的手法脚法，大致如此，現時這一個門派已經不止是南北螳螂之分了，還有六七個派都是屬於螳螂門的，聲勢浩大，說到王朗正宗流傳下來的螳螂門手法脚法，就是上述那些話所反映出來的一種拳理。

（完）

俠情中篇故事

高皐·文
子成·圖

無情趕山鞭

（五）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無情浪子於獲知俏紅被囚禁在鷹遊島，於是離開濟南，匆匆就道。不料武陵公子帶同四僕二婢與小雪大雪姊妹倆及星月二婢尾隨而來，是夜同在泰安界首歇宿，翌日同遊泰山，不料無情浪子與武陵公子同站於峯頂眺望山景之際，武陵公子出其不意突然出手將無情浪子擊落萬丈懸崖，料其必死，正縱聲狂笑，不料大雪與月兒怒恨滿腔，要替無情浪子報仇，武陵公子甚感意外，反勸大雪勿自作多情，勿爲一浪子而彼此反目，大雪不爲所動，生死拚鬥，一觸即發……

大難屢不死　剪燭談往事

武陵公子原已懷疑大雪主婢身懷武功，却未想到月兒的身手竟如此俐落，不過他仍未將她們放在心上，嘴角輕輕一挑，一名男僕立即撲了出去。

此人名叫張幹，是武陵公子四僕之首，論功力也不是泛泛之輩，他伸出巨靈之掌，拍向月兒的前胸，口中同時叱喝道：「回去！這兒豈是妳撒野的地方！」

月兒沒有回去，他却回去了，而且來時比去時還快，因爲他是凌空飛回，祇不過他却站立不穩，一跤摔倒地上，齜着牙一個勁兒的哼哈。

其餘三僕吃了一驚，不待武陵公子吩咐，就一起圍住月兒，他們還摘下了兵刃，兩柄長刀，一柄鐵鐧，分三路向月兒攻去。

月兒脚下一滑，讓過了兩柄長刀，右手一探，扣住了使鐵鐧大漢的脈門，左手向前一登，這名大漢不讓張幹專美於前，丟掉鐵鐧躺在地上哼哈起來。

武陵公子面色一變，向兩名使刀的大漢喝道：「回來！」這兩人如獲大赦，急忙退了回去。

月兒撇撇嘴道：「聽說武陵公子的雙婢四僕如何了得，敢情只是唬人的，大概你這作主人的也高明不了多少，請吧。」

武陵公子的臉色此時難看已極，伸手向袖中一探，取出了他那柄仗以成名的鋼骨摺扇，口中哈哈一笑道：「姑娘深藏不露，原來是一位武林高人，本公子想用這柄摺扇討教，請亮兵刃吧。」

大雪忽然緩步而出，叫住月兒道：「月兒，妳歇一下，這場讓我來。」

月兒應聲退後幾步，却虎視眈眈的盯住武陵公子的雙婢四僕，只要他們稍有異動，她就會先發制人的搶先出去。

此時大雪已立在武陵公子的身前五步之處，面色木然的冷冷道：「出招吧，你還等什麼？」

武陵公子道：「姑娘，咱們無怨無仇，何必兵戎相見，何況在下跟令姊交情不錯，看在令姊的份上，咱們就不必作無謂

的爭鬥了。」

他在套小雪的交情，誰知小雪却冷哼一聲道：「橋歸橋，路歸路，她替無情公子報仇，本姑娘不便過問。」

武陵公子聞言一呆，隨即仰天一陣狂笑道：「看來本公子是在自作多情，好，妳亮兵刃吧。」

大雪撇撇嘴道：「別把咱們當傻子，姓何的，你跟咱們姊妹交往無非想探出咱們的來路罷了，其實憑閣下這點道行，知道了又能怎樣？也許閣下對江湖道上的那點虛名有點自負，本姑娘就用衣袖鬥鬥你，你儘管出招就是。」

武陵公子名噪江湖，想不到却被幾個女孩子看扁了，這口氣無論如何他都嚥不下去，於是身形一幌，一扇點了出來。

摺扇嘶風，勁道若矢，單憑這出手一招，就可以證明武陵公子決非浪得虛名之輩。

大雪的衣袖原是捲起的，此時雙臂一抖，衣袖就比手臂長了半尺，然後右臂一蕩那半尺衣袖逕向武陵公子的摺扇捲去。

武陵公子自然不會讓她的衣袖捲着，摺扇一收，避過大雪的衣袖，他原想一收再吐，以「紅雲激日」獨門武功讓大雪吃點苦頭，可惜他的摺扇雖然收了回來，却無法再吐出去，因爲他感到一股强大的暗勁湧過來，逼得他立身不住，在一連倒退五尺之後，才勉强站定脚跟。

他的臉色再度一變，同時雙拳一抱道：「姑娘使的可是流雲飛袖？」

大雪道：「不錯！」

武陵公子道：「那麼姑娘是來自紅楓谷的了？」

大雪道：「本姑娘是不是來自紅楓谷，未便直告，只有一點可以告訴你，知道了咱們姊妹的來歷，對你並沒有好處。」

武陵公子道：「可是，姑娘，武陵世家與紅楓谷並無過節，姑娘何必爲一個浪子咄咄迫人！」

大雪哼了一聲道：「少拿武陵世家來嚇人，本姑娘並未將你們放在心上，接招！」語音一落，大袖再揮，勁道有如疾雷撞山，再向武陵公子捲去。

一向驕狂任性的武陵公子，這回再也不敢大意了，紅楓谷武功詭異，威震江湖，紅楓谷殘忍冷酷，人人畏懼，適才他幾乎當場出醜，現在自然全力以赴了。

一聲龍吟長嘯，他展開了兇猛的攻勢，摺扇開闔之間，映出奪目的紅霞，扇鋒所指，無一不是大雪的要害穴道。

他攻出約莫十招，忽然悶哼一聲，連續後退五步，如果不是雙婢趕上去將他扶住，他可能會一跤摔倒下去，現在他雖是沒有跌倒，但面色慘白，口溢血絲，顯然這位驕狂自負的武陵公子，已經失去了戰鬥之力。

大雪臉色冷肅，再度邁開脚步，緩緩向武陵公子迫近，雙目冷焰迫人，射出兩股懾人的殺光。

四僕大吃一驚，紛紛湧到武陵公子的身前，雙婢也抽出兵刄，大有不惜一拚之勢，只是大雪沒有理會這些，大袖左右一揮，四僕分作兩對摔了出去，然後纖指連續彈了兩下，雙婢便像木雕泥塑一般的定在那裏。

現在武陵公子的藩籬盡失，大雪要殺他不過舉手之勞而已，她伸出了手，却只是捏向他的牙床，格的一聲輕響，牙床一錯，雙唇張大，一顆黑色的藥丸迅速投進他的口腔，接着纖掌一托，牙床復原，那顆藥丸也同時滑進了他的肚腹之內。

這幾下動作一氣呵成，決不拖泥帶水，大雪的工作完成了，她後退幾步，冷冷的向武陵公子瞧着。

這位不可一世的公子哥兒威嚴盡失，面頰如同死灰，全身都在不停的顫抖，他以恐怖的目光瞧着大雪道：「姑娘，那是……毒藥？」

大雪淡淡道：「不，我要殺你容易得很，何必浪費一顆毒藥。」

武陵公子道：「那是什麼？」

大雪道：「誅心絞腸奪命丹，能嚐試此種神丹的不多，這是你的一份光榮。」

武陵公子頭皮一炸，幾乎嚇得暈了過去，他聽過江湖傳說，知道誅心絞腸奪命丹是一種歹毒無比的邪藥，服食此種藥物之人會每隔五天心痛一次，每隔十天絞腸一次，直到百日之後不再有心痛絞腸的現象，但却變爲一個白痴了。

不過這位白痴武功仍在，而且功力倍增，較已往高明得不只一倍，他還能認識一個主人，惟命是從，生死不懼，那位主人自然就是讓他服食誅心絞腸奪命丹的人了。

想到這些，他忽然大吼一聲道：「妳殺了我吧，我不能受妳的折磨。」

大雪面色一沉道：「殺了你？天下那有這麼便宜的事，不過你也不必着急，如果無情公子沒有死，我會給你解藥的。」

武陵公子呆了一呆，他雖然明知無情浪子決無生理，還是不願放過唯一求生之機，於是强打精神，吩咐扶持他的兩名婢女道：「走，咱們去找無情公子。」

雙婢之一的天鳳道：「公子，你的傷勢極重，如何能够攀下萬丈絕谷？」

另一婢女天香道：「何況時間已晚，咱們走不到谷底，只怕天色就混黑了。」

大雪道：「不要緊，咱們到碧霞宮買點乾糧，再準備一些火把，走點夜路算不了什麼。」

小雪也贊同大雪的意見，並吩咐星月二婢立即辦理乾糧火把之事，然後他們就迎着蕭蕭山風，向谷底攀落下去。

在夜色闌珊之際，他們終於攀下了谷底，只是武陵公子及四名僕人已累得無法動彈了。

小雪大雪不再理會武陵公子，她們打量了一下墜崖之處，立即帶着星月二婢分左右向兩側尋找。

火把燒完了再換，時間却無情的悄悄溜走，直到天色大明她們依然毫無所獲。

當小雪姊妹再度會合之後，她們的表情是複雜的，所謂一則以喜，一則以憂，找不到無情浪子，表示他還有一綫生機，但他分明是由封禪台上掉下來的，難道會屍骨無存？

她們稍作歇息，再度一寸一寸的搜尋，此時武陵公子當也參加了搜尋的行列，當夕陽餘暉由谷底隱去之際，他們才失望的放棄了搜尋工作。

次日他們回到泰安，武陵公子向大雪

提出了要求：「姑娘：咱們尋找的結果，表示無情兄並未死亡，姑娘說過，只要無情兄未死，姑娘就會給在下解藥的。」

大雪冷哼一聲道：「找不到屍體並不能證明他沒有死，是你將他打下去的，你還想逃避責任？」

武陵公子道：「不敢，在下只望姑娘高抬貴手，賜給一粒解藥，在下當以武陵世家的全力，無論天涯海角，一定將無情兄尋找回來。」

大雪略作沉吟，終於取出一顆黃色丹丸遞給武陵公子道：「這顆解藥只能延後一年時間，是禍是福就要看你造化了。」

武陵公子道：「多謝姑娘。」抱拳拱手一禮，立率雙婢四僕匆匆奔去。

他自然是趕回武陵世家，尋求解毒之策，除非他當眞無法解除所中之毒，他是不會尋找無情浪子的。

其實無情浪子並未喪生，他只是枉作小人而已。

按常情來說，從萬丈懸崖掉下來不被摔死，除非他長了翅膀，是沒有人會相信的。無情浪子沒有長翅膀，但他却沒有摔死。

他由封禪台下墜之時，已經身負重傷，待身軀急劇的下墜，在强烈空氣摩擦之中，意識已是一片模糊了。

死亡在向他迅速接近，他却毫無畏懼的感覺，直待身軀猛的一震，他的意識才又恢復過來。

這是有人在山壁間洒出一張大網，十分準確的將他罩在網內，大網猛的一收，他便被人拖進一個山洞之內。

在一聲驚呼之後，那洒網之人忽然縱聲一陣狂笑，「好小子：想跳崖那裏不好跳，偏偏跟老夫過不去，跳到老夫的網裏來了，這是爲什麼？你說。」

無情浪子由大網中爬出，見到一個面容乾癟，滿身破舊的長髯老人，像亂草似的長髮披覆在他枯瘦的雙肩之上，雙手如同鳥爪，簡直有點不似人形。

但這位不似人形的老者，却救了他的生命，因而他十分恭敬的回答道：「晚輩並非有意，是被人暗下毒手，由上面一掌打下來的。」

長髯老者向他瞧了一眼道：「看來咱們是同病相憐了，過來，讓老夫瞧瞧你的傷勢怎樣。」

他替無情浪子把過脈，再瞧看後胸的傷處，然後微微一笑道：「不要緊，老夫能够救你。」

他教無情浪子服食兩粒療傷靈丹，再以內力助他行功，經過兩個時辰，原本沉重的傷勢已經大爲好轉。

無情浪子起身向長髯老者抱拳一揖道：「救命之恩不敢言謝，今後前輩如有所命，晚輩萬死不辭。」

長髯老者道：「好，老夫的確有事託你，待你傷勢復元之後再說。」

無情浪子道：「前輩，你老的名號能够告訴晚輩麼？」

長髯老者雙目一揚，兩縷冷電似的精光投向洞口之外，乾癟的面頰一陣抽搐，情緒顯得十分激動，良久，他才長長一嘆道：「你可知道法無用這個名字？」

無情浪子道：「晚輩孤陋寡聞，沒聽說過。」

長髯老者道：「黃海漁夫呢？你也沒有聽人說過了。」

無情浪子道：「黃海漁夫名動江湖，是當代四大奇人漁樵耕讀之首，江湖上口碑載道，晚輩豈能不知。」

長髯老者收回目光，向無情浪子頷首一笑，道：「小子，你的口齒倒是伶俐得很。」

無情浪子道：「多謝前輩謬讚，莫非前輩就是四奇之首？」

長髯老者道：「不錯，老夫正是黃海漁夫。」

無情浪子啊了一聲道：「前輩名噪四海，譽滿武林，如何落得這般景況？」

黃海漁夫淡淡地道：「老夫說過，咱們同病相憐，而且遭遇比你更慘……」

這位當代武林四大奇人之首的黃海漁夫，似乎回憶着當年的往事，他的目光再度投向山洞之外，瞧着那混暗不明的夜色，他的嘴角在緩緩的牽動，乾癟的面頰也在輕輕的跳躍。

往事多半是不堪回首的，但它却能够滋潤寂寞的心田。

黃海漁夫孤零零的住在這上不沾天，下不沾地的鬼地方，他的寂寞是何等的深沉！

回憶雖是痛苦的，却可以打發寂寞，往事雖然不堪，却可以編織一個美麗的未來，黃海漁夫能够孤零零的活下去，必然還有他的夢想，還有他的未來。

因此，無情浪子不願打擾這位可憐的老人，只是默默的運功調息。

夜，悄悄的過去了，當曙光再現，日月重光之際，黃海漁夫還在向洞外瞧看着，他連坐着的姿式都絲毫未變。

此時無情浪子再也忍不住了，因爲飢腸轆轆，餓火中燒，他必須詢問黃海漁夫，如何解決吃的問題。

「前輩……」

「唔……」

「前輩住在此地，平常吃些什麼？」

「哦……」

黃海漁夫這才回過神來，微微一笑道：「後洞什麼都有，你去吃吧。」

無情浪子不知道還有後洞，及仔細一瞧，果然找到一個小小的洞口，這個洞口僅堪容人，進洞後是一條狹窄的甬道，甬道不長，拐一個彎就見到一間三尺見方的房子，房子雖是不大，堆集的食物倒是不少，山芋黃精，乾果乾菜之類，佔了小半個房間。

這個房間之外，還有一道山泉，淙淙泉水由石壁之上流下，再由一條水溝流出，這是飲水及方便之處。

無情浪子先用石碗舀了一碗泉水，再取了一些乾果山芋送給黃海漁夫食用，然後自己才飽餐一頓。

塡飽肚皮之後，接着是去留問題了，他還年靑，總不能永遠待在這個山洞裏，於是他向黃海漁夫提出了他的想法。

「前輩……」

「我知道你想說什麼，我也沒有留你永遠住在此地的意思，不過你的傷勢至少還要五天才能復元，如果沒有急事，最好等待復元之後再走，再說老夫還有要事相託，你必須聽完老夫的一段往事。」

「好，前輩請說。」

「十五年前，老夫在岳陽邂逅東陵老農車浚，由於彼此名列四奇，可以說神交已久，既然不期而遇，也算是個緣字，此後咱們結伴暢遊天下名山，唉……」

「怎麼啦？前輩，發生了什麼事？」

「咱們在天山絕頂，發現了一本武功秘笈。」

「哦，那必然是一種武林絕學了。」

「不錯，你可知道人如流星，刀似霹靂？」

「啊，霹靂刀？」

「是霹靂刀，不過它却是兩種武學，前半部是輕功，稱爲流星，後半部是刀法，稱爲霹靂，經東陵老農與老夫協議，咱們將秘笈分作兩半，老夫練習流星，姓車的練習霹靂，規定半年之後在泰山封禪台彼此交換。」

「他却在暗下毒手，將前輩打下了懸崖？」

「他何止將老夫打下懸崖，你瞧瞧這個……」

黃海漁夫揭開他那件破舊的長衫，無情浪子擧目一瞥，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呼。敢情這位一代奇人，自雙膝以下全部失去，勿怪他要始終坐在那裏了。無情浪子明知是東陵老農所爲，仍然詢問道：「前輩的腿也是東陵老農下的毒手？」

「不錯，他砍掉老夫的雙腿，取走流星秘笈，再將老夫踢下懸崖，然後揚長而去。」

「當時前輩的傷勢如此之重，如何能够逃得性命？」

「你忘記了老夫是漁夫了，魚網可以網魚，也可以網石壁上突出的石塊。唉，老夫留下這條老命，却無法忘記姓車的仇，但蒼天無眼，竟使老夫走火入魔，這復仇之事，只能寄望於你了。」

「前輩放心，晚輩出山之後當立即尋找姓車替前輩復仇，只不過此人既已練成霹靂刀，晚輩只怕不是他的對手。」

「這不要緊，老夫會傳你幾項武功，你縱然勝不了他，自保必然有餘，但你們年歲相差懸殊，精神體力彼消此長，最後他必然會傷在你的手裏。」

黃海漁夫講完了他不幸的遭遇，語音一頓，接道：「說說你吧，小子，老夫對你還毫無所知。」

無情浪子道：「家師量天老人，晚輩名叫無情浪子。」

黃海漁夫愕然道：「什麼，令師就是當代武聖羅量天，那麼老夫這點莊稼把式只好藏拙了。」

無情浪子道：「別這麼說，前輩，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各門各派的武功都有它獨到之處，前輩如果不願傳授，晚輩不敢强求，如若前輩認爲晚輩還不致糟蹋前輩的武學，晚輩自然樂意拜領。」

黃海漁夫哈哈一笑道：「好，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咱們就算消磨時間吧。」

於是他將仗以成名的天孫網絕招，及流星輕功傳給無情浪子，那張以天蠶絲作成的寶網，也算作他贈給的禮物。

一個月悄悄過去了，無情浪子對天孫網及流星輕功已盡獲眞傳，他每天用天孫網附着石壁突出之處到谷底練功，百丈峭壁已視爲坦途了。

最後黃海漁夫要他盤膝運功，這位名列四奇之首的一代高人，竟將一生精修的功力輸入他的體內。

在無情浪子來說這是意外，他想不到黃海漁夫會以開頂輸功大法將一身功力轉輸給他。那麼當功力輸盡之時，這一代奇人必然力盡而亡，他不能如此自私，也不忍這位遭遇不幸的老人爲他而死，於是他逆轉眞力，向外來的力道加以抗拒。

這就像一條奔騰的急流，忽然碰到一股强大的阻力，立即浪如山湧，水花四濺，舟覆人亡的災難往往就是這樣造成的。

眞力不是流水，但比流水受阻的危險還要嚴重幾分，危機最大的自然是無情浪子，因爲眞力是在他的體內衝擊。

此時他臉紅心跳，全身戰慄，體內血脈賁張，好像要立即爆炸似的。

危機迫在眉睫，他却全然不顧，這是無情浪子的性格，他願意犧牲生命，也不願危害一個可憐的老人。

但一股激動顫抖的聲浪，却在他耳鼓响了起來：「好小子，老夫只是將留着無用的眞力傳給你，但還沒有活够，你是想整死老夫？嫌老夫活得太長，是不是？」

無情浪子是要救黃海漁夫，但由這位老人的口氣推斷，他這樣做的結果會適得其反，而且他對開頂輸功所知不多，要是眞像黃海漁夫所說，他運功拒抗豈不是恩將仇報了。

他的思緒在腦海中流轉，黃海漁夫的眞力又源源不絕的傳了過來，他暗暗嘆息一聲，只好放棄了拒抗。

兩個時辰之後，黃海漁夫的手收了回去，輸功完成了，他又憑空增加了半甲子以上的功力，今後放眼天下，在年靑一代之中，將不作第二人想了。

他自行運功三週天之後，然後彈身跳了起來，同時擰轉身形，向黃海漁夫瞧過去。

「啊，前輩……」

黃海漁夫垂眉闔目，面如白紙，他急忙伸手一探，這位可憐的老人那裏還有氣息。

「前輩，你騙了我……」

黃海漁夫的確騙了他，這是善意的欺騙，但代價却是驚人的。

終於，無情浪子忍不住痛哭起來，這位可憐的老人救了他，又傳藝輸功，再賠上一條老命，如此天高地厚之恩，他那能不傷心而哭？

最後他向老人拜了三拜，然後運來石塊將洞門牢牢封閉，這才依依不捨的離開那面峭壁。

走出山谷之後，首先趕回泰安，因爲他的衣物行囊還在客棧，他必須要將它取回。

到達客棧之後，找到一名曾經招呼過他的店小二道：「伙記，還認識我麼？」

店小二先是一怔，接着啊了一聲道：「聽說客官遊山迷了路，你老終於回來了，快歇歇，你老的行囊馬匹都在，只是那位姑娘有事先走了，她留下了一封信交給客官。」

無情浪子道：「好，伙記，你替我開

個房間，我要先洗洗換換衣服。」

店小二道：「好的，小的這就替客官準備。」

他洗過澡，換了一身乾淨的衣服，然後拆開一封書信瞧看，它是大雪留的，說明如何處置武陵公子，及下谷尋找之事，她相信無情浪子會無恙歸來的，但因奉師命追查霹靂刀因而無法在此地等待，除了深表歉意，並希望無情浪子到江湖上找她，紙短情長，想思無盡，這位大雪姑娘的確是一位可人兒。

一聲長吁之後，他將書信收了起來，大雪為他與武陵世家結下樑子，他為此而感到一份歉意。

翌晨由泰安南下，經新泰，臨沂，逕向江蘇省境的贛榆縣奔去。

這一路十分順利，一直到達連雲市，並未遇到半點波折。

此時正當晌午，他先落了店然後進餐，飯後向店小二打聽，知道鷹遊山不過一海之隔，於是他僱了一條小船向鷹遊山駛去。

本山是一個東西向的狹長海島，兩端突出一截，有點像一個鷹頭，所以命名鷹遊。

島上居民多半以打魚為生，農民只佔一小部份，在近南端海岸不遠有一個小小的街道，各種行業都有，就是沒有客棧。

無情浪子上岸之後，已是日薄西山，炊烟處處了，他知道自己太心急了，應該明天前來才對，但既然來了總不能馬上回去，好在柳千千說過，羅俏紅拘留之處是島的東端，救了她就走，大概還來得及，於是逕向東端奔去。

東端多為農田，散落着一些農家，他翻過一座山嶺，終於見到了大海。

這兒有沙灘，有大海，與他當初被軟禁之處頗為相似，但空山寂寂，海風蕭蕭，連一個人影都沒有，不要說房屋了。

也許還沒有找對地方，反正地方不大，不妨順着海灘找找。

他幾乎找遍了所有的海灘，就是找不到原先的那幢精舍，難道柳千千是騙他不成？

現在夜色已經降臨，海風帶來陣陣寒意，他不必再留下去了，海邊根本就沒有那幢房子，留下來又有何益？

只是他不甘心就這麼放棄，至少也要向當地居民問個明白，於是，在夜色朦朧之中他向着一座莊院走去。

這座莊院氣派不凡，在當地應該屬於富豪之家，他走到莊院之前，只見門楣上的橫匾寫着「伏櫪農莊」四個斗大的狂草，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可見這位農莊的主人，倒也不是庸俗之輩。

莊門緊閉着，但他相信此時還未起更，農莊的人應該還沒有就寢，因此他伸手敲着門環。

片刻之後，莊門呀然而開，一名手持旱烟鍋的黑衣老者向無情浪子打量一眼道：「這位公子，你找誰?」

無情浪子雙拳一抱道：「小生貪看景色，連時間也忘了，想到貴莊借宿一宵，不知老丈能否行個方便?」

黑衣老者道：「公子太客氣了，沒有人帶着房子出門的，請進。」

無情浪子道了一聲多謝，同時舉步跨了進去。

黑衣老者將無情浪子帶到一個陳設古樸的客廳，由小廝獻上一盅香茗，他再微微一笑道：「公子想必餓了，冬兒，快去準備酒食。」

小廝冬兒應聲自去，無情浪子有點過意不去的道：「如此麻煩老丈，小生實在難安，請教老丈的上下如何稱呼?」

黑衣老者道：「老朽金元昌，是敝莊的管事。」

無情浪子說道：「原來是金前輩，久仰。」

金元昌雙目暴睜，冷冷盯着無情浪子道：「少俠是眞人不露相，敢情早已摸清老朽的底細了，眞菩薩面前不能燒假香，少俠何不說明來意!」

無情浪子道：「在下尋人不遇，到貴莊只為借宿，金前輩請不要誤會。」

金元昌道：「哦，少俠的名號可以告訴老朽麼?」

無情浪子道：「晚輩姓吳，單名一個情字。」

金元昌哈哈一笑道：「無情浪子?很好，你總算找對地方了，來人啦。」

他這一聲呼喚，近二十名大漢立由暗影中閃出，弓上弦，刀出鞘，已將廳門堵住。

無情浪子一怔道：「前輩！在下借宿並無惡意，何須擺出如此驚人的陣仗?」

金元昌說道：「也許你當眞沒有惡意，只是你既然送上門來，咱們就却之不恭了。」

無情浪子道：「這話怎麼說?」

金元昌道：「這不能怪咱們，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霹靂刀是人人想奪的神兵利器，咱們自然放你不過。」

無情浪子道：「這是傳言之誤，在下連霹靂刀是什麼形像都毫無所知。」

金元昌道：「少俠這麼說就不够光明了，天下黑白兩道都在追尋少俠，少俠焉能一手掩盡天下人的耳目?」

無情浪子道：「看來在下縱然說得唇焦舌爛，前輩也不會相信了，那就請划下道來吧。」

他知道今日之事决難善了，只好以一身所學跟他們比划比划。

金元昌道：「少俠快人快語，請。」

他請無情浪子來到院中，向分立兩旁的十一人一指道：「右面四人是敝莊的天罡殺手，左面七人是地煞殺手，只要少俠能够勝過他們，對霹靂刀之事，敝莊從此不再過問。」

無情浪子緩緩走進場中，劍眉一豎道：「咱們不必浪費唇舌，各位請。」

四天罡首先躍出，他們身材削瘦，活像四根竹桿，但目蘊精光，步履沉穩，功力必然全都不俗。

這四人都使長槍，此時一面遊走，手中還在不斷的舞弄，將一枝鐵桿長槍，要弄得像燈草一般。

無情浪子並不瞧看他們，仰首雲天，像在數星星似的，那份狂態，倒像是目中無人。

其實他是避免瞧看四天罡快速的身法，以免眼花繚亂，中了別人的道兒，但四

天罡可不是如此想法，他們認為受到輕視，更激起無窮的殺機，其中一人忽然一聲暴叱，四枝長槍立即分四個不同的部位向他扎了過來。

這雖是[illegible]槍，但卻是含怒而發，因而這一槍的威力便具有排山倒海之勢。

無論四天罡的功力如何高强，這一槍却同時扎空，如非他們及時收招，很可能造成自相殘殺的局面。因為無情浪子早已脫出他們的包圍之外，像局外之人似的，站在一旁靜靜的欣賞。

四天罡呆了一呆，口中一聲大吼，四桿長槍再度扎了過來，可惜他們舊事重演，無情浪子又已脫身丈外。

在一旁觀看的金元昌大吃一驚，想不到無情浪子輕功如此之高，使他大大的開了一次眼界，於是他向七地煞舉手一揮，嘴角現出一絲冷酷的笑意。

七地煞身形矮小，地堂刀是他們特出的專長，天罡配上地煞，無情浪子輕功再高只怕也無所遁形了。

七地煞分作七方，控制了五丈方圓的空間，無情浪子沒有想到他們突然參加，幾乎中了他們的道兒。

當他避過四天罡長槍的衝刺，身形向地面飄落之際，一片刀光忽然向他下三路捲來。

無論輕功如何高明之人，在身形降落之時，力道必已用盡，除非獲得借力之處，再想騰身就難以如願了。

但在危機一髮之際，無情浪子凌空一個旋轉，他那落向地面的身體竟然沖霄而起的飛了起來。

七地煞的鋼刀依然落了空，沒有人能碰到無情浪子的一絲衣角。

不過像這等不依不饒的纏下去也非了局，老虎不發威被別人當作病貓也太窩囊，因而無情浪子的身形還在空中他已解下了天蠶漁網。

此時天罡地煞全在仰頭向他瞧看，自然也瞧到他解下了一張漁網，但當網影滿天，烏光下罩之時，他們却一個也沒有逃脫。

十一個人擠在一張網內自然並不好受，好在無情浪子不為已甚，只將他們拖倒，就將漁網抖了開來。

他收好漁網，向目瞪口呆的金元昌雙拳一抱道：「對不起，金總管，閣下如果別無他事，在下可要告辭了。」

金元昌啊了一聲道：「少俠好身手，金某總算開了一次眼界，不過在下適才說過，只要少俠勝得天罡地煞，敝莊就不再過問霹靂刀之事，咱們不打不相識，希望少俠不要將適才之事放在心上。」

無情浪子微微一笑道：「好一個不打不相識，看來在下不得不在貴莊打擾一宵了。」

金元昌哈哈一笑道：「這是敝莊的光榮，少俠請。」

他將無情浪子再度請入客廳，一連聲吩咐擺酒，片刻之間一桌豐盛的酒席擺了上來，金元昌肅客入座，並殷殷勸飲，對適才不愉快的往事，好像忘記得一乾二淨似的。

無情浪子心裏有數，表面上却不動聲叩，因而主客之間似乎像久別逢重的老友一般。

飯後金元昌親送無情浪子至客房就寢，道過晚安之後才告辭離去。

無情浪子瞅着金元昌的背影，心裏却在連聲冷笑。這是黃鼠狼給鷄拜年，他却人五人六似的一本正經，其實光棍眼裏不揉沙子，彼此心裏有數。

在無情浪子來說，他相信這個伏櫪農莊可能與西門世家有關，說不定羅俏紅就是關在這裏，試想一個普通農莊如何會有這麼多的武林高手，而且還用天罡地煞等名號。

再說他直到目前為止，只見農莊的管事，適才雙方鬥得人仰馬翻，那位莊主為什麼不出來瞧瞧?

不管怎麼說，這幢伏櫪農莊的確疑點太多，今晚必須冒冒險，探它一個水落石出。

於是他吹熄了油燈，由後窗縱身而出，身形輕輕一擰，便已上了屋面。

本晚的月色雖是不太明亮，但他已能將整個莊院一覽無遺，然後展開流星身法，在屋面之上繞行一週。

黑沉沉的莊院鴉雀無聲，連一點燈光都尋找不到，唯一可疑之處就是東北一角，那兒重門深鎖，還有兩名武士在往返巡邏。

「八成被我猜對了，那武士巡邏之處，多半是關俏紅的牢房。」他心頭在這麼想，行動可也不慢，眨眼之間，已將兩名武士雙雙放倒。

那是一扇堅固的木門，外面扣着一把巨型的鐵鎖，這些自然難不到無情浪子，克察一聲輕響，他已將鐵鎖扭斷。

木門之內是一條甬道，由於光綫昏暗，他前進得頗為緩慢。

最後他瞧到了燈光，那是一間牢房中燃着的殘燭。

說它是牢房並沒有錯，因為它的景象與牢房相差不多。

那間房子約莫三丈方圓，除了一桌一榻，別無長物，榻上睡着一個靑衣姑娘，長長的秀髮在枕旁披散着，可惜她面向牆壁，使無情浪子無法辨認。不過由她身材判斷，她必然就是俏紅。

「俏紅……俏紅……醒醒，我是無情浪子。」

他連聲呼叫，依然喊不醒榻上的女郎，莫非她已遭到什麼意外?

無情浪子急了，伸手貼着門栓，運用暗勁一震，房門果然被他震開，他不作半點猶疑，點足彈身，逕向木榻撲去。

他祇不過剛剛穿身入房，身後忽然響起一聲巨响，一道鐵閘已經將房門封閉。

「糟了，敢情這是一個陷阱!」

他的心頭在電光火石般的一閃，眼前又已發生變化，木榻在迅速的翻轉，榻上的女郎必然會立即在他的眼前消失，但當木榻翻轉之際那女郎匆匆向他投下一瞥。

這雖是匆匆一瞥，他已瞧出她不是俏紅，但也眉目如畫，風情萬種，是一個惹人憐愛的女人。

不管這女人如何美好，在此情景之下，無情浪子自然提不起欣賞的興趣，他唯一該做的是如何自救，如何脫出這可怕的陷阱。

後路巳被封閉，他不必回頭瞧看，就知道那是一道沉重的鐵閘，那麼逃生之處就只有那木榻了，榻上的女郎不是正在由那兒逃走麼？

只是木榻翻滾頗爲迅速，任何一個輕功高明之人，也無法抓住這稍瞬即逝的時機。當今之世只有一人能够抓住，那人就是無情浪子。

他的確抓住了，只因速度太快，像來自天際的隕石一般，兇猛的向那個女郎壓去。

「哎喲，你這人是怎麼啦？」

「對不起，姑娘，在下爲了逃生，只好得罪了。」

他語音未落，忽然感到身形一震，原來他們巳經跌進一隻籐籃之中，籐籃是繫在一條鋼索之上，跌落的重力就是運轉鋼索的開閉，鋼索帶動籐籃，會將他們送到安全之處。

這是一個頗爲巧妙的設計，可惜這套設備巳經十分陳舊，經不起兩人的重量，以及兇猛的衝撞。

叭的一聲輕響，籐籃與鋼索結合之處忽然斷裂，他們身下一輕，竟向百丈懸崖之下落去。

在一般情況之下，縱然籐籃墜落，也不會跌進百丈懸崖，因爲懸掛籐籃之處，距離懸崖還有一丈遠近，只是他們一衝一盪，就將他們送進懸崖之中了。

他身下的女郎巳嚇得眞魂出竅，忍不住尖着嗓門大叫起來，無情浪子道：「不要驚慌，姑娘，咱們不會有事的。」

他伸手摟着青衣女郎的嬌軀，身形猛的一旋，竟然斜飛而起，以急如流星的速度，投入壁間一個凹進之處。

凹處不大，僅可兩人容身，不過他們沒有摔下百丈懸崖，總算得救了。

青衣女郎原是緊緊偎在無情浪子的懷裏的，此時驚魂甫定，她竟然大發嬌嗔，拍的一聲脆响，賞給無情浪子一記清脆的耳光。

「啊，姑娘，妳這是做什麼？」

「做什麼？都是你害的，差一點命都送在你的手上，難道你不該挨打？」

「姑娘這麼說就太不公平了，是你們設計害我，並不是我找姑娘的痲煩，再說適才下墜之時，我原可不必管妳，我救了妳，妳却恩將仇報。」

青衣姑娘呆了一呆，說道：「這的確是咱們的錯，不過咱們是奉命行事，身不由己。」

無情浪子道：「哦，你們是奉誰的命令？」

青衣姑娘道：「對不起，無情公子，礙於門規，我不能說。」

無情浪子道：「妳不說我也知道，你們是西門世家的屬下。」

青衣姑娘說道：「公子既然知道就不必問我了，本門門規森嚴，我什麼都不能說。」

無情浪子道：「如果在下打聽俏紅姑娘，妳也不敢說了。」

青衣姑娘道：「公子明鑒，我的確不敢。」

無情浪子道：「好吧，妳不說我也不便勉強，不過……」

一片燈光忽然射向崖頂，無情浪子只得將未竟之言嚥了回去，但是，青衣姑娘心中一喜，立刻拉開嗓門，準備出聲呼叫了。

如果當眞讓她叫出一聲，那就糟了，伏櫪農莊的人知道青衣姑娘未死，無情浪子必然也還活着，他們無論是施毒或放箭，那就不堪設想了。

好在無情浪子及時用手堵住她的櫻唇，使她無法出聲。

約莫半盞熱茶之後，燈光忽斂，四週又變得一片漆黑。

當無情浪子收回手掌之時，青衣姑娘幽幽一嘆道：「你一定要拉個墊背的，非要我陪着你不可？」

無情浪子一笑道：「妳認爲他們會救你？」

青衣姑娘道：「我是和七郎的妻子，他們當然要救我。」

無情浪子道：「和七郎是誰？」

青衣姑娘道：「和七郎就是本莊的莊主，我是和夫人衣梅娘。」

無情浪子道：「原來是和夫人，失敬，在下有一個疑問，不知和夫人能不能告訴在下。」

衣梅娘道：「我說過，本門門規嚴厲，我不能答覆你任何問題。」

無情浪子道：「無論門規如何嚴厲，只能對付活人，妳說是麼？和夫人。」

衣梅娘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難道我是死人？」

無情浪子一嘆道：「他們如果不讓我活，多半不會顧到夫人的生死，妳是聰明人，應該想得出其中的道理。」

衣梅娘呆了一呆，忽然一頭鑽到無情浪子的懷裏，舉起一雙粉拳，像擂鼓似的在他胸膛之上敲打，同時放聲哭泣道：「都是你……都是你害了我，我不依……」

他們存身之處，原本只能容下兩人，如果稍一不愼，就可能一落百丈，摔得粉身碎骨，所以他們一直是緊緊地擠在一起的。

現在衣梅娘大發嬌嗔，她就忘了置身懸崖的危機了，小身子只不過扭動了兩下，就巳經脫出安全地帶，身下一虛，竟向懸崖之下滑去。

「哎呀，我……」

她嚇得魂胆皆亡，語不成聲，如非無情浪子及時抓她一把，這懸崖之下就會增加一個美麗的冤魂了。

這回她再也不敢扭動了，只是緊緊偎到無情浪子的懷裏，像要鑽進他身體之內似的。

這一貼不要緊，不只是軟玉溫香抱滿懷，連櫻唇也送上來了。

一對血氣方剛的男女，在此等形勢之下，難免生出自然的反應，只是地點不對，無法作進一步的發展。

再說無情浪子雖非聖賢，却也有他一套做人的規範，衣梅娘名花有主，對於他們來說，親吻巳是過份，怎能再有進一步的行動？

因此，當他們在一個深深的長吻之後，無情浪子歉然道：「對不起，和夫人，在下太無禮了。」

衣梅娘幽幽道：「不，無情公子，這是我自願的，而且自今以後我再也不是和夫人了，你不必顧慮這些。」

無情浪子道：「爲什麼妳不再是和夫人了？」

衣梅娘嘆道：「他們必然認爲我巳經死了，此地別無通路，咱們只能餓死此間了，唉，孤男寡女，併骨絕地，黃泉路上，携手同遊，縱然不是夫妻，也應該算是同命鴛鴦了，我如今還能算作和夫人？」

無情浪子道：「不，和夫人，咱們並未完全絕望。」

衣梅娘道：「下面是一條深不見底的天然裂隙，上面是一塊房屋的基地，咱們沒有鑽天入地之能，如何能逃出去！」

無情浪子道：「不必太悲觀，咱們先上去瞧瞧再說。」

他將衣梅娘抱在懷裏，足尖一彈，一飛冲天，輕輕巧巧的落在峭壁的頂端，衣梅娘不由啊了一聲道：「我從來沒有聽說世間有如此高明的輕功，你好像長了翅膀似的。」

無情浪子道：「所以我叫妳不必悲觀，來，帮我找找出路。」

出路倒是有兩個，一是木榻翻轉之處，一是籐籃收進去的地方，只是這兩條通路全都有鋼板封閉，嚴密脗合得連螞蟻也爬不進去！

衣梅娘頹然一嘆道：「別費事了，公子，咱們出不去的。」

無情浪子道：「梅娘，咱們落下來的那個房間，平時是否有人在內？」

衣梅娘道：「那麼陰森森的地方，平時怎會有人。」

無情浪子道：「那就好，哦，我好像瞧到妳那小蠻靴之內藏有一柄小七首？」

衣梅娘啊了一聲道：「你怎麼知道的？我幸虧沒有存心害你，否則豈不自討苦吃！」

無情浪子微微一笑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我只要瞧妳一眼，妳身上任何地方我都明明白白。」

衣梅娘面頰一紅，嬌嗔道：「適才你在我的身上亂摸，你當然明明白白了。」

無情浪子道：「別生氣，梅娘，那地方太小，我不摟着妳說不定就會滾下去，情非得巳，並不是我存心輕薄。」

衣梅娘嫣然一笑道：「瞧你，我又沒有怪你，急什麼？」

無情浪子道：「多謝，哦，把小七首給我。」

衣梅娘將小七首交給無情浪子，他度了一下地勢，然後暗凝功力，向鋼板旁邊的石塊划去，小刀划着石塊，立即石粉紛飛，雖然不比切豆腐那麼容易，也不會比挖木頭還要困難，只不過片刻之後，他就挖出一個足可容人的大洞。

衣梅娘瞧得目瞪口呆，禁不住嘆息一聲道：「公子學究天人，藝業通玄，西門世家要與公子爲敵，實在是不智之舉。」

無情浪子說道：「多謝誇奬，不過一山還有一山高，我這點玩藝實在算不了什麼。」

衣梅娘忽然面色一整道：「公子，咱們脫困是沒有問題了，只是我還有兩個請求。」

無情浪子道：「什麼請求？妳說。」

衣梅娘道：「咱們出去之後，希望你不要難爲莊上的人，他們是奉命行事，這不能怪他們。」

無情浪子道：「好，我答允妳，還有麼？」

衣梅娘一嘆道：「西門世家門規嚴酷，像我這樣就算通敵，按門規必須處死，再說咱們適才相依相偎，同生共死，今後我就是你的人了，爲婢爲僕我全願意，只要你帶我走。」

無情浪子道：「我可以帶妳離開此地，但不能將妳留在身邊。」

衣梅娘道：「爲什麼？公子，嫌我是殘花敗柳？」

無情浪子道：「別誤會，梅娘，這只是我個人的問題。」

衣梅娘道：「你的問題？怎麼說？」

無情浪子道：「妳知道江湖上怎麼說我？浪跡天涯，六親不認，像我這樣的人那配成家！」

衣梅娘撇撇嘴道：「這還不是你自己造出來的，要是你當眞無情，當眞六親不認，你就不會來找俏紅姑娘了，至於浪跡天涯麼？那有什麼要緊，你走到那裏我跟到那裏就是。」

無情浪子道：「不，我找俏紅另有原因，但現在不便說，而且我不想成家，不想平白的弄一塊絆脚石，所以這一點要請妳原諒。」

衣梅娘幽幽道：「好吧，這件事咱們以後再說，不過西門世家潛力驚人，你必須將我送往安全的所在。」

無情浪子道：「這就難了，西門世家的潛力既然如此龐大，無論妳逃到何處也不能保證安全。」

衣梅娘道：「不，有一處地方他們就不敢招惹。」

無情浪子道：「哦，是什麼地方？」

衣梅娘道：「落伽山！」

無情浪子道：「武昌的珞伽山？」

衣梅娘道：「不，是舟山羣島之中的落伽山，山中有四座禪院，其中之一名叫『小螺庵』，庵主邈如是一位世外高人，聽說西門兄弟對這位庵主十分畏懼。」

無情浪子道：「我答允送妳去落伽山，但妳必須先帮我救出俏紅。」

衣梅娘道：「公子，不是我不帮你，這件事咱們兩個都無能爲力。」

無情浪子道：「爲什麼？」

衣梅娘道：「俏紅關在留雲山莊，公子應該知道江湖上對留雲山莊的傳說。」

無情浪子道：「寧做刀下鬼，不入留雲莊，哼，我就是不信這個邪，是龍潭虎穴也要去闖他一闖。」

衣梅娘嘆道：「江湖上不信邪的很多，闖留雲山莊的也不在少數，那只是有去無回，爲留雲山莊增加一些寃魂而已。」

無情浪子道：「留雲山莊當眞這麼可怕？」

衣梅娘道：「我沒有到過留雲山莊，但知道該莊分作『兵，雷，水，火，毒五院』，每院都是機關重重，埋伏遍地，不只是外人寸步難行，就是他們本莊之人，也只能在本院走動，這些埋伏都不是人力所能拒抗的，所以公子最好打消去闖留雲山莊的念頭。」

無情淚子聞言一呆，暗忖：「師父當年就住在留雲山莊，可是他老人家直到彌留，什麼都沒有說，甚至連我的身世都隻字不提，更不要說留雲山莊的內幕了，祇不過師父一代武聖，功力通玄，還要放置這些機關埋伏做什麼？」

想到這裏，不由向衣梅娘探詢道：「那些機關埋伏是當年武聖設置的？」

衣梅娘道：「武聖學究天人，舉世無雙，那裏用得到這些，聽說是武聖離開十年之後，由大莊主西門朋所規劃。」

無情淚子道：「原來如此，看來那西門朋也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了。」

衣梅娘道：「西門兄弟及俏紅姑娘的武功全是武聖所傳，大莊主都對土木機關用毒等學問別有會心，聽說武聖認爲這些都是害人的玩藝，不願傳給大莊主，才離開了留雲山莊。」

無情淚子知道情形決不會如此簡單，師父離開留雲山莊必是情非得巳，否則怎會連親生的女兒都不管了，只是這些他不便說，也不想再問什麼，衣梅娘連留雲山莊都沒有到過，重大一點的問題她必然不會知道。

衣梅娘見他沉思不語，遂輕輕偎到他的身側道：「公子，要救俏紅姑娘，只有一個辦法。」

無情淚子精神一振道：「什麼辦法？」

衣梅娘粉頰一紅道：「將我送到落伽山之後，向江湖揚言你巳經將我收作妻子，西門世家睚眦必報，像這等丟臉之事他們必然放你不過，如果你能抓到他們的重要人物，然後走馬換將，必可救出俏紅姑娘，只是如此一來，公子會仇踪遍地，只怕要寢食難安了，所以，公子先要愼重考慮。」

無情淚子點點頭道：「這的確是一個好辦法，咱們走。」

衣梅娘道：「公子答允送我去落伽山了？」

無情淚子道：「我巳經別無選擇，走吧。」

他們先後進入那間空房，果然靜悄悄的一片沉寂。

衣梅娘忽然面現愁容道：「本莊外弛內張，防守十分嚴密，咱們出莊仍然十分不易。」

無情淚子說道：「不必害怕，我揹着你。」

衣梅娘大喜道：「多謝公子。」

於是無情淚子解下腰帶，將衣梅娘繫在背上，然後悄悄走出房外，一飛冲天，向後山急馳而去。

伏櫪農莊的人想不到他們還活着，再加上無情淚子的絕頂輕功，因而神不知鬼不覺的逃了出去，一連奔到南山渡口，他才將衣梅娘放了下來。

此時天色接近黎明，渡船船夫巳在作運送渡客的準備，無情淚子與衣梅娘很順利逃出鷹遊山，回到他原先寄宿的客棧。

由客棧取出行囊，立即到海邊以重金僱到一條行走近海的烏篷海船，當眞是席不暇暖，就匆匆揚帆向落伽山駛去。

此地山小浪高，波濤驚人，遊人多半登臨普陀，因而本山顯得十分寧靜。

無情淚子只將衣梅娘送到岸邊，雙拳一抱道：「梅娘珍重，在下就此告辭。」

衣梅娘眼眶一紅，無限依依的道：「公子，請不要忘了苦命的梅娘，我在此等你，十年，二十年……」

無情淚子道：「人生遇合，數有前定，梅娘何必自苦，不過，如果可能，我會來看妳的。」

他不敢再看衣梅娘一眼，身形一轉，逕自奔回船上，他命船家揚帆而駛，經玉盤洋直奔杭州灣。

杭州是人人响往的地方，所謂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他既巳來到杭州附近，自然要趁機一遊了。

但他剛剛踏上杭州的土地，迎面就碰到一名短衣虬髯，戴着闊邊草帽的老人，這當眞是無巧不成書，他不正是栽贓嫁禍，說他是霹靂刀的老人？

於是，無情淚子哈哈一笑道：「這才叫人生何處不相逢，咱們的舊賬也該算一算了。」

虬髯老者一呆道：「無情淚子？你沒有死？」

無情淚子道：「你很失望，是麼？」

虬髯老者面色一整道：「咱們無怨無仇，老夫爲什麼希望你死？」

無情淚子道：「咱們既是無怨無仇，你爲什麼要向我栽贓嫁禍？」

虬髯老者道：「這是老夫的錯，因爲那十二隻老鼠十分難纏，老夫一時心慌，才順口推在你的身上，對這件事，老夫願意表示十二萬分的歉意。」

無情浪子一哼道：「就這麼簡單？」

虬髯老者面色一變道：「老夫向你表示歉意，你應該知足了，你可知道老夫是個何等人物？」

無情淚子道：「怎麼，想拿字號來嚇人？告訴你，無情淚子軟硬不吃，今天你非還我一個公道不可。」

虬髯老者哈哈一陣狂笑道：「很好，咱們爺兒倆玩玩也行，不過此地不妥，咱們必須找一個地方。」

無情淚子道：「無論龍潭虎穴，在下跟你走就是。」

虬髯老者不再說什麼，身形一轉，逕向鳳山門奔去！

鳳山門外是鳳凰山，虬髯老者一直奔到遊人罕至的所在，才轉身停了下來。

無情淚子解下繫在腰問的天蠶漁網，冷冷道：「划下道來吧，朋友。」

虬髯老者神色一楞道：「慢點，你手中拿的可是天蠶漁網？」

無情淚子道：「你怕了？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虬髯老者道：「小哥兒：你太狂了，縱然是你的師父黃海漁夫在此，他也不敢對老夫如此狂傲。」

無情淚子道：「哦，朋友必然是一個大有來歷之人了，請教……」

虬髯老者道：「老夫是南山樵子抱老生，與尊師交稱莫逆，難道我那老哥哥沒有告訴你？」

無情淚子啊了一聲，收起天蠶漁網，雙拳一抱道：「原來是抱前輩，晚輩適才無狀，尚請前輩海涵。」

南山樵子一嘆道：「不必客氣，那是老夫的錯，令師呢？老夫找了他十幾年，他躲到那裏了？」

無情淚子道：「法前輩對晚輩有救命傳藝之恩，但咱們之間無師徒的名份。」

南山樵子道：「有這等事？據老夫所知，天蠶漁網他珍逾生命，難道他……」

無情淚子黯然道：「法前輩巳經仙逝了。」

接着他將泰山封禪台被武陵公子暗下毒手的經過說出，然後詢問道：「東陵老農車淩，前輩必然相識，不知他現在何處呢？」

南山樵子切齒道：「勿怪這惡賊一再想暗算老夫，敢情他做賊心虛，怕老夫知道他的惡行。」

一頓接道：「其實此人你也見過，他就是濟南城摘星酒樓的那個店小二。」

無情淚子啊了一聲道：「是他！當時晚輩就對他起了疑心，却未想到霹靂刀就是此人。」

南山樵子道：「現在杭州城風雲日緊，武林各派八方薈萃，姓車的自然不會放棄這混水摸魚的機會。」

無情淚子道：「前輩說的是，不過杭州城如此之大，要找一個人何異於大海撈針。」

南山樵子道：「你放心，此人是不甘寂寞的，咱們只要留點心，不難瞧出他的狐狸尾巴。」

無情淚子道：「晚輩受法前輩臨終之託，必須手刃此人，前輩如果發現他的踪跡，請設法告知晚輩。」

南山樵子道：「就這麼說，走，你還沒有落店吧？老夫住在湧金門錢塘老店，走，咱們先落了店再慢慢的聊。」

湧金門隣近西湖，住在錢塘老店的多半是遠道來的遊客，南山樵子喜愛山水，因而也住到此地來了。

他們落店之後，要來一壺老酒，幾樣佳餚，這老少二人的話匣子也就打了開來了。

「前輩，杭州到底出了什麼事，爲何招來這麼多的武林人物？」

「這話要從頭說起，武聖羅量天你可知道？」

「一代武聖，名滿寰宇，晚輩豈有不知，難道杭州城風雲際會與武聖有關？」

「不錯。」

「那就請前輩說說吧，晚輩在洗耳恭聽。」

「可以，不過老夫要先作聲明。」

「哦。」

「老夫不喜探人私隱，只是對江湖秘聞感到興趣。」

「這個晚輩知道，前輩如非對江湖秘聞感到興趣，就不會將晚輩帶到黑虎泉，並且替晚輩扣上一頂黑鍋了。」

「小子，老夫巳經認錯了，你還要揭老夫的瘡疤？」

「對不起，晚輩今後不提就是，哦，咱們把話扯回來，前輩還是說說武聖與杭州的關係吧。」

「此事說來話長，老夫知道的也不一定完全眞實，咱們把它當作故事講，你就姑且聽聽吧。」

他先喝了一口茶潤潤嗓門，然後講出一段鮮爲人知的武林秘聞。

三十多年前，江湖上道消魔長，盜匪橫行，武林各派由於人材凋零，不敢過問江湖是非，因而形成羣魔亂舞，人人自危的局面。

正當人們惶惶不可終日之際，一位青年俠士忽然挺身而出，他毀魔教，除四兇，憑着一身超凡絕俗的武功，使武林危而復安，江湖亂而復平。

但當武林各派心悅誠服，公認他爲武林盟主之時，他却不求名利，飄然遠引，此等高風亮節，立即就獲得天下武林所欽仰。

於是由各派掌門簽名，恭送他一個極端榮譽的尊號「武聖」。

當武聖行道江湖之時，曾經碰到一位擅使銀鞭的俠女，他們一見鍾情，不久就結爲夫婦。

這對比翼雙飛的俠侶，是江湖上的萬家生佛，人們爲他們祝福，希望他們天荒地老，情愛永篤，海枯石爛，兩心不變。

但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對被人們祝福的俠侶，竟然發生了意外的劇變。

當時他們結廬於終南山下，過着只羡鴛鴦不羡仙的美滿生活，祇不過他們並未脫離江湖，仍然時常管管江湖上的不平之事。

在一個風高月黑的黑夜，銀鞭女俠帶着滿身疲乏回到終南山下，她遠遠瞧到一綫燈光，在她與武聖同居的茅屋中搖曳着，不由微微一呆。

按他們往常的習慣，夜間從不燃着燈火，莫非武聖在思念妻子，而終宵不寢？

及走近茅屋，忽然聽到一股十分刺耳的聲浪，那是無病呻吟，如訴如泣。

待她點破窗紙，向裏投目一瞥，她竟然神色一楞，驚愕得說不出話來。

沒有人知道她瞧到了什麼，她却悄悄回到屋內，留下一封信，然後離家出走。

據說她帶走了他們兩人的全部武功秘笈，只有一本趕山鞭法沒有帶走，因爲它是在有燈光的屋裏。

後來武聖也離開了終南山，做了留雲山莊的嬌客，西門世家的女婿。

但爲時不足一年，他又孤零零的回到終南山下，只是山月依舊，人事全非，正當英年的一代武聖，巳是華髮蒼蒼，像一個垂暮的老人了。

又是四年過去了，銀鞭女俠忽然飄然而至。

莫非她想破鏡重圓？

不，這位當年曾經風靡江湖的奇女子，巳是一襲僧衣，口念彌陀，無復當年的風韻了。

她只是爲武聖帶來一個小男孩，寥寥數語，便絕裾而去……

這是往事，一個救生靈於水火的奇人的往事。但無情淚子却神情激動的大聲道：「前輩，你說那小男孩會不會是武聖的親生兒子？」

南山樵子道：「這個老夫不敢胡亂的猜測，除非……」

無情淚子急道：「除非怎樣？」

南山樵子道：「除非去詢問武聖。」

（未完）

八仙鬥八魔

醉仙妙策氣魔醫

諸葛青雲・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鐵拐酒仙李玄在岳陽樓先後與玉笛韓湘韓劍平及純陽劍客呂慕岩相遇，因彼此同是俠義道中人，乃一見如故，李玄鑒於近日江湖中崛起八人，均以「魔」爲渾號，武林人稱八魔，散踞各地，遺害人羣，是以妙想天開，擬邀志同道合八人，而以八仙之名爲號，聯手同鬥八魔，除暴安良，綏靖地方。呂慕岩因戀九疑魔宮藍面魔君寵姬美人狐白牡丹，李玄爲了要點醒呂慕容，便與韓、呂同赴魔宮會晤白牡丹，當他們一行到達時，適逢藍面魔君呼延西爲小兒祝彌月之慶，三人向該宮總管報上名號後，即向呼延西通報……

如今，「鐵拐酒仙」李玄見「萬勝神刀」伍大輝詢問自己的名號，遂指着隨後走來的「純陽劍客」呂慕岩，「玉笛韓湘」韓劍平，哈哈大笑答道：「伍當家的，你去告訴呼延西，就說『紫面天尊』逍遙子，『鐵拐酒仙』李太黑，及『玉笛韓湘』韓劍平，路過『九疑山』聞知他老來得子，遂登門討杯喜酒喝喝！」

「萬勝神刀」伍大輝對於逍遙子，李太黑雖覺陌生，但却知道「玉笛韓湘」韓劍平是名震當今的一流人物！遂趕緊一面恭身含笑，肅客入宮，一面派人飛報「藍面魔君」呼延西知曉。

那消片刻，來人便即回報，魔君正陪生客，不便分身，由「美人狐」白姨娘代表魔君迎迓！

韓劍平見「藍面魔君」呼延西聞報自己名號以後，仍未親自出迎，不禁劍眉微軒，目射神光，暗惱這湘南巨惡，態度方面，委實太以狂妄！

李玄見狀，遂向韓劍平低聲笑道：「韓老弟，常言道『無巧不成書』，又道是：『不是寃家不聚頭』！我們想釣鰲魚，鰲魚便來，你可得好好發揮你的香餌威力！呼延西老魔頭猖狂驕妄，非送頂綠帽子給他，壓壓他的氣焰不可！」

韓劍平尚未答話，前面一座高大玲瓏的假山之後，便已傳來一陣銀鈴脆笑，有個女子口音，嬌滴滴的說道：「西上崑崙誇國舅，東游雁蕩仰韓湘！這是那陣風兒，居然把浙東大俠，吹降我『九疑山』內？」

語音方了，韓劍平便覺眼前一亮，自假山石後，蓮步姍姍地，轉出一位風姿絕代的白衣佳人！

這位「美人狐」白牡丹，性愛穿白，今日「九疑魔宮」之內，雖然喜宴宏張，她却仍是一身素服，只在雲鬢之上，戴了一朵小小紅花，略表吉慶之意！

眉似遠山點翠，目如秋水含情，修短適中嬌滴滴，穠纖合度俏生生！這位白牡丹確實不僅美似天人，並不帶半絲妖媚，恍如濁水青蓮，瑤池玉女，眞把初次與她見面的「玉笛韓湘」韓劍平，看得暗暗稱奇，幾乎要與「純陽劍客」呂慕岩的觀點一致，把「鐵拐酒仙」李玄的論調，完全推翻！

「美人狐」白牡丹自然也爲韓劍平的絕世風神所醉，爲李玄的奇古貌相所驚，但她仍然對「純陽劍客」呂慕岩，特別注意地，多看了幾眼！

因爲「純陽劍客」呂慕岩雖然戴了一副紫面粗眉的人皮面具，掩却本來形相，但身材擧措，仍使「美人狐」白牡丹有一種似曾相識的熟悉之感！

韓劍平何等機警，一見白牡丹對呂慕岩特別注意，遂趕緊設法打岔，一抱雙拳，含說笑道：「韓劍平等，路過『九疑山』，得悉呼延魔君獲麟彌月，遂來賀喜，何敢勞動夫人出迎？尚望見恕冒昧之罪！」

白牡丹檢袵還禮，微笑說道：「韓大俠神功淸譽，久震江湖，今日突然光臨，實足使『九疑山』爲之生色！我家魔君因有生客在座，特命賤妾代迎，並請韓大俠恕其失禮，這兩位想是逍遙道長及鐵拐酒仙，賤妾敬爲引路，請到『龍虎堂』——待酒！」

話完，便即含笑轉身，引領着韓劍平等，繞過假山，向那巍峨高大，燈光輝煌的「龍虎堂」中，緩步走去。

韓劍平心中暗想，這位「美人狐」白牡丹，分明是位氣質高華，談吐大方，周旋中節的罕見佳人，「鐵拐酒仙」李玄爲何偏要認定她是一位妖姬蕩婦？

李玄見了韓劍平臉上神情，便猜出他心中所想，暗以「蟻語傳音」功力，向「純陽劍客」呂慕岩身邊說道：「呂老弟，那個姐兒不愛俏？那個哥兒不多情？這位『美人狐』白牡丹天生媚骨，太會迷人，從韓老弟的神情看來，顯然對她的印象不壞！故而我忽有預感，似覺今天之事要糟，準備金鈎臨大海，反被鰲魚吞釣竿，不但你的靴腰子可能被割，連『藍面魔君』呼延西的那頂綠帽子，也幾乎戴定了十之八九的呢？」

呂慕岩眞拿這位明是自己師叔身份，却硬要降低一輩的李大哥，毫無辦法，只好蹙眉苦笑！

這時，業已走到「龍虎堂」階下，只見堂口站着一位身材高大，豹眼虬髯，面如藍靛的黃袍老叟，老叟身後，並侍立着一名二十來歲的勁裝俊俏少年！

不問可知，這位黃袍老叟，定然便是「九疑魔宮」主人，聲勢極大的湘南巨寇「藍面魔君」呼延西！

呼延西豹眼圓睜，目光如炬地，一掃來人，便向韓劍平微抱雙拳，哈哈大笑說道：「韓大俠，呼延西眞想不到以你這等人物，竟會寵降『九疑魔宮』？還望見恕呼延西因有客在座，失迎欠禮之罪！」

韓劍平見「藍面魔君」呼延西只向自己一人招呼，生恐李玄，呂慕岩心中不滿，遂抱拳答覆，微笑道：「呼延魔君，韓劍平等——」

話方至此，「鐵拐酒仙」李玄便一陣嘿嘿怪笑，截斷韓劍平的話頭，冷然說道：「韓老弟，請你把那個『韓劍平等』的『等』字取消，我們這種遊方道士，討飯花郎，根本不配與你這以『玉笛韓湘』美號，名滿江湖的大俠並稱，更根本不會被威震三湘，目高於頂的呼延魔君，看在眼内！」

這幾句話兒，聽得「藍面魔君」呼延西那張醜怪藍臉之上，立即神色略變！

他變色之故，不是對李玄的言語譏諷生怒，而是對這「鐵拐酒仙」的高明武學吃驚！

原來，「鐵拐酒仙」李玄知道倘想被「藍面魔君」呼延西禮若上賓，好好享受一頓吃喝？便必須略顯神通，先聲奪人地，給對方一些顏色看看——

故而，他這幾句話兒，是暗凝「先天罡氣」說出，以「傳音入密」功力，專向「藍面魔君」呼延西施爲！旁人聽來，只覺語意譏嘲，詞鋒尖刻，呼延西則感受特異，宛如一連串的晴天霹靂，暴響耳邊，直震得自己有點魂魄搖搖，心神悸悸！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了，「藍面魔君」呼延西，心驚對方的無形罡氣之强，立即向「鐵拐酒仙」李玄改容笑道：「呼延西因久仰『玉笛韓湘』盛譽，方向韓兄先打招呼，以至冷落貴賓，有所失禮，尊駕及這位道長，上姓高名？尚請賜教！」

李玄哈哈一笑，正待答話，那位「美人狐」白牡丹，業已含笑說道：「這兩位乃是『鐵拐酒仙』李玄，及『紫面天尊』逍遙子！」

李玄因潛心絕藝，近年才開始在江湖走動，呂慕岩又是化名，故使「藍面魔君」呼延西，覺得「鐵拐酒仙」及「紫面天尊」之號，頗爲陌生，似乎從未聽過了。

但呼延西身爲當世武林的一方霸主，知道這一丐一道，既與「玉笛韓湘」韓劍平同來，又對自己炫技，必然也是身負奇學的江湖異人，遂連稱「久仰」，把三位來客，讓進「龍虎堂」內！

韓劍平一進「龍虎堂」，便見堂中一席盛筵之上，已先坐有三人。

一人面形如猿，身材又矮又瘦，但雙目精芒，却不時流射，顯然内功頗佳，年齡約在五十上下。

一人是五十來歲的青衫老叟，相貌淸癯，風采不俗，只嫌臉色死板板地，毫無笑容，神情極爲冷傲！

另外一人，則是位藍衣書生，鼻如懸胆，目如朗星，不僅英俊之處，幾乎不遜於「玉笛韓湘」韓劍平，連年齡方面，也似與韓劍平彷彿。

「藍面魔君」呼延西揖客入座，但却未爲這先來三人，曁後來三人，互相引介！

其中藍衣書生首先向韓劍平等點頭含笑，猿形客也把嘴角微掀，只有那青衫老叟，竟狂妄得連眼皮都不曾動上一動！

賓主落坐，杯酒交歡，但那青衫老叟，却仍寒着一張臉兒，除了偶與「藍面魔君」呼延西，低聲微語之外，對誰都不答理！

「美人狐」白牡丹則周旋四座，談笑風生，只是似有意似無意地，特別向「玉笛韓湘」韓劍平及那藍衣書生，多敬了兩杯美酒！

「純陽劍客」呂慕岩是特爲視察她眞實本性而來，見狀之下，不禁心中一冷！

李玄乘着「藍面魔君」呼延西向自己擧杯之際，哈哈怪笑說道：「呼延魔君，我們今日是特來慶賀你兒子彌月之喜，却爲何不見那位定然天生藍臉的小魔君呢？」

呼延西業已領教過這「鐵拐酒仙」的犀利詞鋒，遂不敢與他多纏，只是微微一笑，說道：「李兄眞愛說笑，我那兒子，並不像我這樣一副赫得煞人的尊容，他倒生得眉秀目淸，粉粧玉琢！」

說到此處，回頭向侍立身後的勁裝俊俏少年笑道：「柳英圖，你先請三師母把嬰兒抱到『龍虎堂』中，拜見諸位嘉賓貴客！」

那名叫柳英圖的勁裝俊俏少年，聞言正待轉身，忽聽有人叫了一聲：「且慢！」

這聲「且慢」，竟是出於那位神色極爲冷傲的青衫老叟之口！

柳英圖居然對這靑衫老叟，極爲恭謹，聞聲止步，含笑問道：「師叔有何吩咐？」

青衫老叟兩道淡漠目光，略瞥「鐵拐酒仙」李玄，向柳英圖冷然說道：「柳英圖，你先問問要見嬰兒的武林賓客，有沒有準備好給嬰兒的見面禮物？」

柳英圖覺得這種問話，有點不便啓齒，不禁俊眉微蹙，向師傅「藍面魔君」呼延西，偸偸看了一眼！

呼延西哈哈一笑，正待發話爲愛徒解圍，「鐵拐酒仙」李玄業已指着韓劍平，向柳英圖怪笑說道：「柳老弟，你儘管放心前去，我老花子雖窮，拿不出甚麼至寶奇珍，但我們這位公子哥兒，却準備了一件有銀難買的極爲高貴禮物，打算送給你師傅呢！」

柳英圖如釋重負，抱拳轉身，便向後堂走去！

呼延西對韓劍平一擧手中酒盃，含笑說道：「韓大俠，寵降九疑，已使小兒彌月之宴，平添光彩，千萬不必再賜禮物！」

韓劍平方待答話，那位最愛詼諧玩世的「鐵拐酒仙」李玄又自搶先開口，向那「美人狐」白牡丹怪笑說道：「白夫人，你勸勸呼延魔君，不要推却我這位韓老弟的美意，並最好由你代收禮物，因爲這件東西，確極珍貴，說不定會使呼延魔君接受之餘，高興得明年再請我們，照樣吃上一頓！」

李玄的話中隱意，除了「玉笛韓湘」韓劍平，「純陽劍客」呂慕岩外，無人能夠領悟！

呂慕岩聞言之下，默默皺眉，韓劍平却向這當面損人的「鐵拐酒仙」，狠狠白了一眼！

這時，那位身材瘦削的猿形之人，忽對韓劍平揚眉笑道：「這件禮物，既然如此珍貴，韓兄何不取出，讓我們一同瞻仰，瞻仰！」

韓劍平奇窘難答，仍由李玄堆着滿臉嘻嘻怪笑，說道：「這件東西過份珍貴，决不能示諸外人！但尊駕若是有興？却無妨猜一猜！」

猿形瘦人對於李玄之語，似乎頗感興趣，應聲笑道：「猜猜也好，但金玉奇珍，武林異寶，及衣食所用等物，未免種類太多，總得有個範圍，方比較容易着想！」

李玄點頭笑道：「給你一個範圍也好，這是一件能使收受人窩心透頂，並大張喜宴，向賓客誇耀之物！」

韓劍平聽得哭笑不得，眞想凝氣彈指，把這言語中越來越露骨的「鐵拐酒仙」李玄，點了啞穴，使他不再開口！

如今，席上諸人，神情各異！

「藍面魔君」呼延西，猿形瘦人，甚至那位冷傲絕倫的青衫老叟，都對李玄所說，驚奇莫解地，暗自思索！

「美人狐」白牡丹則先也眉頭微聚，倏在思忖，忽然神色一變，眼角眉梢，隱現春色，兩道不時掃視韓劍平的秋波之中，也添了一種水汪汪的風情韻緻！

「純陽劍客」呂慕岩則冷眼旁觀，心神微震，他看出「美人狐」白牡丹，似巳猜透幾分端倪，但她不僅不怒，反而暗向韓劍平眉目傳情，正如李玄所料，是位騷在骨子裏的淫娃蕩婦模樣！

這種微妙局面，突被一樁出人意料的趣事打破，跟着便在這酒席之間，起了一陣紛亂！

這樁出人意料的趣事，是那位與青衫老叟隣座的藍衣書生，忽然忍俊不禁，把剛剛入口的一杯美酒，狂笑噴出。

青衫老者自然首先蒙受這無妄飛災，除了頭臉部位，及時避開之外，全身上下，都被這陣奇香酒雨，噴了個淋漓盡致！

猿形瘦人也沾着一些餘光，目注那藍衣書生，似乎既想發作，又有些不便發作地，緊蹙雙眉，連連苦笑！

青衫老叟驚定怒生，勃然起立，正待發話叱責，那藍衣書生却已趕緊取出一方絲巾，一面替青衫老叟及猿形瘦人拂拭，一面陪笑說道：「兩位恕我失禮，藍啓明是因忽然觸動靈機，猜出這位韓兄要送給呼延魔君的禮物，是件什麼東西，才奇趣難禁地？有所得罪！」

韓劍平聞言一驚，暗想李玄語中含意，倘若既被這位藍衣書生猜對說出，豈不要使「藍面魔君」呼延西，憤無可遏地，立即拂案而起，反顏相向？

那青衫老叟可能因對李玄所說，沉思不解，心中充滿懷疑急欲得知究竟？故而聞言之下，竟暫抑怒氣，向那自稱藍啓明的藍衣書生，挑眉問道：「藍老弟，你猜着了麼，是件甚麼東西，竟具有如此奇趣？」

藍啓明以兩道精光烱烱的朗澈眼神，略注韓劍平，失笑答道：「施朋友，你也是當世武林中聰明絕頂的曠代奇客，只要你從此物不能示諸外人，及呼延魔君接受之餘，說不定會高與得明年再請我們照樣吃上一頓等兩點以上，試加參詳，便不難獲得驪珠，捧腹狂笑！」

韓劍平聽藍啓明向青衫老叟如此一加提示，便知果巳被他識透機密，遂趕緊向藍衣書生，微施眼色，亦在桌下輕輕對他腳兒，碰了兩碰，表示請其莫加說破！藍啓明似乎會意地，自俊臉上浮現一絲神秘笑容，看了韓劍平兩眼，正欲揚眉發話，那位「美人狐」白牡丹，却已向「藍面魔君」呼延西含笑說道：「魔君，你怎麼不替同席諸位武林高朋，引介一番？他們彼此不知姓氏，談起話來，頗不方便！」

這兩句話兒，輕輕巧巧，便把當前窘迫局面緩鬆，韓劍平心內一寬，就勢對「鐵拐酒仙」李玄，以目示意，要他千萬莫再亂開玩笑！

「藍面魔君」呼延西何嘗不感覺到席上籠罩着一層神秘氣氛，但却猜不透其中究竟？只好順着「美人狐」白牡丹的話兒，一陣哈哈大笑，首先手指那猿形瘦人，向李玄，呂慕岩，韓劍平等三人說道：「這位衞遠謀兄，外號人稱『九劍猿公』，是嶺南道上，威震一方的武林豪客！」

韓劍平聽了「九劍猿公」衞遠謀名號，知道此人擅用雌雄短劍，另外練有七柄毒月牙刀，是百粵之間的成名巨寇！

呼延西指着藍衣書生，繼續笑道：「這位藍啓明老弟，來歷更屬不凡，他是昔年『血手人屠』卜五先生的唯一衣鉢傳人！」

李玄，呂慕岩，及韓劍平三人，想不到這位名叫藍啓明的藍衣書生，竟是業巳死去的一代兇人「血手人屠」卜五先生的門下弟子？

呼延西再復指着青衫老叟，揚眉笑道：「這位施不施兄，與呼延西是郎舅至親，『逆天魔醫』四字，在當代武林之中，是無人不曉的，響噹噹字號！」

韓劍平等，這才心頭雪亮，原來同席而坐的這位神情狂傲的青衫老叟，就是「八魔」之中的「逆天魔醫」施不施！呼延西與他係郎舅，則「毒手西施」施小萍，定然便是施不施的妹子！

呼延西引介了先來三人，自然又把韓劍平等名號，向「逆天魔醫」施不施等說了一遍。

「逆天魔醫」施不施果然性情極怪，狂傲無倫，連聽了「玉笛韓湘」韓劍平這等大名，也不過只是把頭微點，滿面愛理不理神色！

引介既畢，「藍面魔君」呼延西的那位心愛弟子柳英圖，便走入「龍虎堂」中，向他恭身報道：「三師母到！」

「毒手西施」施小萍雖是妾侍身份，但一來生子爲貴，二來他與「美人狐」白牡丹，獲「藍面魔君」呼延西寵愛，兩人協同掌管「九疑魔宮」，根本代替了呼延西那年歲巳高，萬事不問的原配夫人地位，三來又有「逆天魔醫」施不施這樣一位哥哥，故而平素間，便巳樹立閫威，使呼延西對她有些低頭，何況如今又是她愛子彌月喜宴，呼延西自然在聽得柳英圖報告以後，便立即起身迎接。

「美人狐」白牡丹微微一笑，目光略瞥韓劍平，也自盈盈起立，隨同呼延西一齊迎接「毒手西施」施小萍，但韓劍平眼快心靈，却巳看出她在笑意之中，隱隱含有一種薄愁幽怨！

施小萍轉出屏風，果然又是一位容光艷麗的美人胚子！但眉目之間，明顯含有妖冶狠辣神色，不像「美人狐」白牡丹那樣出塵氣質！

她身邊隨着一名俊婢，俊婢手中，則抱着那錦裝玉裹的彌月嬰兒，施小萍眼波流轉，先向堂中賓客，略爲含笑點頭，然後叫了一聲「哥哥」，走到「逆天魔醫」施不施的身側！

「逆天魔醫」施不施暫時竟不與施小萍打招呼，目光冷注「鐵拐酒仙」李玄，沉聲道：「嬰兒業巳出堂見客，李朋友的見面禮呢？」

李玄哈哈一笑，正待答話，那位身着藍衫，風神瀟洒的藍啓明，却巳搶先向「藍面魔君」呼延西，含笑說道：「呼延魔君，你這『九疑魔宮』之內，金銀珠寶，堆積如山，定然不稀罕我們這些風塵遊客的一點非薄賀禮！不如由同席各位，每人顯露一手功夫，留作紀念，才不失武林人物本色！」

「藍面魔君」呼延西一陣哈哈大笑，點頭說道：「藍老弟快人快語，此議絕佳，但不知由那位開始，先顯絕技？」

藍啓明笑道：「客人若是獻技，主人也不能不陪，我先來點點人數！」

說完，目光一掃，又復笑道：「巧極！巧極！呼延魔君，白夫人，施夫人，舅老爺，及呼延魔君的得意高足柳英圖老弟，屬於主人一面，共是五位！藍啓明，『玉笛韓湘』韓大俠，『鐵拐酒仙』李老先生，『紫面天尊』逍遙道長，及『九劍猿公』衞當家的，屬於客人一面，也是五位！恰好可以一主一客地，用梅花間竹之法，互獻絕學！」

韓劍平聽得心中微詫，暗以「蟻語傳聲」，向「鐵拐酒仙」李玄的耳邊說道：「李兄，我看這藍啓明有些怪道，他既是一代兇人『血手人屠』卜五先生弟子，應該與呼延老魔等人，同流合汚，怎麼在稱呼方面，反而隱隱流露出是與我們……」

「鐵拐酒仙」李玄臉上閃現着一種笑容，也用「蟻語傳聲」功力，向韓劍平低低說道：「韓老弟，今天不可思議的妙事多呢？少時輪到我獻技之際，定要使那目高於頂的『逆天魔醫』施不施，心甘情願的大出洋相，讓你們驚

奇一下！」

韓劍平聽李玄說得如此神秘，正欲再問，却巳聽見那位「藍面魔君」呼延西怪笑說道：「藍老弟既巳分清主客，我們便決定採用『梅花間竹』之法，那呼延西的劣徒柳英圖，先行拋磚引玉便了！」

柳英圖聞言，便命人取來一根鴨卵粗細的齊眉鐵棍，分執兩端，微凝內勁，生生把這根鐵棍，彎曲成一個鐵圈模樣！

「鐵拐酒仙」李玄讚道：「好功夫，凝功曲棍，本不甚難，但一曲成圈，毫不遲滯，兩端互相脗合，却非具上乘功夫，不能辦到！這位柳老弟必然是呼延魔君的登堂入室弟子！」

柳英圖聽了李玄讚美之語，忽似有甚異感，俊臉微紅，放下手中鐵圈，訕訕的回到「藍面魔君」呼延西的身後！

呼延西並未對李玄之言，及柳英圖的神色，有所注意，只對藍啓明含笑問道：「藍老弟，你既是這場羣雄獻技盛舉的倡議之人，不妨就煩你兼任提調，如今該輪到那一位了——」

藍啓明目光一掃羣雄，笑吟吟的似要發話，那位「九劍猿公」衞遠謀，却巳極爲知趣地，自動站起身形，向藍啓明微笑說道：「衞遠謀向提調令官，請令獻醜！」

藍啓明一面點頭同意，一面微笑說道：「衞當家的一身絕學，馳譽嶺南，自有妙技足觀！但這『龍虎堂』中，安排筵席，地勢稍狹，恐怕不易施爲你那『九劍齊飛迴元歸一』的神奇手法吧？」

「九劍猿公」衞遠謀起身離席，自地上拾起那枚由鐵棍變成鐵圈，面含微笑說道：「我那庸俗手法，怎能入得諸位高明法眼？還是使這鐵棍還原，聊爲塞責便了！」

一面說話，一面微施暗功，使那鐵圈漸漸伸直，成爲棍形，最後再凝足功力，雙手一捋一拉，果又還原成了一根毫無彎曲的齊眉鐵棍了！

藍啓明撫掌讚道：「曲棍成圈不易，還圈成棍自然更難，衞當家的可以交得差了！常言道：『娘親舅大』，下一場，我請身爲舅老爺的施大神醫，施展一手驚人絕技！」

「逆天魔醫」施不施聞言，大邁邁地，離席起立，走到「龍虎堂」的中央位置，微闔雙目，卓立不動！

羣雄等了約莫兩盞茶時分，仍未見這神情狂傲的「逆天魔醫」施不施，有任何擧措？

除了三位明眼高人以外，像「九劍猿公」衞遠謀，及柳英圖等便猜不出這「逆天魔醫」弄什麼玄虛花樣？

又是由那詞鋒刻薄的「鐵拐酒仙」李玄，打破了寂靜場面，只聽他縱聲怪笑說道：「只有以舅老爺的身份，才敢施展這種功力，在主人呼延魔君好漂亮的『龍虎堂』內，弄上兩個大洞！但身形不動，足下却能踏石成粉，內家眞氣，確實高明，似乎有資格和我老花子，較較勁了？」

「逆天魔醫」施不施目光凝注「鐵拐酒仙」李玄，「哼」了一聲，身形突矮兩寸！果然「龍虎堂」內的堅硬石地之上，巳被「逆天魔醫」施不施，絲毫未動神色地，暗運玄功，踏出了兩隻深約兩寸腳印！

施不施離開自己所踏腳印，走到「鐵拐酒仙」李玄身邊，陰森森地笑了一笑，問道：「方才是你說我似乎有資格和你較較勁了麼？」

「鐵拐酒仙」李玄也換了一副傲慢神情，翻起眼皮，冷笑答道：「你別聽了我這話兒，不太高興，不是我老花子誇句海口，這席間夠資格和我較勁之人，眞還沒有幾個！」

「逆天魔醫」施不施「哼」了一聲，冷然說道：「你既然如此自詡，這一陣便請你拿出一些絕學奇能，讓我們開開眼界如何？」

「鐵拐酒仙」李玄翻着兩隻怪眼答道：「棄有棄主，令有令官，你雖然是位身份顯赫的舅老爺，却無權對我指揮，我要向那位由主人呼延魔君封爲提調的藍啓明老弟請令！」

「逆天魔醫」施不施接連碰了李玄兩個釘子，不禁氣得眉間殺氣騰騰，但因在自己外甥的彌月喜宴上，不便發作，只好咬牙歸座！

藍啓明一抱雙拳，向「鐵拐酒仙」李玄笑吟吟問道：「李老人家，藍啓明請你出場，你打算顯示甚麼神功絕藝？」

李玄一面起立，一面哈哈笑道：「剛才那位身爲舅老爺的施大神醫，要我拿出一些絕藝奇能！如今我便打算遵命辦理，施展一樁絕學；及一樁奇能！」

藍啓明「哦」了一聲，含笑問道：「老人家，『絕學』與『奇能』二者，有分別麼？」

李玄哈哈一笑，點頭說道：「有點分別，『絕學』只是一種高深武功，『奇能』却是一種包括武功以外，大多數人無法辦得到的特殊本領！」

藍啓明抱拳笑道：「承教，老人家請自施爲，我等拭目靜觀老人家的蓋代奇能，驚人絕學！」

李玄點頭微笑，驀然凝氣一吸，只見席間每人面前的酒杯之中，飛起一道如綫酒泉，投入這「鐵拐酒仙」口內！

「逆天魔醫」施不施見狀，哂然冷笑說道：「吸酒成泉，算得了甚麼驚人絕學？無非是貪杯醉鬼，藉此解解饞癮而已！但所吸的是人家吃殘賸酒，難道你就不嫌骯髒？……」

話方至此，「鐵拐酒仙」李玄，便向這「逆天魔醫」施不施怪笑說道：「施大神醫，你不要看走了眼，我所謂的驚人絕學，尚未表演完畢！吸酒成泉之學，當然不值識貨者一笑，但下面這手『透體還源』，在座諸位豪雄之中，又有幾人辦得到呢？」

施不施聽了「透體還源」四字，方自深吃一驚，李玄業巳右手微伸，自指尖飛出一股濃冽酒泉，注向桌上一隻巳空巨碗以內！

這種功力，太以驚人，看得「逆天魔醫」施不施，及「藍面魔君」呼延西等兩大魔頭，均自對看一眼，眉峯暗蹙！

藍啓明拇指雙翹，大笑讚道：「李老人家，這種『透體還源』妙技委實稱得上是驚人絕學，如今藍啓明再請你顯示一樁蓋代奇能！」

李玄一聞言，雙目中精芒突射，電掃同席諸人，終於又凝注在那位神情最傲的「逆天魔醫」施不施的臉上，怪笑問道：「施大神醫，你方才是不是認爲我老花子所吸的吃殘賸酒，有些骯髒？」

施不施雖巳看出李玄等人，有點尋釁意味，但仍雙睛一瞪，傲然冷笑答道：「是又怎麼樣？」

李玄哈哈一笑，忽然神色立變，沉着臉兒說道：「照你所說，這酒兒既巳骯髒，再經過老花子口中一吸，自然更爲不堪飲用！」

施不施「哼」了一聲，說道：「除了豬狗之類，大概有點人味的，都決不會再復略爲沾唇！」

李玄點頭一笑，指着桌上這碗酒兒，向藍啓明揚眉問道：「藍老弟，假如我老花子能使名震八荒的『逆天魔醫』施不施，把這碗他所認爲極其骯髒，不堪沾唇的酒兒，當衆飲完，算不算得是『蓋世奇能』四字？」

這幾句話，聽得席上諸人，一齊愕然無聲，施不施在極爲憤怒之中，力加按納，尋思李玄何以如此狂言用意？其餘羣豪，包括「玉笛韓湘」韓劍平，及「純陽劍客」呂慕岩在內，均不相信「鐵拐酒仙」能做到這等絕無可能之

事！

藍啓明因李玄是向自己發問，故而不能不答地，微笑說道：「李老人家，你這個題目，似乎出得過份玄虛？但倘若眞能作到，却足以流傳爲百世武林佳話！」

李玄聽藍啓明這樣說法，遂回過頭來，對「逆天魔醫」施不施笑嘻嘻說道：「施大神醫，你聽見藍啓明老弟的話兒沒有？常言道『人死留名，豹死留皮』，你若能委屈一些？捏着鼻子，飲完碗骯髒美酒，則豈不成了藍老弟所說，足以流傳百世武林佳話中的一位主角？」

「逆天魔醫」施不施沉聲道：「李老花子，你究竟是酒後無知？還是在白日做夢？」

李玄失笑道：「我老花子既有『酒仙』之稱，自然千杯不醉！同席羣雄衆目睽睽以下，更決非幻夢之中！只是和你商量商量，想彼此合作，把不可能變爲可能，留段佳話而已！」

施不施怒極而笑，轉過頭來，向「藍面魔君」呼延西，揚眉問道：「呼延妹夫，我不懂你爲何會允許這種瘋瘋顚顚的骯髒花兒，成爲『龍虎堂』中的座上之客？」

「藍面魔君」呼延西因於「龍虎堂」外，及筵席之上，兩度領略了「鐵拐酒仙」李玄的絕世神功，知道在此人來意未明之前，不宜加以得罪，聞言之下，正想不出應該怎樣向自己的舅老爺答話，李玄却臉色一變，手指施不施沉聲說道：「施不施，你怎麼如此不識抬舉？莫非敬酒不吃，要吃罰酒麼？」

施不施滿腔殺氣，全聚眉端地，冷冷說道：「老花子你猜對了，施不施生平，專門愛吃罰酒，但不知這杯罰酒，却是怎樣吃法？」

李玄軒眉狂笑說道：「我要顯示一種奇能，逼得你非吃不可！」

施不施那裏肯信李玄會有如此奇能？遂冷笑揚眉，大叫道：「老花子，我不相信當世之中，有任何人能逼我施不施，飲下這碗骯髒髒酒，假如你能做到？我願意再送你一件莫大便宜！」

李玄大喜問道：「甚麼便宜？先請你說來使我高興一下！因爲我老花子委實窮瘋了心，聽見『便宜』二字，便有點眉飛色舞！」

李玄說話之時，口沫四濺的那副突梯神情，及極有把握語氣，使得韓劍平，呂慕岩，藍啓明等，又覺好奇，又覺好笑！「連美人狐」白牡丹也觚犀微露，有點忍俊不禁！

施不施此時確實也被「鐵拐酒仙」李玄的神秘態度，引得狐疑萬分，急於趕快明白究竟？遂應聲答道：「倘若你眞能逼得我飲下這碗髒酒？我答應對你指定之人，施展醫術，治一次病！」

李玄知道「逆天魔醫」施不施醫術之精，確可生死人而肉白骨，但吝技自珍，向不肯濟人救世！遂在聽完話後，搖頭怪笑說道：「我不相信，因爲我若逼你飲下髒酒，等於是使你在大庭廣衆之間，露醜出乖，丟人現眼，彼此必成不世深仇！你怎麼還會聽從仇家之言，施展醫術，替我指定的人物治病？」

施不施揚眉答道：「結仇是一回事，踐約却是另一回事！你無妨問問認識『逆天魔醫』的所有豪雄，我施不施生平是否決不虛言？言出必踐！」

李玄聽他這樣說法，遂點頭笑道：「好！我老花子順意接受這件便宜，立即開始用蓋世奇能，逼你飲盡那碗不堪沾唇的骯髒髒酒！」

說到此處，忽向「藍面魔君」呼延西笑道：「呼延魔君，老花子要得罪你這位了不起的倔強舅老爺了，希望你借兩樣東西，給我用一用！」

呼延西以爲李玄定是要用兵刃，遂微答道：「李兄要用何物？這『龍虎堂』側，便是『兵器庫』！除了過份特殊的獨門兵刃以外，可說一應俱全……」

李玄不等呼延西話完，便即搖手怪笑說道：「我不是要用兵刃，只是想向呼延魔君，權借紙筆一用！」

這兩句話兒，又聽得在座羣豪，越發莫測高深，弄不懂「鐵拐酒仙」怎能在紙筆之上，逼迫「逆天魔醫」施不施飲盡碗中髒酒？

如今好奇最甚，最亟欲得知究竟之人，竟是「逆天魔醫」施不施自己，他雙目眉深蹙地，向「藍面魔君」呼延西說道：「呼延妹夫，你快命人把紙筆取來，我偏要看看這老花子，到底有些甚麼神通本領？」

呼延西招手命人取來紙筆，「鐵拐酒仙」李玄遂極爲神秘地，走過一旁，不知在紙上是書是畫地，寫些甚麼？

寫完以後，俟墨跡稍乾，把紙折好，遞與「逆天魔醫」施不施，並怪笑說道：「施大神醫，我老花子就用這張紙兒，命令你把碗中髒酒飲盡！至於遵不遵從，則完全在你自己！」

施不施冷笑一聲，正待打開紙兒觀看，李玄却又向他搖手笑道：「施大神醫，這是事關幾條性命的重大秘密，我希望你走過一旁，背人觀看！」

施不施眞被這位「鐵拐酒仙」李玄，弄得疑雲似海，索性聽從他的話兒，走過一旁，背人開閱。

誰知不看還好，這一看之下，竟看得「逆天魔醫」施不施先是驚叫一聲，並立即飄身回席，雙目凝光，遍掃在座羣雄，連對妹子「毒手西施」施小萍懷中所抱的嬰兒，也仔細盯了幾眼！

羣雄均被施不施目中所含的一種奇異神色，看得有點毛骨悚然，一齊懷疑「鐵拐酒仙」李玄弄的甚麼玄虛？果然能使「逆天魔醫」施不施，看了那張紙兒以後，情緒上立起莫大變化！

施不施從嬰兒臉上，收回目光，忽把那張紙兒，揉成一團，呑入腹中，頹然跌坐椅間，出聲長嘆！

李玄怪笑叫道：「施大神醫，我看你副神情，大概肯飲酒了？」

施不施鋼牙緊挫，伸手端起桌上那碗曾被他認爲不堪沾唇的骯髒髒酒，向李玄厲聲說道：「李老花子，我願意飲酒，但在飲酒之前，却有幾句話兒，必須向你說明！」

李玄得意笑道：「請講，請講，是不是你想取消方才答應送給我的那件便宜？」

施不施臉色獰厲[illegible]人地，搖頭說道：「施不施生平極重然諾，便宜也照樣如言送你，他日儘管尋我踐約！但我對你這賊老花子，却仇深一天二地，恨積四海三江，立誓終必把你剝皮抽筋，熬乾血肉！」

李玄笑說道：「你儘管發狠就是，他日勝利之人，或許是你？但今日勝利之人，却業已是我！你話已說完，應該喝酒了吧！」

施不施厲聲一笑，果然把碗中髒酒，飲得乾乾淨淨，然後向「藍面魔君」呼延西冷冷說道：「我要先行告辭！」

呼延西雖不知「逆天魔醫」施不施爲何甘心對「鐵拐酒仙」李玄如此服從？但知他情性高傲，向來不曾丟過如此大人，心中必極難堪，無顏再留，遂只好起身笑道：「我送……」

施不施雙眼一翻，向「藍面魔君」呼延西搖手說道：「我不要你送，你叫柳英圖把我送出『九疑魔宮』便了！」

「毒手西施」施小萍忽似有甚警覺？尖聲叫道：「哥哥……」

「逆天魔醫」施不施冷然叱道：「萍妹不許多話，半個月後，你回一趟『施家堡』。」

說完，便與「藍面魔君」呼延西的心愛弟子柳英圖，一同走出「龍虎堂」口。

呼延西如今覺得「鐵拐酒仙」李玄等人，顯然另有來意，遂臉色微變，沉聲問道：「李兄，韓兄，以及這位逍遙道長，你們今日寵降『九疑魔宮』，恐怕不只是爲了祝賀小兒的彌月之喜吧？」

韓劍平知道已到攤牌階段，遂站起身形，含笑說道：「呼延魔君，韓劍平等此來，除了賀喜以外，還有幾句逆耳之言，想向呼延魔君奉告！」

呼延西揚眉笑道：「苦口之藥利於病，逆耳之言利於行，呼延西願聞究竟。」

韓劍平俊目之中，神光電閃地，朗然說道：「常言道：『瓦罐不離井上破，將軍難免陣前亡』，滿帆能收，才是俊傑！呼延魔君雄據湘南已久，『九疑魔宮』之中，金銀珠寶，雖然堆積如山，但難免有些血腥氣味，韓劍平等，想爲三湘一帶的黎庶請命，請呼延魔君解散手下，毀去魔宮，携同寶眷，洗手綠林，安度逍遙歲月！」

這番話兒，雖說得極爲得體，在婉轉中，兼具嚴厲，聽得「鐵拐酒仙」李玄，及「純陽劍客」呂慕岩，均自暗暗點頭，靜看這位湘南綠林巨擘，手下能人頗多的「藍面魔君」呼延西，如何答覆？

藍啓明一直都在含笑旁觀，「九劍狼公」衞遠謀則認爲「藍面魔君」呼延西定是勃然震怒地，雙方翻面動手！

誰知平素性如烈火的「藍面魔君」呼延西在聽完韓劍平話後，居然毫不動怒，只是淡淡一笑，揚眉說道：「韓大俠金玉良言，呼延西願意深加考慮，但不知韓大俠是允許我緩期答覆？還是要逼我立即決定？」

韓劍平微笑道：「呼延魔君多年基業，是否一旦輕拋？自然需要相當考慮時間，韓劍平等怎會絲毫不近人情地？逼你立即答覆！我們且俟三日之後，再來請教如何？」

呼延西點頭笑道：「承情，承情，呼延西於三日後的黃昏時分，在『九疑魔宮』以外，恭迎俠駕！」

話既至此，韓劍平等自然立即告辭，「藍面魔君」呼延西居然還氣度甚佳地，率同「美人狐」白牡丹，「毒手西施」施小萍兩位寵姬，送出「龍虎堂」外。

出得「龍虎堂」，雙方一笑爲別，呼延西等，回轉堂中，韓劍平等，則由執事人員，陪同往「九疑魔宮」以外走去！

誰知「九疑魔宮」外，如今正一陣紛亂！

韓劍平等走到近前，只見「藍面魔君」呼延西那位容貌秀俊，武功不弱的心愛弟子柳英圖，如今竟被人擊破頭顱，面目全非地，屍橫血泊！

韓劍平因柳英圖是剛剛陪送「逆天魔醫」施不施走出，竟然身遭慘死，不由心中頗爲驚疑！

他雖不便詢問，但却略爲緩步慢行，傾聽圍繞在柳英圖屍畔，那羣「九疑魔宮」侍役的嘈雜語音！

聽清究竟，更使韓劍平好不愕然，原來柳英圖剛把「逆天魔醫」施不施，送出「九疑魔宮」，便被施不施冷笑連聲，用了一招「五鬼抓魂」，把他頭顱抓爛，死於非命！

這時，「九疑魔宮」之內，又起了鼎沸人聲，顯然是「藍面魔君」呼延西等，聞報噩耗，趕出查詢！

「鐵拐酒仙」李玄不耐煩再與這干魔頭，多作糾纏，遂一聲狂嘯，拉同「純陽劍客」呂慕岩，「玉笛韓湘」韓劍平等，電掣馳去！

直等翻過兩座峯頭，方始上步，「純陽劍客」呂慕岩伸手除去臉上那副人皮面具，向李玄，及韓劍平搖頭嘆道：「李兄，韓老弟，下次千萬莫把這種買賣，招呼呂慕岩了？這席酒兒，若是再吃下去？我非悶死不可！」

李玄怪笑問道：「呂老弟，你有美酒可飲，佳餚可吃，還有精彩節目可看，怎會覺得悶呢？」

呂慕岩苦笑答道：「我雖戴了人皮面具，但仍恐被『美人狐』白牡丹聽出語音，故而儘量耐着性兒，避免說話，悶得難過無比！」

李玄聞言失笑，但目光一閃，忽然又向韓劍平問道：「韓老弟，提起『美人狐』白牡丹，我又該問問你了，你和她眉來眼去，似乎業已心意微通，到底定了約會沒有？」

韓劍平俊臉一紅，愧然答道：「白牡丹臨送客時，曾用『蟻語傳聲』，約我於今夜三更，在『九疑魔宮』，正西方五里左右的一座松林之中相會。」

「純陽劍客」呂慕岩適才冷眼旁觀之下，本已看出一些端倪，如今再聽，「美人狐」白牡丹約韓劍平到松林幽會，不禁氣得厲嘯一聲，揮手把身前一方巨石，擊成粉碎！

李玄搖手笑道：「呂老弟，你且慢生氣。『美人狐』白牡丹約韓老弟於今夜三更，到松林相會，並不一定是非做蕩檢踰閑的無恥之事不可？」

呂慕岩憤然說道：「她與韓老弟萍水初逢，便黍顏相約，豈不——」

李玄哈哈笑道：「韓老弟，你太不講理了，『美人狐』白牡丹倘若有甚事兒？意欲尋人傾訴，自然是約風神秀絕的韓老弟，總不會約你這個紫面粗豪道士，或是我這個骯髒不堪的老花子吧？」

呂慕岩皺眉說道：「李兄，你先向我揭發『美人狐』白牡丹情性淫蕩，如今怎又替開脫麼？」

李玄搖頭笑道：「呂老弟，我們懷疑別人之際，無妨儘量憑空設想，但到了眞正認定『美人狐』白牡丹之際，却必須獲得確切憑證，方可避免使她含冤負屈，故而今夜這場料來極爲精彩的風流好戲，你我還是非看不可！」

韓劍平俊臉飛紅地，聽到此處，遂岔開話頭，向李玄含笑問道：「李兄不要再詼諧了，我有話要問你！」

李玄怪笑說道：「韓老弟，我早知道你要問我什麼話兒，呂老弟必也有同樣想法，你們是不是要問我們何以能使那位性情顯然狂傲絕倫的『逆天魔醫』施不施，聽我指揮，乖乖飲盡碗中髒酒？」

呂慕岩點頭說道：「李兄猜得不錯，這件事兒，你做得確實極爲神妙，並神妙到不可思議地步！」

李玄哈哈大笑說道：「兩位老弟，均屬高明法眼，怎會不曾看出絲毫端倪？這件事兒，那裏稱得上什麼神妙，只是我老花子的觀察力，比你們精細一些而已！」

韓劍平失驚問道：「「李兄是說你只仗着一種敏銳精細的觀察能力，便使『逆天魔醫』施不施，完全就範，惴服聽命麼？」

李玄眉梢微現得意神色地，點頭笑道：「我在『毒手西施』施小萍，率同侍女嬰兒，進入『龍虎堂』後，突然觸發了一項靈機！」

韓劍平含笑說道：「小弟弄不懂『毒手西施』施小萍，會使李兄觸發什麼——」

李玄不等韓劍平話完，便自搖手笑道：「韓老弟又弄錯了，我不是從『毒手西施』施小萍身上，觸動靈機，是從她們所生那個彌月嬰兒身上，有了奇妙發現！」

韓劍平與呂慕岩越聽越覺糊塗，不禁相視

苦笑！李玄笑道：「兩位老弟大概未曾注意到這種細微之處，我發現這嬰兒貌相與『藍面魔君』呼延西那位俊俏弟子柳英圖，長得異常相似，右耳下垂的近肥部位，並均有一顆紅色小痣——」

呂慕岩聽到此處，方自恍然笑道：「這樣說來，『藍面魔君』呼延西的生子宴客之擧，只是背了一塊虛有其名的硬殼招牌，實則，『有事弟子服其勞』，那個彌月嬰兒是『毒手西施』施小萍與柳英圖的合作產品——」

李玄拔開酒葫蘆塞，飲了大口美酒，點頭怪笑說道：「對了，對了！倘若呂老弟像眞正的純陽仙人那樣風流，與『美人狐』白牡丹，不是乾親熱，有了濕交情，則『藍面魔君』呼延西可能還獲得一個手執斬妖劍，身披八卦袍，並會點石成金的寶貝兒子，他就大可收拾起『九疑魔宮』不用作强盜了！」

呂慕岩耳根發熱地，苦笑說道：「李兄，你這張嘴巴委實太缺德，應該從腿上撕下一帖膏藥來，把它貼起才好——」

李玄把眼一瞪，佯嗔叱道：「胡說，倘若封起我這張嘴巴，誰還能替你們這兩個未通人道的小老弟做媒，找上一位韓湘夫人，一位純陽道侶！」

韓劍平俊眉微蹙，搖頭叫道：「李兄，你既然有此發現，莫非是用筆在紙上畫了柳英圖與嬰兒的貌相相同特徵，對『逆天魔醫』施不施，加以威脅？」

李玄點頭笑道：「兩位老弟請想想這樁見不得人的秘密，倘若當場揭發，『藍面魔君』呼延西背後烏龜好作，明面王八難當，必然羞怒若狂地，摔死嬰兒，擊斃柳英圖，並逼着『毒手西施』施小萍，立即自盡，『逆天魔醫』施不施，這位舅老爺的臉，亦將羞慚無地，置於何處？」

呂慕岩恍然嘆道：「怪不得『逆天魔醫』施不施的面上神情，似乎恨不得要把李兄咬下幾塊肉來，却仍萬分委屈地，將那碗臢酒，乖乖飲盡！」

李玄失笑說道：「施不施今天眞是吃足了想不到的窩囊苦頭，終於將一腔惡氣，出到柳英圖身上，把他那張能討女人喜歡的小白臉，生生抓爛而死！」

韓劍平笑道：「柳英圖既被『逆天魔醫』施不施生生抓死，『藍面魔君』呼延西總該對自己業已變成『綠帽魔君』之事，有些明白了吧？」

李玄冷笑說道：「凡屬這等武林梟雄，一方霸主，性情雖然多半比常人來得偏狹狠毒，但度量往往也會比常人來得格外寬宏，呼延西如今自然已知頭上戴了一頂高高的綠帽，但我料他決不發作，要等與我們拚命一戰，分了勝負之後，才會有所措置！」

韓劍平撫掌笑道：「李兄此言，如見『藍面魔君』呼延西的肺腑肝腸，小弟認爲你猜度得絲毫不錯！」

李玄目光一轉，含笑問道：「韓老弟，你認爲在那席上充任提調令官的藍啓明，究竟是位什麼樣的人物？」

韓劍平笑道：「此人極怪，照他是昔年一代兇人，『血手人屠』卜五先生之徒的身份看來，自屬邪惡一流，但不僅毫無邪氣，反而彷彿是一派豪情俠骨！」

李玄笑道：「我的看法，與韓老弟相同，並又觸動靈機，發生了一樁奇想！」

呂慕岩嘆道：「李兄眞是仙骨仙根，不然那裏來的這多靈機奇想？」

李玄又復頗覺得意地，哈哈怪笑說道：「我想把這藍啓明拉攏過來，替他打造上一件外門兵刃『聚寶萬花藍』，不就是一位極合式的『藍采和』了麼？」

韓劍平大喜叫道：「妙極，妙極，這件事倘若眞能做到，則『八洞神仙』之中，只缺一位手搖芭蕉扇，腆着大肚皮的『漢鍾離』，及千嬌百媚的『何仙姑』了！」

李玄看了韓劍平一眼，微笑說道：「韓老弟，這件事兒，由你來辦，你最好先替藍啓明設計好『聚寶萬花藍』的圖樣，才好尋覓巧匠，着手打造，趕在『八仙渡海』，爲『魔鈴公主』諸葛飛瓊祝壽之時使用！」

韓劍平靜靜聽完，含笑說道：「李兄，設計兵刃，本非小弟擅長，精工巧匠，更是一時難覓，但韓劍平却另有一策！」

李玄問道：「韓老弟有何妙策？」

韓劍平微笑答道：「小弟有一相識之人，名叫公冶龍，外號人稱『七巧玲瓏醉魯班』，生平最精於打造各種兵刃暗器，不如由小弟修書一封，請其代爲設計，鑄造一隻『聚寶萬花藍』備用！」

李玄大笑說道：「韓老弟既認識這等奇人，當然最好，但不知這位『七巧玲瓏醉魯班』公冶龍，住在何處？」

韓劍平揚眉笑道：「巧極，巧極，這公冶龍住在『舟山定海』！正是我們前往『普陀』的必經之處，我們只要到時把報酬帶去，便可取得這隻『萬花藍』了。」

呂慕岩一旁問道：「韓老弟準備給那『七巧玲瓏醉魯班』公冶龍什麼報酬，這等奇人，未必愛財貨吧？」

韓劍平點頭笑道：「公冶龍確實不愛財貨，但他號稱『醉魯班』，却嗜酒如命，小弟只要許他以罕世美酒爲酬，公冶龍便會高興萬分，替我們打造好一隻威力神妙的『聚寶萬花藍』了。」

呂慕岩聽得微笑說道：「韓老弟，『七巧玲瓏醉魯班』公冶龍既是嗜酒如命之人，定曾嚐盡杜康絕味，你所許他的罕世美酒，恐怕不易尋呢！」

韓劍平正待答言，李玄却已軒眉狂笑說道：「韓老弟，你儘管修書，這準備罕世美酒給『七巧玲瓏醉魯班』公冶龍，作爲報酬一事，由我負責！」

呂慕岩看了這位明是自己師叔身份，却偏要彼此兄弟相稱的怪老花子一眼，失笑說道：「李兄負責此事最好，你與『七巧玲瓏醉魯班』公冶龍，全是劉伶知己，杜康知音，定能投合對方脾胃！」

說到此處，忽又目注韓劍平，皺眉問道：「韓老弟，此去『舟山』，路途不近，並須渡海，你却是如何向那『七巧玲瓏醉魯班』公冶龍投書呢？」

韓劍平微笑說道：「呂兄難道不曾聽說過：『有錢能使鬼推磨』及『世人但解重黃金』麼？」

李玄哈哈笑道：「韓老弟是公子哥兒，腰纏萬貫，嘯傲江湖，自然可以仗着孔方兄之力，支使我們這等窮人替你跑腿！」

韓劍平深知李玄無事不加詼諧的滑稽性情，自然微微一笑，不加辯駁，當時便尋了一家山民，寫好書信，以五兩黃金爲酬，請那山民，把書信送到「舟山定海」，交與「七巧玲瓏醉魯班」公冶龍收取。

這件事兒辦完，天已入夜，李玄怪眼微翻，向韓劍平含笑說道：「韓老弟，我們該去松林了吧，不要躭誤了你與『美人狐』白牡丹的三更密約——」

韓劍平見時光確已不早，遂一面馳向松林，一面向呂慕岩說道：「呂兄，今夜那位『美人狐』白牡丹，倘若不露妖淫本相便罷，萬一眞如李兄所料……」

呂慕岩不等韓劍平話完，便雙眉一挑，目中電閃神光，冷然接道：「倘若料事不差，此女眞個具有妖淫本質，我便毫不憐惜地，叫她死在我純陽劍下！」

韓劍平笑道：「呂兄，你這種辣手摧花的想法，似乎又太過份了？『美人狐』白牡丹若是不堪造就，你應該潔身遠引，莫再理她！但萬一她有心向上……」

話猶未畢，李玄已在一旁怪笑說道：「只要那隻『美人狐』，果然願意脫却狐皮，修成正果，便算韓老弟不敢沾，呂老弟不肯惹，我老花子也必不憚艱難地，願將這朶濁水青蓮，從泥淖之中，加以拔擢！」

韓劍平邊行邊自苦笑說道：「小弟生平也經歷不少兇惡戰陣，均無所怯，想不到今夜赴這松林之約，居然怦怦心跳，有點發毛！」

李玄失笑說道：「韓老弟不要着慌，雖然明面由你出馬應付白牡丹，但我與呂老弟，却在暗中掠陣，不會出什麼差錯，使你弄假成眞，慘遭風流刼數，但看這隻『美人狐』，有無幾分靈心慧質，究竟能否跳出魔巢，歸諸正果的了！」

韓劍平嘆道：「倘若以貌取人，這『美人狐』白牡丹，似乎確比一般慾海妖姬，多了一種靈氣，但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口面不知心，究竟是毒蕊？是奇葩？就要看她今夜事實表現了。」

三人談笑之間，業已進入「美人狐」白牡丹與韓劍平約會的松林之內，天光也到了二更時分！

李玄指着一株枝葉特別茂密的巨大古松，向韓劍平低聲怪笑說道：「韓老弟，我與呂老弟就在這松上藏身，你則就在這松下，應付『美人狐』白牡丹的勾魂伎倆，但在意蕩神迷之際，千萬別忘了有人正在居高臨下，一覽無遺，避免與白牡丹表演得過份熱烈，使呂老弟妒火中燒，情難自已，重施他『飛劍斬黃龍』的故智，來個『飛劍斬韓湘』，則這樁風流血案，便非驚動玉皇大帝不可！」

韓劍平聽得連連搖頭，向呂慕岩苦笑叫道：「呂兄，你趕快把這位『鐵拐酒仙』，拉上樹去，用酒葫蘆堵住他的口兒，或是索性如你所言，在他腿上揭張膏藥下來，封起他那張臭嘴！」

說到此處，彷彿聽得松林之後，已有了步履聲息，李玄遂向韓劍平扮了一個鬼臉，與「純陽劍客」呂慕岩，雙雙縱上古松，把身形藏好。

果然不到片刻，香風微動，那位「美人狐」白牡丹的[illegible]嬌軀，便已閃進林內了！

韓劍平雖是一代大俠，但對於這種寡女孤男，幽林密約之事，還是乍歷初經，故而一見「美人狐」白牡丹，便不禁俊臉微燒地，抱拳笑道：「白夫人，韓劍平遵命候駕，但不知夫人爲了何事相約？」

「美人狐」白牡丹妙目閃光，向韓劍平微笑說道：「韓大俠，你那兩位朋友，『鐵拐酒仙』李玄與『紫面天尊』逍遙子呢？」

韓劍平笑道：「他們在離此十來里處，相互暢飲，我是單獨來踐夫人之約！」

白牡丹聽說他是單人踐約，遂立自臉上浮現一種幽怨神情，柳眉微顰，低低嘆一聲說道：「韓大俠，請你莫再用『夫人』二字如何，像你這等蓋代俠士，決不會把『藍面魔君』呼延西看在眼中，又何必定要對我加上這足令人愧在心底，紅上腮邊的『夫人』稱謂？」

韓劍平聞言，心中暗嘆，怪不得「純陽劍客」呂慕岩竟被白牡丹的情絲所繫，這位「美人狐」的談吐手腕，果然不同流俗，才一開始，便令自己對她有點心生憐惜！

白牡丹見他神色躊躇，遂又復春山迭意，秋水含情地，凝望着韓劍平的英俊面龐，幽幽問道：「韓大俠爲躊躇，難道不肯去掉你心中的『夫人』稱謂，非把我認作『九疑魔宮』中的魔君侍妾不可？」

韓劍平搖頭笑道：「韓劍平決無此意，白——白——」

說到此處，語音微頓，因爲一時竟想不出用什麼名稱代替那「夫人」二字才妥？

白牡丹玲瓏剔透，善伺人意，見狀之下，笑靨微開，柔聲說道：「既承韓大俠盛情見允，無妨直呼賤名，或是叫我一聲『白姑娘』，『白家妹子』均好！」

韓劍平覺得直呼「白牡丹」之名，似乎太不客氣，若用「白家妹子」，又嫌過份親熱，遂採取合乎中庸的「姑娘」之稱，含笑說道：「白姑娘，聽你言中之意，竟對呼延魔君，有些——」

白牡丹不等他說完，便目中淚光浮動，盈盈欲泣地，接口悲聲，說道：「韓大俠，我昔年是被呼延西用藥迷姦，强迫霸佔，一直都在等待機緣，逃出他魔掌之外！」

藏在古松虬枝密葉之中的「鐵拐酒仙」李玄，聽到此處，用「蟻語傳聲」，向呂慕岩身邊，怪笑問道：「呂老弟，白牡丹從前對你所說的話兒，是否與如今對韓老弟所說，完全相同？」

呂慕岩也用「蟻語傳聲」功力，苦笑說道：「不但話兒完全一樣，連神情擧措，也和與我第一次約會時，整個相同！」

李玄笑道：「這樣說來，白牡丹是又把韓老弟性情品格看透，準備和對付呂老弟一樣，採取放長綫，釣大魚的手段，不是貪圖眼前歡樂，則今日這場節目，恐怕不會有過份火熾的精彩之處！」

呂慕岩向李玄微微搖手，示意他莫再多話，且靜觀樹下韓劍平與白牡丹的言談擧動！

韓劍平聽完白牡丹所說，含笑問道：「白姑娘，你大概業已看出我與『鐵拐酒仙』李玄，『紫面天尊』逍遙子等，是想掃蕩『九疑魔宮』？」

白牡丹嫣然一笑，點頭說道：「我知道你們來意，却更深知雖然『逆天魔醫』施不施業已氣走，柳英圖業已喪失性命，但『九疑魔宮』中能手仍多，似乎不是僅仗你們三人之力，所能摧毀，甚或將飛蛾投火，難免失挫，故而特邀韓大俠松林一晤，告知虛實，使你可以量敵行事！」

韓劍平委實不知「九疑魔宮」之中，還有什麼出奇高手，聞言之下，遂向白牡丹含笑問道：「白姑娘如此美意，韓劍平極爲感激，但不知所謂『九疑魔宮』中的出奇好手，是指那些人物？」

白牡丹屈指計道：「本宮人物之中，『藍面魔君』呼延西，『毒手西施』施小萍，『蛇丐』孫三，『活閻王』吳明等四人，均具一流身手，尤其『蛇丐』孫三，兼有兩種罕見毒物，極爲厲害，幾非人力能制，至於來客之內，亦有三位佼佼不羣之人，是南海普陀『魔鈴公主』諸葛飛瓊手下，名震東海一帶『玉女金童，雙奇一怪』五大好手中的『鬼爪奇婆』孟瑜，山東嶗山秘魔莊『魔心秀士』古玉奇手下，『秘魔四煞』中的『三眼煞神』楊九思，以及『藍面魔君』呼延西的一位多年好友，名叫『神棍震天』孫化石！」

韓劍平一聽敵我之間，果然衆寡懸殊，不禁劍眉微蹙，苦笑問道：「這『鬼爪奇婆』孟瑜，『三眼煞神』楊九思，及『神棍震天』孫化石等三人，是何時來到『九疑魔宮』，日間怎麼未與我們一同入席？」

白牡丹含笑說道：「你們走後，他們才來，呼延西見聲勢大壯，遂決心於三日後，在『九疑魔宮』之前，與你們放手一搏！」

韓劍平想了一想，又復問道：「九劍猿公衞遠謀，及那『血手人屠』卜五先生的弟子藍啓明呢？他們是不是也爲呼延西等助陣？」

白牡丹搖頭笑道：「那『九劍猿公』衞遠謀，是百粵之間的獨行大盜，技弱胆怯，不願捲入漩渦，業已離去，藍啓明則因事向呼延西暫時告別，聲明俟約會之日，趕來爲助！」

韓劍平搖頭微笑說道：「照白姑娘所說，呼延西等委實聲勢極强，但武林人物，一向重於然諾，輕於生死，韓劍平與我兩位好友，仍將不避艱危，準時赴約！」

白牡丹對韓劍平投以一瞥欽佩眼色，微笑說道：「韓大俠，這等俠士胸襟，及大無畏精神，委實令人敬佩，白牡丹願對此舉，略效微勞！」

韓劍平含笑問道：「白姑娘打算如何鼎助呢？」

白牡丹柳眉雙挑，目光中深含情思地，看着韓劍平，緩緩笑道：「我有兩種效勞方式，第一種比較溫和，是替你們設法安排退路，使你們在萬一衆寡難敵，無望摧毀『九疑魔宮』之時，可以全身而退，第二種則比較激烈，是在你們難操勝算，露出敗象之際，出其不意地，刺死『藍面魔君』呼延西，及『毒手西施』施小萍，令『九疑魔宮』之中，羣兒無主，紛紛大亂，或許可以扭轉局面！」

韓劍平聽了白牡丹的一番話兒，雙眉微蹙，暗自盤算！

藏在古松上的「鐵拐酒仙」李玄，又用「蟻語傳聲」功力，向「純陽劍客」呂慕岩怪笑說道：「呂老弟，你聽見沒有，俗語說得絲毫不錯，『青竹蛇兒口，黃蜂尾上針，兩般猶不毒，最毒婦人心』！『藍面魔君』呼延西大概平素對『毒手西施』施小萍，較爲寵愛，雨露不勻，遂使『美人狐』白牡丹，心生怨望，簡直等於把個『喪神惡煞』，供在枕邊，怎會不落得家敗人亡，垮台大吉？——」

李玄方說到此處，那「美人狐」白牡丹已向韓劍平嬌笑問道：「韓大俠斟酌妥當沒有，我這種效勞方式之中，應該採取第一種，抑或第二種呢？」

韓劍平心想「藍面魔君」呼延西如此聲勢，久爲湘南霸主，武林巨寇，若不趁此良機除去，或是把他巢穴要地，根本摧毀，將來必更難制……

他想清利害之後，遂向「美人狐」白牡丹含笑說道：「白姑娘，照理說來，自然是以第二種方式，來得乾淨了當——」

白牡丹銀牙一咬，接口說道：「韓大俠既然贊成第二種方式，我就遵命爲力便了！」

韓劍平搖手皺眉說道：「白姑娘且慢決定，其中尚有碍難！」

白牡丹訝然問道：「什麼碍難？」

韓劍平搖頭說道：「我覺得倘若採取第二種方式，不論是成是敗，白姑娘均未免犧牲太大！」

白牡丹苦笑說道：「既想脫離苦海，怎還怕甚犧牲？」

韓劍平又復頗爲關注地，向她問道：「白姑娘有沒有把成敗後果，細加考慮？」

白牡丹眉梢雙揚，點頭說道：「敗的後果簡單，我知道應該怎樣處理自己，但成的後果，却比較複雜，我想——」

韓劍平含笑接口問道：「白姑娘想些什麼。怎不坦誠說出，你既肯不惜犧牲相助韓劍平等，我們也該儘量設法，使你如願才是！」

白牡丹聞言，雙眸一亮，以一種醉人風神，向韓劍平脈脈含情地，柔聲說道：「既承韓大俠如此關注，白牡丹無妨直言，三日後之事若敗，白牡丹立即自盡，倘若被我刺殺『藍面魔君』呼延西，及『毒手西施』施小萍，則請韓大俠給我一些精神補償！」

「鐵拐酒仙」李玄在暗中聽得又向「純陽劍客」呂慕岩用「蟻語傳聲」功力，怪笑說道：「呂老弟，你聽她把這『精神補償』四字，用得多好，殺死一個醜八怪的丈夫，換來一個小白臉的郎君，這是多麼有利的『精神補償』呀！」

呂慕岩也用「蟻語傳聲」功力，苦笑說道：「白牡丹善於揣摸對方心意，手腕既極高妙又極難纏，我倒要看看韓老弟是如何答覆？」

李玄向樹下看了一眼，見韓劍平聽完白牡丹所說，正在深自沉吟，遂又對呂慕岩含笑問道：「呂老弟，你猜猜看，韓老弟會對她怎樣答覆？」

呂慕岩不加思忖地，應聲答道：「好像不必猜測，韓老弟怎會答應給她什麼『精神補償』，定然加以嚴詞拒絕！」

李玄搖頭笑道：「呂老弟，你的看法與我不同，我認爲韓老弟定會抓住白牡丹的語病，而加以利用地，慨然應允！」

呂慕岩大惑不解地問道：「白牡丹有什麼語病，小弟怎聽說出？」

李玄笑道：「她方才所說那番話兒之內，說得最漂亮的，便是『精神補償』四字，但語病也就出在這四字兒之上！」

呂慕岩心性粗豪，不及李玄韓劍平等，來得細密，故而聞言之下仍覺茫然，正待細問究竟，却聽得「美人狐」白牡丹又復嚦嚦地，向韓劍平嬌笑說道：「韓大俠怎的久未見答，你了不了解我所說的『精神補償』含義？」

韓劍平目光一閃，點頭答道：「我當然了解，白姑娘是想補償你在『藍面魔君』呼延西身上，鬱鬱消失的情緒精神？」

白牡丹秋波深注，含笑說道：「韓大俠知人隱微，是我知己，但你到底肯不肯對我加以補償，使白牡丹久創心靈，獲得安慰呢？」

韓劍平忽然目射神光，微笑答道：「韓劍平極願成人之美，但這類事兒，我却無法先向白姑娘作甚保證？」

李玄在暗中聽至此處，不禁讚道：「韓老弟眞夠聰明，這『成人之美』一語，用得俏皮透頂！」

呂慕岩惑然說道：「李兄，你認爲韓老弟這『成人之美』一語，用得俏皮透頂，我怎麼認爲有些答非所問，文不切題呢？」

李玄連聲怪笑道：「文章之道，貴在空靈，最忌拙滯，韓老弟答話妙處，就在於『文不切題』——」

樹上兩人，話方至此，樹下的「美人狐」白牡丹，又向韓劍平微笑說道：「韓大俠，以你『玉笛韓湘』這等身份人品，一語之諾，重於九鼎，我那裏還會向你先要保證？」

韓劍平聽他這樣說法，遂劍眉雙揚，點頭答道：「好，我答應白姑娘，倘若三日後能誅除『藍面魔君』呼延西，掃蕩『九疑魔宮』，則韓劍平負責設法使白姑娘獲得你理想中的『精神補償』——」

白牡丹聞言，滿面安慰神色，嫣然笑道：「韓大俠，白牡丹聽了你這番話，雖死無憾，彼此大計既定，且等三日後同作努力，我趕緊回轉『九疑魔宮』，免得那『藍面魔君』呼延西萬一起疑，便將滿盤皆敗，壞了大事！」

話兒一了，兩道充滿柔情蜜意的明媚秋波，凝注在韓劍平臉上，彷彿要對他來個軟玉投懷，溫香送抱光景！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艷四幽靈

臥龍生・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李三奇和譚長風，羅剛等人正爲神女的事在患疑，突然身後毫無聲息地飄來一個彩衣女子，譚長風衝過去想抓住她，但女子飄然而去。晚上，彩衣女子又出現，並遞封信給李三奇，勸李三奇不要多管徐百萬的事，女子走後，他們連夜趕去仙女廟，果然在大堂中見到那彩衣女子就在供台上，譚長風、羅剛想看清她到底是人還是神，就用手摸摸她的腿，誰知卻誤中劇毒，李三奇只好請求青蓮子拿解藥，青蓮子同意了，但條件是要李三奇從此不管徐百萬的事，並立即離開仙女廟。

棺空屍去也　疑雲朵朵生

羅剛和李三奇，都有着很窩囊的感覺。譚長風雖然亦有此感，但他究竟還是很少在江湖上走動的人，內心之中，那份痛苦，還不太大，但李三奇和羅剛，就完全不同了，兩人心中那份難過，簡直不用提了。行出了仙女廟，李三奇一跺腳，道：「窩囊啊！窩囊，我在江湖上走了這麼久的時間，從來沒有丟過這種人。」

羅剛也悻悻的道：「說的也是，咱們本是去摸人底細的，但卻被攪得灰頭土臉的回來。」

李三奇道：「咱們先回徐府中去，療治好兩位的毒傷，再作道理。」

× × ×

三個人趕回徐府，服下了藥物。

對症之藥，效果神速，不過一個時辰左右，兩人的症狀，完全消失。

羅剛活動了一下右臂，步下木榻，緩步行入了譚長風的臥室。

譚長風也已經下了床，正伸動右臂。

羅剛吁一口氣，道：「李大俠和你提過什麼沒有？」

譚長風道：「沒有，他一直都沒有來過？」

羅剛道：「李大俠欠了青蓮子一個大人情，以後，事情似乎是更麻煩了。」

譚長風道：「唉！咱們到仙女廟去，本來準備要摸摸對方底細，想不到，竟然會中了毒。」

羅剛道：「現在想來，都怪咱們太大意。」

譚長風道：「對！至少，咱們兩個人，不應該都中了毒。」

羅剛道：「譚兄，目下的事情，已經挑明了，仙女廟是衝着徐百萬來的，我們應該如何應付這件事呢？」

譚長風道：「這件事，要和李大俠商量一下……」語聲一頓，接道：「羅總鏢，到現在，我還是想不明白，那四個神女，究竟是不是人？」

羅剛道：「不是！如若是人，他們怎麼把毒藥塗在身上。」

譚長風道：「不是人，他們又是什麼呢？」

羅剛道：「如若多化一些心血，雕塑成栩栩如生的神像，並非是太難的事。」

譚長風道：「哦！但那摸起來有如人體肌膚一樣的東西，又是何物作成呢？」

羅剛道：「這個，在下也想了很久，我雖然無法確知他們是何物作成，但決不是眞的人。」

譚長風道：「昨夜來此的彩衣少女，又是什麼呢？」

羅剛道：「那自然是眞的人。」

譚長風道：「他們在那裏？」

羅剛道：「十之八九在仙女廟中，問題是，咱們沒有找出來她的住處……」

語聲一頓，接道：「現在，事情巳經有了一個大概的輪廓了，仙女廟中，住着這麼四個人，那四個神女的塑像，就是根據她們四個人塑成，看上去完全一樣。」

譚長風點點頭，道：「現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咱們先要找出那四個神像和昨夜現身少女之間的關係……」

李三奇大步行了進來，打斷了譚長風之言。

羅剛道：「李大俠。」

李三奇吁一口氣，道：「青蓮子這個女人很厲害，賣足了我的交情，不過，她沒有套住我。」

羅剛道：「我們還在爲此事担心，生恐李大俠中途罷手。」

李三奇道：「我既插了手，就不會中途退出──」

羅剛接道：「看起來，青蓮子是一個心機很深的人，她似乎是早巳經算清了咱們的舉止、行動。」

李三奇道：「咱們低估了她，不過，我想不通的是，那四位神女塑像，怎的竟令兩位上當。」

輕輕吁了一口氣，接道：「其實，不止兩位，就是在下，也瞧不出一點可疑之處。」

羅剛道：「李大俠，是說那神女塑像，咱們竟然瞧不出是假的？」

李三奇道：「對！如是一個眞人，她怎麼在身上塗了奇毒？」

羅剛苦笑一下道：「我雖然中了毒，但仍然沒有弄清楚。那四個塑像，是何物雕塑而成。」

李三奇道：「我雖然沒有伸手去觸摸一下，但我相信能騙過咱們三個人眼睛的，只有一個可能？」

羅剛道：「什麼可能！」

李三奇道：「眞的人，只有眞的人，咱們才看不出破綻。」

譚長風道：「我記得伸手觸及那隻玉腿時，竟有體溫。」

李三奇呆了一呆，道：「譚兄，不是奇想吧？」

譚長風道：「千眞萬確。」

羅剛道：「是的，不會錯，我也有這種感覺。……」

搖搖頭，接道：「其實，我們太過君子了，既然伸手觸摸了那位姑娘的玉腿，爲什麼不稍爲用力一些。」

李三奇沉吟了一陣，道：「還有一件事，也叫人想不明白，那位青蓮子。」

譚長風道：「青蓮子這個人，仔細的分析起來，實在有些奇怪。」

李三奇道：「對！她似是有着很多使人不可思議的地方，在仙女廟中，我幾乎被她一頂高帽子，給壓暈了頭，現在想來，她大可不必賣我這個面子，她不交出解藥，咱們完全處於劣勢。」

羅剛道：「風塵三俠名震江湖，她也許是眞的想勸阻李大俠，跳離是非中。」

李三奇道：「她眞的瞭解風塵三俠，就該明白，我巳經答應的事，決不會中途退出，她如是不瞭解風塵三俠，就不用賣這個交情了。」

細細想一想，羅剛也不禁點點頭。

譚長風道：「李大俠，總不成，她故意的送給了咱們這兩粒解藥。」

李三奇道：「所以，我一直想不通個中原因。」

譚長風道：「李大俠，這藥物，都是對症之藥，服下之後，毒性全消，如若說，她們在玩弄什麼手段，倒是叫人瞧不出來。」

羅剛道：「也許，她們現在還不想把事情挑明了幹，索性把人情買在了李大俠的身上。」

李三奇笑笑道：「這一點，也有些欠通，如若他當時不交解藥，兩位生死控制在她手中，就是在下不惜捨命一拚，只怕也很難救得兩位，何況，投鼠忌器，也不便放手施爲。」

羅剛道：「李大俠這麼說，確實疑竇重重。」

李三奇道：「我一直在想，這解藥之中，會不會有別的鬼？」

羅剛道：「至少，現在，我們還未發現有什麼不妥的地方？」

譚長風道：「李大俠，你那位朋友無影劍，現在何處？」

李三奇道：「這人行事，一向神出鬼沒，也許他巳經走了。」

只聽一個清冷的聲音接道：「沒有走，而且，我也去了仙女廟。」

隨着說話之聲，一個黃衣少年，緩步行入廳中。

李三奇道：「岳小弟，你也去過仙女廟？」

藍衣少年道：「不錯，兄弟本來想暗中追踪那位彩衣神女，希望找到她的存身之處，想不到，追入了仙女廟中之後，忽然失了踪影。」

李三奇道：「青蓮子贈於我們解藥的事，岳兄弟也看到了麼？」

藍衣少年點點頭，道：「看到了，當時，我正隱在殿外一片暗影之中。」

李三奇道：「我們離開了仙女廟時，岳兄弟還隱藏在仙女廟中吧？」

藍衣人道：「不錯。」

李三奇道：「我們離去之後，那青蓮子可曾說些什麼？」

藍衣少年道：「沒有聽到說什麼，但她似是早巳胸有計算，只是望着諸位的背影在冷笑。」

李三奇道：「果然是別有用心，只可惜，咱們想不出她的陰謀所在了。」

藍衣人道：「兄弟的看法是，她還不願和風塵三俠結仇，所以賣了個面子給你，再者，她很有信心，使諸位在落入她的算計之中。」

李三奇點點頭。

藍衣少年道：「到目前爲止，他們好像還未發現我，所以，在下的行踪，還是暫行隱匿起來，以收出其不意之效。」

李三奇道：「看樣子，岳老弟是準備插手此事了。」

藍衣少年道：「這件事充滿着曲折離奇，詭秘莫測，在下也好像被這件事吸引住了。」

李三奇道：「好！這麼說來，我可以替你們引見一下，彼此之間，也好有個照顧了。」

譚長風、羅剛，四道目光，却投注在藍衣少年的身上。

不用李三奇開口，藍衣少年巳自報姓名，道：「在下岳湘。」

譚長風一抱拳，道：「幸會幸會。」

李三奇道：「岳老弟肯伸手此事，那眞是一大喜訊。」

譚長風道：「兄弟巳吩咐下去，替二位打掃一座靜舍。」

岳湘道：「我巳經答應了插手此事，決不會中途退出，就算事情發展的完全出人意料，在下又非退出不行，也會給諸位先說明白，至於兄弟，倒是不便留在徐府了。」

譚長風道：「爲什麼？」

岳湘道：「老實說，整座的徐府，巳在人監視之下了。」

李三奇道：「岳老弟，照這麼說來，仙女廟的實力，是相當的龐大了。」

岳湘道：「仙女廟在江湖上很少傳說，青蓮子這個人，也很少在江湖上出現過，但就兄弟默查所見，確有一批江湖人物，在徐府外面監視。」

李三奇道：「江南黑道上的組合、門戶，兄弟雖然不能說瞭如指掌，但却大都有一個聽聞，至於仙女廟，却從未聽人說過這麼一個黑道組合。」

岳湘道：「仙女廟中，仍是掩藏了不少的神秘，他們選擇了徐百萬這個人，我想目的只是要弄一大筆銀子，却沒有想到，徐百萬會一下子驚動了官府，這就使他們有些失措，也暫時忍耐了下來。」

譚長風道：「岳少俠，仙女廟的收入很豐富，實在用不着在訛詐人。」

岳湘道：「只維持仙女廟中的一般開銷，那自然是綽有餘裕，如是要維持一個黑道組合的用度，那就不夠用了。」

譚長風道：「仙女廟中，大都是帶髮修行的女子。」

岳湘道：「目下咱們對仙女廟的事瞭解還是太少，知己知彼，才有應付之道，對仙女廟的內情，還得花上一番工夫。」

李三奇道：「原來，只是單純的訛詐銀子，現在，看起來內情好像是十分複雜了。」

岳湘道：「如若事情眞是那麼單純，想來，他們也不致於如此窮追不捨了。」

李三奇道：「對！這件事，表面上單純，骨子裏似乎十分複雜。」

岳湘道：「中間也許另有什麼隱情，所以，想先去摸摸底細，在下告辭了。」

他說去就去，轉身向外行去。

譚長風準備要開口留客，却被李三奇示意阻止。

直待岳湘的背影消失了之後，李三奇才低聲說道：「這個人作事，一向我行我素，他要去，就讓他去吧！」

譚長風道：「李大俠，這裏巳經替他準備好了住的地方。」

李三奇微微一笑，道：「不用管他了，這個人，雖然有些冷傲、孤僻，但他却有着很豐富的經驗，適應的能力很强，而且，他對任何事情，都有一個人所難及的長處。」

羅剛道：「什麼長處？」

李三奇道：「他對任何事情，都會查一個水落石出。」

羅剛道：「他是要單獨行動了。」

李三奇微微一笑，道：「他一向如此，不喜和人合作，江湖上稱他無影劍，隱間，包括了他的人在內了。」

羅剛道：「李大俠，咱們要不要和他配合一下。」

李三奇道：「不用，咱們按照計劃行事，由他單獨行動。」

羅剛道：「好，我巳經由鏢局中調了幾個人來，我想，這件事，必需要佈下幾個暗樁才行，要不然咱們一直在明處，他們對咱們的舉動，一直瞭如指掌。」

李三奇道：「羅兄，在下的意思，是希望查出那四個神女的事，那才是整個事件的重點。」

羅剛道：「這方面我巳經要人去查了，而且，巳經有了一點眉目。」

李三奇道：「什麼眉目？」

羅剛道：「有一個很有名的雕塑家，替仙女廟塑造了四個神像，就是那四個神女之像。」

李三奇道：「好！那個雕塑家，現在何處，咱們一起去瞧瞧他。」

羅剛道：「那人住處，距離不遠，不過，咱們如是趕往他的住處，只怕會立刻走漏消息。」

李三奇道：「羅兄的意思是……」

羅剛接道：「在下之意，不如派人把他接到此地，既可有充裕的時間問明內情，他也可以放胆說明經過。」

李三奇道：「就在下所知，一般雕塑的藝人，大都會有一些孤傲的性格，如是接他來此，只怕他不肯合作。」

羅剛笑一笑，道：「這一點，我巳經打聽清楚了，他只是巧手的工匠，並不是有創造性的藝人。」

李三奇道：「好吧，那就派人去接他來。」

羅剛派出了兩個隨來徐府的趟子手。片刻之後，巳把人接到。

那是一個年約五十多歲的老人，身體很削瘦。

這個人，一看就知道，是那種一身匠氣的人。

譚長風一抱拳，緩緩說道：「閣下怎麼稱呼？」

那老人緩緩說道：「老頭子姓陳。」

譚長風道：「老先生是一位很有名的雕塑家。」

陳老頭搖搖頭，道：「我由八歲那一年開始，雕塑各種人像，今天五十八歲了

，積了五十年的經驗，我最大的特點，就是對人像塑造得很神似。」

譚長風道：「哦！」

陳老頭道：「諸位準備蓋一座廟呢？還是要塑造人像？」

譚長風取出了一錠元寶，放在桌子上，道：「陳老先生把這個收下。」

那是五十兩銀子的大元寶。

陳老頭望了望元寶，道：「這是定金麼？」

譚長風道：「老先生，咱們只想請教你一件事？」

陳老頭道：「什麼事？」

譚長風道：「仙女廟，玄女殿那四個神女之像，是不是老先生的巧手塑造？」

陳老頭道：「是！」

譚長風道：「雕得好！實在是栩栩如生。」

陳老頭道：「可惜，我從沒有唸過書，如是我唸過了幾年書，相信會更好一些呢。」

李三奇道：「老先生，那是什麼質料塑成的。」

陳老頭道：「不是塑造，是雕刻，一種稀有的軟木雕刻而成。」

李三奇道：「一種軟木，老先生能夠確定那是一種軟木麼？」

陳老頭道：「當然能確定，但我說不出那軟木的名字，也不知生產自何處，因為它的質料奇怪，人手觸摸起來，像人的肌膚一樣，下刀不易，所以，那四尊神像，足足化了我三個月的工夫。」

李三奇道：「老先生的手藝精湛，雕刻得栩栩如生，看起來有如活人一樣。」

陳老頭道：「唉，我自己知道自己，很難雕刻出新奇之物，但只要有一個可以讓我看到的樣子，在下這模仿之力，却是强大的很。」

李三奇道：「唉！老先生雕刻那四尊神像時，看到了什麼？」

陳老頭道：「人。」

「人！」李三奇大大吃了一驚。

譚長風、羅剛心中都為之震動不已。

但陳老頭的愕然神色，使三人立刻生出了警覺。

這位未讀過詩書的雕塑老人，可能會因為三人的愕然神色，改變了自己的心意，不會說出事情的經過。

羅剛哈哈一笑，道：「老先生，好高明的手藝，只看了一眼，就能雕刻的如此神似，實在高明的很。」

陳老頭道：「不，四個不同的姑娘，我却雕了八尊人像。」

李三奇道：「為什麼四個人，要雕到了八個雕像呢？」

陳老頭道：「這就不清楚了，每個人，雕了兩座。」

李三奇沉吟了一陣，有什麼不同之處麼？」

陳老頭道：「大小有一些不同，其他地方，完全一樣。」

李三奇道：「那仙女廟的神像，你去瞧過沒有？」

陳老頭道：「瞧過了，有兩處地方，我還是不大滿意。」

李三奇道：「已經十分神似了。」

羅剛道：「老先生，那能不能告訴我們那四個女孩子的模樣？」

陳老頭道：「你們是問那四個女孩子麼？」

羅剛道：「是啊？難道還有什麼不可以告人的隱密麼？」

陳老頭道：「沒有，只不過，那四個丫頭，似是都有很重的病。」

李三奇道：「對！她們的身體，一向就不大好。」

陳老頭道：「哦！你認識他們。」

李三奇道：「所以，我看到那四個神女雕像的時候，面善的很，她們是不是病的很厲害？」

陳老頭道：「我在一座很大的宅院中看到她們，室中的燈火很明亮，她們輪流坐在一張木椅上出現，每個人的臉色，都很蒼白。」

譚長風道：「老先生，你見着她們時，都是晚上。」

陳老頭想了一陣，道：「都是晚上，每一次，她們都是坐在一張輪椅上。」

羅剛道：「老先生每次看到她們時，都在夜晚，她們都帶着病容，但你彩筆之下，她們好像都未見一點病色。」

陳老頭笑一笑，道：「這就是一個畫師的本領了，我只要看到她們的形貌，筆鋒之下，自然能描繪出她們神韻來，她們都還是年輕的孩子，就算她們有點病，但她們很快的好起來。」

羅剛笑一笑，道：「原來如此。」

譚長風回顧了李三奇一眼，笑道：「老先生，你可還記得，替她們畫像的地方麼？」

陳老頭道：「記得，就在距離仙女廟不遠處一座大宅院中。」

譚長風道：「多謝老先生給我們很多的指教，在下等感激不盡。」

陳老頭望望李三奇等，道：「三位，不是要畫點什麼？」

譚長風道：「老先生手藝高明，等咱們想好了，再請老先生大筆一揮。」

× × ×

送走了陳老頭，譚長風拱手作禮，道：「李大俠，對此事，可已有了眉目？」

李三奇道：「情形已很明朗，四個神女的雕像，是她們早有安排的計劃，她們這番安排，也許早有一定的目標，只是却沒有想到，我們都捲入了漩渦之中，唉！錢的力量很大，我李三奇就第一個想不到，會替徐百萬作事。」

譚長風詫異的道：「李大俠原來的打算呢？」

李三奇道：「我原來，只是想乘機撈一筆銀子，以濟山西旱災，倒沒有想到，他是竟肯又拿了一筆銀子出來。」

羅剛道：「這一筆錢，就把你李大俠拖入了漩渦之中。」

李三奇道：「這就是一着之錯，身陷漩渦。」

譚長風道：「李大俠，其實，仙女廟這番安排。決不是存有什麼好心，李大俠管這件事，就算不為敝東主，也可以說是為了其他的人。」

李三奇道：「所以，我想不管也難罷手了。」

譚長風低聲說道：「李大俠，眼下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仙女廟的青蓮子製造這四個神女的目的何在？」

李三奇點點頭，道：「現在咱們已經肯定了，那四個神女像，是四個活人，比照着雕刻出來的，為什麼要這樣煞費苦心，自然是有它的目的。」

羅剛道：「第二件事，咱們瞭解青蓮子一身武功，那四個眞的神女，也有着非常的武功。」

「不錯，你們想的都對。」

岳湘緩步行入了大廳之中。

這個人，神出鬼沒，忽然間，笑着由廳外行了進來。

李三奇道：「岳老弟，找出了什麼綫索？」

岳湘神情嚴肅的說道：「諸位，是不是想去看看那四位眞的神女？」

羅剛道：「岳小兄，找到了？」

岳湘道：「嗯，我找到了他們的停身之處。」

李三奇道：「在那裏？」

岳湘道：「仙女廟中。」

李三奇急道：「岳老弟，還查出些什麼？」

岳湘苦笑一下，道：「仙女廟內，充滿着詭密，如果我推斷的不錯，他們對徐百萬下手，只是想籌措一筆銀子……」

譚長風接道：「如是敝東主付出一筆銀子之後呢？」

岳湘道：「這要去問青蓮子了，不過，他們好像有什麼顧忌，不敢放手施為，不是兄弟危言聳聽，他們眞的要放手大幹，單是那四個神女的身手，就够咱們應付了。」

李三奇道：「岳老弟，咱們是不是要去見識一下那四位眞的神女？」

岳湘道：「這要你李大俠決定了，咱們如若揭穿他們這個隱密，那就很可能會使仙女廟惱羞成怒，形成了正面衝突。」

李三奇道：「岳老弟，你是說那四個神女住在仙女廟中什麼地方。」

岳湘道：「仙女廟後，一座冷清的院落之中。」

羅剛道：「仙女廟後，那一座大院落，不是儲放骨灰的地方麼？」

岳湘道：「對！那四位眞的神女，就住在那個地方。」

李三奇道：「她們不是神女，而是鬼女了。」

岳湘望望天色，道：「四位如是希望要去瞧瞧那四位姑娘，最好是白天去。」

李三奇道：「現在去麼？」

岳湘點點頭。

行到仙女廟的後院，李三奇和羅剛等才明白，岳湘為什麼要天黑之前來。

仙女廟很大，廟前還在會期，人山人海，但仙女廟後，却是一片荒凉。

岳湘帶着幾人，由後門進入。

觸目處，只見幾具棺材，並列在一間空室之中。

除了那幾具棺木之外，還有千幾個罎子。

那罎子上面，都加上密封，却不知罎子中放些什麼東西。

這是仙女廟後面的一個破落的庭院，中間有一條荒蕪的小徑，直向前面通去。

小徑上，長滿了衰落的黃草。

這後院和仙女廟前院的距離，至少相距有二里之遙。所以，仙女廟前，雖然十分熱鬧，但這後廟却是一片淒冷。

這後廟院落，太過荒凉，任何人走進來，都有着一種陰森的感覺。

所以很少有人來。

胆小一些的人，雖然在大白天，只要進入這座後院，就會生出一種顫慄的感覺，就算李三奇等這一身武功的高手，也有着一種陰森的感覺。

回顧了一眼，羅剛緩緩說道：「岳兄，你是說那位神女，就進了這個地方？」

岳湘道：「不錯。」

李三奇道：「這裏有七具棺材，他們除了躲在棺材裏，再無可以容身之處。」

岳湘仔細的打量那七具棺材。

譚長風道：「不可能吧！如若他們是人，就不會躲在棺材中，這棺材封的很密，人！怎能不出氣呢？」

岳湘搖頭道：「這棺材，封閉得並不嚴密。」

譚長風道：「哦！」

岳湘突然伸出右手，推開了中間一具棺材的棺蓋。

這些人，都是老江湖了，眼看棺材推開，所有的人，都向後退開了五步。

直等了一刻工夫，棺材裏不見反應，幾人才移步行了過去。

棺材中躺的有人。

一個穿着黑衣的中年人。

這人似乎是死了不久，屍體還沒有腐壞。

只是臉上用一張黃紙掩蓋，看不出他臉色如何。

李三奇右手微微一揮，一股暗勁湧了過去，震開了那人臉上的黃紙。

那是一張蒼白的臉色，雙目半闔半開，似乎是睡意正酣。

這個人，除了臉色蒼白得不見血色之外，似乎是不太像一個死人。

他態度安詳，長髯完好，很像一個熟睡中的人。

李三奇看了又看，忍不住搖搖頭，道：「這個人，好像睡着了。」

羅剛伸出手去，抓向那人放在身上的右腕，但將要觸及時，又突然縮了回來。

他忽然想到了玄女殿中，因觸到那彩衣神女之像，身中奇毒的事，不敢再輕易出手。

譚長風也仍有餘悸，隨手檢起了一節枯竹，一撥那黑衣人的右手。

他放在小腹前的右臂，竟爾被撥的垂了下去。

這證明了，這是一隻人的手臂，就算是死人，也是死了不久，身上的肌肉還未僵硬。

羅剛點點頭，冷笑一聲，道：「朋友，起來吧，裝死躺在棺材裏，究竟還是活人啊！」

黑衣人突然眨了一下雙目，緩緩坐了起來。

眼看着一個躺在棺材裏的人，緩緩坐了起來，李三奇都不禁向後退了一步。

譚長風右手枯枝，長約兩尺，向前一

探，抵在了黑衣人的咽喉上。

李三奇道：「朋友，貴姓啊！怎麼會躺在棺材裏？」

黑衣人並非回答李三奇的問話，一雙發直的眼睛，只瞪着譚長風看。

這個人的形貌，並不恐怖，只是那僵直的目光卻給人一種不像是人的感覺。

一個人，尤其是武林中人，被人用東西頂住咽喉，一定會有反應，但這個人沒有，只是看着譚長風。

譚長風和那目光觸接，對望了一陣，忽然生出了一種冷慄的感覺，忍不住手上加力，枯竹向前點去。

他功力不弱，內勁貫注，就算是一塊木板，也會被這枯竹洞穿。

但那黑衣人的肌膚滑溜得很，枯竹竟然向一旁側滑了過去。

譚長風用力很大，手中枯竹一滑，偏向一側，竟然身不由己的向前一栽。

黑衣人突然出手，一把扣住了譚長風右腕的脈穴。

像一把鐵箍一樣，扣在了手腕之上，譚長風立刻感覺到全身痲木。

羅剛疾然出手，按在了黑衣人的右肩之上。

原來，那黑衣人一把扣住了譚長風的右腕時，人也同時由棺材中站起來。

羅剛一掌按在黑衣人的右肩上時，同時也運足了內勁，五指扣住了那人肩膊上的穴道。

黑衣人十分沉着，仍然靜靜站着未動，任那羅剛扣住肩骨。

羅剛在江湖上走了很多年，從來沒有遇上過這種事情，一個人的鎭靜工夫，到了此等境界，那已經不能算是人了。

黑衣人的肩胛處穴道受制，但他握着譚長風的右手，仍然沒有放開。

三個人，暫時形成了一個僵持之局。

李三奇冷冷的望着那黑衣人，緩緩說道：「朋友是眞人不露像啊！」

這荒涼的後院中，並放着七具棺木，但打開了一具，就有了那樣多的痲煩，另外六具之中，想來不簡單了。

黑衣人目光轉向李三奇。

但他仍然沒有說話。

李三奇實在火了，冷哼了一聲，道：「朋友，你這是什麼意思，難道你不會說話麼？」

黑衣人點點頭。

李三奇怔了一怔，忖道：「好啊！原來遇上了一個啞吧！」

這時，突然響起一個冷冷的聲音，道：「你們進來幹什麼？」

李三奇轉頭看去，只見一個身着布衣的老嫗，當門而立。

她實在很老了，一臉皺紋堆擠，幾乎已經無法分辨出她的臉形，輪廓。

但她兩道目光，卻銳利異常，閃動着冷厲的神芒。

李三奇這一回顧，發覺着了另外一件事，那就是不知何時岳湘已經離去。

暗暗吸一口氣，李三奇作了應變的準備，才緩緩說道：「夫人是……」

布衣老嫗接道：「我就是照顧他們的人！」

李三奇望着那黑衣人和另外六具棺木，道：「他們還要照顧。」

布衣老嫗道：「他們都沒有死，爲什麼不要照顧？」

口中說話，人已舉步行向那黑衣人。

看她步履蹣跚，但只一眨眼間，人已越過了李三奇，行到那黑衣人面前，嘰哩咕嚕，說了數語。

那黑衣人突然放開了譚長風，緩緩躺了下去。

羅剛也及時放手。

布衣老嫗取過棺蓋，闔蓋上去。

李三奇足跡行遍了江南，塞上，通達七八種方言，但卻聽不懂那老嫗和黑衣人說的什麼話。

如若只以面貌去分，這布衣老嫗形貌的恐怖，實在超過那黑衣人很多。

她老態龍鍾，但看她剛才行動的快速，蓋闔棺蓋，舉重若輕的神情，實是江湖中第一流的高手。

只見她緩緩轉過了身子，望了李三奇一眼，冷冷說道：「這裏的人，都歸我照顧，我不希望有人驚擾他們，三位可以走了。」

李三奇道：「這七具棺木之中都有人麼？」

布衣老嫗道：「不錯啊！」

李三奇歎息一聲，道：「他們都還是活人麼？」

布衣老嫗道：「如是死了，也用不着老身來照顧他們了。」

羅剛歎息一聲道：「既然都是活人，爲什麼要住在棺材中？」

布衣老嫗道：「這有什麼稀奇？人之所愛，各有不同，有些人喜歡住樓，有些人喜歡住在山洞裏，他們住在棺材中，有何不可？」

譚長風道：「這七具棺材中，可有四個人是女的。」

布衣老嫗冷冷笑道：「你們問得太多了，趁老身還沒有冒出怒火，希望你們早些退去，免得老身動了怒，出手殺人。」

李三奇道：「老夫人，咱們到此地來，是想找個人？」

布衣老嫗道：「找人，找什麼人？」

李三奇肅容道：「一個穿着彩衣的神女。」

布衣老嫗道：「哦！」

李三奇道：「她昨夜裏殺了人。」

布衣老嫗道：「你們都是衙門的捕快麼？」

羅剛心念一轉，忖道：看來，她對官方中人，似是有些顧忌。

李三奇一想，自己是大俠身份，恐不便隨口扯謊，便立刻接道：「這些事，咱們自然要查了。」

布衣老嫗沉吟了一陣，道：「不管你們是誰，都不能在這裏搗亂，請快些出去吧！」

羅剛道：「老夫人，妳這把年紀了，自然是見多識廣，可知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句話麼？」

布衣老嫗道：「知道又如何？」

羅剛道：「王法不能徇私，我們一定要查出兇手。」

布衣老嫗冷冷說道：「怎麼，一定要看？」

羅剛道：「不錯。」

布衣老嫗道：「好！你們如是不幸死了，那就別怪我。」

李三奇一怔道：「你是說，他們會殺人？」

布衣老嫗道：「如若他們是兇手，自然會殺人了。」

李三奇回顧了羅剛一眼，道：「老夫人，只要不插手，咱們就算被殺了，也和你無關。」

布衣老嫗冷冷說道：「老身照顧他們，要他們好好的活着，活得不受任何的傷害。」

李三奇道：「哦！」

布衣老嫗道：「不論你們是那裏來的，官府中人也好，江湖上的組合也好，除非你們能先制服老身，否則，那就別想驚動他們。」

李三奇暗暗吸一口氣，提聚了功力，道：「看樣子，老夫人也是常在江湖上走動的人了，但不知大名怎麼稱呼？」

布衣老嫗道：「你錯了，老身很少在江湖上走動，名不見經傳，就算說出了姓名，你也不會知曉了。」

羅剛心中暗道：「這老太婆身法詭異，分明身懷絕世武功，但她對江湖上的事務，確實似知曉不多，唬她一唬看看。」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老夫人，富不和官鬥，這句話妳懂不懂？」

布衣老嫗道：「老身雖然讀書不多，但這句話，還是能懂。」

羅剛道：「老夫人懂就好說了。」

布衣老嫗道：「說什麼？」

羅剛道：「老夫人也許有很高的武功，不過，好漢不敵人手多，再強大的江湖組合，也難抗千軍萬馬。」

布衣老嫗道：「如此說來，你們眞是官府中人？」

羅剛默然不語。過了片刻，問道：「老夫人不太相信？」

布衣老嫗沉吟了一陣，道：「你的意思是，一定要打開這棺蓋瞧瞧了？」

羅剛道：「對！」

布衣老嫗道：「好吧，不過，你們要瞧不出什麼呢？」

羅剛道：「找不出證據，咱們自然立刻就走。」

布衣老嫗點點頭，道：「好吧，你們自己去瞧瞧吧！」

羅剛望了譚長風一眼，打開了右首一具棺木。

目光到處，發覺竟是一具空棺。

羅剛呆了呆，道：「空的。」

布衣老嫗道：「自然是空的了。」

羅剛一連揭開了另外五具棺木，發覺全是空的。

布衣老嫗皺紋堆緊的臉上，泛起了一抹奇異的笑容，道：「現在，你們還要找什麼？」

羅剛道：「這個，沒什麼找的了。」

布衣老嫗道：「好！沒有找的，你們可以走了。」

羅剛凝目沉思。

布衣老嫗接道：「如是你們還不走，老身火起來，就不管你們是什麼人了。」

李三奇心中一直在奇怪，岳湘怎麼突然不見了，同時，也瞧出這布衣老嫗，不是個容易對付的人物，點點頭，道：「咱們走吧！」

當先向外行出。

譚長風，羅剛，緊隨在李三奇的身後而出。

布衣老嫗一直望着三人的背影，直等他們消失不見。

李三奇帶着譚長風和羅剛，離開了後院。

羅剛輕輕吁一口氣，道：「李大俠，岳少俠呢，怎麼忽然不見了？」

李三奇道：「連我也覺得奇怪。」

羅剛道：「這是怎麼回事？」

李三奇道：「他不會無緣無故的突然離去，這中間必有原因。」

羅剛道：「什麼原因呢？」

李三奇道：「此人行事，一向神出鬼沒，連我也不太清楚。」

羅剛道：「李大俠，那布衣老嫗，你可看出什麼懷疑來？」

李三奇道：「那老太婆，好像不是中土人氏。」

羅剛道：「兄弟也有此感，覺得她不像中土人氏。」

李三奇道：「那七具棺木中，分明都藏的有人，但怎的會忽然不見了？」

譚長風道：「我不信，他們眞的會隱身術，毛病可能就出在那棺材下。」

李三奇道：「對，那棺木之下，可能是另有密室。」

羅剛道：「江湖上不乏怪異之士，住在棺材之中，也不只是他們幾人，但如棺材之下，另有密室，這些人住在棺材中，似乎是多此一舉了。」

李三奇道：「看來，這仙女廟中，似乎是隱藏了不少的神秘，咱們得慢慢的發掘。」

只聽一個低沉的聲音，遙遙傳了過來，道：「李大俠，三位都在人監視之下，最好不要有所行動。免得被人跟踪。」

李三奇聽得出那是岳湘的聲音，由正西方傳了過來。

這近夕陽將盡的時刻，天地間，一片蒼茫暮色。

正西方，距三人不遠處，有一棵大樹，岳湘可能就隱在那棵大樹之上。

李三奇沒有回頭看，也沒有問什麼？只是帶着兩個人向西北行去。

一面走，一面低聲，說道：「兩位聽着，咱們可能被人盯上了，由現在開始，舉止小心，一面留心，希望能找出暗中盯住咱們的人。」

譚長風道：「李大俠，現在咱們要到那裏去？」

李三奇一面舉步而行，一面說道：「如若主事的人是青蓮子，實在用不着追踪咱們，但既然他們盯了梢，那就只有兩個可能，一是準備對咱們下手，第二個可能是盯咱們的人，根本不是青蓮子一伙。」

羅剛道：「咱們向南轉，就到了廟會所在，那裏人山人海，咱們可以借人潮脫身。」

李三奇道：「羅兄，在下別有一個看法，不知兩位是否同意。」

羅剛道：「什麼看法？」（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蕭逸·文
子成·圖

俠侶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駱江元與百里彤分別後，趕回山居，豈料在一入洞內，驀然發現鵲巢鳩佔，有人睡在自己的牀上，正想發作，突見牀頭有一紙條，一望之下，原來此人却是鐵蝶，弄得江元氣笑不得，因鐵蝶是奉師命來邀他去護法的。翌日，鐵蝶帶了江元一同出發，來到一處墳場，鐵蝶的師父石老人就是住在其中的一座墳內，由鐵蝶引見，江元拜見石老人後，石老人即指示他明天要如何如何應付各種情況，然後鐵蝶即帶江元去就寢，鐵蝶情深欵欵，使江元百感交集……

強敵頻將至　刦難在午前

江元心中想道：「到底是女人，本事再大也脫不了這些習性。」

經過了一整天的奔馳，江元實在有些疲倦，時間雖是仲秋，可是室內溫暖，江元便把長衣脫掉了，而躺在了石牀上。

他的頭枕上了枕頭，已聞到一股淡淡的幽香，很是醉人。

江元心中一震，忖道：奇怪！女孩子身上好像都有這種香味！文瑤也有。

由於鐵蝶枕頭上的溫香，使他也聯想到了文瑤。

他永不能忘那一張秀美的面孔，在他醉後的一吻，更深印在他的心版上！

他做夢也想不到，他的初吻竟發生在如此一個神妙的姑娘身上！

可是他似乎覺得有一種隱患存在，因爲他們之間還有一個百里彤的介入，應說是他介入了百里彤和吉文瑤之間。

每當他回憶到了吉文瑤，便有一種甜蜜的感覺，可是想到了百里彤，又使他感到不安。

如今，百里彤已是他歃血結盟的兄弟，而且大家都知道，百里彤和吉文瑤是一對江湖情侶。

江元自己很是淸楚，如果他要得到吉文瑤，必須要付出相當大的代價，並且在道義方面，還要負擔很大的責任的。

那麼，江元只有放棄了！

江元翻了一個身，二指虛點，那盞白油燈應手而滅，室內一片黑暗。

他躺在冰冷的石床上，思維起伏不定，他又想到了鐵蝶。

在最初，江元對鐵蝶並沒特殊的印象，可是經過了兩次的相處，鐵蝶在不知不覺中，在江元的心中，產生了一股很奇妙的力量。

困思的結果，仍毫無頭緒，江元翻個身，忖道．管它的，由它自然發展吧！

因爲明天有重要的事，江元不敢過於勞神，定下了心，昏昏地睡去。

大約過了一個更次，江元睡夢不穩，醒了過來，覺得身上有些寒意，忖道：怪了，石室內應比夜暖和，我怎麼越睡越涼了？

江元把週身的血脈活動了一下，適才覺得寒涼消失，用手摸着冰涼的石床，心中恍然大悟，忖道：原來這床是寒石所作的。

江元正在思索時，突聽有人踏脚的聲音，立時翻身坐着。

江元耳目奇靈，由於花蝶夢喪目之後，極力修練，所以江元也跟着苦練。

這時江元斷定必定有人來，心中想道：「石師伯出關在卽，說不定他的仇人在今晚就要出手？」

江元想到此，立卽翻身起床，由於花蝶夢曾經親自答應過，在石老人出關時來此護法，現在花蝶夢已死了，這責任自然落在江元的身上。

他輕輕的順着通道走上去，輕輕的推開了石板，由一道縫運目向外望去。

墳後空空，衰草迎風，並無發現一個人影。

江元推測那人一定不知地勢，定在墳前，當下立卽閃身而出。

江元出洞之後，才發覺自己出手的太匆忙了，竟連外衣都未穿上，只穿了一身白色的短衣褲，覺得有些不倫不類的。

但這時他已顧不得再去穿衣，把身子隱在墳後，向外望去。

果然在三丈以外，有一條黑影，正在四下的觀察着。

由於他背對着這座墳頭，江元估計不會被他發現，當時雙手一按墳堆，身起如蝶，拔起了七八尺，落在了墳頭的一塊石碑上。

江元把雙腿一盤，坐在石碑之上，靜靜的觀看那人的動靜。

由江元的打量，那人年約五十以上，穿着一件深色的勁裝，背後還揷了一柄厚背刀。

他四面觀望了一下，轉過了身子，可是他一直低頭，所以並未看見江元。

江元坐在石碑上，心中好笑不已，忖道：我倒看你攪什麼鬼？

那人就像鐵蝶一樣，每一個墳頭逐次察看，有時候還把耳朵貼在石碑上聽了一陣。

他慢慢的接近江元，可是他太專心，所以仍未發現江元了。

江元有一種戲謔人的快感，這時他再也忍不住，不禁輕聲的笑了起來。

那人吃驚了一下，抬頭之下，看見了江元，嚇得大叫了一聲

他渾身顫抖，但却極力的壯着膽，顫聲問道：「你是人是鬼？」

這句話問得江元哈哈大笑，洪亮的聲音傳出了老遠，他笑着說道：「哈——老頭兒，你眞是自投鬼門關，少爺正在墳底睡覺，你在這東跑西跑，驚了少爺的好夢，沒別的說的，你跟少爺去見見閻王老子吧！」

江元一番奚落，那人才確定江元是人，膽子立刻壯了起來，喝道：「好狂的小子！你如此捉弄老夫，慢慢你會知道厲害了。」

江元又輕狂的笑了起來，雖然這些日子，他已經學會了對人謙虛和親切，可是對敵之時，仍然回復他驕狂的本性。

那老者被江元一連串笑得有些難堪，他把一雙刀形的濃眉聳了起來，怒喝道：「小子！你到底是什麼人？」

江元見他暴怒，心中頗爲高興，輕笑了一聲，慢吞吞的說道：「老頭兒，可惜你剛才在我面前出了醜，現在要神氣也神起不了！」

這老者原名是蘇明照，武功雖不算太高，也是江湖上三流的角色。

江元這種冷漠狂妄的態度，他那裏受得了？當下大喝道：「好小子！你報上名字來，我蘇明照不打無名之輩！」

江元冷笑了一聲，他可從來沒聽過這名字，昂然說道：「老頭兒，你這名字我可沒聽說過，還是報上你師父的名字！」

蘇明照聞言氣得渾身發抖，暴喝了一聲：「小狗納命來。」

他盛怒之下，身起如隼，雙掌運起了勁，向江元前胸擊到。

江元容他雙掌離自己尚有三四尺之時，他雙腿微微向下一壓，身如閃電越起，帶着一聲長笑，落向到另一座墳頭了。

蘇明照雙掌撲空之下，不禁怔在那裏，他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忖道：啊！他小小年紀，竟有這麼高的武功！

江元已落在了另一座墳頭上，他仍雙腿盤着，坐在石碑頂上。

他哈哈的笑了兩聲，說道：「怎麼樣？老頭兒，你傻了麼？」

蘇明照强忍住怒氣，沉聲說道：「小孩子，我看你小小年紀，一身功夫倒是不錯，我問你，你可是石老頭的徒弟麼？」

江元仍是笑着說道：「什麼石老頭，你可別給我亂拉師父，把我弄火了可有你受的！」

蘇明照被江元氣得昏頭轉向，暗呼：「罷了！今天我要被這孩子玩弄，可就枉稱一世英雄了！」

其實江湖上有很多狗熊，往往自稱英雄，蘇明照便是其一。

他不停的點頭，咬齒道：「好！好！現在的小輩越來越不敬老了！你既然不敢說出師門，我也不再多問了，現在開始，如果我十招內不能勝你的話，我立時離開此地……」

他話未說完，江元已一聲怒叱道：「住口！你算是什麼人物？在少爺面前九招十招的，現在我告訴你，我坐在這不動，你如何攻打，如果能把我逼退一寸，我任你處置！」

蘇明照仰天大笑，怒道：「小子，我活了這麼大了，還沒見過你這麼狂的人，我不信你能有什麼出神入化的功夫。」

江元好似有些不耐，打斷了他的話道：「你不信儘管動手，我可沒空聽你這些廢話！」

蘇明照大喝一聲：「無禮的小子！待我來管教你一下！」

他一語未畢，身似飄風，雙掌交錯「

浪裏乾坤」，夾着一股淩厲的掌風，向江元胸前按到。

這一招蘇明照只不過使出了六成功力，在他以爲對付一個年青人已是有餘了。

江元見他出掌猛烈，不禁微笑一下，右掌微揚，像是拂蒼蠅一般，迎了出來。

蘇明照掌才遞到，只覺得一股極大的掌力迎了過來，不但自己的掌力無法再吐，就連前進的身子，也受到了一大阻力。

蘇明照心中大驚，知道自己再不撤掌，必定出個大醜，當下連忙收回雙掌，把身子用力一帶，向左飄了五尺出去了。

江元拂開他第一掌之後，微笑道：「你功夫太差，枉自活了這麼大把年紀，眞是！」

蘇明照既驚且怒，哼了一聲道：「小子！算你厲害！」

他話才說完，騰身又進，雙掌使出了「雷霆萬鈞」，用盡了全身功力，向江元當頭打到。

江元見他這一招掌勢太猛，只得硬接，容他才一起身，輕翻右掌，三指微點「點點落紅」，三股激動的指力，突破了蘇明照的力壁，分別向他的胸前三大要穴點來。

蘇明照的掌力才出，突覺胸前一陣酸麻，心中一驚，脚跟用力，把前衝的身子，又撤回了三尺。江元的身形仍是絲毫未動，他仰頭望天，頻頻自語道：「月亮爲何還未出來呢？我倒想看看這老頭兒的模樣如何。」

蘇明照這時可眞被江元所震驚了，忖道：這小子隔空點穴的功夫，已然到了這般火候，看來我絕非其敵了。

蘇明照想到這裏，腦際裏閃過了一個念頭，他匆匆向江元一拱手道：「果然厲害！老夫失陪了！」

他說完，雙足一用力，已越出了五六丈，向黑暗之處馳去。

可是他身形尚未站穩時，突聽一聲長笑起自頭頂，接着一股猛烈的風力撲了過來，嚇得他連忙向左邊閃出了三尺。

他站定之後，抬目望時，只見江元含笑站在自己面前，心中驚恐已極，用手指着江元道：「小子！你……要作什麼？」

江元笑容收斂，劍眉一挑，沉聲道：「老頭兒，十招未畢，你想到那去？」

蘇明照強忍怒氣，說道：「你已佔了上風，我敗北而去，你還不滿意？」

江元輕輕的搖頭，說道：「你深夜來此，非賊卽寇，驚了我的好夢，要想抖身一去，却沒有這麼容易！」

蘇明照怒喝道：「你要怎麼樣？」

江元輕輕一笑，說道：「少不得委曲一下，今先在墳裏躺一夜，明天再聽發落吧！」

江元這幾句話，把蘇明照氣得大叫道：「罷了，罷了！老子何等人物，竟被你這小子百般的戲謔；若是我甥女知道，怕不把你千刀萬劍。」

他話未說完，江元已哈哈大笑道：「你稱自己是英雄人物，想不到還要把你外甥女抬出來，眞是把人大牙笑掉了！」

蘇明照氣得跳脚道：「我外甥女功夫可高，你決不是她的對手，這樑子（仇恨）你還是不結爲好！」

江元興趣盎然的觀看着他，容他說完話後，這才微笑道：「你外甥女是誰？」

蘇明照哼了一聲道：「我外甥女可不是好惹的，她叫盧嫗！」

江元聞言不禁一驚，忖道：啊！原來他是盧嫗的舅舅，這倒難辦了！

江元因與盧嫗相識，加上她鬼怪脾氣，不願與她糾纏，思索了一下道：「好吧！你去吧！」

蘇明照見江元如此說，只當江元果然被盧嫗之名所震，當下好不得意，哼了一聲道：「哼！我說你非買賬不可！」

江元怒道：「老頭兒！你不快去，再胡言亂語，我可不讓你去了！」

蘇明照却以盧嫗爲擋箭牌，聞言滿不在乎，大模大樣的說道：「哼！你敢怎麼樣呢？我外甥女可不是好惹的人！」

江元大怒，喝道：「給臉不要臉！」

他一語未畢，蘇明照便覺得眼前白影閃耀，心中一驚，一股淩厲的掌風，已向胸前擊到。

蘇明照料不到江元突然出手，大驚之下拚命的往左一轉身。

可是江元如影隨形，身形微晃一下，已截住了蘇明照的去路。

他長袖微拂，蘇明照便覺一陣酸麻，癱瘓下來，原來已被江元點中大腿「白海穴」。

「白海穴」爲人體大麻穴之一，這時蘇明照已整個的躺在地上。

江元抬手之下便把他收拾了，心中不禁暗笑，忖道：哼！這種身手的人，居然也敢來探墳，眞是太不自量了！

那蘇明照躺在地上不住的呻吟，江元冷笑了一聲道：「本來放你走的，你太多話了！」

蘇明照一邊呻吟，一邊說道：「你……準備把我怎麼樣？」

江元冷笑說道：「這是你自己多口之禍，現在只有把你埋在墳裏，等你的外甥女來了！」

江元說罷，彎身把他提了起來，蘇明照呻吟着道：「啊……痛……」

江元料不到竟是個窩囊廢，心中好不生氣，喝道：「你再亂叫，我就把你活活摔死。」

蘇明照聞言果然不敢再叫，任憑江元提着，往那座大墳走去。

蘇明照不禁又駭怕了，顫聲問道：「你……你眞是要把我埋掉了？」

江元不禁又氣又怒，說道：「我沒這麼大工夫！」

說着，掀開了石棺，把蘇明照放了進去。

蘇明照如入鬼域，嚇得不住的發出了「吭……吭……」之聲。江元本要把他穴道解開，可是却被他這副德性惹火了，順手把他丟開，摔得他又發出連串的叫聲。

江元厲聲道：「再叫！你眞想死？」

蘇明照一生沒見過這麼厲害的年青人，嚇得立時忍痛屏聲。

江元也不管他，逕自回房，邊走邊道

：「早知道你是這麼不濟事，我才不出去呢，惹得我生了一肚子的氣！」

江元說着，已入自己的房內，「轟」的一聲把石門推上。

蘇明照躺在又濕又涼的石板上，聞着一陣陣的土腥氣，又是難受。又是害怕。

他心中却想着：「盧嫗已說過，如果我明午不歸，她要來，到時候……哼！」

他這麼想着，心中安慰了不少，拚命的運用玄功，禦寒止痛。

江元一時氣憤，點了蘇明照的重穴，却不料結下了一段極深的怨仇！

翌晨，江元自夢中醒來，由牀上坐了起來，自語道：「糟了！我昨晚忘記爲他解穴，一夜下來，恐怕他要殘廢了！」

想到這裏，江元不禁頗爲焦急，他雖然不怕盧嫗，可是也不願結怨太深，因盧嫗生性最偏激，惹上了她，便是一身的麻煩。

江元連忙下床，拉開石門，一眼望去，已不見蘇明照的影子。

江元不禁大奇，忖道：我昨天睡得太死了，竟有人把他救走了，還不知道。

江元想着，匆匆入房內，把外衣穿上，這時才發現到，原來石桌上已放好了洗漱用具，知道是鐵蝶已經來過了。

在水盆旁，還放着一塊雪白的絲巾，江元見她如此週到，心中頗爲感動。

江元心中掛記着蘇明照，當下匆匆洗漱完了，走出墳來。

江元一出墳，一眼望去，不禁笑了起來。

原來鐵蝶正扶着一個人，在地上作呼吸活動，那人正是蘇明照。

江元笑道：「他怎麼樣了？」

鐵蝶聞言鬆開了手，回頭望了江元一眼，吁了一口氣道：「他恐怕是不行了……我才解開了他的穴道。」

江元聞言有些不悅，說道：「誰叫妳解他的穴道？」

鐵蝶翻了一下眼睛，說道：「你還怪我，再不解穴道，他就要死了，這個人到底是誰呀？」

江元雖然表面裝着若無其事，可是心中也頗爲担慮，當下說道：「妳起來，我看一看！」

說着走到蘇明照身前，只見他臉色慘白，氣若遊絲，已昏絕過去。

江元皺了一下眉頭，伸手按了按他的脈搏，鐵蝶在一旁頗爲緊張的問道：「怎樣呢？」

江元心中已涼，回頭道：「怎樣，他這條命是被妳治死了！」

鐵蝶氣道：「你點了人家的穴，怎麼可說是我弄死的？」

江元搖頭道：「姑娘！虧妳是練武的人，妳應該知道，各人點穴的功夫不同，如果不是功力特高的人，很難一一解救，且還會出意外呢！」

鐵蝶聞言有些恍然，但仍有些不服氣，說道：「你點的是軟穴，分明是很好解救……」

她話未說完，江元已搖頭道：「錯了，我說妳，妳還不服氣，我點的是『白海穴』，妳硬往『軟穴』上救，那會不出亂子？」

鐵蝶面上微微一紅，說道：「那我怎麼知道？……他是不是一定要死了？」

江元搖了搖頭，又在他心口摸了摸，說道：「死倒是不會，不過這條右腿是殘廢了！」

江元說着，在他背上用力的拍了一掌，只聽他「啊呀！」的一聲大叫，醒了過來。

江元雙手不停又在他身上點撫一陣，蘇明照又昏沉的睡了過去。

江元站起身子，對鐵蝶道：「如果我晚出來一會，他這條命就完了！」

他說罷彎腰把蘇明照雙手托起，嘆了一口氣道：「唉！這老頭兒自投羅網，也是我脾氣太燥了，這段仇恨是結定了！」

鐵蝶在旁催問道：「他到底是誰？怎麼會跟你打起來了？」

江元遂把昨夜的經過，大略的告訴了鐵蝶。

鐵蝶聞言皺眉道：「怪了，盧嫗的舅舅怎會和師父有仇，我從來未聽說過。」

江元接道：「現在先把他放進去休息一下，我們去見石師伯！」

當下二人把蘇明照放在江元所睡的那張石床上，一同向石老人所居的那座大墳走去。

鐵蝶邊走邊道：「想不到昨天晚上就有仇人尋來，今天更不知要來多少……只怕師父渡刼的時候……」

江元搖頭道：「妳用不着担心，我自有道理！」

鐵蝶知道江元武功高，可是想到今天要到的仇人，不由不令她担心，更何況還有苗疆第一奇人——五羊婆刁玉嬋要來。

二人沉默了一下，江元又問道：「師伯渡刼的時候，大約是何時呢？」

鐵蝶搖頭道：「我也不知道。」

江元不禁氣得瞪他一眼，低聲道：「眞難爲妳！」

鐵蝶玉面一紅，氣道：「你就會罵人，比師父還要厲害！」

鐵蝶說着氣沖沖的向前走去，江元心中暗笑不已；可是他自己却沒有感覺，他們之間的感情，已在這種輕笑中增進了不少。

當他們進入大墳裏之後，老人盤膝坐在石床上，他雙目射出了安詳的光芒。

江元施禮之後，老人笑道：「賢姪小禮！昨天睡得可好？」

江元含笑道：「睡得很好！師伯！關於今天的事，我來請示機宜！」

老人點頭說道：「我正要告訴你，我坐關以來，大小刼已過了不少，今天的主刼是在午時左右，一般武功稍差的人，很難把時間推算得這麼準，所以午時前來到的，多半是武功高的人！」

「其中以刁玉嬋最厲害，這個老婆子如果闖了進關，只怕我前功就要盡棄了，所以你要在午時前，最好把所有來攻的人，或軟或硬的糾纏；如果實在兼顧不得，那麼只須纏住了刁玉嬋，其他的人闖入我也有預防之策就只是刁玉嬋萬不能闖進！

「等到午時一過，我已大功告成，那時他們都會知難而退了!」

江元乃把他的話牢記在心中，以前花蝶夢歷刼時，江元也護過法，就連他自己也歷過「七刼」，所以知道得很清楚。

江元又請教了一些問題，才知老人所居的每一座石墳，都設有巧妙的機關，心中佩服不已。

這時鐵蝶想到了蘇明照，問道：「師父!你可知道有個人叫蘇明照的?」

老人雙目一閃，說道：「此人武功平庸，不過他姐姐蘇月雯武功可是高極，你怎麼會問到他?」

二人聞言，便均知蘇月雯是盧嫗的母親，當下便把昨晚之事向老人說了一遍。

老人聆聽着，他長眉聳了一下，說道：「但願不要驚動了蘇月雯，要不然又多了一個勁敵了!」

老人又安排了一下，二人辭了出來。

鐵蝶領江元到了隔壁，笑道：「我們先吃點東西吧!」

江元搖頭道：「我不餓!」

鐵蝶笑道：「不吃東西怎麼成?連皇帝也不用餓兵的呀!」

她說着由石壁之間，取了兩大瓶鮮奶，笑對江元道：「這是我早上才擠的鮮牛奶，你快吃吧!」

江元有些意外，笑道：「妳眞能幹……將來……」

江元說到這裏停了下來，鐵蝶回身笑道：「將來怎麼樣?」

江元面上微微一紅，支吾笑說道：「將來不知誰有福氣……。」

江元未說完，鐵蝶已笑着在他背上搥了一拳，說道：「討厭!」

可是她心中却充滿了驚奇和喜悅，因爲江元一向從不說笑，現在居然也鬧了起來。

鐵蝶最可愛的地方，便是她親近可人，不會讓人感到一點拘束。

江元在不知不覺中，把他拘謹的個性，慢慢的舒散開來，以至於若干年後，他變得最仁慈與和藹，這是鐵蝶潛移默化之功。

鐵蝶又取出了一碟甜餅，說道：「這是我自己作的，你嚐一嚐!」

江元一面喝牛奶，一面吃甜餅，那甜餅吃在口內又香又脆，非常可口，江元忍不住的連聲誇獎。

鐵蝶非常高興，不住的勸江元多吃。

吃飽之後，二人談笑而出，江元見天色不早，正色說道：「蝶姑娘，我們辦點正事吧!」

鐵蝶說道：「好!你吩咐我怎麼做，我就怎麼做。」

江元打量一下四週地形，說道：「這裏那一座墳屋最接近師伯坐關?」

鐵蝶用手指着左側一座大墳，說道：「這間房子最接近。」

江元隨她的手勢望去，只見這座大墳，比石老人所居的還要廣大和美觀，石台數進，碑文無數，忖道：這個死人一定是個做大官的!

這兩座墳相隔約有十餘丈，心中大喜，江元問道：「這座墳可是也打空了?」

鐵蝶點點頭，說道：「是的!」

江元哼了一聲道：「眞能幹!」

鐵蝶面上微微一紅，說道：「你到底是準備作什麼事呀?」

江元拉着鐵蝶的長袖就走，邊說道：「走!我們快把蘇明照搬進來。」

鐵蝶隨在江元身後，聞言奇道：「好好的搬他做什麼呢?」

江元笑道：「這個妳就不用管了!」

他們很快的來到江元所居的墳屋，入內之後，只見蘇明照仍昏迷着。

鐵蝶輕聲道：「他怎麼還不醒?」

江元又按了按他的脈搏，說道：「死不了!我爲他打通全身穴道，他睡得正舒服呢!」

江元說着，正取得一塊絨毯，把蘇明照包好，雙手托着，出了這座墳。

江元四下一望，並無一人之形跡，他腳下用力，一躍十餘丈，已來到先前的那座大墳。

鐵蝶有些莫明其妙，跟了過來，見江元把他藏在一個隱秘之處。

她簡直不知道江元在攪什麼，問道：「你把他藏起來幹什麼?」

江元伏在鐵蝶的耳旁，輕聲的說了一陣，她立即展開了笑容，笑道：「你可眞行!」

江元笑道：「妳先別誇我，成不成還不知道呢!」

鐵蝶向四下打量一下，見並無人前來，於是問道：「我們現在做什麼?」

江元答道：「我們也先隱伏起來，有人來再說……」

江元才說到這裏，面色突然一變，說道：「有人來了呀!」

鐵蝶毫無所覺，聞言仔細的聽一下，果然覺得左近有了聲息。

江元又屏神聽了一陣，低聲道：「這人武功極高，現在我們趕快把蘇老頭送進去!」

鐵蝶與江元一同把蘇明照托起，他被那塊毯子裏得只露了半個頭在外。

江元掀起了石板，與鐵蝶小心的把蘇明照托進去，江元一見這座墳，比石老人所居的還要寬大，不禁失聲道：「這個墳不是更好?師伯爲何不住到這裏來?」

鐵蝶一面把蘇明照放在石床上，一面說道：「這間房子是師父最早蓋，平常都住在這裏，可是沒設下機關，昨天師父就搬了過去!」

江元這才明白，說道：「剛才那人我已恍然看了一眼，好像是個白髮老婆婆，一定是刁玉嬋!」

鐵蝶對江元的耳目之靈大爲欽佩，聞言答道：「你怎麼知道?說不定是蘇月雯呢!」

江元打斷了她的話，搖頭道：「我的判斷不會錯的，因爲蘇月雯脾氣暴躁，剛才要是她，她早就衝過來了!妳等着吧!她來的時候，一定是大模大樣的，絕不隱藏形跡!」

鐵蝶聽他說得有理，又問道：「那麼你怎麼確定是刁玉嬋呢?」

江元微微一笑，說道：「刁玉嬋本領雖高，可是爲人最持重，況且苗人性最多疑，以她的功夫和經驗，明明可以把師伯歷刼的時間推算得很準;可是她却不放心，這麼早就到了，現在她正在視察呢!」

鐵蝶不禁担心道：「那麼，她是志在必得了?」

江元點頭道：「不錯!她志在必得，可是說不定會叫她會失望!剛才她看見我們抬一個人進來，就够她費解的了!」

鐵蝶見江元雙目射出堅定的眼光，心中安慰了不少，和江元在一起，會有很大安全感。

江元又說道：「當然，刁玉嬋不見得靈活，剛才我們抬的就是師伯，但我們要作得極像，妳千萬不可向那座墳看，盡管放心，師伯那裏，一點差錯也沒有。」

鐵蝶這時唯江元是從，聞言不住的點頭。

江元面上掛了一絲得意的笑容，接着說道：「本來，我對刁玉嬋還傷腦筋，現在我就放心了!」

鐵蝶連忙問故，江元搖頭道：「妳不必問了，到時就知了，現在我出去看一看，妳一切按着我剛才的話去做好了!」

江元說罷拾階而上，出了墳屋。

當江元掀開石板的一剎那，他雙目如電，看見一個白髮的老婆一閃而逝。

江元心中暗笑，忖道：哼!刁玉嬋!如果不是看在妳是文瑤的師父，我還要妳上大當呢!

江元本性敏銳，加上追隨花蝶夢十多年，亦學了那分精明沉着。

他出墳之後伸了一下懶腰，自語道：「啊——眞他媽的活見鬼!人都快死了，還要我在這兒守着，大清早上看墳，不人不鬼的!」

江元說着，在墳前坐了下來，好似非常疲倦似的，他靠在了石碑上，用手支着頭。

但他的一雙眼睛，却在掌隙之中四下掃射，凡他目光所及之處，都被他搜索遍了。

他發現在自己右側七八丈遠，野草有一小塊有些彎曲，就在那堆野草之後，有着一塊極大的石頭，石頭後面又有一座大墳。

江元心中暗笑，忖道：哼!這倒好!刁玉嬋也陪我守起墳來了!

江元正在思索之際，突見鐵蝶由墳後走出，一臉驚慌之色，邊走邊道：「師哥!你快去看一看，師父怎麼越睡越沉?」

江元懶洋洋的站起了身子，說道：「師妹!不要急!師伯渡刼的時候是晚上，現在睡一睡也好!」

鐵蝶却急得跺腳道：「你不去看看怎麼行!師父身上一點熱氣都沒有了!」

江元這才驚慌的說道：「這……這我也不怪，到底是好抑或是壞呢?師伯前幾天沒對妳說過嗎?」

鐵蝶不答，却流下了兩滴淚。

江元急着道：「妳哭什麼?快說!」

鐵蝶止住了眼淚，說道：「師父說，這一刼因爲養氣不愼，所以很難渡過，恐怕!……」

說到這裏，鐵蝶又低聲的哭了起來。

江元心細如髮，他雖然正與鐵蝶「做戲」，可是對於四下却一點也沒有放過。

這時他已覺得至少有四五個人來到了，他們都把身子隱秘起來，偷聽他們的談話。

鐵蝶也微微察覺到了，她又盡量的乾哭了兩聲，由於是裝出來的，所以聲音特別的難聽，引得她自己幾乎笑了起來。

江元見狀連忙瞪了她一眼，可是鐵蝶已然笑出了聲音，無奈之下，只有把聲音拉長，掩着臉，乾脆大聲的裝起哭來。

江元見狀心中也是好笑，幾乎要笑出來，極力忍住，强裝勸慰的道：「師妹!現在不是哭的時候，妳快把話說完呀!」

鐵蝶又嗚咽了半天，腦中想裝一些悲慘之事，把聲音放得悲不自勝道：「……據師父自己說，這一刼怎麼也渡不過，現在看來是這樣，他老人家從昨天一直昏迷到現在。」

她說着又乾嚎了兩聲，接着道：「我還請你來護法，怕仇人來報仇，這樣看來，用不着仇人報仇，他老人家就已……」

說着她又裝起哭來，江元心中暗笑，忖道：她裝得眞像!

這時鐵蝶正用目光向江元看來，二人一對目光，鐵蝶又想笑了，江元連忙低聲道：「不能笑!」

他緊接着，提高聲音道：「這可怎麼辦?我對這些坐關歷刼一點也不懂，偏偏師父又不能來，這……」

江元說着搖手頓足，作出無限焦急的樣子，鐵蝶見狀想笑。

江元見她香肩頻動，雙手掩面，喉中發出了一連串奇怪的聲音，看來好似悲痛已極;實際上明明在笑，不禁皺了眉頭，心道：「這姑娘眞是不知輕重，還是叫她進去，不然，定會露出馬腳來……」

江元想到這裏，立時扶着她的肩膀，假作勸慰道：「好了!妳哭也沒有用，我們先進去看看再說吧!」

於是，鐵蝶便在江元的僞意勸慰之下，一同進去了這座墳屋。

鐵蝶才入內，立時掩着嘴笑了起來。

江元又氣又笑，連忙正色道：「姑娘!這可不是鬧着玩的!刁玉嬋狡黠多智，極易被看出來!」

鐵蝶這才忍住笑，說道：「對不起，……實在是太好笑了!」

江元皺眉道：「好了!我們剛才的表演很成功;可是要想讓他們就此退去，那是不可能的事，只不過叫他們以爲師伯在這座墳裏，而不注意那一座墳，這樣要能拖到午時就大功告成了!」

鐵蝶連連點頭道：「我知道!現在我們再出去表演一下，怪好玩的!」

江元氣得瞪眼道：「怪好玩的?妳眞不知輕重!再表演就是假的了!現在妳先在這呆一會，只要聽見我的叫聲，立刻出來，我現在要出去了，不然他們有人湧進來就完了!」

江元說罷，不待鐵蝶答言，立時輕身而去。

鐵蝶自語道：「江元眞是了不起！」

自此，鐵蝶對江元更是一往情深，但她是否能得到他呢？任何人也不知道。

江元這次出來，一日之下，發現了五處風吹草動。

江元絲毫不露形色，仍靠在那塊石碑上坐了下來。

他再次偸眼向刁玉嬋藏身處望時，見有幾株小草無風自動，心知她還沒移動地位。

江元心中想道：「這老婆子也眞有耐性！」

又坐了一陣，果不出江元所料到，只見十丈以外，有一三十餘歲的中年人，由一座墳後轉過來了。

江元僞作不知，口中喁喁的自語着。

那人也不隱藏形跡，一直朝向江元走來。

江元容他到離自己遠有三丈時，這才故作驚奇的望了他一眼，隨卽又把頭低下去。

那人倒被江元這種不關心的樣子，弄得莫明其妙，他停了一下，又向前走來。

他一直走到江元面前，才停下了脚步，含笑道：「小兄弟，向你問個路！」

江元懶洋洋的抬了一下眼皮，搖頭道：「這裏全是墳，沒有路，你回去吧！」

那人見江元長得一表人材，說出來的話却是聽裏聽氣的，叫人分不出眞傻還是假傻。

他怔了一下，說道：「有個石老人，可是住在墳裏面嗎？」

江元睜大了一雙眼睛，充滿了驚奇的望他一陣，說道：「墳裏面那有人呢？」

江元抬目之下，才把這人打量了一下，只見他中等身材，可是雙肩太過窄，一個頭却極大，顯得不太相襯，看來不太順眼。

那人聽江元如此一說，才知道江元故意捉弄他，不禁大怒，冷笑道：「哼！哼！好小子！給你老爺來這一套，你可眞是太聰明！」

他說到這裏，向前近了一步，喝道：「小子！告訴我，姓石的可在墳裏？」

江元嚇得縮成一團，用手指着入口道：「他……在裏面！」

那人有些意外，皺了一下眉頭道：「哼！這種貨色居然還來護法，眞太不自量了！」

江元面上不動聲色，仍做出一副可憐兮兮的樣子，心中却道：「像你這種貨色，才不值得我動手哩！」

那人毫無顧忌，大踏步的走向墳後，他伸手拉着石板，用力掀開來。

就在這一刹那，江元乃大叫道：「姑娘！抓賊呀！」

接着便聽墳內入口處，傳出了一聲嬌叱之音：「我來了！」

那人才掀開了石板，正要入內，便見跟前白影一閃，隨着「拍！」的一聲大响，自己早已挨了人家一個大嘴巴，打得痛得很，一連退後幾步，那塊石板「砰！」的一聲又關上。

那人大怒之下，見到那塊石板上站着一個絕美的少女，正是先前與江元談話的人。

江元這時也趕了過來，見狀拍手大笑道：「師妹打得好！」

鐵蝶用手指着那人，問道：「師哥，賊就是他呀？」

江元笑着連忙點頭道：「是！是！他就是賊！」

鐵蝶回過了頭，柳眉一挑，嬌叱道：「賊！你叫什麼名字？」

那人捱了一掌，正自怒不可遏，又見鐵蝶喊他為「賊」，更是大怒，喝道：「女娃娃！妳如此對我八臂神李元新，可眞是自尋死路了！」

鐵蝶皺了一下眉頭，回頭對江元道：「他叫什麼？八臂賊？」

江元搖頭道：「賊沒有八手的，我只知道螃蟹有八個爪！」

李元新被二人氣得幾乎吐血，大叫道：「小輩，你們要是識相趕快讓開，不然我可不要客氣了！」

江元不待鐵蝶答話，便搶答道：「師妹！這個賊眞討厭，快把他打發了吧！」

鐵蝶連連點頭道：「師哥，你不用管了，打個毛賊還不跟捏死個螞蟻一樣？」

李元新見二人一唱一答，直氣得哇哇怪叫道：「反了，反了！我今天不取你二人之命，我……」

鐵蝶杏目圓瞪，厲聲道：「賊，你不要鬼叫，快動手吧！」

李元新見她一口一個「賊」，好像看見自己眞偸過東西一樣。

可是他知道，如果他再多口的話，只有換得更大的奚落，當下狠狠的點了頭，說道：「好！妳大概是鐵蝶，先會會妳，再會妳師父！」

鐵蝶淺淺一笑道：「賊！你先別忙，我們到前面去打去！」

李元新大怒，暴叫道：「妳還是叫我——賊！」

這個「賊」字出自他自己之口，令鐵蝶及江元一起哈哈大笑起來。

李元新已被二人氣得神智不清，正要作勢撲去，只見鐵蝶嬌軀微擺，身若白蝶，飄飄的越出五六丈，落向一塊較寬的空地中。

她身形巧快，姿態優美，江元竟鼓掌叫了起來。

李元新不禁暗暗的吃驚，他知道鐵蝶是石老人唯一的嫡傳弟子，心中越不敢大意。

原來石老人在三十年前，曾收一徒，名叫鹿輝，幾得石老人的全部眞傳，却不料在江湖上犯了色戒，糟塌了不少婦女。

老人在憤怒之下，將其擒返處死，俟後老人決不再收男弟子，三十年來，只收了鐵蝶為徒。

這時李元新也跟踪而去，江元心中提防着五羊婆，便只停在原地觀望。

李元新與鐵蝶對面而立，他才開口，鐵蝶不耐道：「賊！不說話！」

她一語甫畢，肥大的袖子展揚時，進如飄風，撲到了李元新身前，二指電般的向他「眉心穴」便點。

鐵蝶這一式來得太快，李元新錯步擰身，「徐策跑城」身子已轉到鐵蝶身後。

鐵蝶喝了一聲道：「唷！好快嘛！」

這時李元新雙臂翻處，貫足了力，發出了一記十成力的劈空掌，向鐵蝶背心擊到。

鐵蝶一聲嬌叱：「賊！你好狠！」

隨着這聲嬌叱，鐵蝶已閃過了三尺。

江元遙遙相望，幾招下來，江元已確定李元新必定要慘敗。

這時江元又開始担心其他的人了！

果然，就在他念頭所及的一刹那，一條淡影，閃電般的，向那塊石板撲去。

江元大怒，暴喝了一聲，身形微幌，一閃而至，那人才一彎身，江元迅雷般的伸出了雙手，以雷霆萬鈞之勢，向他背後抓去。

那人錯估了江元的功力，當時只覺得背上之力，有若萬鈞，不禁大驚失色。

可是，任憑他怎樣閃躲，也逃不開江元之雙手，江元看準了他的身形，突把掌勢加快，十指如鈎，已整整的抓住他的背後。

只聽見那個人一聲慘叫，已被江元懸空提起了！

江元怒氣滿胸，喝道：「我最恨你們這種小人，趁人之危。」

江元才說到這裏，突見他左手臂的衣袖，繡着一個紅色的小圓圈。

江元一眼看到，不禁殺心大起，暴喝道：「原來是血圈妖孽，我饒你不得！」

江元說着在空中一換手，已扣住他的兩大要穴，那人才叫一聲：「少爺……」

緊接着一聲慘叫，已昏死過去，江元又是一聲大喝，雙手把他抛出了老遠，「砰！」的一聲摔在了旁邊的一座石碑上，直摔得他腦漿四濺，血肉模糊。

原來這「紅圈帮」是江湖中的一大惡帮，凡是紅圈帮的人，都是姦淫殺搶無惡不作的。

可憐這人連江元的面目尚未看清，已是橫屍就地！

江元這一招之內，已取了一條性命，直如探囊取物一般，這種功夫也眞驚人的了！

就在同時，那邊也傳出了一聲慘叫，李元新也被鐵蝶一掌震得口吐鮮血，退出了十餘步，坐在地上。

鐵蝶拂了身子上的灰土，冷然道：「快滾，我可不願意殺人！」

她說罷一幌身，已回到江元身邊，皺了皺眉頭，說道：「江元，你怎麼要把他殺了，弄得滿地是血！」

這時江元滿面怒氣，劍眉高揚，與先前那平和之狀，簡直判若兩人！

就連鐵蝶看見他這張臉，也有些胆寒，她見江元不答，又問道：「江元……」

她話未說完，突見江元雙目一亮，冷笑道：「又有朋友來了！」

鐵蝶連忙回過身子望了一下，只見由墳中走出了四個六旬以上的老者，他們都是雙目神光逼人，令人看得出武功奇高。

江元這時已把玩笑之態收起來，恢復到他以往的冷漠沉靜，慢慢的迎上了兩步，停了身子，雙目不停地注視着他們。

鐵蝶也走到江元身側，她知道這一關就不是這麼簡單了！

那四個老頭，形成一個「一」字形，慢慢的向二人走來，他們的臉上沒有一點表情。

江元的雙眼，一直散發着懾人的光芒，但只是靜靜的站在那裏。

鐵蝶則不住的打量這四個老人，可是她的情緒很穩定，沒有一些慌張，——當然，這也因為有江元在她身邊之故！

這時空氣似乎已很緊張，秋風拂動着墳頭上的每一根野草，此外就是些秋虫的鳴叫了！

天幕昏沉沉的，似要壓到人們的頭頂上，江元估計時間已經近午，不禁緊張起來。

那隱在一旁的五羊婆，也不太隱藏形跡，露出了半個白頭，向這邊觀望着，這時除了江元以外任何人都不會注意到她。

那四個老者，幾乎是用着同一步伐，和同一速度，慢慢的走了過來，這時在一個外人的打量下，應覺到人類的尋仇，是一件很可笑而又愚昧的事。

他們相隔祇一丈便停了下來，靠在左邊第二個老人，年在六十開外，他穿着一件葛布的大袍，矮胖的身軀，有一雙花白的眉毛，江元知道他號稱花眉叟，姓段名溪，在江湖上小有名氣。

最右邊的，穿着一件錦緞的長衫，生得濃眉大眼，江元也知道他就是號稱富俠的呂子超。

這兩個人，江元曾在一個機會中見過他們出手，對他們的功夫已有了解，可是他們却猜不透，這個凌厲冷峻的年青人是誰？

那另外兩個老人，江元就不認識了。

這時呂子超對着二人點頭，含笑道：「兩位小俠好俊的功夫，石老兄果然找對了人。」

江元微微點頭，說道：「呂老爺過獎了！」

呂子超料不到江元會認識他，不禁有些奇怪，仔細的望了他一眼，說道：「啊？你居然認識老夫？」

他言下有些得意之色，江元淡淡一笑，說道：「在榴花村老先生快出得好拳，愚下焉會忘記？」

江元的這句話却說得他的老臉通紅，啞口無言，原來在榴花村那一戰中，他吃了一個敗仗，却不料被江元看到了！

這時最左的人，啞着嗓子問道：「小孩子，你叫什麼名字？」

江元聽他叫了自己小孩子，心中有些不悅，聞言打量他一下，只見他骨瘦如柴，面目可憎，看來就不是善良之人。

江元面上沒有表情，用着冰冷的口吻說道：「先請教先生大名！」

老人似乎對江元冷傲的態度很不滿意，哼了一聲道：「老夫追魂手莫胆信！」

江元搖搖頭，說道：「耳生得很……這位老先生大名？」

他說着又向另外一個老人請教，這位老人生得與莫胆信差不多矮小，聞言摸了

摸胸口，說道：「老夫是胡波平！」

這名字對江元仍是很陌生，這時段溪花眉一揚，說道：「老夫……」

他才說出了二個字，江元搖手道：「不用說了，你叫段溪，外號叫花眉叟對不對？」

莫胆信正要說話，江元又搶先說道：「你先不要說話，我現在請問各位，各位秋涼寒天，到這荒僻的墳場來則甚？」

四個人中，又有三個人被江元問氣了，莫胆信扯着嗓子道：「小……」

這一次他才說出了一個字，不料胡波平又打斷道：「莫兄少安毋躁……」

胡波平說完轉對江元道：「小兄弟，你眞是明知故問了，我們四個人雖非同志，但與石老兒有仇恨，來此是尋仇的！」

江元點點頭，說道：「但不知你們四人各位如何尋仇法？」

胡波平被江元氣得「嘿！」的一聲，但他却強忍着怒氣，道：「少不得破墳而入！」

江元好像非常有趣，不住的點頭，又問道：「如果有人護墳呢？」

胡波平已有些沉不住氣了，大喝道：「那麼先斃護墳人！」

江元雙目一轉，說道：「難道你們就這麼一湧而上來麼？」

胡波平面上微微一紅，接口道：「我們當然單獨會你，其餘三人旁觀，你如敗，立時請走，我們如敗了，再由第二人出戰！」

江元突然仰天大笑，那神情輕狂極了，這邊四老臉上不禁同時變了色。

江元笑罷，說道：「我早想到你們是車輪戰，無妨，少爺會會你們！」

這時那叫莫胆信的，氣得怪叫道：「好狂的小……」

他才說了四個字，胡波平又打斷他的話道：「莫兄不必如此，待我先會他！」

連這一次，莫胆信一共是第三次人被打斷話題，氣得他跳脚道：「你又插嘴了，我說了三次話都被你們給打斷了！」

鐵蝶聞言忍不住抿嘴笑了起來。

這一來小老頭更加生氣，向前跨了一步，對江元說道：「來！來！我們先會頭一陣！」

江元點頭道：「好的……你剛才說你是什麼？」

莫胆信叫道：「追魂手莫胆信。」

江元發出了一聲輕視的笑聲，說道：「你叫莫担心，我可眞替你担心！」

江元一再用話氣他，爲的是拖延時間，現在已經接近午時了。江元雖然與四老鬥口，可是他却從未對刁玉嬋的行動疏於注意。

刁玉嬋好似看出了興趣，一直是呆在原地不動！

莫胆信見江元一再的奚落自己，不禁把一嘴老牙咬得吱吱亂响，叫道：「好！好！看那個狗雜種叫人担心！」

江元點頭道：「對！看那個狗雜種叫人担心！」

莫胆信還不住的點頭，口中直說「好！好！」可是他轉念一想，又是自己吃了虧，立時叫起來！

這一下又躭誤了不少時間，江元心中頗爲高興。

其他三老，見莫胆信盡是胡纏，也不耐起來，呂子超搖頭道：「莫兄，你只動口不動手，可不是叫人爲你担心呀！」

莫胆信又生了一陣氣，他向江元暴喝一聲道：「小子！送命來！」

隨着這聲大叫，莫胆信雙掌突出，硬向江元的前胸及下腹擊到。

江元微轉，已自讓開，心中想着：「我不必很快勝他，最好儘量的拖延時間，四個人輪下來，午時差不多也過了！」

江元想定之後，立時展開小巧功夫，只見他輕如棉球，快得出奇。

莫膽信的掌，追得再緊，也傷不着江元的毫毛。

可是江元很少還擊，偶爾一二次出手便是驚人之招，嚇得小老頭趕緊往外撤。

可是這莫膽信一身功夫施展開來，也頗爲驚人，他身材瘦小，最擅小巧功夫；然而今天他碰見了瞎仙花蝶夢的嫡傳弟子，可算是他時運不濟了。

鐵蝶也看出江元的心意，意在拖延時間，以便使師父平安渡刦，忖道：江元果然是個了不起的人，他一人總攬大局，不慌不忙，却能應付得這麼恰當！

可是她轉念又想到了刁玉嬋，這是他們今天要防範的主要人物，如果不是怕她，根本不需要江元，就是鐵蝶也可以應付過了。

這時已是午時，鐵蝶心中掛念着師父，不禁不時的向那座石墳望去。

所幸在場的人，都沒有注意到那座墳，鐵蝶心中不禁安定下來。

這邊江元及莫膽信已是數十招過去，仍是一些要領都沒有。

看看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段溪突覺悟起來，心中忖道：啊！這小子好精靈，分明在拖延時間；若是等石老兒復元，那什麼都完了！

他想到這裏，立時一幌身，向墳後那塊石碑縱去。

江元大怒，高聲喝道：「蝶妹！快攔他！」

鐵蝶也憤怒異常，閃身而至，一雙玉掌攔住了呂子超的去路。

呂子超一動，另外兩個老人焉有不動之理，於是他們搶着要入這座墳。

江元一掌把莫膽信揮開去，越身而至，他身在空中，一聲大喊，雙臂凌空而出，一股極大的掌力，已分別向三個老人打到！

那三個老人却未料到江元有這等功夫，嚇得立時閃開。他們再一看江元在空中的架式，不約而同退了一步，口中喊道：「啊！九天鷹！」

這時江元及鐵蝶也把那塊入口的石碑踩在脚下，江元昂然道：「不錯！九天鷹！你們這羣老東西也太無恥了！已約定一對一，爲何又要偸襲？」

段溪冷笑道：「你倒聰明，午時一過，我們還報什麼仇？」

（未完）

中華偉人畫像


轉載國父紀念館珍藏



王羲之（東晉元帝大興四年－孝武帝太元四年，西元三二一－三七九）

王羲之，字逸少，山東臨沂人。幼訥於言，及長辯贍，以骨鯁稱。尤善隸書，論者稱其筆勢，以為飄若浮雲，矯若驚龍，為古今之冠。起家祕書郎，為庾亮參軍，累遷長史，護國將軍，又拜右軍將軍，故世稱王右軍。羲之雅好服食養性，愛會稽佳山水，便有終焉之志，有名之蘭亭序，即作於斯時。史家評其書法云：詳察古今，研精篆素，觀其點曳工整，裁成美妙，如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聯，似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盡善盡美，惟羲之一人而已，故稱字聖。

李符桐敬撰　董開章拜書


MARTELL
MEDAILLON
SPECIAL RESERVE
LIQUEUR COGNAC
V.S.O.P
MEDAILLON
V.S.O.P.
COGNAC
金牌馬爹利
送靚酒杯,兼送酒辦
金牌馬爹利名貴禮盒,內有
大號金牌馬爹利
VSOP干邑拔蘭地,
並附送法國精製酒杯一隻,
兼送金牌馬爹利酒辦一樽,裝璜名貴,
送禮最得體,自奉最實惠.
金牌馬爹利,法國銷量第一.
名貴禮盒,祝君心想事成.